金陵古蹟圖考

朱偰著

自序

嘗以為中國古都，歷史悠久，古蹟衆多，文物制度，照耀于古者，長安洛陽而外，厥推金陵。北京雖為遼金以來帝王之都，然史蹟不過千年，非若金陵建都之遠在南北朝以前也。他若汴京臨安，一開都於五代，繼於北宋；一僅建於吳越，偏安於南宋，其為時較短，而歷史遺蹟，亦不若長安洛陽金陵北京之衆。而此四都之中，文學之昌盛，人物之俊彥，山川之靈秀，氣象之宏偉，以及與民族患難相共休戚相關之密切，尤以金陵為最。太白詩云：『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極言南朝之文物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極言山川之靈秀也。牧之詩云：『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塞愁，』極言江左之人物也。用晦詩云：『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極言史蹟之衆多也。夢得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極言盛衰興亡，至足引人流連憑弔也。獨怪關於南都，獨少考察古蹟之著作；（註一）司保存文物之責者，且聽僅存之文物遺蹟，風吹雨打，日趨於散佚零亂，乃至於消滅無存，良可慨歎者也。何以言之？余來金陵，適值新都建始之秋，街道改築，房屋改建，地名改命，其間變化之繁，新舊遞嬗之劇，實其他都城所罕有。新都之氣象，固日新月異；然古蹟之淪亡，文物之喪失者，乃不可勝計。試舉數例以明之：棲霞山之西北，地名張家庫，有六朝古墓焉，石辟邪二，東西相向，用驥膊焰，騰驤欲飛。（圖一八）因無碑刻，既不知

是齊是梁，亦不知其爲何許人。余於二十二年殘秋，初至其地，見半沒泥中，高可丈餘，右脅邪頭部已有裂痕。及再至其地，剝落更甚；三至則併下顎亦已不存矣。按六朝事跡編類，棲霞山有齊故尚書令侍中巴東獻武公蕭穎冑墓，（淸嚴觀江寧金石待訪目誤爲二人，凡兩見，質誤）則此或爲穎冑之墓歟！

昔盧妃巷（今改洪武路）之北，戶部街之南，有溝一段，蕪草雜生，垂垂乾矣。其上有橋，半沒泥中，道旁有老樹杈枒，亭亭如蓋。詢之土人，謂係虹橋遺蹟。余昔讀甘熙白下瑣言：

> 南唐護龍河自昇平橋經上元縣之左，東邊一帶水道，各志歷歷言之；而西者獨略。今羊市橋畔上踞屋舍，下穿溝渠，後爲張府園裕民坊，皆係菜圃，其地有河身一段，長十餘丈，寬二三丈，淸水一泓，資以灌溉，兩旁石岸猶存，乃西護龍舊址也。……

嘗欲親臨考察。以張府園改建中正路，舊蹟已渺不可尋。後讀陳沂金陵古今圖考，以爲南唐宮城，在內橋之北，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至小虹橋，因急於一考小虹橋遺址。今見此橋，始知今之濁水一溝，石橋半埋泥中者，正昔日護龍河小虹橋遺址，一代宮闕所屆，有如故都之神武門前御橋也。因亟爲攝影，以留其址，非取其景也，寶其蹟耳。〔圖二四〕然我知異日改築馬路，塡塞溝渠，此橋此水，必早晚漸歸消滅，而與南唐史蹟同歸湮沒矣。

南城大全福巷之口，有瞻園焉，係明中山王徐達園墅。內有玲瓏山石，高二丈許，瘦削如柴，另有老籐架其上，雅有深致，傳爲明中山王瞻園遺物。余於二十三年晚秋往訪，遍詢土人，已不可尋；後詢警察廳司戶籍者，始知該園一部早已易主，今已改建洋房，在某大井之中。余遍訪其處，始於米店後小院中得之，玲瓏猶昔，然深埋四圍高樓之下，

老籐已枯萎，無復當年扶疏景象。居其地者，除米油商人外，尚有憲兵司令部職員某院落湫隘，人衆嘈雜，山石有知，亦當歎時之不遇矣。

秦淮文廟之前，舊有天下文樞坊焉，建於明萬曆十四年，清初王澍重書，同治中重修；飛簷複宇，制度宏麗；坊額青質金字，光芒四射。余初來金陵時，嘗數見之。二十三年秋，因事重過其地，則坊已杳，僅有新築水泥石坊，滯重無華，迥非昔比。詢之士人，始悉市府改築者，低徊盤桓，爲之歎息久之。

以上所舉，不過二三例而已。他若朝天宮之日趨圮傾，愚園之日趨荒廢，陵墓之失修，舊蹟之漸滅者，更不可勝計。余深懼南都遺蹟，湮沒無聞，後世之考古者，無從研求，故就三四年來考察所見，遺蹟之猶幸保存者，攝爲照片，輯爲圖考，以保留歷史遺蹟於萬一。讀者於十餘年後，蒞臨首都，讀此書而閱此圖，我知其當有不勝今昔之感者矣。

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秀水朱偰序於青溪。

（註一）近古物保管委員會有六朝陵墓調查報告一書出版，然不過因人成事者。其中調查，大半爲家大人及余私人之工作；新加入之十三陵墓，無一非經余發現而導往者；至於圖版，什之八九亦由余供給。

凡例

（一）本書研究方法，以實地調查爲主。著者於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三年間，旅居金陵，鳩集同好三人，（內一爲德國哲學博士 Metzener 一爲奧國音樂博士 Strassl ）對於金陵史蹟，加以實際調查，從事攝影及測量。計調查範圍，東至丹陽，西至當塗，南至湖熟，北及浦鎮，舉凡古代城郭宮闕陵寢墳墓，玄觀梵刹，祠宇橋梁，園林第宅，無不遍覽。計攝影所得，有千餘幅，精選三百十二幅，另印金陵古蹟名勝影集問世。惟一圖一考，相輔而行，故本書所註圖頁，皆指金陵古蹟名勝影集而言也。

（二）本書敍述方法，亦以實地調查所得爲本，「知者以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凡所敍述，皆所親覽；凡有主張，皆有根據。其史蹟已亡，而無實物可憑者，則不得不引證前人著述；然亦先以當代人之著述爲主。蓋耳聞目擊所及，終視道聽塗說本諸傳聞之爲愈也。故研究歷代史蹟，皆先選擇原始的材料，略舉如左：

（1）六朝　以六朝人詩文之遺存於今日者爲主（如他書所引宋山謙之丹陽記，顧野王輿地志，齊梁詩人對於南朝寺宇之描寫，江總棲霞寺碑等）以建康實錄爲副，蓋唐許嵩去六朝未遠，猶勝於宋張敦頤之六朝事蹟編類也，

（2）隋唐五代　可引之專書較少，惟詩人詠金陵者獨多，流傳至今猶廣，差可引證者也。

(3)宋　宋凡三修建康志，（乾道五年知建康府史正志修建康志，慶元六年知建康府吳琚修建康續志，景定二年周應合修建康志，）而惟景定志獨存，故研究宋代遺蹟，自以景定志爲主。

(4)元　元凡二修：一爲大歷二年南臺御史趙世延屬郡人戚光纂集慶路續志，今佚；一爲至正元年張鉉纂金陵新志，體例略依景定志，今存。研究元代史蹟，今以後者爲主。

(5)明　明凡四修：一爲應天府志，見文淵目舊志，當是洪武年修；一爲應天府志，見文淵目新志，當是永樂年修，今俱佚。一爲正德十四年徐霖等纂應天府志，今失傳。一爲萬曆五年王一化等纂應天府志，未竣，府尹程嗣功繼之，成三十二卷，今有日本內閣文庫萬曆刊本。故研究明代史蹟，以此書及洪武京城圖志，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及其他明人游記詩詞爲主。

(6)清　清凡五修：一爲康熙六年，知府陳開虞延江寧張怡修江寧府志三十四卷。一爲康熙二十□年知府于成龍修江寧府志三十四卷。（是書僅有抄本，缺卷一、二、三、二十至三十三。）一爲嘉慶十六年知府呂燕照延桐城姚鼐纂江寧府志五十六卷，（通稱呂志）最詳在賦役，而略於人物，盡刪秦淮游宴詩文，其屬於偏見，彰彰明甚。一爲同治十三年上元縣知縣莫祥芝沈國翰江寧縣知縣甘紹盤等修上江兩縣志二十九卷，詳於洪楊亂後。一爲光緒七年知府蔣啓勳趙佑宸延郡人汪士鐸續纂江寧府志十五卷，（通稱汪志）簡覈有要。惟研究清代史蹟，僅憑方志，尙覺不足，如洪楊亂前，甘熙白下瑣言，實爲傑作；洪楊亂後，陳作霖之金陵瑣志五種，（尤以運瀆橋道小志，鳳麓小志，東城志略爲佳）亦屬寫實之作，皆當注意者也。

本書所引各種史籍皆分別註明出處以便檢查至若近人著述往往不親歷調查敍述史蹟僅掇集他人成說聊聊數語而附有關係之各說於下是既無補於實際不過爲資料之彙編且錯誤繁多槪爲本書所不取也。

（三）關於六朝陵墓，著者另有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書問世。計新發現陵墓凡十三處，（張家庫蕭暎墓，甘家巷南獅子衝宋文帝長寧陵，棲霞山西北失名之古墓，笆斗山徐家村失名之古墓，侯村失名之古墓，官塘失名之古墓，江寧鎮方旗廟失名之古墓；丹陽獅子灣齊宣帝永安陵，趙家灣齊高帝泰安陵，鶴仙坳齊景帝脩安陵，三姑廟齊武帝景安陵，及水經山後失名之二古墓）此皆實地調查之所得，而足以更正張璜蕭梁陵墓考之錯誤或補充前人方志之不足者。本書僅錄其結論，不再詳其考證焉。

（四）關於六朝城郭宮闕，本書不憚煩瑣，詳引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及建康實錄，札記六朝都城門名之見於史籍者，推翻至正金陵新志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史若川六朝故城考十二城門之說，而綜爲九門。再鳳莊門係華林園門而非臺城門，見南齊書卷四十五宗室傳，至正金陵新志以下，皆誤爲臺城北門，此當更正者也。

（五）關於明代宮闕，凡更正上江兩縣志錯誤四處：（一）內五龍橋在午朝門內，相當於北京午門內之金水河御橋；外五龍橋在洪武門內，承天門外，相當於北京天安門外中華門內之御橋。前者係事實如此，後者可類推而得。（蓋北京宮闕規則，全倣南都，是由於史籍記載可知也。）今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七上，（明宮城圖）繪內五龍橋於承天門外，外五龍橋於洪武門外，其誤一也。（二）五鳳樓即午朝門，是由於北京制度可知，而北京制度，則固倣自南都。國朝宮史續編卷五十三云：『午門，爲紫禁城南正門，三闕，上覆重樓五，……崇閎壯麗，俗所謂五鳳樓

也。』今南京午朝門雙闕已毀，惟遺基尚在；而門上柱礎，又顯然示五樓之制。則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七上以午門五鳳樓爲二，其誤二也（三）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七上，繪奉先殿於文華殿側，而別繪太廟神廚於闕左門外。按奉先殿象內朝，太廟象外朝，據續通典禮典可知。殿當在乾清宮東，今繪在文華殿側，其誤三也。（四）據洪武京城圖志，社稷壇在午門外西南，端門之右；太廟在午門外東南，端門之左；今日遺址尚在可資考證者。乃上江兩縣志繪社稷壇太廟於禁城之外側，遂不得不誤社右門（見洪武京城圖志）爲社左門，（不見方志）而廟左門遂闕而不載矣。此其誤四也。

（六）關於明代陵墓，本書曾作周密之調查：計陵寢一處，王侯將相等墓三十二處，並攝影測量，以資研究。調查所得，可以修正前人記載者，有下列數點：（1）寰域志云：『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孝陵碑。……學士胡公廣有遊陽山本業寺記，而首事鄭公濟有記乃云：永樂二年冬於幕府山陽訪碑石，……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後竟用否。』今本諸調查所得，則知陽山碑材，因過於龐大，無法運輸，棄置未用，此可解決前人疑問者一也。（2）屈大均孝陵恭謁記，謂『數百步至大金門，有神功聖德碑，……踰橋，橋下之水通霹靂溝，……是曰御河橋以北，有石獸六種，……擎天柱二，……石人凡八，……』似從神功聖德碑踰橋以至石獸石人，御道神道皆由南直北。今本實地調查，則知孝陵神道，最爲屈折，神功聖德碑後石獸神道，爲由東而西；石獸盡，神道折而北，爲石望柱及石人；過欞星門，（今圮）則又折向東北，並非皆由南而北也。屈氏謁陵於倉皇之餘，懷亡國之痛，草草游覽，所記不眞，尚不足爲病；獨怪近人修明孝陵志，近在咫尺，不知實地調查，仍以訛傳訛，甚矣古籍之不可盡信，而掇拾陳說之無補於考證也！

又屈記謂石人凡八高可四五丈實則文臣高不過丈武將獨高丈三與長陵制相同不可不察也(3)甘熙白下瑣言卷二，謂「明初功臣，多賜葬金陵，修整可觀者，惟二王（寧河王鄧愈；中山王徐達）而已。」實則明初功臣墓，修整可觀者正不止此二墓：如太平門外李文忠墓，神策門外康茂材墓，雨花臺北俞通海墓，雨花臺東李傑墓，皆宏大而完整，甘氏自未及一一親歷耳。(4)白下瑣言卷二，謂王以旂墓在北山，石人石馬坊表猶存，與徐中山鄧寧河諸墓相埒。今據調查所得，則王以旂墓在祖堂山西之白山，有碑二，石獅二，武將文臣各一對，並無所謂石馬坊表也。且雕刻甚陋，不及徐鄧墓遠甚，實亦未能相埒也。

（七）本書所記玄觀，凡四十三所；調查而有實物可憑者，僅二十七所。且宮觀零落，白下瑣言及金陵瑣志所記當年盛時景況，多已成爲陳蹟。則當還其本來面目，不可侈述過去盛況，而與今日不侔也。

（八）本書所記祠祀，以歷史上實有其人爲限，凡五十三所，近年存者不過十七所。此不過就其大者言之，其他宗祠等在所不計也。

（九）本書調查所及梵刹，凡九十有三；其有遺蹟可尋或碑碣足證者，凡八十有六寺，詳見第十三章梵刹各節。至於鄉鎮之寺宇，一二楹之小廟，記之無足輕重者，概所不載也。此八十六寺，強半荒廢，非由於駐軍蹂躪，即屬於多年失修，日漸頹廢。甚矣南朝寺宇之衰也！

（十）本書據實地調查所得，足以糾正方志記載之謬誤者，爲數尚多，不及一一備舉。如宋少保王德墓，白下瑣言謂在鍾山清真寺側；上江兩縣志遂以之隸鍾山，不知王德墓遠在城北下廟，已近笆斗山，決不能謂在鍾山也。

至於積極方面調查所得，足以補方志之缺漏，徵文獻之不足者，更不及一一備舉矣。

（十一）本書每章每節以後，多繫之以詩詞。蓋史蹟之得名，往往由於辭人憑弔吟詠，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故研究史蹟，不可與文學分離。且乾燥之考證，得此辭藻潤色，可以使逝者復生，無情者化爲有情；兼可興盛衰之感觀，發思古之幽情。故本書於選擇詞賦，再三致意，手此一編，重要之南都文獻，盡在其中矣。

目錄

緒論……一
第一節　研究之範圍與方法……一
第二節　參考之書目……二
第一章　金陵之形勢……一一
第一節　概論……一一
第二節　山脈……一二
甲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一五
乙　覆舟山……一九
丙　雞籠山……二一
丁　盧龍山……二二

戊 馬鞍山清涼山小倉山冶城山……一三
己 倉山大壯觀山直瀆山幕府山……一五
庚 棲霞山……一九
辛 陽山湯山……二〇
壬 青龍山黃龍山赤山方山……二一
癸 牛首山獻花巖（祖堂山）巖山三山雨花臺……二一
第三節 水系……三六
甲 長江天塹……三六
乙 秦淮河……三八
丙 九曲青溪及運瀆……四四
丁 玄武湖……四七
第二章 金陵大事年表……五〇
第三章 秦漢以前之遺蹟……八四

第一節　冶城……八四
第二節　越城……八五
第三節　楚金陵邑……八六
第四節　鍾山漢秣陵尉蔣子文祠……八六
第五節　青溪小姑祠……八七
第六節　諸葛武侯駐馬坡……九二
第七節　六朝以前金石……九三
第四章　六朝城郭宮闕遺址……九五
第一節　吳都建鄴及太初宮……九五
第二節　六朝水道考……九七
第三節　建康……一〇四
第四節　臺城……一〇八
第五節　六朝都城宮城分考……一一六
第六節　蕭梁一代之文物……一二五

第五章　六朝陵墓……一三五
第一節　總說……一三五
第二節　陵墓體制……一四一
第六章　南朝四百八十寺……一四九
第七章　隋唐之遺蹟……一六八
第一節　隋……一六八
第二節　唐……一六九
第八章　南唐遺蹟……一七七
第一節　南唐都城……一七七
第二節　南唐宮城考……一七八
第三節　南唐陵墓……一八三

第九章　宋元之遺蹟……一八五
第一節　宋……一八五
第二節　元……一八九
第十章　明代之遺蹟……一九一
第一節　城郭及宮闕……一九一
第二節　孝陵……一九六
第三節　初明功臣諸墓……二〇一
（1）鍾山之陰……二〇一
（2）鄧府山……二〇四
（3）其他諸墓……二〇四
第四節　舊院及十六樓……二〇七
第五節　秦淮四美人詩……二一四
第十一章　滿淸及太平天國遺蹟……二一八

第一節　滿清……二一八
第二節　太平天國……二一九

第十二章　近代之玄觀祠宇及梵刹……二二一

第一節　玄觀……二二一
第二節　祠宇……二二七
第三節　西北諸刹……二三九
第四節　東北諸刹……二四五
第五節　東南諸刹……二四九
第六節　西南諸刹……二五一
第七節　城南諸刹……二五七
第八節　其他諸刹……二六三

第十三章　園林及第宅……二九〇

第一節　園墅……二九〇

第二節　第宅……………………………………三〇五
第十四章　結論……………………………………三〇八

金陵古蹟圖考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之範圍與方法

金陵古蹟，至爲繁多，欲將南都之文物制度，山川史蹟，宗教藝術，於短短數十萬言中敍之，吾知其必不能勝任也。故本書研究之範圍，以有形之史蹟爲主，其主要目的，在將南都二千年來，造形藝術（die bildende kunst）之發展階段逐一敍述，尤以建築藝術，——如城郭宮闕，陵寢祠廟，玄觀梵刹，園林第宅，以及溝渠橋梁等，——爲其中心部分。惟人文之發達，有賴於天然之環境，金陵之負山帶江，龍蟠虎踞，與其政治文化上之地位，關係至爲密切，故本書之第一章，首敍金陵形勢，略述山脈水系大概。

自然地理既明，第二章乃綜述金陵之沿革，第三章以後，分敍歷代史蹟，秦漢第一，六朝城郭宮闕遺址第二，六朝陵墓第三，南朝四百八十寺第四，隋唐第五，南唐第六，宋元第七，明代遺蹟第八。淸代第九，太平天國第十。各以史蹟之多寡，分節目之繁簡。至於古蹟之存於今日者，依地理之分佈，分區分類敍述，第十二章總敍玄觀祠宇梵刹，第

十三章園林第宅，而以結論殿後。每章各節之末，附以歷代詞人詩詞題詠，以發思古之幽情，而興盛衰之觀感焉。

本書研究方法，以實地調查為主，視個人能力所及，而為攝影測量之工作。三年以來，南京句容丹陽當塗方圓數百里以內，名勝古蹟，無不親至訪求調查。故本書所記，皆為實錄，另有攝影三百十二幅，地圖十餘頁，以輔筆墨所不逮。其間有久已淪亡失載之史蹟，如六朝陵墓者，新經發現凡十三處，對於文獻史乘，亦不無裨益也。至於遺蹟湮沒，古物蕩然，不可再考者，始求之於古籍，然仍一一註明出處，以便查考。本書所用參考書籍，不下百餘種，請於下節中列表說明之。

第二節　參考之書目

關於金陵方志史乘，浩如煙海，欲入手整理，無不生望洋興歎之感。茲分類按時代先後，舉其要者如左。其年代愈古者，愈可珍貴；尤以當代人之記載，為研究古蹟最可貴之資料。至已佚之書目，徒列無益，概從略焉。

（一）地理書

（甲）總類

（1）元和郡縣志　唐李吉甫撰

（2）元豐九域志　宋王存撰

（3）太平寰宇記　宋樂史撰

本書所引各種史籍皆分別註明出處以便檢查至若近人著述往往不親歷調查敍述史蹟僅掇集他人成說聊聊數語而附有關係之各說於下。是既無補於實際不過爲資料之彙編且錯誤繁多，概爲本書所不取也。

（三）關於六朝陵墓，著者另有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一書問世。計新發現陵墓凡十三處（張家庫蕭暎墓，甘家巷南獅子衝宋文帝長寧陵，棲霞山西北失名之古墓，笆斗山徐家村失名之古墓，侯村失名之古墓，官塘失名之古墓，江寧鎭方旗廟失名之古墓；丹陽獅子灣齊宣帝永安陵，趙家灣齊高帝泰安陵，鶴仙坳齊景帝脩安陵，三姑廟齊武帝景安陵，及水經山後失名之二古墓）此皆實地調查之所得，而足以更正張璜蕭梁陵墓考之錯誤，或補充前人方志之不足者。本書僅錄其結論，不再詳其考證焉。

（四）關於六朝城郭宮闕，本書不憚煩瑣，詳引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南史北史及建康實錄，札記六朝都城門名之見於史籍者，推翻至正金陵新志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史若川六朝故城考十二城門之說，而綜爲九門。再鳳莊門係華林園門而非臺城門，見南齊書卷四十五宗室傳，至正金陵新志以下，皆誤爲臺城北門，此當更正者也。

（五）關於明代宮闕，凡更正上江兩縣志錯誤四處：（一）內五龍橋在午朝門內，相當於北京午門內之金水河御橋；外五龍橋在洪武門內，承天門外，相當於北京天安門外中華門內之御橋。前者係事實如此，後者可類推而得。（蓋北京宮闕規則，全倣南都，是由於史籍記載可知也。）今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七上（明宮城圖）繪內五龍橋於承天門外外五龍橋於洪武門外，其誤一也，（二）五鳳樓卽午朝門，是由於北京制度可知，而北京制度，則因倣自南都。國朝宮史續編卷五十三云：『午門，爲紫禁城南正門，三闕，上覆重樓五，……崇閎壯麗，俗所謂五鳳樓

(17)同治上江兩縣志　清同治十三年莫祥芝沈國翰汪士鐸修

(18)光緒續纂江寧府志　清光緒七年汪士鐸修（通稱汪志）

（丙）山川名勝分志

(19)攝山志二卷　明金鑾撰

(20)棲霞小志一卷（藕香拾零第十一册）　缺名

(21)攝山志八卷　明棲霞寺僧興源撰

(22)攝山志八卷（乾隆五十五年刻本）　清陳毅撰

(23)棲霞新志（南務史地小叢書）　今人陳邦賢撰

(24)牛首山志二卷（鈔本）　明盛時泰撰

(25)獻花巖志二卷（鈔本）明陳沂撰

(26)馬鞍山志（六梅館集第八册）　明周復俊撰

(27)清涼山志　明丁飛雄撰

(28)螽山志八卷（光緒九年刻本）　清顧雲撰

(29)石城山志（可園叢書二十一册）　今人陳詒紱撰

(30)後湖志十一卷（影印明刻本）　明趙官撰

(31)莫愁湖志　清馬士圖撰

(丁)專志瑣志

(32)建康宮殿簿(說郛第三十二册)　唐張著撰

(33)故宮遺錄(知不足齋叢書第十一集第四册)　明蕭洵撰(記元大都宮殿，可供研究宮室之參考。)

(34)歷代帝王宅京記　明顧炎武撰

(35)梁京寺志(說郛第三十三册)　缺名

(36)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　明葛寅亮撰

(37)金陵玄觀志十三卷　明無名氏

(38)南朝佛寺志(金陵瑣志五種之一)　清孫文川陳作霖撰

(39)靈谷禪林志十五卷　清謝元福撰

(40)重修祈澤寺志四卷　清金鰲撰

(41)高座寺志　清王槩撰

(42)律門祖庭彙誌　清古林寺僧仁友編

(43)金陵名祠志　明葛寅亮撰

以上宮殿寺觀祠廟

(44)歷代陵寢備考　清朱孔陽撰

(45)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商務印書館出版）　今人朱偰撰

(46)六朝陵墓調查報告　古物保管委員會

(47)明孝陵志（鍾山書局出版）　今人王煥鑣撰

(48)梁代陵墓考（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清張璜著，李卓譯

以上陵墓

(49)金陵瑣志七種

鳳麓小志四卷　清陳作霖撰

東城志略一卷　同上

運瀆橋道小志一卷　同上

南朝佛寺志二卷　見前

金陵物產風土志一卷　清陳作霖撰

鍾南淮北區域志三卷　今人陳詒紱撰

石城山志一卷　同上

(50)金陵歲時記一卷（排印本）　今人潘宗鼎撰

(51)西石城風俗志一卷（排印本） 清陳慶年撰

(52)金陵園墅志三卷（翰文書店出版） 今人陳詒紱撰

(53)金陵勝蹟志十卷 今人胡祥翰撰

(54)新京備乘三卷 今人陳迺勳撰

(55)科學的南京 中國科學社出版

以上瑣志

（二）史乘

（甲）正史

(56)三國志

(57)晉書

(58)宋書

(59)齊書

(60)梁書

(61)陳書

(62)南史

(63)五代史
(64)十國春秋
(65)南唐書
(66)明史
(乙)編年
(67)金陵通紀十卷續四卷　清陳作霖撰
(丙)雜史傳記
(68)建康實錄二十卷　唐許嵩撰
(69)六朝事蹟編類　宋張敦頤撰
(70)金陵古今圖考　明陳沂撰
(71)金陵通傳四十五卷補遺四卷（可園叢書七至十六册）　清陳作霖撰
(72)續金陵通傳一卷補遺一卷（同上十六册）　今人陳詒紱撰
(73)金陵待徵錄十卷　清金鰲撰
(丁)野史別錄瑣言雜記
(74)江南野史　宋龍袞撰

(75)江南別錄　宋陳彭年撰

(76)江表志　宋鄭文寶撰

(77)金陵世紀　明陳沂撰

(78)金陵瑣事四卷續四卷　明周暉撰

(79)客座贅語十卷　明顧起元撰

(80)留都見聞二卷（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册）　明吳應箕撰

(81)六朝故城圖考六卷　清史學海撰

(82)續金陵瑣事　清王官德撰

(83)板橋雜記　明余懷撰

(84)白下瑣言十卷　清甘熙撰

（三）金石

(85)復齋碑錄　宋王厚之撰，今人朱倓集本

(86)集古錄　宋歐陽修撰

(87)江寧金石記八卷（至元爲止）　清嚴觀撰

(88)江寧金石待訪目八卷　同上

(89)金石筆識　清同治莫友芝撰

（四）詩文集

(90)文選　梁昭明太子選

(91)金陵百咏（觀古堂叢刻第三册）　宋曾極撰

(92)金陵雜詠（同上）　宋蘇泂撰

(93)金陵圖詠（明刻本）　明朱之蕃撰

(94)秣陵集六卷圖一卷表一卷　清陳文述撰

(95)金陵古蹟詩選　清暘汪撰

(96)金陵名勝詩鈔四卷　清李鰲撰

(97)秦淮詩鈔二卷　前人

(98)金陵詩匯二十六卷　清朱緒曾撰

(99)金陵詩徵小傳（原刻本）　前人

（五）西文書籍

(100) Gaillard Apercu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Nankin D'alors et D'aujourd'hui.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23) Chang-Hai 1903.

第一章　金陵之形勢

第一節　概論

金陵地望，當北緯三十二度二分，東經一百十八度五十三分。其地居全國東南，當長江下游，北控中原，南制閩粵，西扼巴蜀，東臨吳越；居長江流域之沃野，控沿海七省之腰膂；所謂『龍蟠虎踞』『負山帶江』是也。論者每謂金陵形勢，偏於東南，都其地者，往往爲南北對峙之局，不足以控制全國，統一宇內。故亡山駐師，終鼎足割據之勢。五馬渡江，開南朝偏安之局。實則金陵一隅，實中國民族思想之策源地。世說所謂『過江諸人，暇日輒至新亭，周顗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王導曰：當共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其民族意識之濃厚，可以想像。

自後明祖奠都金陵，以伐胡元，終成一統之業；太平天國雖未成功，然亦以金陵相號召；近者如辛亥革命，國軍北伐，皆莫不以南京爲策源地。金陵之於中國，亦猶 Frankfurt a.M. 之於德，Orleans 之於法，Moscow 之於俄；雖未必盡爲全國中心，然有事之秋，登高一呼，天下響應。此鄭成功之所以海道千里，直薄金陵，慟哭孝陵，以圖恢復也。況時移勢異，古今未必盡同；昔日中原羣雄角逐之場，關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今皆化爲貧瘠，全國財賦之匯，樹於東南，經濟重心，厥在江浙。長安形勢雖佳，終不過位列陪都而已。至於北京，固爲千餘年來帝王之都，且與東北

邊防，關係尤亟，然形格勢禁，殊難恢復首都地位。誠能以金陵爲國都，長安爲西京，北平爲北京，番禺爲南京，勵精圖治，不遑寧處，據龍蟠虎踞之雄，依負山帶江之勝，則中興我民族，發揚我國光，其在茲乎！

新亭　陳述文

一灑新亭淚。　登高望石頭　琅邪新帝子　河朔舊神州
慷慨資齊相　淒涼弔楚囚　於今風景好　極目總悲秋

天門山（在當塗西南三十里又號東西梁山）　曾極

鯨翻鼇負倚江潭　天險由來客倦譚　高屋建瓴無計取　二梁剛把當殽函

詠古懷蹟　朱偰

孝陵慟哭告高皇　誓掃東胡復漢疆　三日海風京口戍　千年龍虎石頭崗
義聲遠播中原仰　威望長傳島國香　正朔勝朝終不改　東南半壁未淪亡

新亭　前人

新亭灑淚望神州　莽莽平原走上游　一樣青障繞四郭　宛然伊洛在中流
不殊風景牟長恨　舉目河山起黯愁　江左於今成樂土　何人對泣道宗周

第二節　山脈

參考書：

(1)首都之地象　英國巴爾博(G. B. Barbour)著
(2)江寧地誌大綱　胡煥庸王維屏著
(3)紫金山　林文英著
(4)南京雨花台砂礫層及其地文意義　謝家榮著
(5)方山地質調查略記　孫鼐著

金陵全區，岡巒重疊，大抵東北爲山地區，西南爲邱陵區，中部爲秦淮平原區，西部爲沿江沖積區。其山脈系統，來自天目山，迤邐東北，入句容境，聳爲茅山，北折爲青龍山，東爲湯山，射烏山，聳峙乎近江者爲寶華山，棲霞山，烏龍山，直瀆山，幕府山獅子山，聳臨後湖者爲鍾山，入城爲覆舟山，雞籠山，鼓樓岡，迤西爲小倉山清涼山而盡於冶山，此北支也。南支則起自江寧當塗交界處之娘娘山，磅礴而北，聳爲吉山祖堂山，再北爲牛首山，大山，馬鞍山，而至雨花台，入城爲鳳臺山與冶山隔淮相望。茲將全境主要山峯，列表如左：（單位公尺）

山名	高度	山名	高度
鍾山	四六八・六	寶華山	四〇〇以上(註)
空山	三八二・五	湯山	三三二・五
棲霞山	三一三・〇	大連山	三〇五・六
祖堂山	二九九・七	銀鳳山	二九九・二

山名	高度
黃龍山	二九四・八
青龍山	二七五・九
狼山	二五七・三
吉山	二五六・〇
牛首山	二四八・〇
白頭山	二二五・〇
射鳥山	二一一・一
銅山	二〇〇・〇
朱山	一九六・二
八仙山	一八一・〇
馬鞍山	一七五・六
棘山	一七〇・二
廿家山	一五八・七
北盤山	一五三・〇
章山	一四四・七

山名	高度
黃土山	二八一・〇
娘娘山	二六一・〇
娘娘門	二五七・二
次山	二五四・〇
方山	二三五・六
幕府山	二二三・五
象山	二〇二・〇
大山	一九六・七
火龍山	一八八・二
靈山	一七六・〇
南羊山	一七一・〇
上頭山	一六〇・〇
陡山	一五六・八
朝陽洞山	一四七・一
龍山	一四四・五

山名	高度	山名	高度
南馬鞍山	一四四・二	觀音山	一四二・五
楊坊山	一四〇・〇	峴山	一三四・七
將軍山	一三〇・二	獅子山	一三〇・〇
罐子山	一二六・一	南象山	一二五・九
觀山	一二二・〇	楊梅山	一一三・〇
韓府山	一〇六・二	紅山	一〇三・五
北羊山	一〇二・〇	小峴山	一〇〇・〇
太平山	八八・八	雨花台	八〇・〇

（註）據 Richthofen 且高過於鍾山。

茲再分述各山如左：

（甲）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圖一九二A，一九二B，一九三，一九四，一九五，一九六）

鍾山一名將山，又名紫金山，因其岩層有紫色頁岩，遠望作紫金色，故以名也。或曰：山上有紫雲，時時晨見，故謂之紫金山。（註一）山爲金陵重鎮，高達四百六十八・八公尺，左近諸山，除寶華山差可與之比肩外，無有及者。康熙江寧府志云：

由鍾山而左，則有攝山臨沂雉亭衡陽諸山，以達於東。又東爲白山大城雲穴武岡諸山，以達於東南。又南

爲十山張山青龍石碗天印彭城雁門竹堂諸山，以達於南。又南爲聚寶戚家山梓桐山紫陽夏侯天闕諸山，以達於西南。又西南綿亙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此諸葛亮所謂龍蟠之勢也。由鍾山而右，近之爲覆舟山，爲雞籠山，皆在六朝宮城之後；又北爲直瀆山大壯觀山四望山，以達於西北；又西北爲幕府盧龍馬鞍諸山，以達於西，是爲石頭城，亦止於江：此亮所謂虎踞之形也。其左右羣山，若散而實聚，若斷而實續，世傳秦所鑿斷之處，雖山形不聯，而骨脈伏地，隱然相屬，猶可見也。

其雲氣山色，朝夕百變。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蓋自古已然。杜濬山曉亭記云：

蓋鍾山者，氣象之極也。當其明霽，方在於朝，時作殷紅，時作鬱蒼，時作堆藍。少焉亭午，時作乾翠，時作縹白。俄而夕陽，時作烟紫，時作沈碧。素月照之，時作遠黛，時作輕黃。星河影之，若素若玄：凡此無論晝夜，皆山之曉也。惟不幸而淫雨，而窮陰而風霾塵沙，而妖氛，山隱於垢濁，晦昧不見：如此雖在永晝，亦山之夜也。

山雙峯蔚起，上睹青冥。其巔有一人泉大愛敬寺址。

肇域志：一人泉在鍾山絕頂，古法雲寺側，僅容一勺，挹之不竭。

六朝事蹟編類：大愛敬寺在北高峯上，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赴援臺城，營於蔣山，因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

中道爲彈琴石。

宋書：蕭思話從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淸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西爲黑龍潭七佛庵，風篁露篠，虧蔽澄碧，竹樹交翳，時聞梵音，舊爲蕭統講經地。庵後有太子巖，或曰統讀書處也。

肇域志：循泉西有黑龍潭，相傳曾有龍見，今深廣不數尺，其上爲太子巖，又名昭明讀書臺。巖西有招隱館，栽松峴，楊梅巖，頭陀嶺諸勝。山陰有蔣廟故址，祀蔣帝，帝卽後漢蔣子文也。嘗自謂骨青，死當爲神，吳大帝爲立廟於鍾山，封爲蔣侯。在六朝時至爲靈顯，齊永明中至封以帝號，南唐追謚莊武帝，亦猶後世之崇奉關帝也。今之蔣廟在太平門北五六里李文忠墓側，係淸初移建者，非復舊觀矣。

山之南曰玩珠峯，卽獨龍阜也，爲誌公葬處，後孝陵建焉。

六朝事蹟編類：梁天監十三年，（五一四）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誌公，上有塔五級，永定公主造焉。

塔東爲落叉池，西爲洗鉢池，西南爲爲木末軒，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以名之也。塔後舊爲定林寺，是荊公讀書處，米元章榜曰昭文齋，李伯時寫公眞像於壁，楊次公爲之贊，故定林之名特著矣。寺之左右，峯巒複沓，後環屏風，前障桂嶺，明慶寺址在焉。又前爲道士塢，昔陳宣帝禮元靖先生，藏蛻於此。相對曰靜境，梁侍中周捨立。

山陽正中爲朱湖洞，一名紫霞洞，道書第三十一洞天也。今存說法紫霞二洞，小院紅牆，掩映於松林叢翠中，景至幽窅。紫霞洞可容數十人，旁有懸瀑，淙淙不竭，洵勝境也。其上曰茅草凹，有道士劉淵然告天石刻，今藏朝天宮。

白下瑣言卷七：鍾山告天石刻文，乃前明朝天宮道士劉淵然於鍾山朱湖洞天告行爲追薦設醮祈苐之文，埋石山頂凡二通：一書洪武三十五年；（一四〇二）一書永樂四年。（一四〇六）乾隆四十二年（一七

七七）爲樵者掘得報告，飭送朝天宮收藏。其詞云：『奉大明皇帝聖旨：伏爲皇考太祖高皇帝妣孝慈皇后登遐日遠，痛懷喪葬之未親，崩失年深，益感劬勞之未報。手足且傷於前後，情懷有慟於死生。骨肉相殘，幾致屏翰之傾替；腹心搆訟，幸茲家國之安全』云云。其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壬午之歲，此革除年月之證。道光癸巳，（一八三三）重修朝天宮，陶文毅公有跋，刻諸石上，付道士藏之。觀其文詞，知文皇當日亦深有負疚於心矣。

山陽之泉，有八功德水曲水鍾山水霹靂溝。

輦城志：八功德水，在舊悟眞庵後，僧法喜以居無泉，竭誠禮懺，求西天阿耨池八功德水。方求七日，遂獲此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自梁以前，嘗取給御。洪武年間遷寺時，舊池就涸，從寺東馬鞍山下通出，先年以木爲筧通水入寺；宣德五年（一四三〇）以石梘易之。因火災後，三年水竭不到，至正統元年久旱，忽湧出如初。今復竭。

又：曲水，晉海西公疏以宴百僚。宋時以三月三日，祓除於此。

山之周圍，陵墓相望。山陽有吳大帝陵，步夫人墩，晉五陵（康帝崇平陵簡文高平陵孝武隆平陵安帝休平陵恭帝沖平陵）明孝陵；山東有宋武帝初寧陵；東北有宋文帝長寧陵；山陰則有明中山王徐達墓，開平王常遇春墓，岐陽王李文忠墓，東甌王湯和墓，江國公吳良墓，海國公吳楨墓，滕國公顧時墓，許國公王志墓，芮國公楊璟墓，燕山侯孫興祖墓，安陸侯吳復墓，汝南侯梅思祖墓，詳後陵墓各章。

鍾山當六朝之時寺宇特富梵宮琳宇鍾磬之聲相聞。寰宇記引丹陽記云梁以前立佛寺七十所歷代以降遞有廢興。今則蔓草荒煙泯滅殆盡惟山左之靈谷寺（圖一五七、五八）半山之萬福寺（今改爲奉安紀念館）爲僅存之碩果。然殘山剩水之間往往仍有古寺廢址，殘垣遺基，依稀可辨者。余嘗六登鍾山絕頂，於獨龍阜後半山谿谷中，發見寺址二所；而山巔亦有殿址一處，猶可想像當年全盛景象也。

（乙）覆舟山（圖九六）

覆舟山在太平門內，建康志周迴三里，高三十一丈，東際青溪，北臨眞武湖，狀如覆舟，因名。自來言覆舟山有二說，嘉慶江寧府志以太平門外蔣廟之西倉山當之；而白下瑣言則以爲「雞鳴寺東北一阜，下臨小教場者是。」其說云：

……予按寰宇記稱東接青溪，北臨眞武湖，狀若覆舟。倉山在後湖之北，豈非南臨後湖乎？小教場即今小營，其東南太平橋竹橋爲青溪故道，適與覆舟相近；倉山南臨後湖，形狀不肖覆舟，安所謂東接青溪哉？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樂游苑在覆舟山；晉書禮志：北郊壇在覆舟山南，今小教場地處平坦，正設壇開苑之所，又何疑焉。志稱其北立堤，西達宣武城，以蓄湖水。今城跨山後，外皆危堤高埂，正蓄水之明驗，其非倉山益較然矣。

二說之中，余以爲後說爲是。山一名玄武山，（宋元嘉中改名）亦名龍山，（見建康志）與鍾山形斷脈連，又有東陵，烽火所及，並爲要隘，歷代戰伐所必爭之地也：

晉書成帝紀：咸和二年，（三二七）蘇峻至蔣陵覆舟山。

又卞壼傳：峻至東陵，詔以壼督大桁東諸軍事。

建康實錄卷十：晉安帝元興三年（四〇四）桓玄聞吳甫之及敷等二軍皆沒，大懼，使桓謙次陵口，卞範之次覆舟山，多張旗幟。

又卷十一：帝（宋武帝）率二州之衆一千七百人……破皇甫敷等於羅落橋，進敗桓謙將於覆舟山。

又卷十七：梁敬帝紹泰二年（五五六）六月甲辰，齊兵度鍾山龍尾（按即今龍廣山，一稱富貴山）據幕府山。……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屯北郊壇；霸先引軍自覆舟山東移於郊南，與齊人對陣。……誓軍士一戰乃尅之。

山在宋爲北苑，後改曰樂游苑。

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四三四）三月丙申，禊飲於樂游園，且爲江夏衡陽二王來朝，帝有詔會者賦詩，命太子中庶子顏延之爲之序。……

范蔚宗樂游應詔詩：

崇盛歸朝闕　虛寂在川岑　山梁協孔性　黃屋非堯心
軒駕時未肅　文囿降照臨　流雲起行蓋　晨風引鑾音
原薄信平蔚　臺澗備曾深　蘭池清夏氣　脩帳含秋陰
遵渚攀蒙密　隨山上嶇嶔　睇目有極覽　游情無近尋

開道雖已積　年力互紀侵　探巳謝丹黻　感事愴長林

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於內。侯景之亂，焚毀略盡。陳興，更加修葺，並立甘露亭於龍舟山，即覆舟山也。山有藏冰井；又有白水苑閬風亭瑤臺諸勝，並是六朝舊蹟，見宮苑記，今皆無存。

建康實錄卷二十太建七年（五七五）閏九月……甘露三降樂游苑；丁未幸樂游，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內覆舟山上立甘露亭。

建康志：藏冰井，宋大明中，鑿以藏冰，齊梁陳皆因之。

山石作赭紅色，下臨後湖，近因取石益顯峻峭。余嘗有登覆舟山詩一首，錄以殿焉：

登高悵望覆舟山　落日亭亭雁度關　嶺勢峻峭驚鳥道　樹光倒映入漁灣
江山歷劫愁無限　楓葉經霜色愈殷　開道霸先嘗破敵　齊師片甲未曾還

（丙）雞籠山（圖一二八B）

雞籠山在城北，俗稱北極閣。建康志：高三十丈，周迴一十里。寰宇記：西接落星岡，北臨栖元塘（按即肯家大塘）狀如雞籠，因名。宋元嘉中，黑龍屢見玄武湖，此山正臨湖上，改曰龍山。明置觀象臺於山巔，又曰欽天山。上有望湖亭，南唐建，今廢。山左右昔有十廟，十廟者，帝王廟將忠烈廟（子文）城隍廟，眞武廟，卞壼廟，劉越王廟，（南唐劉仁贍）曹武惠王廟，（宋曹彬）元衛國公廟，（福壽）功臣廟，（祀開國元勳）五顯廟關羽廟凡十一廟，（據洪武京城圖志）俱明洪武建或徙置，俗稱十廟，今十廟口是也。（註二）太平之役，諸廟蕩盡，今僅存東嶽廟，或係城隍廟

故址。山上舊有北極閣，後有曠觀亭，（一二八B）徙倚空闊，南望城市，煙火萬家，羣山環抱，江湖映帶，實爲登臨勝地。左舊有萬壽閣，淸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諭免房稅，百姓伐石立碑，以紀其事。今中央研究院於其地改建氣象研究所，舊蹟蕩然矣。

山東麓有雞鳴寺，（圖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據小山之上，本梁同泰寺故址。（註三）前有施食臺，相傳地爲古戰場，元時刑人於此，嘗有鬼魅祟人，洪武初迎西番僧結壇施食，以度幽冥。寺後有豁蒙樓，取杜工部詩「憂來豁蒙蔽」之意，相傳爲南唐涵虛閣址。樓面山枕城，下臨桑泊，湖中鳬雁，歷歷可數，南朝四百八十寺，此獨占盡湖山之勝。下有景陽井，一稱胭脂井，今禁登臨。

山南舊有晉四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哀帝安平陵）及陸玩墓，今皆無可考，惟大石橋有石麟里，或係其遺蹟耳。

（丁）盧龍山

盧龍山俗稱獅子山，在儀鳳門（今興中門）內，建康志周迴一十二里，高三十六丈。（按實高一三〇公尺）東有水下注平陸，西臨大江。晉元帝初渡江，見此山形似塞北盧龍，故名。明初改獅子山，太祖嘗於山巔欲建閱江樓不果，有平砥，其故址也。山阿有道觀，蒙以山名，太祖克陳友諒，親樹旗麾督戰於此。山麓有靜海寺，在儀鳳門外，明永樂中建，以海外平服，賜額靜海寺。中有危石，磊砢特起，崖穴相貫，虞允文嘗三宿其下，上有宋人題名石刻，世相傳爲三宿巖，又有天妃宮，（圖一一二A、一一二B）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建，殿宇宏麗，廊廡繪海中靈蹟，驚風怒濤，怖人

登閱江樓　王守仁

絕頂樓荒舊有名　高皇曾此駐龍旌　險存道德虛天塹　守在蠻夷豈石城
山色古今餘王氣　江流天地變秋聲　登臨授簡誰能賦　千古新亭一愴情

盧龍山　陳文述

漁陽形勝古盧龍　莽莽青連一萬重　遼海秋寒驕苜蓿　秣陵春雨長芙蓉
江南地僻驚千障　塞北山多借一峯　我向白狼河上見　蒼然雲氣滿居庸

（戊）馬鞍山清涼山小倉山冶城山

四山自盧龍而南，綿延江左，逶迤相屬。馬鞍山在定淮清涼二門之間。方輿紀要，西北連獅子山；建康志東與石頭接，高八十五丈，以形似得名。其山幽阻深邃，精藍梵宇，盛時蓋七十餘所，鐘磬相聞，刹刹相望。今寺宇漸趨零落，僅古林寺（圖一六一——一六四）金陵寺，（圖一七〇）（在大悲巷）其較著者耳。

清涼山舊名石頭，即石頭城之所據也。自江北而來，山皆無石，至此山始有石，故名。建康志引江乘地記云：『山上有城，又名石城山』；又引宮苑記云：『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即石頭城。（圖二六、三七）城吳時尚為土塢；晉義熙初始加磚累甓，因山為城，因江為池，地形險固，自六朝以來倚為重鎮，常以親近重臣領戍軍，南北戰伐，勝負取決焉。隋平陳，於石頭置蔣州；唐武德四年（六二一）為揚州治，尋揚州移治江都，此城遂廢。武后光宅中，徐敬業舉兵，使其

徙崔洪渡江守石頭。建中四年（七八三）朱泚作亂，江東觀察使韓滉築石頭五城。元和二年，（八〇七）李錡爲鎮海節度使，遣兵修築石頭，謀據江左。蓋當年江流逼城，爲金陵必爭之地，自江漸西徙，水西門至江東門間十里，淤爲平地，而石城故基，又爲楊吳稍遷近南，於是山爲城隱，無復虎踞之雄矣。然出石城門（卽漢西門）而北二里，山勢嶙峋，石城突兀，淮水浩瀚，舳艫縱橫，則當年形勝，固依稀在目也。山有淸涼寺小九華寺（圖一五六）掃葉樓（圖一七九、二八〇）諸勝，分見梵刹園墅諸章。

小倉山在淸涼山東，坡陀相屬，止於五臺山。舊有隨園，袁子才僑寓處也。因山築基，引流爲沼，蒔花種竹，饒有古趣，見後園墅一章。又有永慶寺，（圖一七四）依五臺山，梁永慶公主所造也。

治城山在水西門內，吳爲治城，本治官治也。晉初移治城於石頭東，以其地爲王導西園。太元十五年，（三九〇）建治城寺於此。桓玄入建康，廢寺爲別苑，廣起樓榭，飛閣複道，延屬宮城。尋復故，陳永定二年，（五五八）遣臨川王蒨西討王琳，送之於治城寺是也。亦名治亭，劉裕將伐司馬休之，使劉鍾領石頭戍事，屯治亭，卽此。劉宋爲總明觀，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文史陰陽五部學。楊吳爲紫極宮，有鍾阜軒，見司馬金陵雜詠。宋太宗雍熙中，於治城故基立文宣王廟；大聖七年，（一〇二九）張士遜奏徙浮橋東北；景祐中陳執中又徙府治之東南，卽今縣學。然則文廟原在治城，同治後不過再建耳。文宣王廟既徙，改爲天慶觀；大中祥符間，賜額爲祥符宮，有太乙殿，前有泉亦因太乙矣。元爲元妙觀，又昇爲永壽宮，有鍾英亭。明爲朝大宮，有習儀亭，百司庶府，有大朝賀，習儀於此。同治亂後，移建府學文廟於此，制度宏麗，爲南都冠。（一一三）（註四）西有卞公墓，蘇峻之亂，卞壼巷戰死焉，

二子從難有宋葉淸臣書墓碑題曰『晉尙書令假節領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成陽卞忠貞公墓』

(己)倉山大壯觀山直瀆山幕府山

自鍾山分支而北曰倉山大壯觀山，又北曰直瀆山，西北曰幕府山，皆一脈相連。倉山在太平門外岔路口，（即嘉慶江寧府志指爲覆舟山者）其北曰姚坊山，曰馬房山，曰尖山，曰太平山，（高八八・八公尺）皆坡陀相屬。

大壯觀山在太平神策（今改和平）二門之間，建康志周迴五里，高二十八丈，東連蔣山，南際眞武湖。陳宣帝起大壯觀於此，因名。山俯臨後湖，在六朝時爲閱水師之所。陳書宣帝紀，帝幸大壯觀閱武；又南康愍王子方泰傳：『太建十一年（五七九）八月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眞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觀，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按瓜步在六合東南二十里，地屬江北，觀此可爲湖水通江之證。

直瀆山在觀音門外，高一四二・五公尺，北濱大江，西連幕府，東望烏龍臨沂衡陽諸山。多懸崖峭壁，洪濤險浪，摧擊其下，誠天險也。建康志引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甘寧墓在此，或言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山因以名。』或曰巖山；俗曰觀音山，名稱雖別，要是一山矣，東北一石吐江，三面懸絕，勢欲飛去，曰燕子磯，（圖二二—二一五）舊有水雲大觀俯江諸亭，（今改建六角形，凡二層）登臨極目：白雲掃空，晴波漾碧，西眺荊楚，東望海門，勢極雄偉。其上怪石橫空，驚濤駭浪，走於烏底，至爲壯觀。鴉片之役，英軍由磯登陸，入觀音門，直趨寶饈橋，（英主帥 Lord Saltoun 設總司令部於此）以迫南京，可見磯雖拳石，然形勢實甚重要。山又多石洞，所謂巖山十二洞是也，『天

圍山中，江轉石底，』稱異境焉，然知名者，亦不過頭臺二臺三臺諸洞，〔圖二二七——二二九〕尤以三臺洞窅曲幽深，層累而上，最爲曲折。側有宏濟寺址，傳有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嵌絕壁上。（今存二臺洞者，疑爲贋鼎。）又有觀音閣，〔圖二二六〕洪武初即山建閣，正德初就閣建寺，危石半空，搖搖欲墜，懸壁有鐵練，云是當年鎖舟處，下瞰大江，雲濤洶湧，驚心駭魄，今江面已去壁里許，無復當年偉觀矣。

曉雨復登燕子磯絕頂　王士禎

岷濤萬里望中收　振策危磯最上頭　吳楚青蒼分極浦　江山平遠入新秋

永嘉南渡人皆盡　建業西風水自流　灑酒重悲天塹險　浴凫飛燕滿汀洲

巖山十二洞　朱偰

落日橫江風滿樓　依稀鐵練鎖孤舟　行人遙指懸崖上　世事滄桑不勝愁

幕府山〔圖二三〇、二三一〕在神策門（今和平門）外，高二二三・五公尺，晉丞相王導開幕府於此，故名。山北臨大江，爲建業門戶，六朝軍事，視爲重鎮。

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十二月，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咸荷檐而立。……

建康實錄卷十七：梁敬帝紹泰二年，（五五六）齊兵度鍾山龍尾，據幕府山，……至玄武湖西北，將屯北郊壇。……霸先……自率麾下於幕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斷其後，齊

館大泓柑耕外者不可勝計……

山有五峯，南曰北固，南朝帝子，嘗宴樂於此。峽中有石洞極幽邃。中峯上有仙人臺虎跑泉，西北有達摩洞，峯曰夾蘿，亦曰翠蘿，或曰，達摩渡江時梁武遣使追之，兩峯忽合，騾夾不得前，故曰夾騾也。前有五馬渡，晉元帝與彭城王渡江處，所謂五馬渡江，一馬化龍者也。

山上有幕府寺，梁時所建。其東接寶林山，有寶林寺，本梁同行寺，今深山叢蕪中，猶可見其殘基焉。

金陵梵刹志：幕府寺，晉元帝渡江，王丞相建幕駐軍於此，後改秀巖院。有達摩洞，前可瞰江。寺旁有盧數千枝，相傳達摩折以渡江之餘。

至正金陵新志引舊圖經云：寶林寺本同行寺，梁天監中，武帝與誌公同游此山，見林巒殊勝，命建寺，因名同行，亦名聖游寺。

六朝事蹟編類：……唐會昌中廢，吳太和中復建，後改爲秀峯院。至嘉祐中，改賜今額。（寶林寺）

南接鐵石岡，有石佛閣，嘉善寺在焉。有蒼崖，最爲幽勝，明焦竑題字摩崖上，亂石撐空，谽谺欲墜。兩崖間舊有屋，石上鐫觀音及善財童子，（圖二三四）有碑刻，萬曆丁未（一六〇七）秋建，明年二月成。」

山陽有晉穆帝陵；西有宋明帝陵，宋明宣沈太后陵；晉王導墓，今並無可考。惟山陽正中有失名之古墓一，翁仲石獸，錯列其間，衣冠有宋代作風，或爲宋墓耳。（圖二七、二八、二九）

山東南相連有石灰山，俗曰北門山，譌爲白骨山，其實古白石也，一曰白下。亦爲歷代戰伐要塞，

建康實錄卷七成帝咸和三年（三二八）五月，征西大將軍陶侃江州刺史驃騎將軍溫嶠庚亮等率舟師四萬，旗鼓百里，次於蔡州。六月諸軍盡會石頭城西北，賊盛未即決戰，議於查浦築壘，監軍李根固爭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固，修之滅賊之術也。……根引兵夜修曉訖，賊衆見壘大驚。壬辰，進軍白石。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於白石。……

建康實錄卷十七中興元年（五〇一）高祖悉大軍據姑孰，……諸軍相望大潰，追至宣陽門，東府石頭白下等諸軍並降。……

魏源聖武記卷八（國初東南靖海記）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成功聞王師三路攻永歷於雲貴，乃大舉內犯江南，以圖牽制。十六年六月（一六五九）由崇明入江，……七月，直薄金陵。時江寧重兵移征雲貴，大半西上，城大備虛；松江提督馬進寶不赴援，陰通於寇，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望風納款，東南大震。總督郎廷佐佯使人通款，以緩其攻；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亘數里。崇明總兵梁化鳳率師入援，登高望敵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軍士浮後湖而嬉，乃領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擣白土山，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由儀鳳鍾阜二門，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夾攻。成功令甘輝守營，自出江上調舟師；諸營見山上麾蓋不敢退，又未奉號令，不暇相救，遂大潰。化鳳後遣兵燒海艘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竄入海島。是役梁化鳳首功。……

石灰山東南有明康茂材墓，詳後第十章。

（庚）棲霞山（圖二〇三——二二〇）

棲霞山在金陵東北四十里，高三一三公尺，西接寶華山，東望烏龍山。山多藥草，可以攝生，因名攝山；又名繖山。主峯曰鳳翔，自東北而來分而爲三；其迤邐西南行，奇峯屢起，怪石嵯峨者，曰中峰；中峯之西北曰西峯；中峯之東南曰東峯。東峯勢若臥龍，故又曰龍山；西峯狀如伏虎，故又曰虎山。龍虎二山，左右環拱，象山前障，形勝天成。

建康志：山周迴四十里，高一百三十二丈，南接落星山，北有水注江乘浦入攝湖。（僾按，湖今廢。）

輿地志：江乘縣西北有屆謙所居郡，側多藥草，可以攝生，山因名焉。

建康志引江乘地記云：山形方正，四面重嶺似繖，山有三峯，中峯屹立，東西拱抱。

金陵諺曰：『春牛首，秋棲霞，』蓋言春景惟推牛首，秋色首尙棲霞。尤以重陽過後，繁霜未降，滿山楓葉，與荻花相映；桃花扇所謂『放目蒼崖萬丈，拂頭紅樹千枝，雲深猛虎出無時，也避人間弓矢，』可想見層山秋深之景象矣。

棲霞在六朝以前，知者甚鮮。自南齊處士明僧紹隱此，其名始著。永明七年（四八九）僧紹捨宅爲寺，齊梁以來，代有增築。（註五）琳宮梵宇，飛簷相望，與濟南之靈巖，荊州之玉泉，天臺之國淸，並稱四大叢林焉。

棲霞寺東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　　劉長卿

山人今不見　山鳥自相從　長嘯思齊主　終身臥此峯
泉源通石徑　澗戶掩塵容　古墓依寒草　前朝寄老松
片雲生斗壁　萬壑徧疏鐘　惆悵長空去　猶疑林下逢

十一月五日雨中重游棲霞　朱偰

棲霞秋雨苦連綿　紅樹青山入望妍　古徑不曾緣客掃　丹楓依舊傲霜鮮
行宮殿址蕁荒草　居士樓頭鎖暮煙　悵望大江何所見　江聲暝色白雲邊

棲霞紅葉　朱偰

蕭森秋色鬭清妍　錦繡重重萬壑連　已染青山霜降後　更添黃葉立冬前
似酡似醉佳人色　如火如荼夕照天　紅剪一林巫峽杳　煙深千里楚江邊

（辛）陽山湯山

鍾山之脈，東轉而南，曰陽山，曰湯山，曰青龍山黃龍山，以至方山赤山。若斷若續，實皆一脈也。

陽山在麒麟門外湯山西北，高三八二·五公尺，一名雁門山，亦曰孔山（一作空山，或作鞏山。）明孝陵碑材擬取於此，今猶有遺蹟可尋：碑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已三面鑿空；碑座高二丈，長四丈許，厚稱之，亦已略具輪廓。（圖六八——七）碑材以過於龐大，無法運輸，遂棄置不用；然於此亦可見明成祖好大喜功之一斑矣。

建康志：山周迴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西連彭城山，南連大城山。山勢連綿，類北地雁門，故名。

胡廣游陽山記：永樂三年（一四〇五）秋，因建碑孝陵，斲石於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十四丈有奇，闊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無疵纇。

同治上江兩縣志謂山北有陳文帝陵，引建康實錄云：『陳文帝天康元年，（五六六）葬永寧陵，隸雁門山之北。』實則建康實錄卷十九僅謂『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帝崩於有覺殿；丙戌葬永寧陵；』注云：『陵在今縣東北四十里陵山之陽，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余嘗遍訪雁門山北，不見有所謂陳文帝陵者，然則上江兩縣志誤矣。

（壬）青龍山黃龍山赤山方山

青龍山在麒麟門外，高二七五・九公尺，山脈由東北而西南，長凡數里。山產石材質甚良，都人競采為碑礎，或煆以取灰焉。山下余郁有鐵底塘，待徵錄疑卽古鐵冶處也。西南麓宋墅村有梁建安敏侯蕭正立墓，宋墅後村尚有失名之墓闕一，侯村失名之墓闕一，石辟邪二，皆無可考，觀其作風，亦係六朝墓也。

建康志：山周迴二十里，高九十丈。

通志：山趾石堅而色青，亦曰青山。

建康志：梁時築壩堰淮水，以灌壽州，久不能成，聚江南之鐵，融液載往；其所餘者，棄之於此。

黃龍山介青龍山之間，高二九四・八公尺，亦由東北而西南，其地山嶺叢礴，人跡罕至。

赤山方山，皆在金陵東南，並係火山噴出岩，遠望峭立，形狀頗為相似。方山在土山鎮（今江寧縣政府所在地）南，距中華門約三十里，高二二五・六公尺，形如方印，故一名天印山。（圖二五七）六朝之時，因破崗瀆東通吳會，西達秦淮，而以方山埭為起點，故方山為交通要道。晉元帝時，張闓自至方山迎賀循；宋元嘉末，何尚之請致仕退居方山；謝靈運南游，鄰里相送至方山賦詩並此。山陰有上定林寺，（圖二五八、二五九）東麓有東霞寺方山大廟，（圖二六一、二

六二）西爲寶積庵，山陽爲洞玄觀。（圖二六〇）（註六）山嶺爲海慧寺，據平曠之勝，四顧蒼茫，如在大海孤島間也。山初入頗平坦，緩緩上升；約至高度達三分之二，因火山噴出岩層關係，忽變陡峻，大小隕石，縱橫滿地，猶可想像當年火山爆發之情景也。

建康志：山周迴二十七里，高一百一十六丈。

丹陽記：形如方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

建康實錄卷二：帝初好道術，有事仙者葛玄，嘗與游處，或止石頭四望山，或游於列洲，時忽遇風，玄船傾溺，帝悲怨久之；俄見玄曳履從江上行來，衣不濡而有酒色。玄性好酒，嘗飲醉臥門前陂水中，竟日醒乃止。帝重之，爲方山立洞玄觀，後玄白日昇天，今方山猶有玄煮藥鐺及藥臼在。

赤山在句容西南，由湖熟而上，十里可達。山下臨秦淮，後枕赤山湖，四面峭絕，不與他山相連，亦一息火山也。

（癸）牛首山獻花巖（祖堂山）巖山二山雨花臺

金陵南郊諸山，起自江寧當塗交界處之娘娘山，磅礴而北，聳爲吉山（二五六公尺）祖堂山，（二九九・七公尺）再北爲牛首山（二四八公尺）大山（一九六・七公尺）馬鞍山（一七五・六公尺）而至雨花臺，（八〇公尺）入城爲鳳臺山，與冶城山隔淮相望。其間山深景幽，



南京方山地形縱剖面圖

各有異境，然得名最古，厥惟牛首。（圖二四〇——二五二）

牛首山在南京城南二十七里，高二百四十八公尺。山有雙峯，正對晉宣陽門，王導指曰：此天闕也，故名天闕山。牛頭禪發祥於此，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山陽有普覺寺，（古佛窟寺）（圖二四一）辟支洞（圖二四七）文殊洞觀音洞諸勝；東南麓有淸道人祠漢羅泉；（圖二四二）介二山之間，有昭明太子飲馬池（二四八）三吳諸跡，多附之昭明，亦妄也。據同治上江兩縣志所載，山尙有陳宣帝顯寧陵，宋王益墓，尙書兵部郎中刁衎墓，明高帝李賢妃墓，仁宗貞靜張順妃墓，駙馬梅殷墓，駙馬胡觀墓，太監鄭和墓，知府王銑墓。余爲訪求陳宣帝顯寧陵及鄭和墓，嘗四至牛首，遍歷四周，無片石可證；僅山北四五里有明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鄭強墓（圖一〇〇——一〇二）他無所得。於此可見遺籍記載，未可盡憑，非實地調查，無以自信而取信於人也。

建康志：山周迴四十七里，高一百四十丈。

建康實錄卷七：時議欲立石闕於宮門未定；後導隨駕出宣陽門，乃遙指牛頭峯爲天闕，中宗從之。

祖堂山在牛首之南，高二九九·七公尺。（圖二五二——二五六）宋大明三年（四五九）建幽棲寺於山南，因名幽棲山。唐貞觀初，法融禪師得道於此，因爲南宗第一祖師，始改爲祖堂山，一名華巖山。上有芙蓉峯，層巒削翠，高矗雲表。東爲天盤嶺，後爲拱北峯，右爲西風嶺，並岨嵾嶮崎，幽絕人寰。又有伏虎洞神蛇洞象鼻洞息泉長庚泉太白泉諸勝，長谿怪石，並爲名蹟。南有石窟，寰宇記法融禪師入定於此，有百鳥獻花之異，故名獻花巖。山西有小阜曰白山，有明兵部尙書王以旂墓（圖一〇七——一〇八）今存。

建康志：山周迴四十里，高一百二十七丈。

大藏經：華嚴山高千四百餘尺，周四十里餘三十步。

巖山在牛首東北，高一〇六·一六尺，岡嶺叢礴，谿壑重疊。寰宇記云：其山巖險，故曰巖山。宋孝武帝改曰龍山，亦曰南山。（見南史江智深傳）俗曰龍山；明韓憲王葬此，又謂之韓府山。山西麓有靜明寺，（圖二三八）前有明南寧侯毛元墓；（圖一〇三）西南麓有龍泉寺（圖二三七）斷臂崖；北麓有觀音洞，皆大半殘廢，無勝蹟足述。建康志引丹陽記云：巖山東道有大碣石長一丈，刻勒銘題，贊吳功德，孫皓所建也。今無可考。上江兩縣志卷三，謂尚有宋孝武帝景寧陵，路太后陵，殷淑儀墓，前廢帝何皇后陵，梁侍中朱异墓，明閹人羅志遠墓，余嘗三至巖山訪求，皆不可得，殆湮沒盡矣。山幽邃深阻，磷磷盡石，皆往往行數里不見一人。

建康志：山高三十八丈。

建康實錄卷四：……改元爲天璽元年，（二七六）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

注云：在今縣南四十里龍山下，其石折爲三段，時人呼爲段石岡也。

宋書符瑞志：大明四年，（四六〇）甘露降秣陵龍山。

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六年（四六二）冬十月壬申，葬宣淑妃殷氏於龍山。

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八年，（四六四）五月帝（孝武）崩於玉燭殿；秋七月丙午，葬景寧陵，在今上元縣南四十里巖山之陽，

三山在江寧鎮板橋浦，建康志，在城西南二十七里，高二十九丈；輿地志，三山周迴四里，吳時津戍處也。（圖二六七）大江從西來，洶湧澎湃，勢如建瓴；而此三峯南北相接，橫滾大江，誠奇險也。六朝以來，爲江上要隘，戰伐所必爭焉。有三山寺，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勅建，岡巒數重，中隱孤寺，疏鐘度雲，怒濤齧石，境極幽閴，有磯曰三山磯，橫出江上，今爲要塞區，不能登覽矣。

建康實錄卷四孫皓天紀四年（二八〇）二月乙未，晉龍驤將軍王濬總蜀兵沿流直指建業；瑯琊王司馬伷帥六軍濟自三山，遣周浚張喬等破吳軍於板橋。……

雨花臺在聚寶門（今中華門）外二里，高不過八十公尺，上多石，五彩繽紛，磷磷斑斑，俗呼爲聚寶山。蔡宗旦金陵賦，『上瑪瑙之絕徑，雨花翼其飛甍，』又謂之瑪瑙岡矣。古曰石子岡，其範圍頗不一致。上有雨花臺，梁雲光法師講經處也，有雨花之異，因以名臺。山遠揖江峯，近俯城堞，每當夕陽銜山，巒容樹態，金碧晃漾，而江光一線，遙懸木末，最爲佳勝。山嶺舊有木末亭，今改建方亭，其下山陰爲明方孝孺墓。山陽有明方正學（孝孺號）先生祠，稍東爲高座寺永寧寺；山東麓爲明鎮國將軍李傑墓；（圖九三）北麓爲明虢國公俞通海墓；（圖九四）西麓爲宋建康府判楊邦乂剖心處，有石碣，題楊忠襄公剖心處，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南京市長石瑛重修，砌以水泥，一代古蹟，今易舊觀矣。其他史籍記載古墓尚多，其著者如晉謝安墓，南唐韓熙載墓，元劉叔向墓，孔平山墓，金陵逸士王貞敬墓，明浡泥國王墓，然遺蹟皆渺不可尋矣。

建康實錄卷三廢帝亮建興元年（二五三）冬十月，……乃殺恪於殿內，以葦席裹屍篾束其腰，投於石

子岡。……先有童謠云『諸葛恪，何弱弱，蘆單衣蔑鉤絡，何處求，城子閣；』城子閣，反語石子岡也，謠言果驗。

至正金陵新志：高座寺在南門外，梁初寶誌公主其事，與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師坐山巔說法，天花墜焉。今號雨花臺，則故唐給事中名褒字贊元者所命也。……

宋史：金人渡江，留守杜充降，建康府判楊邦乂罵賊不屈，金人剖其心於此，實葬焉。

城南路 六朝人叢葬處　　朱偰

城南路　白楊蕭蕭天欲暮　石子崗前塚壘壘　行人歎息爲駐步
聞道六朝多才人　舊家裙屐江南春　黃土深深埋白骨　千秋萬歲同山垠
寒食何人酹一樽　斜風細柳泣黃昏　杜宇啼魂猿嘯雨　幾經滄桑幾沉淪
但見陌上飛紙錢　飄過隴頭看不眞

第三節　水系

(甲)長江天塹 (圖一九四、二三〇、三〇四)

大江發源青海，東出三峽，合湘漢豫章諸水，西自安徽當塗縣流入江寧縣界，有東西梁山，鎖鑰江流，亦稱天門山，爲金陵西南第一重門戶。

天門山　　曾極

鯨翻碓負倚江濆　天險由來客倦談　高屋建瓴無計取　二梁剛把當殽函

其首受水之境，曰慈湖，慈姥港水注焉。又東過烈山港，受銅井鎮谿水。又東北逕三山磯，（圖二六七）江寧浦水注焉。東北逕大勝關，受上新河水。上新河明初開，俗曰上河，清初置龍江關於此，一曰上關，市廛幅輳，商船雲集，爲沿江重鎭。又北曰下新河，舊白鷺洲也，今淤爲平地。

丹陽記引酈道元水經注曰：江寧之新林浦，西對白鷺洲。

丹陽記：洲在大江中，多聚白鷺，故名。

又北迤東至北河口，淮水支流入焉。自此逕江東門外，過下關，（圖三〇四）江流洄湧，急轉而東，波濤直衝幕府山足，（圖二三〇）古稱天險。又東至觀音門北，直瀆之水入焉。

嘉慶江寧府志：直瀆水，今觀音門入江水也。自邁皋橋以南，水經三壋寺入後湖，北會鍾山東北諸山水，由大水關傳家橋而西注於江，河道縈紆不絕，惟狹不通舟耳。

建康志引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甘寧墓在此；或言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山因以名。

又東北至攝山東下爲黃天蕩，韓世忠與金宗弼相持處也。江水自大勝關以下，中隔大洲，至黃天蕩洲盡江合，勢極浩瀚；諺曰『上有六百丈，下有黃天蕩，』言其險也。（六百丈在安徽桐城縣地。）又東逕龍潭，入句容界矣。

綜觀長江天塹，形勢至險，曹操敗於赤壁，曹丕退自廣陵，魏太武還自瓜步，金宗弼敗於黃天蕩，金主亮死於采石，其於南朝立國，至有關係。然王守仁詩云『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此陳後主之所以覆亡也。惟有

德者乃可利用天險，而立國於久遠。

建康實錄卷一：黃武三年（二二四）秋九月，魏大軍來寇，曹丕自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旌旗數百里。王使諸將謀以拒守，安東將軍徐盛設計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多張旗幟於山險，而又縛草爲人，衣以甲冑，自武昌至於京口，烽烟相望，諸將以爲無益，王然之。魏文帝臨江不敢渡，久之歎曰：「天固隔我吳魏，彼有人焉！」便退。吳將孫韶……遣將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夜於徑路要之，魏帝驚敗，遁走，壽奪獲輜車羽蓋而歸。

建康實錄卷十二：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十二月，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內外戒嚴，沿江六七百里，艦舳相接。……使使饋百牢於魏。……二十八年（四五一）春正月丁亥，魏太武自瓜步退歸。……

建康實錄卷二十：後主聞隋軍臨江，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人再至，皆並摧沒；今虜雖來，必應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之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乙）秦淮河

圖二二、二三A、二四、二九

秦淮有二源。其南源出溧水東廬山北，過石湫壩，入江寧縣界，逕秣陵關東。關爲金陵東南重鎮，本秦秣陵縣皆，元熙初，省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本治遂廢，然爲軍事要道：三國志：孫策渡江，破劉繇黨薛禮等於秣陵。又建康實錄卷十七：紹泰二年（五五六）齊軍至秣陵故城；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屯馬牧。皆指其處。宋置秣陵關，元置巡

司及稅務於此；清置巡檢，仍曰秣陵關。

淮水又北逕方山埭西，東源出句容縣西北華山來會。合流過方山埭，舊傳秦始皇鑿方山斷長壟爲瀆入於江，故曰秦淮，實則方山埭者，乃吳築也。

建康實錄卷二：赤烏八年（二四五）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崗瀆，上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仍於方山南截淮立埭，號曰方山埭。今在縣東南七十里。

按吳鑿破崗瀆以東通吳會，於是金陵民般物阜，兵食無虞，其關係至爲重要，詳見後六朝水道考一節。考其故道，蓋引淮水東北流入曲阿延陵界，故須截淮立埭，以節水流。宋元凶邵之亂，隨王誕敗邵軍於曲阿；邵因緣淮樹柵決破方山埭，以絕東軍。而齊梁兩代王公大人赴曲阿（今丹陽）謁陵，都乘舴艋船發自方山埭，亦以此也。杜佑有言：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埭，兵屯驛路，並爲衝要。埭今雖廢，然遺蹟猶可考見焉。

淮水又西北流過上方門，受小水關水，合流至通濟門外，（圖三三）明城壕水入焉。城壕水者，明初拓北城，引鍾山水入壕，南逕平橋（中山門外）又南逕夔角橋；（光華門外）又南至九龍橋（通濟門外）入於淮。淮水又西流至東水關入城，會楊吳城濠水。東水關舊稱上水關，凡三十三券，分三層，每層十一券，惟下十一券通水；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以水患閉水關，僅餘一孔；自後河流不暢，秦淮盡成濁水；盡開之則又常遭水患，故主開主塞不一。實則水閘之設，原所以調劑水流；平時宜啓水閘，以通水利；若遇大水，則障之以避水患，其理至明，毋庸爭辯也。

武志：宋乾道中，守臣張孝祥言秦淮舊上下水門展闊，自兵變後，砌疊稍狹，雖便於一時防守，實遏水源，流

通不快。

陳文述秣陵集圖考：按明建都城，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尚沿其舊，即楊吳據廣陵時徐知誥所建也。知誥久懷篡奪之志此三門爲廣陵至金陵要路，築城最固；水西一門，橋伏城下，水漲舟不能行；增建南出者，自通濟始，則通濟水關，今所稱東水關者。亦楊吳之舊也。此關爲淮水入城要路，而伏在水底，非直不能行舟，且於受水不暢。知誥陰懷割據，明初諸臣，亦皆無識，因循其舊，又斷青溪之流，使居人既不得暢沾水利，又汾澮流惡之謂何，惜哉！或曰：二水關之設，以防外侮；天下有道，守在四裔，蟻封鼠穴，豈帝王之度哉！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四：自明初建城，改置通濟水關爲偃月洞三十有六，水至此皆逡巡哽咽而入，其阻遏之弊，又不止於孝祥所云矣。近有言秦淮來自東南，引形家天門宜開之說，謂水關當開令高大，可通舟楫，似亦有見。

待徵錄：金陵之水，以淮爲經，匯流方山，其勢正如建瓴。城中之地，首昂中窪；又並青溪潮溝運瀆，而祇洩於一下水門。從前之人，明於形勢，在東城紆以中和橋，在南城束以大水閘，上水門涵洞，啓其二閉其六，砌石留隙，使之洊至。至今橋改直，閘損壞，著書逞妄者，剏言天門宜敞，因有拾其唾餘之儔，請於大吏，全開八洞，此道光丁亥（一八二七）以後，所由辛卯（一八三一）庚子（一八四〇）頻年大水，街市行舟也。其後設閘障之，木閘土堤，水齧且將崩潰，害恐滋甚耳。

甘熙白下瑣言卷九：道光己酉（一八四九）七月，有爲江寧水患私說者，達諸制軍陸公，遂復有永塞東

關之議。……

近年以來舊事重提，尤以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夏，初則久旱不雨，秦淮一灣濁水，污穢不堪，船戶自動開閘，以清水流；繼則大水市府急閉東西水關，設抽水機以排積水。水患既去，閘閉如故，而宜啓宜塞，至今迄無定論。實則「水利其常，水害其變，」「固不可泥古而議常開，抑豈可廢古而議永塞乎？」要當修理東關，疏濬河身，平時宜啓，以通水利，變則閉閘，以免水害；既不可常開，亦不宜永閉，是則東水關之功用，梅伯言已於百餘年前言之詳矣。

甘熙白下瑣言卷九：梅伯言聞之，力持不可，爲之指陳利弊，作書致陸公，其略云：……秦淮自秦迄今千數百，未之或易。……在昔水患不恆見，道光以前，往往議開議濬，而從無議堵議塞者。康熙間諸生金濬有秦淮水利考，載於舊江寧縣志，其原委利病，言之最悉。然古今異宜，貴因時爲變通，而補救有方，必折衷於至當。當此之時，頻年水災，民不聊生，固不可泥古而議常開，抑豈可廢古而議永塞乎？且水利其常也，水害其變也，苟因目前之患而永塞之，則東關之水，點滴不通，內河漸成平壤，設冬令乾涸及亢旱之歲，城內人煙稠密，不下數十萬家，既無汲取之資，屢致祝融之患。況沿河居民，日傾糞桶污水，瀦滌無從，鬱積日增，病症日作。前此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水災，曾經堵塞者半載，逮十二年（一八三二）春夏之交，滿河之水，變成綠色，腥穢四聞，時疫大作，死亡不可勝計，此非明鑒也耶？今平心以處，亦惟以挑浚內河爲第一要義，自東關起至西關止，先將秦淮正河，一律興挑，寬處視河身之廣狹以定則，深處統以及丈爲率。如有餘款，再將青谿運瀆諸河，一並浚之，水由地中行，橫決之患，庶可免乎？……

楊吳城壕水自北門橋東流，折而稍北，進香河之水入焉，又東流逕浮橋北，珍珠河之水亦入焉。又東繞竹橋而南至復成橋，明御河自東來注之。又南過大中橋至東水關，與淮水合。(圖五〇)其直南出城外者，亦楊吳城濠水；自明祖截壕築城，壕分爲二，其在城外者繞城東南角，(圖三八)逕聚寶橋，（古長干橋）(圖三〇)南合死馬澗水，又西繞城西南角，逕覓渡橋，（即水西門外橋）與城內之淮水復合。

十國春秋吳世家：太和四年（九三二）秋八月，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濠其所濬也。

同治上江兩縣志：進香河明初開源自後湖，自北而西爲浴沂橋，（今考試院前橋）其北即昔府學，今武廟也。峯巒環拱，幽隱深秀，水聲傍宮牆，冷冷如奏琴筑，至今推爲勝地。又西爲土橋，南流達進香河矣。河上有橋，亦曰進香。益折而南，曰西倉橋（今中央大學後橋）曰北石橋，曰紅板橋，曰嚴家橋，曰蓮花橋；自西倉橋至此，其數五，故又曰蓮花第五橋矣。昔者上元諸生周易居此，嘗於橋畔夾種桃柳，春日花開，雕妍織秀，不減明聖湖，因自號六橋稀花翁。

建康志：陳後主泛舟遇雨，水生浮漚，宮人指曰：滿河珍珠也，因名。

建康實錄卷十三：元嘉二十年（四五三）柳元景衆軍大破元兇等於新亭，退至於澗，邵軍人馬投澗死者，不可勝數，澗水爲之不流，至今猶呼爲死馬澗。

淮水入東水關後，西流至淮青橋，與青溪合。淮青橋，呂志古青溪大橋也。橋東爲桃葉渡，(圖三二)晉王獻之妾渡處也。淮水又西南逕利涉橋，受小運河水。小運河者，明初所開也，今日小心橋一帶，猶有遺蹟。

待徵錄：古鹿苑寺前，今金陵驛地，明為留守後倉；倉前池塘為運河，受南岡以北水，匯五板觀音藏金釆繁星福小心六橋之流。有半邊營，南岸皆河。

又西南逕文德橋武定橋，至長樂渡，古朱雀航在焉(圖二三)。

應天府志：長樂渡在武定橋西，今救生局口是也。

甘熙白下瑣言卷一：金陵世紀謂朱雀航非今之鎮淮橋，乃古桐樹灣長樂渡處，在聚寶門東北。金陵新志亦云，在鎮淮橋北左南廂，今信府河救生局，正當古長樂渡處。……有眞武廟……正對蟒蛇倉亦石磯。……又聚寶門或以羅鏡格之，為丑未向，以取滅火之義；亦石磯乃正當南離，則以長樂渡為朱雀航，當非無據也。

淮水又西南逕鎮淮橋(圖三〇)，蓋楊吳城昇州時(唐哀帝天佑十一年，西九一四)所築，上江兩縣志謂「乃晉之朱雀航，吳之南津橋」，非也。

景定建康志表：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重修鎮淮飲虹二橋。

又西南過新橋至上浮橋。新橋已見建康實錄，本名萬歲橋，後改飲虹橋，宋乾道五年(一一六九)覆以大屋數十楹，開禧四年(一二〇八)重修，寶佑四年(一二五六)又修，明正德中又修之。上浮橋明正德修；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又修。又西至斗門橋，與運瀆之水合。其淮水支港通瀆處，古謂之禪靈渚，梁都督王僧辯討侯景之師所從入焉。遙想當年艨艟巨艦，銜尾而前，奔濤驚浪，駭人心目，以今相況，殊覺不侔，陵谷變遷，匪伊朝夕矣。橋北有禪靈寺，在今范家塘側，道光中猶存，今廢。

梁書王僧辯傳：僧辯討侯景……乘湖入淮，進至禪靈渚。

淮水又西過下浮橋（康熙丁未（一六六七）修，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又修）出西水關，與城外之淮水復合。西北流沿石頭城（圖二六）以達於江。西水關一名雲亭閘，上舊有太白酒樓，卽孫楚樓也。

李白詩：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

陳文述孫楚酒樓詩：

秋色三山雨　江流六代煙　偶談孫楚事　因過酒樓前

花月唐天寶　風流李謫仙　凭闌同一醉　高詠二千年

（丙）九曲青溪及運瀆

青溪故道，詳見後六朝水道考一節，茲之所述，不故其猶存之遺蹟而已。青溪發源鍾山，瀦爲前湖，由半山寺後入城，經明故宮之後（當年卽引爲宮城護城河）西流至竺橋，入濠而絕。

上江兩縣志卷四注云：邑人楊大埼云：『半山之陰百武，入土門，有水自山腹來，又數武過石彴，陟山顛俯瞰之，瀆原自濮，洶迅珠躍，圓文縠演，南流貫半山寺，殊（？）青溪之眞源。』

自楊吳築城引水爲濠，青谿始塞。宋開慶中，馬光祖復濬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於溪上，然谿流僅餘一曲矣。今諸景並廢，故道多湮，近年修築太平路中山路，尤沒湮難考。然上江兩縣志地圖猶畫有青谿故道，卷四青谿一則，亦云：

……惟自升平橋北流，繞鍾山書院故址，又東流而北，至五老壽星諸橋，相傳爲青谿遺蹟；督署前有青谿

里巷，此其證矣。

青谿舊有邀笛步，馳名白下，王徽之邀桓伊奏笛處也。

晉書桓伊傳：桓伊善吹笛，盡一時之妙。王徽之泊舟青谿；伊素不與識，自岸上過，船中客呼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語之曰：聞君善笛，爲我一奏。伊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賓主不交一言。

六朝事蹟編類：邀笛步舊名蕭家渡，在城東南青谿橋之右。

嘉慶江寧府志：邀笛步今竹橋側是也。

潤州　　杜牧

向吳亭東千里秋　放歌曾作昔年游　青苔寺裏無馬跡　綠水橋邊多酒樓

大抵南朝皆曠達　可憐東晉最風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　一笛聞吹出塞愁

青谿之水，復自昇平橋東流，逕四象橋，至淮青橋，與淮水合。按青谿舊有七橋，歷代因革不一，茲列表如左，以便檢閱：

(1)最北樂游苑東門橋

(2)次南尹橋 建康志湖溝大巷東出度此

(3)次南雞鳴橋 相傳齊武帝游鍾山至此雞鳴

(4)次南募士橋 吳大帝募勇士於此橋蓋吳建

（5）次南菰首橋（走馬橋）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谿菰首橋東本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爲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

（6）次南青谿中橋（四象橋）陳書後主紀晉王廣命斬張貴妃榜於中橋即此

（7）次南青谿大橋（淮青橋）齊永元初始安王遙光舉兵反詔曹虎屯青谿大橋以討之

運瀆故道，詳六朝水道考一節，玆之所述，不過其猶存之遺蹟而已。運瀆首受秦淮水，北流爲支河，有橋跨其上，曰斗門，古禪靈寺橋也。又北流逕紅土橋，南乾道橋之俗名也；嘗有掘地深三尺者，見其下土色皆紅，而知見稱之由，蓋冶麓之餘氣也。再北過草橋，即北乾道橋；按古有高曄橋，跨運瀆上，疑當其地。又北流，青谿之水自內橋來會，是爲運瀆東源，西流過鴿子橋笪橋，合草橋北出之水，是謂運瀆正河。又西流，逕鼎新橋道濟橋文津橋望仙橋張公橋，出鐵窗欞以入於淮。

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運瀆東源者，導青溪水而西注者也。六代以來，溪流浩渺，引以濟運，汩汩其來。前明塹城，斷不復續，護龍一曲，細僅如溝。既過內橋，乃始名瀆橋皆在南唐宮城內，故謂之內橋，（按南唐時名曰虹橋，爲宮城南界，明以來始稱內橋，陳氏誤）閣道橫空，上應星漢，天津之名所由昉也。……

玆將運瀆諸橋正名別名，首由斗門而北，再由內橋而西，列表如左，以明沿革：

（1）斗門橋　古禪靈寺橋，今存。

（2）紅土橋（南乾道橋）今存。

(3)草橋(北乾道橋)古高畔橋(?)今存

(4)內橋 南唐虹橋 政和中蔡嶷建石橋曰蔡公橋後曰天津橋不忘西京舊名也 今存。

(5)鴿子橋 以北有鴿子市故名 古鶻子橋,(孝義橋)宋閃駕橋,一曰景定馬光祖紀其肇建之年也 明淸化橋。以淸化坊得名 今存。

(6)笪橋 相傳茅山三十六代笪宗師所建故以其姓氏之 古揚烈橋,王僧虔觀鴨處 唐太平橋,顏眞卿爲昇州刺史奏臨江帶郭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昇州太平橋其一也 明欽化橋 以欽化坊得名 成祖使都督譚深沉駙馬梅殷處也殷嘗拒燕兵於淮安及成祖立召至京陰令譚深擠之於笪橋下 今存。

(7)鼎新橋(本名小新橋)宋馬光祖重建因改今名 今存。

(8)道濟橋(本名崇道橋,俗稱倉巷橋)同治中以建府學改今名 今存。

(9)文津橋 亦同治中因建府學而立者 今因築馬路重建。

(10)望仙橋 古西州橋 以西州城得名 宋武衞橋 宋馬光祖重建 今存。

(11)張公橋(一名周家橋)今存。

(12)鐵窗櫺 古柵塘,建康實錄注吳時夾淮立柵號柵塘 宋柵寨門,爲運瀆之尾閭,城中水利,關繫匪輕,今垂塞矣。

(丁)玄武湖 (圖一九七)

玄武湖在金陵城北,鍾山西麓,本名桑泊;因燕雀爲前湖,故又稱後湖;因在城北,亦曰北湖。宋元嘉中黑龍見,因名玄武湖;孝武帝大閱水軍於此,因號昆明池。自吳寶鼎二年(二六七)引水入城,湖名始著。晉大興二年(三一九)始築北隄,以壅北山之水。宋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復築北堤,南抵城東七里之白塘以肄舟師;又立三神

山於湖上；作大竇引水入華林園。在六朝時，湖通臺城，侯景之亂，決湖灌城，蓄水通長江，靈潮泗湧，與今日不可同日語也。宋天禧中，改爲放生池。熙寧九年（一〇七六）王安石奏廢湖爲田。至元，復濬爲湖。明時貯天下圖籍於此，吳偉業詩所謂「百年版籍重山河」是也。中有洲五，西北曰舊洲，西南曰麟洲，（卽今所謂澳洲）上有郭璞墓，世號郭仙墩。又有蓮萼龍引新趾諸洲，近所謂五洲公園是也。湖上有新莽大司徒（註七）甄邯墓，（見南史何承天傳）金陵墳墓，以此爲最古矣。

後湖東枕鍾阜，南盡覆舟，（圖一九六）西則長垣迢遞，北則幕府觀音諸山，連障疊翠，方圓凡三十餘里。炎夏啓節，則紅裳翠蓋，菡亭矗立，田田荷葉，彌望極天。白帝司時，則楓葉荻花，蕭瑟水際，山色映紫，湖光浣翠。蓋四時皆饒美景，而以秋色爲尤勝。蓮萼洲上舊有湖神廟，今廢。自玄武湖闢爲公園以來，風亭月榭，掩映水濱，仕女翩翩，畫舫絡繹，無復六朝戰伐肅殺之氣矣。

後湖　　吳偉業

覆舟西望接坡陀　萬頃澄潭長綠莎　六代樓船供士女　百年版籍重山河
平川豈習昆明戰　禁地須通太液波　煙水不關興廢感　夕陽聞已唱漁歌

八月十八日重過後湖有感　　朱偰

雲霞縹緲水連天　闊別名湖又一年　秋後江山難入畫　晚來風物易成妍
長隄芳草傷心綠　半郭垂楊帶雨鮮　最是金甌殘闕了　年年此日警烽煙

五月二十七日奉高堂游後湖　　朱偰

江山如畫一傾杯　湖上青峯翠作堆　打槳人隨波影遠　採蓮風送暗香來

浮生何處尋幽境　亂世無由避劫灰　願得清風明月夜　嵐光水色共徘徊

(註一)建康志引庾闡揚都賦注。

(註二)上江兩縣志作十二廟，多祠山廣惠廟；陳詒紱鍾南淮北區域志少眞武廟功臣廟，城隍廟作都城隍文天祥廟，合爲十廟。余以爲洪武京城圖志爲當代人之作，較爲可靠，故據此更正他說。

(註三)參閱第十二章第四節。

(註四)參閱第十一章祠宇

(註五)參閱後第十四章第八節棲霞寺。

(註六)參閱後第十二章。

(註七)漢書王莽傳作大司馬，

第二章　金陵大事年表

昔陳文述著秣陵集，編有金陵歷代紀年事表；而景定建康志，江寧府志，上江兩縣志，亦莫不立有大事表，蓋金陵自孫吳以來，九爲國都，非立表無以資稽考，非編年無以便檢查。惟各家年表，或失之過繁，或眉目不清。且皆注重史實，忽略建築。今茲所立，分爲兩欄，第一欄爲重要史實，第二欄專爲建築，並繫以西曆，以便檢閱焉。

代	年	西曆	大事	建築
周	元王四年	紀元前四七二	越滅吳范蠡築城於長干以逼楚	城周二里八十步，今中華門外長干里俗呼越臺
	顯王三十六年	前三三三	楚滅越置金陵邑	
秦	始皇十六年	前二二一	并天下分三十六郡以金陵地屬鄣郡改金陵邑爲秣陵縣	
	始皇二十七年	前二一〇	鑿鍾阜斷長隴以泄王氣	
漢	高祖五年	前二〇二	滅西楚以其地徙封齊王信爲楚王	
	高祖六年	前二〇一	執楚王信立劉賈爲荊王鄣郡屬焉	

年號	公元	大事	建置
高祖十一年	前一九六	淮南王布反賈爲布軍所殺立兄子濞爲吳王王荆故地	
武帝元封二年	前一〇九	更鄣郡爲丹陽郡統縣十七秣陵胡熟江乘丹陽皆屬焉	
元封五年	前一〇六	置十三州刺史以丹陽郡隸揚州	
獻帝建安三年	後一九八	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建安十六年	二一一	孫權徙治秣陵	
建安十七年	二一二	改秣陵爲建業	城石頭
建安二十五年	二二〇	孫權徙都武昌魏改黃初	
孫吳			
大帝黃龍元年	二二九	自武昌遷都建業金陵建都自此始	就長沙桓王故府作太初宮居之
赤烏三年	二四〇		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
赤烏四年	二四一		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
赤烏八年	二四五		鑿破崗瀆自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築方山埭
赤烏十年	二四七	江東初有佛法	改作太初宮 立建初寺 於方山立洞玄觀

朝代	年號	公元	事蹟	附記
	赤烏十一年	二四八		太初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東西北各一門
	太元二年（神鳳元年）	二五二	大帝崩於內殿年七十一	葬蔣陵在鍾山之陽
	廢帝亮太平三年	二五八	孫綝廢帝爲會稽王迎立景帝	
	景帝永安六年	二六三	魏滅蜀　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	
	永安七年	二六四	景帝崩於內殿	葬定陵
	後主甘露元年	二六五	徙都武昌　晉受魏禪改元泰始	
	寶鼎元年	二六六	還都建業	
	寶鼎二年	二六七		作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署曰昭明宮正殿曰赤烏殿
	建衡三年	二七一	載太后後宮自牛渚西上呼云青蓋入洛陽遇雪始返	
	天紀四年	二八〇	晉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後主出降吳亡	
西晉	武帝太康元年	二八〇	平吳改建業爲秣陵又分秣陵爲臨江縣	
	太康二年	二八一	更臨江縣爲江寧	

年號	公元	事蹟	附記
太康三年	二八二	分秦淮水北爲建鄴南爲秣陵	建鄴縣在故都城宣陽門內
太康十年	二八九	吳敬王晏受封食丹陽吳興並吳三郡丹陽設立內史	
惠帝太安二年	三〇三	義陽蠻張昌反遣其將石冰攻破揚州	冰修建鄴宮居之
永興元年	三〇四	廣陵相陳敏渡江攻破石冰於建鄴	
永興二年	三〇五	陳敏又據建鄴自號揚州刺史顧榮等密圖斬之	
懷帝永嘉元年	三〇七	以瑯琊王睿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用王導計渡江鎮建鄴	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宮爲府舍置丹陽內史
愍帝建興元年	三一三	改建鄴爲建康	
東晉 元帝建武元年	三一七	愍帝詔使居攝乃即晉王位初備百官	立宗廟社稷
太興元年	三一八	晉王即皇帝位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太興二年	三一九		作南郊在宮城南五里
太興三年	三二〇	立懷德縣以處瑯琊國人	是歲創北湖築長隄
永昌元年	三二二	王敦反於武昌據石頭不朝而返	帝崩葬建平陵在雞籠山陽不起墳

明帝太寧二年	三二四	王敦再反溫嶠等敗其軍敦憤惋而死	
太寧三年	三二五	帝崩於太極東堂	葬武平陵在雞籠山陽不起墳
成帝咸和二年	三二七	歷陽太守蘇峻反陷姑熟卞壼等拒戰於冶城死之峻入臺城逼遷天子於石頭城	
咸和四年	三二九	陶侃溫嶠討平蘇峻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旋平蘇峻餘黨衆議遷都司徒王導不可乃止	蘇峻子碩又攻宮城焚燒堂殿秘閣皆盡帝居止蘭臺甚卑陋欲營建平園
咸和九年	三四〇		作新宮始繕苑城修六門（南面宣陽陵陽開陽三門東爲建春清明門西爲西明門）
咸和七年	三三二		新宮成署曰建康宮開五門南面二門（大司馬門閶闔門）東西北各一門（東掖門西掖門平昌門）
咸和八年	三三三		作北郊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咸康元年	三三五	石季龍寇歷陽	帝觀兵於廣陽門（即陵陽門）
咸康二年	三三六		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亦名朱雀橋
咸康三年	三三七		立太學於淮水南
咸康四年	三三八	僑置廣川魏郡高陽堂邑諸郡於京邑以處流寓者高陽堂邑	

咸康七年	三四一	詔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 分江乘縣西界置臨沂縣屬瑯琊郡	
咸康八年	三四二	帝崩於西堂	葬興平陵在雞籠山陽不起墳
康帝建元二年	三四四	九月帝崩於式乾殿	十月葬崇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立延興寺建福寺
穆帝永和十年	三五四	太尉桓溫北伐入關中大破前秦苻健子萇於藍田後敗引還	
升平五年	三六一	帝崩於顯陽殿	葬永平陵在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
哀帝興寧二年	三六四		徙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陶地施僧慧力爲寺卽後瓦官寺
興寧三年	三六五	帝崩於西堂	葬於安平陵在雞籠山之陽不起墳
海西公太和元年	三六六		葬孝皇后于敬平陵 於鍾山疏曲水以宴百僚
太和六年	三七一	桓溫廢帝爲東海王立會稽王昱	
簡文帝咸安二年	三七二	六月帝崩於東堂	葬高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孝武帝太元三年	三七八		謝安作新宮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 又起朱雀門朱雀觀
太元八年	三八三	謝元大破秦軍於淝水苻堅宵遁謝安勞旋師於金城	

太元十年	三八五	苻堅爲姚萇逼谷山所過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率衆救秦安病歸薨	謝尚移太學於太廟南 帝餞安於西池宴羣臣賦詩者九十八人
太元十一年	三八六	北魏道武登國元年	立宣尼廟於丹陽郡前隔路東南
太元十五年	三九〇		立治城寺
太元十六年	三九一		改築太廟史開牆埤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 新作朱雀門
太元十七年	三九二		新作東宮徙左衛營
太元二十年	三九五		作簡文宣太后廟呼爲小廟在太廟道西
太元二十一年	三九六	帝崩於清暑殿	起清暑殿於華林園 新作永安宮 葬隆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安帝隆安 年	三九八	兗州刺史王恭反目前鋒劉牢之襲斬恭以降	
隆安四年	四〇〇		葬簡文太后於修平陵
隆安五年	四〇一	妖賊孫恩犯京師桓不才及劉裕討平之	
元興元年	四〇二	荊州刺史桓元反命司馬元顯西討桓元王師敗績桓元入京師	
元興二年	四〇三	桓元篡位國號楚改元永始以帝爲平固王蒙塵於尋陽	桓元還帝於永安宮 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

	元興三年	四〇四	建威將軍劉裕討滅桓元乃鎮東府置留臺具百官	桓元築別苑於冶城　祔葬穆章皇后於永平陵
	義熙元年	四〇五	乘輿反正	
	義熙五年	四〇九	劉裕伐南燕大破之於臨朐	
	義熙六年	四一〇	劉裕克南燕獲其主慕容超南平齊地海賊盧循乘虛襲建康	築柤浦藥園廷尉三壘
	義熙七年	四一一		葬僖皇后於休平陵
	義熙十年	四一四		城東府
	義熙十三年	四一七	劉裕西伐克洛陽入長安送姚泓於建康斬之盡收秦彝器	
	義熙十四年	四一八	帝縊崩於東堂	明年葬休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恭帝元熙二年	四二〇	劉裕廢帝爲零陵王居於秣陵宋永初二年弒之晉亡	葬沖平陵在鍾山之陽不起墳
宋	武帝永初元年	四二〇	即皇帝位遷神主於太廟	
	永初三年	四二二	帝崩於西殿	葬蔣山初寧陵周圍三十九步高一丈四尺
	少帝景平元年	四二三	太皇太后崩	祔葬初寧陵　置祈澤寺平陸寺高座寺闞資寺

景平二年	四二四	徐羨之傅亮等廢帝爲營陽王又弑帝於金昌亭	
文帝元嘉元年	四二四		置竹林寺定林寺
元嘉二年	四二五		置清園寺禪林寺
元嘉四年	四二七	齊高帝蕭道成生	置永豐寺南林寺
元嘉十年	四三三		置崇福院宋熙寺
元嘉十一年	四三四		置竹園寺　臨川公主造鐵索羅寺
元嘉十四年	四三七		鳳凰三見於京師改其地爲鳳凰里
元嘉十五年	四三八	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爲四學以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謝元主之	立儒學於北郊　新作東宮
元嘉十六年	四三九		置上定林寺
元嘉二十年	四四三		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
元嘉二十二年	四四五	頒元嘉曆	置延壽寺七國寺
元嘉二十三年	四四六		堰玄武湖於樂游苑北興景陽山於華林園

年號	西曆	大事	建置
元嘉二十五年	四四八		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
元嘉二十七年	四五〇	魏太武率大衆於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	
元嘉三十年	四五三	元凶劭弑帝於含章殿　孝武帝起兵討逆	葬長寧陵周圍三十五步高一丈八尺改新亭爲中興亭
孝武孝建元年	四五四	南郡王義宣反內外戒嚴五月義宣等敗於梁山	新作正光殿　詔建仲尼廟
大明元年	四五七	梁武帝蕭衍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改景陽爲慶雲樓清暑曰嘉禾殿芳香琴堂爲連理堂
大明三年	四五九	以揚州六郡爲王畿井東揚州治會稽	於玄武湖北築上林苑移南郊壇於牛頭山西移北郊壇於鍾山北原立皇后蠶宮於西郊　建幽棲寺
大明五年	四六一		起明堂於國學南　初築馳道自閶闔抵八航北自承明門至玄武湖
大明六年	四六二		葬宣淑妃殷氏於龍山爲妃立寺曰新安　新作大航門
大明七年	四六三	於玄武湖大閱水師祀梁山	起舉王寺　立雙闕於梁山
大明八年	四六四	帝崩於玉燭殿前廢帝即位　復王畿爲揚州浙江以東爲東揚州	葬景寧陵在巖山之陽
前廢帝景和元年	四六五	湘東王彧使壽寂等弑帝葬秣陵郊壇西	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
明帝泰始元年	四六五	即位於太極前殿	追尊所生沈婕妤爲宣太后名所葬縣府山曰崇寧陵

	泰始二年	四六六	失淮南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葬崇憲太后於修寧陵
	泰始七年	四七一		以故第爲湘宮寺
	泰豫元年	四七二	帝崩於景福殿	葬臨沂縣幕府山高寧陵
	後廢帝元徽二年	四七四	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蕭道成出屯新亭討平之	賊由承明門入屯中堂道成遣羽林監陳顯達等入衛大破之於杜姥宅
	元徽五年	四七七	帝遇弒於仁壽殿蕭道成以太后令貶帝爲蒼梧王	葬秣陵郊壇西
	順帝昇明元年	四七七	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司徒袁粲亦舉兵於石頭謀誅蕭道成不果死之	
	昇明三年	四七九	帝禪位於齊被廢爲汝陰王建元元年被弒葬遂寧陵宋亡	地震建陽門　齊公道成以石頭爲齊世子宮名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
齊	高帝建元元年	四七九	蕭道成自立爲皇帝	
	建元二年	四八〇		帝幸樂游苑宴會　立六門都牆
	建元四年	四八二	帝崩於臨光殿	始立國學　葬武進泰安陵　暫寘於樂游安昌殿
	武帝永明元年	四八三		築青溪舊宮　作新婁湖苑　移瑯琊城於白下
	永明五年	四八七		九月九日登商飈館在孫陵崗世呼爲九日臺　初起新林苑

	永明七年	四八九		[illegible]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崗上
	永明十一年	四九三	皇太子長懋薨於東宮崇明殿 帝崩於延昌殿	以東田殿堂爲崇虛館 葬武進景安陵
	鬱林王隆昌元年	四九四	西昌侯鸞弒帝於壽昌殿西弄追廢爲鬱林王	鸞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
	海陵王延興元年	四九四	宣城王鸞廢帝爲海陵王尋弒之	
	明帝建武元年	四九四		詔省新林苑以地還百姓 立皇考景皇廟於御道西追尊陵曰修安陵避兄諱改鳳莊門爲望賢門
	建武二年	四九五		詔罷東田毀興光樓
	永泰元年	四九八	帝崩於正福殿	葬武進興安陵
	東昏侯永元元年	四九九	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 江州刺史陳顯達反至宮城	都下大水死者甚衆
	永元二年	五〇〇	殺尚書令蕭懿蕭穎胄起兵於荊州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	後宮火燒屋三千餘間 大起芳樂玉壽等殿
	永元三年	五〇一	蕭衍鎮石頭王珍國張稷入殿廢帝被弒含德殿追封東昏侯	又於後宮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又立紫閣諸樓
	和帝中興二年	五〇二	梁王衍廢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尋弒之追尊爲和帝齊亡	葬恭安陵
梁	武帝天監元年	五〇二	蕭衍即皇帝位	立長干寺智度寺 追尊父文帝陵曰建陵 盜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總章觀 以所居里置同夏縣

天監二年	五〇三	陳武帝陳霸先生	置法王寺永建寺僧明慶造佛窟寺　又置永修觀
天監四年	五〇五		立建興苑於秣陵　立孔子廟　置敬業寺
天監五年	五〇六		置淨居寺
天監六年	五〇七	京師大水濤入御街七尺	帝捨宅爲光宅寺　置明慶寺
天監七年	五〇八		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　新作國門於越城南　置涅槃寺翠微寺
天監九年	五一〇	帝幸國子學親臨講席	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連於三橋　置本業寺
天監十年	五一一		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　置解脫寺武帝爲德皇后造
天監十一年	五一二		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間　太廟增基九尺
天監十三年	五一四		置勸善寺
天監十六年	五一七		起子敬殿景陽臺　置七廟座
天監十七年	五一八	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	葬棲霞山西甘家巷（舊作花林郁）
天監十八年	五一九		置惠日寺

普通元年	五二〇		置大愛敬寺帝爲太祖文皇帝造　又置永明寺果願尼寺須陀寺
普通二年	五二一		詔置孤獨園　改作南北郊　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
普通三年	五二二	撫軍將軍始興王憺薨	造延信尼寺　始興王憺葬廿家巷西花林邨
普通四年	五二三	吳平侯蕭昺薨	葬今堯化門東神巷村西
普通五年	五二四		置善覺尼寺穆貴妃造　又置衆造寺
普通七年	五二六	太尉臨川王宏薨　荊州刺史鄱陽王恢薨	宏葬北城鄉（今麒麟門仙鶴門間張庫村）
大通元年	五二七	帝初幸寺捨身	帝創同泰寺寺在宮後別開大通門對寺之南門　置闍居尼寺
中大通元年	五二九	帝再幸寺捨身　安右將軍南康王績薨	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設救苦齋　置禪嚴寺　績葬句容石獅干
中大通五年	五三三	京師大水御道通船	置法苑寺
中大通六年	五三四	魏內亂分爲東西魏西魏都長安東魏都鄴	
大同元年	五三五		置頭陀寺萬福尼寺本願尼寺殿栖觀
大同二年	五三六		置慈恩寺光化成福興善業尼寺寒林寺等

大同三年	五三七		置一乘寺（凹凸寺）玉清觀
大同四年	五三八		置洞纖觀
大同七年	五四一		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大同十一年	五四五		置履道湯泉二寺 震華林園光嚴殿
中大同元年	五四六	帝三捨身同泰寺	同泰寺爲天火所燒略盡
太清元年	五四七	東魏司徒侯景率河南十三州地歸降 帝又捨身羣臣以億萬奉贖 內辟詣鳳莊門上表	置幽巖寺儀香尼寺
太清二年	五四八	侯景自壽陽舉兵反 至建康石頭白下二城皆潰陷東府城	侯景引玄武湖水灌城 置纖隱寺
太清三年	五四九	侯景陷宮城 帝幽餓而崩於淨居殿	葬武帝修陵
簡文帝大寶二年	五五一	侯景廢帝幽於永福省尋弒之 王僧辯陳霸先會師討侯景	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
元帝承聖元年	五五二	王僧辯軍進姑熟陳霸先攻石頭殄平侯景	僧辯入臺城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 葬簡文帝於莊陵
承聖三年	五五四	魏師圍江陵城陷帝爲魏人所戕 王僧辯陳霸先迎方智入建康即位	
敬帝紹泰元年	五五五	蕭督立於江陵改元泰安稱後梁 陳霸先襲殺王僧辯 齊軍掩至據姑熟	霸先領精騎出西明門以襲齊軍

朝代	年號	西曆	大事	建設
	紹泰二年	五五六	陳霸先大破齊軍於覆舟山北追奔至江乘攝山　改元太平	
陳	太平二年　陳武帝永定元年	五五七	敬帝禪位於陳陳本爲江陰王梁亡陳霸先即帝位	武帝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齋
	永定二年	五五八	帝幸大莊嚴寺捨身	新作太極殿欠一柱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九尺自流泊陶家後渚　帝幸冶城寺送臨川王蒨
	永定三年	五五九	帝崩於璇璣殿	葬萬安陵（在今高橋門外上方鎮石馬衝）周六十步高二丈
	文帝天嘉元年	五六〇	敗齊軍於博望	葬梁元帝於江寧舊塋
	天嘉二年	五六		立始興王廟於京師
	天嘉四年	五六三		大風壞靈臺候樓　新作大航
	天康元年	五六六	帝崩於有覺殿	葬永寧陵在陵山之陽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
	宣帝太建四年	五七二		詔自梁亂離東宮灰燼太子居永福省可權築東宮
	太建七年	五七五		改作雲龍神虎二門　詔於樂游苑內覆舟山上立甘露亭
	太建九年	五七七	周滅齊	大風雨震萬安陵華表　修東宮城皇太子移居新宮
	太建十年	五七八	司空吳明徹北伐周將梁士彥拒戰頻破之於呂梁明徹被執卒於長安	立方明壇於婁湖臨壇誓衆具盟誓頒下四方上下相警以備周人

大建十一年	五七九	江北諸州盡沒於周	帝閱武於大壯觀
大建十三年	五八一	隋受周禪改元開皇	
大建十四年	五八二	帝崩於宣福殿	葬顯寧陵
後主至德二年	五八四		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
至德四年	五八六		帝幸玄武湖肄艫艦閱武宴羣臣賦詩
禎明二年	五八八	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　隋遣晉王廣帥師來伐	建康城門壞大風拔朱雀門　起齊雲觀
禎明三年	五八九	隋將賀若弼從廣陵濟京口韓擒虎從橫江濟采石晉王廣入據京城陳亡	賀若弼燒宮城北掖門韓擒虎入南掖門帝及張麗華孔貴嬪入景陽樓井中隋軍執之斬張貴妃膀於中橋
隋　文帝開皇九年	五八九	詔建康城邑並蕩平耕墾	於石頭城置蔣州廢丹陽郡
開皇十年	五九〇	蔣山李㥄舉兵反楊素討平之	
仁壽元年	六〇一		勅建舍利塔於棲霞寺
煬帝大業二年	六〇六	省建康同夏秣陵三縣入江寧	
大業十三年	六一七	帝命起丹楊宮將遷於江左　未及而難作	

朝代	紀年	西曆	大事	附記
唐	高祖武德二年	六一九	杜伏威請降授東南道行臺尚書令	
	武德三年	六二〇	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析置丹陽溧陽安業三縣更江寧曰歸化以句容延陵二縣置茅州	
	武德六年	六二三	揚州東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楊反國號宋　省安業入歸化	公祏修陳故宮居之
	武德七年	六二四	李靖討平公祏　更揚州爲蔣州次年更歸化縣爲金陵	
	武德九年	六二六	徙金陵縣於白下郵曰白下縣與延陵句容隸潤州以溧水溧陽丹陽隸宣州	
	太宗貞觀九年	六三五	更白下縣曰江寧縣移治治城東	
	肅宗至德元年	七五六	封顏眞卿丹陽縣子	
	至德二年	七五七	以江寧縣置江寧郡以高適鎮江東密圖永王璘	
	乾元元年	七五八	改江寧郡爲昇州置浙江西道節度兼江寧軍使治昇州後徙治蘇州	
	乾元二年	七五九	顏眞卿拜浙西道節度使徙浙西觀察使治宣州罷領昇州	夏詔天下臨江帶郭各置放生池始江州迄昇州凡八十一所金陵烏龍潭放生池即其也
	上元元年	七六〇	劉展反陷昇州	

上元二年	七六一	平盧節度使田神功討平劉展廢江寧置上元縣	
寶應元年	七六二	廢昇州上元復隸潤州	
德宗建中二年	七八一	以浙江西道爲鎭海軍治潤州	
建中四年	七八三	鎭海軍節度使韓滉築石頭城	耩治館壁起建康抵京峴以備巡幸
憲宗元和二年	八〇七	鎭海節度使李錡反治石頭尋爲其將張子良所執獻江東平	
昭宗大順元年	八九〇	復置昇州於上元	
乾寧二年	八九五	昇州刺史馮宏鐸以州附淮南楊行密	
天復二年	九〇二	封楊行密爲吳王	
天復三年	九〇三	寧國節度使田頵襲昇州刺史李神福滅之	
哀帝天祐二年	九〇五		立晉元帝廟
唐哀帝天祐六年 梁太祖開平三年	九〇九	淮南左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自領昇州刺史留廣陵遣假子知誥爲昇州防遏使往治之	
天祐九年	九一二	淮南以徐知誥爲昇州刺史知誥選用廉吏修明政教以宋齊邱爲謀主	

朝代	年號	公元	大事	建置
	天祐十一年	九一四		徐知誥城昇州廣金陵舊城二十里
	天祐十四年	九一七	鎮海軍節度使徐溫行部至昇州愛其繁富乃移鎮海軍治所於昇州自居之	
楊吳	宣帝武義元年	九一九	淮南始建國號曰吳	
	武義二年	九二〇	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爲尹	金陵城成建紫極宮於冶城故址
	睿帝順義二年	九二二		以同泰寺之半置臺城千福院
	順義四年	九二四		建興教寺於石頭
	太和三年	九三一	知誥歸鎮金陵如徐溫故事	
	太和四年	九三二		作禮賢院於府舍　廣金陵城
	太和五年	九三三	宋齊邱勸知誥徙帝都金陵不果	知誥繕府治爲宮徙都統府於臺城
	天祚元年	九三五	以知誥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	
	天祚二年	九三六	詔以金陵府爲西都	建大元帥府
	天祚三年	九三七	知誥始建齊國改金陵府曰江寧府城曰宮城廳堂曰殿	

南唐	烈祖昇元元年	九三七	齊王誥自立爲皇帝國號唐	改昇明門爲乾元門
	昇元二年	九三八	廣濟倉災焚米三十萬石	改吳興閣爲昇元閣瓦官寺爲昇元寺
	昇元三年	九三九	帝御興祥殿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更名昇	作南郊行宮始享太廟祀南郊作北郊於玄武湖改崇英殿曰延英凝華內殿前曰昇元後曰雍和興祥殿曰昭德右殿曰穆清
	昇元七年	九四三	帝殂於昇元殿齊王璟即皇帝位改元保大	葬烈祖於永陵
	保大七年	九四九		齊王景達改長慶寺曰奉先以資烈祖冥福
	保大十一年	九五三	夏秋旱淮流可涉	金陵大火逾月焚廬舍營署殆盡
	交泰元年	九五八	割江北地與周和下令去帝號稱江南國主用周顯德年號	
	周世宗顯德六年	九五九	命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	城金陵增戍兵
宋	太祖建隆元年	九六〇	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江南遂臣於宋	
	建隆二年	九六一	國主遷於南都使太子從嘉監國國主殂從嘉嗣立於金陵改名煜	
	建隆三年	九六二		葬元宗於順陵

乾德三年	九六五		葬昭惠后於懿陵光穆皇　於順陵
乾德五年	九六七	命中書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	置澄心堂於內苑清輝殿後引文士居之中書密旨皆由以出
開寶三年	九七〇	命境內崇修佛寺	改寶公院爲開善道場又置報慈淨德等院
開寶五年	九七二	下令貶儀制去殿閣鴟吻不復用	
開寶八年	九七五	宋遣大將曹彬等率師來伐自采石以浮梁濟江陷金陵後主歸命以江寧府爲昇州南唐亡	吳越兵燒昇元閣避難其上者焚死殆數百人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九七六	置江寧府上元縣都監寨	取蔣山大鐘置太平興國寺
淳化五年	九九四	置上元縣清化鎮	
真宗景德元年	一〇〇四	改陶吳舖爲金陵鎮	
景德三年	一〇〇六	置江寧縣秣陵鎮	
大中祥符四年			詔賜太平興國寺及寶誌塔殿
天禧元年	一〇一七	置常寧鎮於句容縣	改長干寺曰天禧塔曰聖感
天禧二年	一〇一八	改昇州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治上元江寧二縣以皇子爲壽春郡王行江寧尹封昇王	

年號	公元	記事	記事
仁宗天聖五年	一〇二七	江水溢壞官民廬舍	鑿義井於天禧寺側
慶曆八年	一〇四八		江寧府治火惟南唐玉燭殿僅存
嘉祐四年	一〇五九	以吳宿昔昇爲始封之地進爲大國無得封從之　程顥爲上元主簿多及民之政	
英宗治平四年	一〇六七	王安石知江寧府旋召入	
神宗熙寧五年	一〇七二	分京東武衛軍權駐泊江寧府以備盜賊	
熙寧九年	一〇七六	王安石罷判府事尋爲集禧觀使	春判江寧府王安石請洩玄武湖水使民耕種從之
元豐七年	一〇八四		王安石請以所居宅捨爲寺賜額報寧
徽宗大觀元年	一一〇七	詔以江寧險固足守改江寧府爲帥府	
高宗建炎元年	一一二七	李綱議以建康爲東都備巡幸置沿江帥府以備控扼	詔江寧府修建景靈宮
建炎三年	一一二九	帝幸江寧駐蹕神霄宮御筆改江寧府爲建康府入居行宮尋幸浙西金人渡江陷建康	太子旉殞於鐵塔寺　建康通判楊邦乂不屈金人剖腹取其心剖之
建炎四年	一一三〇	金人焚掠建康岳飛敗之於靖安又敗之於牛頭山韓世忠以舟師扼黃天蕩兀朮乃修治城西南墾渠以通	

紹興二年	一一三二	詔韓世忠措置江南北岸屯田沿江修守備	
紹興六年	一一三六	張浚會諸將於江上表請帝臨幸建康	
紹興七年	一一三七	岳飛扈駕至建康	詔內侍於建康府元符萬壽宮爲道君皇帝修祈福道場 築太廟於建康
紹興八年	一一三八	帝復幸浙西以葉夢得爲留守	
紹興九年	一一三九		修建康府學因舊址面秦淮 重建晉卞壼祠
紹興十一年	一一四一	兀朮窺江張劉諸將敗之 命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總領所移置建康	
紹興十六年	一一四六	頒御書石經於府學	
紹興二十五年	一一五五	秦檜封建康郡王	
紹興三十一年	一一六一	金主亮入犯中書舍人虞允文敗金兵於采石江中且捷以聞帝親征至建康	立江神廟於建康賜額佑德
紹興三十二年	一一六二	帝發建康如臨安	修築建康城
孝宗隆興元年	一一六三		江東大水張孝祥奏通靑溪水口入江 汪澈請修築建康城
乾道元年	一一六九		開西閘河道通柵寨門令水入江先是知府張孝祥創此議而汪澈繼成之

乾道三年	一一六七	以知府事史正志總沿江舟師	
乾道四年	一一六八		史正志以蔡寬夫宅創貢院移放生池於青溪
乾道五年	一一六九		重修鎮淮飲虹二橋
淳熙三年	一一七六		重修府學立明道先生祠
淳熙十三年	一一八六	移采石水軍二千五百人屯靖安鎮	
光宗紹熙元年	一一九〇		知府事章森染廂禁二軍新營易茅廬爲瓦屋數千間兵民始不相雜
紹熙三年	一一九二		知府事余端禮修廣貢院
寧宗慶元元年	一一九五		建府學御書閣議道堂　重修北門親兵寨千二百八十七楹
慶元六年	一二〇〇	郡人朱舜庸編金陵事迹二十餘年始成至是獻之遂修爲建康續志	
開禧三年	一二〇七	葉適措置屯田並沿江堡隖團結淮西山水寨四十七處	
嘉定五年	一二一二		建冶城忠孝堂於卞壼側　作晉元帝廟祀王導以下三十六人
嘉定八年	一二一五		劉渠建明道先生祠　運使眞德秀開東門外新河立范忠宣祠於漕司創漕司貢院於青溪西

嘉定十年	一二一七		李珏開濬行宮後古珍珠河
嘉定十四年	一二二一		商碩立鄭介公祠於清涼寺
理宗紹定二年	一二二九		增收後湖田租遂爲額
端平三年	一二三六		立義塚二所於覆舟山龍光寺以收江北戰骨
淳祐五年	一二四五	立策勝六軍右軍中軍屯駐建康	
淳祐六年	一二四六		知府事趙以夫修府學明德堂闢大成殿兩廡以妥從祀
淳祐七年	一二四七	招募精銳軍	廣親兵教場建指授堂歸兵於馬鞍山下鐵冶港旁
淳祐十一年	一二五一		知府事吳淵建錦繡堂於府治左鎮青堂於郡圃
淳祐十二年	一二五二		淮西總領陳綺建翠微亭於石頭山
寶祐四年	一二五六	招募御前游擊軍	馬光祖創游擊軍寨三千餘間於武定橋東　建東南佳麗樓
寶祐五年	一二五七		重建府治堂宇御賜忠實不欺之堂額甃御街及鋪淮飲虹二橋
開慶元年	一二五九		創游擊新軍寨三千餘間於西門內置安樂房以療其疾患

朝代	紀年	公元	政事	建設
	景定元年	一二六〇		濬城壕四千七百六十五丈創柵寨門甃城濬青溪修內外諸橋創府城內外亭臺祠館數十處
	景定三年	一二六二		姚希得創建蜀三神祠於青溪側
	景定四年	一二六三		修社壇府學明道書院及諸廟祠官廨建洞神宮於三神祠左
	度宗咸淳三年	一二六七		重建貢院於青溪南　修南軒祠
	恭帝德祐元年	一二七五	元兵陷建康於府治開省設建康路宣撫司自是建康入於元	元兵屯雨花臺知府事趙溍棄建康遁都統翁福降元丞相伯顏入城
元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一二八四	立江淮行樞密院治建康二月徙江淮行省於杭州	
	至元二十二年	一二八五	徙行樞密院於建康	
	至元二十三年	一二八六	徙杭州行御史臺於建康	
	至元二十九年	一二八七		改天禧寺爲元興天禧慈恩旌忠教寺
	成宗元貞元年	一二九五		詔改天慶觀爲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大德二年	一二九八	罷金銀銅冶轉運司除建康路金鶴湖金戶井入元籍當差	
	大德四年	一三〇〇		儒學災惟存尊經及東西二教授廳

大德七年	一三〇三		建帝師寺於保寧寺北
武宗至大二年	一三〇九	封紐和爾為句容郡王	
泰定帝致和元年	一三二八		圖帖睦爾建大崇禧萬壽寺於蔣山興國寺後
文宗天曆二年	一三二九	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	命改集慶潛邸建大龍翔集慶寺
至順二年	一三三一		詔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亭為飛龍亭
順帝至元四年	一三三八		濬壕治後湖挑濬東線青溪門通橋塞門至清涼寺下會秦淮河
至元六年	一三[illegible]		上元縣挑濬龍光河自舊子橋經石頭城下至馬鞍山
至正三年	一三四三	張鉉纂修金陵新志成	
至正十五年	一三五五	滁州豪帥郭子興遣朱元璋渡江取太平使張天祐攻集慶不克徐達自太平進克溧水	
至正十六年	一三五六	太平兵取集慶路於是建國號曰吳稱吳公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建康軍吳公門御史臺為府	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率鳳凰臺下督戰死難
至正二十年	一三六〇	陳友諒自太平犯應天吳公親總大兵於盧龍山破之	

朝代	年號	公元	事蹟	建設
	至正二十四年	一三六四	吳公進位稱吳王建百官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繪塑功臣像於蔣子文及卞壼廟
	至正二十五年	一三六五		以集慶路學爲國子監
	至正二十六年	一三六七	置江南行中書省治應天府	改築應天府城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建廟社
	至正二十七年	一三六七	吳始稱元年　杖張士誠於竹橋縊殺之	初置翰林院　圜丘方丘社稷壇太廟內三殿成
明	太祖洪武元年	一三六八	吳王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初建國號意在大中旣而祈天乃定曰明	以應天爲南京　始享太廟祀圜丘　築壇雞籠山祭功臣胡大海等
	洪武二年	三六九	降溧水州爲縣	封京都城隍建軍神祀享所於南城外　立十廟於雞鳴山後又增功臣廟　開元史局於天界寺
	洪武三年	一三七〇	以克元捷奏至告於南郊太廟	建奉先殿
	洪武四年	一三七一	始策試貢士於奉天殿　築浦子口城	修南京城垣
	洪武六年	一三七三		造渡淮浮橋　修築京城　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
	洪武七年	一三七四		擬建閱江樓旋作罷　鑿石灰山河
	洪武八年	一三七五		增祀雞籠山功臣廟共一百八人　改作太廟
	洪武九年	一三七六	析置江浦縣	建太祀殿於南郊　改建社稷壇於午門右

洪武十一年	一三七八		改南京曰京師
洪武十四年	一三八一		建國學於雞鳴山下名國子監以舊國學爲應天府學上元江寧二縣學省入經始孝陵遷蔣山寺
洪武十五年	一三八二	皇后馬氏崩	葬孝慈皇后於孝陵
洪武十六年	一三八三		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
洪武十九年	一三八六		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新築後湖城並廊房街道
洪武二十年	一三八七		徙建歷代忠臣漢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等廟於雞鳴山陽
洪武二十四年	一三九一		徙富氏實京師
洪武二十五年	一三九二	皇太子標薨	祔葬孝陵東謚曰懿文太子
洪武二十七年	一三九四		建漢壽亭侯廟於雞鳴山陽　新建酒樓成有醉仙重譯等名卽後世所謂十四樓也
洪武三十年	一三九七		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洪武三十一年	一三九八	帝崩於西宮	葬高皇帝於孝陵

惠帝建文元年	一三九九	燕王棣舉兵反帝爲罷齊泰黄子澄官	
建文四年	一四〇二	燕兵至六合自瓜州渡江犯金川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 燕王自立爲皇帝	
成祖永樂元年	一四〇三	帝御奉天殿受朝賀	享太廟 設溧水廣通鎮閘
永樂七年	一四〇九	帝北巡發京師皇太子高熾監國	
永樂十年	一四一二		敕工部建報恩寺
永樂十四年	一四一六		於盧龍山下建天妃宮爲鄭和下西洋謝天妃保祐造也
永樂十八年	一四二〇	召皇太子於京師詔自明年改京師爲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	
永樂二十二年	一四二四	始設南京守備以襄城伯李隆爲之	
仁宗洪熙元年	一四二五	命太監鄭和守備南京 命皇太子瞻墡謁孝陵居守南京	
宣宗宣德六年	一四三一		報恩寺落成
英宗正統六年	一四四一	始定都北京	
憲宗成化八年	一四七二	江溢	南京大風雨壞天地壇及孝陵廟宇

武宗正德十四年	一五一九	寧王宸濠反於南昌帝自將至南京不入宮內居南門內之公廨	
武宗正德十五年	一五二〇	受江西俘旋蹕	帝謁孝陵備諸劇戲　幸牛首駐西峯祠堂中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一五五五	倭賊自浙歷徽寧犯南京戒嚴	
神宗萬曆十四年	一五八六		應天府尹周繼重修縣學建文德板橋
萬曆二十八年	一六〇〇		修報恩寺塔
萬曆四十年	一六一二		應天府尹姚思仁重修都城隍廟
萬曆四十一年	一六一三		南京工部尚書丁賓濬秦淮河
毅宗崇禎十五年	一六四二	流寇陷和州南京戒嚴	
崇禎十七年	一六四四	流賊李自成陷京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誓師勤王聞變乃還盧鳳總督馬士英以兵迎福王於江上	福王謁孝陵即皇帝位於武英殿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　西宮成賜名慈禧殿
福王弘光元年	一六四五	寧南侯左良玉反南京戒嚴　清兵屠揚州福王出通濟門奔太平清豫親王入南京	修奉先殿及午門左右掖門　福王選淑女於元暉殿　清設駐防軍駐明故內
永明王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	一六五九	鄭成功由崇明入江拔鎮江直薄南京移檄遠近下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無爲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縣	清崇明總兵梁化鳳率師入援夜出神策門破鄭成功於白土山成功引還

清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	一八四二	英海軍入長江由燕子磯登陸陷南京訂江寧條約	英軍在實餞橋設總司令部
文宗咸豐三年	一八五三	太平軍自江寧鎮板橋攻聚寶門陷南京以爲天京　曾國藩始治鄉兵於湘鄉	太平軍繞城西南築壘二十四蹋報恩寺浮圖俯瞰城中且藉以施炮
咸豐六年	一八五六	洪秀全使韋昌輝誅楊秀清及其與黨繼又誅韋太平天國內鬨石達開出走安慶	
咸豐七年	一八五七	湘軍收復武漢圍九江據金陵上游	
咸豐十年	一八六〇	太平軍陷蘇杭擾東南	張國樑克上關下關太平軍退江東門
咸豐十一年	一八六一	曾國荃以地雷克安慶復池州黃州等地	
穆宗同治元年	一八六二	曾國荃克秣陵關江心洲進營雨花臺各營合圍南京李秀成馳援	
同治二年	一八六三		江南軍毀上方橋江東門中和橋七橋甕雙橋門高橋門土山秣陵關博望各壘
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	洪秀全於五月仰藥死　湘軍克南京生擒李秀成江寧歸清	江南軍克鍾山天保城斷太平神策二門途合城圍由太平門發地雷轟城入
同治四年	一八六五		江寧既平建鍾山書院於故朝天宮是年九月成　建江寧府學建上江考棚重建下江考棚及江寧府衙署
同治八年	一八六九		重建燕子磯碑亭　江安糧道衙署工竣

同治九年	一八七〇		牛山寺工竣
同治十年	一八七一		重建北極閣曠觀亭莫愁湖勝棋樓
同治十一年	一八七二		建將軍衙署都統衙署織造衙署總督衙署署前有二坊曰兩江保障三省鈞衡又修清涼樓
同治十二年	一八七三		萬壽宮竣工 三忠祠曾文正公祠（龍蟠里）竣工
末帝宣統三年	一九一一	蘇浙滬軍政府遣軍會攻南京十月二十日民軍克復南京	
民國 元年	一九一二	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四月臨時政府及參議院遷往北京	
二年	一九一三	李烈鈞占湖口作二次革命駐南京第一師宣布獨立何海鳴任臨時總司令尋失敗	
十六年	一九二七	國民革命軍北伐已克武漢底定長江上游復克南京底定長江下游九月國民政府遷南京	

第二章 秦漢以前之遺蹟

第一節 冶城

金陵在春秋時爲吳地，未有城邑。考左傳魯襄公三年（周靈王二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吳壽夢十六年，西曆紀元前五七〇）楚令尹公子嬰齊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按鳩茲今蕪湖，衡山今江寧南境橫山也。夫懸軍深入，始及邊鄙，則金陵爲吳地而非楚地可知；舊說吳頭楚尾非也。

金陵附近古城，有固城陵平二縣。固城去金陵東南一百二十里，當溧水溧陽之間，古稱瀨渚縣，蓋吳所築。陳沂金陵古今圖考；

周景王四年，（前五四一）楚靈王敗吳軍，陷固城。吳移瀨渚於溧陽南十里，周迴七里，爲陵平縣。又敗於楚，更名平陵縣。後闔閭將伍員破楚，燒固城，遂廢。

按周景王四年，楚令尹圍殺郟敖，自立爲靈王，明年始爲元年，然則『敗吳軍，陷固城』必非是年。按史記卷四十楚世家：

靈王十一年（前五三八）……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

吳世家（卷三十一）

吳王餘祭十年，（前五三八）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前五三七）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前五三六）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

由此觀之，楚三次伐吳，當在周景王七年至九年（楚靈王三年至五年，吳餘祭十年至十二年，）則楚陷固城，吳移瀨渚，更名平陵，亦當在此三年間。（前五三八——五三六）陳氏謂周景王四年，非也。

至於金陵本地，未有城邑，惟石頭東有冶城，傳云：「夫差冶鑄於此，」即今朝天宮地。世說注引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以為孫權所築；或仍夫差之舊，未可知也。

冶城是吳王夫差鑄劍處　陳文述

斗間寶氣望中原　賸有蛟龍劍血斑　歐冶干將俱寂寞　一痕青認冶城山

儘有人間百鍊鋒　好從匣底臥芙蓉　韜光劍鍔英雄事　莫但延津說化龍

第二節　越城

周元王四年（前四七二）越王勾踐用范蠡謀滅吳，將圖楚，稱伯江淮，乃築城於金陵長干里，以強威勢。城周二里八十步，在今中華門外長干里，俗呼越臺即其地。金陵有城邑自此始。

劉淵林吳都賦注云：建業南五里有大長干小長干，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當戰伐要道，六朝交

兵在南者，每先據此，故盧循之來，衆軍修治越臺也。宋陳同父有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亦指此也。

越城　陳文述

一樣興亡更可嗟　長干枯樹噪啼鴉　越臺爭似蘇臺好　楊柳年年掃落花

如何謀楚計全非　戰士還家空錦衣　太息會稽山下路　春來惟有鷓鴣飛

石室陰謀慨霸才　杜圻山色隱崔巍　扁舟已泛煙波去　未必當年此築臺

第三節　楚金陵邑

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七年，西曆前三三三）楚滅越，盡有吳故地，乃擅江海之利，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於石頭後之石頭城。金陵之名，實始於此。康熙江寧府志云：

金陵邑城，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所置；孫吳即其地築城曰石頭城，即今石城門近清涼門處。

舊傳楚人埋金於金陵岡，以壓王氣，陳文述信之，有「吳國當年曾鑄劍，楚王何事此埋金」之句。實則埋金之說，未見正史；而東南王氣，亦始著於秦，則此說未可深信也。

第四節　鍾山漢秣陵尉蔣子文祠

蔣子文之廟，始興於吳，崇於晉，大於南齊，而衰於明。子文功業，雖無足道，然其神話勢力之大，直足以風靡六朝甚至追崇帝號；亦猶關羽之於後世也。故言金陵古蹟，不可以不一述蔣廟。干寶搜神記曰：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生平；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號鍾山爲蔣山。六朝以來，靈應甚著，洊崇帝號。今父老猶奉爲土神。

又上江兩縣志引石邁古蹟編云：

吳大帝時，蔣帝神乘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於此（指雉亭山）跑地成泉。故山又呼曰騎亭，泉亦名白騎也。

可見神話之起，實始於吳。至晉加相國；齊封蔣王，追崇蔣帝。明初建十廟於雞鳴山麓，蔣子文廟亦於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徙建焉。今城內蔣廟久廢；城外蔣廟，舊在鍾山之陰半山之上，（六朝事蹟編類，謂永初三年（四二二）初事陵石柱在蔣廟側。）淸中葉遷至太平門外四里路東，（李文忠墓對面）今其地猶有蔣王廟，有碑二，紀其沿革，惟廟已改爲小學，神龕及像，封閉不啓，一代赫奕之神靈，其遺蹟僅此而已。

第五節　靑溪小姑祠

靑溪小姑，亦金陵神話之一，或附之爲蔣侯第三妹；或以爲靑溪神女；或者更附會爲張麗華祠，其爲神話則一也。玆分述之如左：

（一）爲蔣侯第三妹說。異苑曰：

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樂府神弦第六青溪小姑曲曰：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二）爲青溪神女說。吳均續齊諧記曰：

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解在青溪中橋（今四象橋，）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年可十五六許，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韶都不之疑，遂邀暫過。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磐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箜篌鼓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和之。婢乃歌曰：

歌繁霜，
繁霜侵曉幕。
何意空相守，
坐待繁霜落！

流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簪贈文韶；文韶亦贈以銀盌及琉璃匕，明日於青溪廟中得之，乃知所見青溪神女也。

（三）爲青溪小姑祠卽張麗華祠說。王漁洋詩話云：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所建，金陵圖經不載。余少時客秦淮，賦雜詩二十餘首，而獨遺此，因

補作二絕句紀之，以存古蹟云：

璧月依然瓊樹枯　玉容猶似憶黃奴　過江青蓋無消息　寂寞青溪伴小姑

臨春結綺已消沉　遺廟荒涼碧蘚侵　惟有青溪嗚咽水　千年猶似怨韓擒（唐修隋史謂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

又陳濟南諸山詞話云：

麗華死於青溪，後人哀之，爲立小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卽孔貴嬪。

又甘熙白下瑣言（卷三）

淮青橋之東青溪祠，青祠青溪小姑，南朝甚著靈驗。輿地志：青谿岸側有神祠是也。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嬪（？）於柵下，南宋時並祀之。六朝事迹編類，已稱祠有三婦。然今則祠額猶舊，僅小屋一楹，塑男子像，優伶祀之，名曰老郎神。謬妄愈失其眞。按王漁洋分甘餘話，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祠，作二詩以紀之，蓋國初猶存也。

上江兩縣志卷四亦云：

淮水又西南逕利涉橋受小運河水。……運河水又北流至金陵閘，有青谿姑祠。輿地志：在青谿埭口，不知何年移建於此。祠祀子文妹，旁列二偶，或云叔寶宮人張麗華孔貴嬪也。後爲郡守毀之。

又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下七上二縣城內圖下段，猶繪小姑祠於淮青橋側，可見同治亂後，猶有遺蹟可尋，今則祠宇蕩然矣。

由上各種記載，綜合觀之，可得下列結論：（一）青溪小姑爲神話中人物，此神話傳說，起於漢末，盛於南朝，輿

地志已有記載，謂在青溪埭口，或云在青溪中橋。（今四象橋）（二）陳亡以後，又附祀張麗華孔貴嬪，不知何年，祠移建於淮青橋東。（三）據王漁洋詩話，該祠淸初猶存；據甘熙白下瑣言，則至道光時已廢，改祀老郎神，已非本來面目矣。

按青溪小姑，傳說極爲綺麗，故寖成詩歌樂府中人，樂府神弦第六，卽已歌詠之。及陳亡後，又加以張麗華之傳說，遂流播更廣。對於麗華之見解，人各不同：史家立場，以爲『張妃孔嬪，陳之褒妲，尤祠之無義者也，不復可也；』（註一）而文學家立場，則有異於是，以爲『麗華雖擅寵後宮，實後主躭於聲色有以致之；隋師南伐，黃奴旣不肯以身殉社稷，一時文武，如江總孔範魯廣達蕭摩訶樊毅任忠諸人，曾未死國，而貴妃身蹈眢井，與綠珠墜樓何異。繼死青溪，並無乞憐免死之語，不謂之爲國捐軀不可也。爲國捐軀，廟食可也。』故青溪小姑祠，歌詠獨多，擇其尤者，錄之如左：

青溪小姑祠　汪端

碧水潺湲繞戶流　中宵疑奏鈿箜篌　桂旗時捲三山雨　蟬鬢猶籠六代愁
涼月夢回人似玉　繁霜歌罷夜如秋　更憐煙樹鍾山北　寂寞無人祀蔣侯

青溪小姑祠　陳麗娵

門開白水近橋梁　樂府神弦第六章　曾否脫簪叩盤石　可因侵暮感繁霜
家臨玉洞秋陰重　夢斷青溪夜月涼　莫信箜篌銀盌事　小姑居處本無郎

青溪小姑祠　陳文述

雉亭龍尾久荒蕪　尚有叢祠祀小姑　碧水未窺雙照影　青山曾寫十眉圖

雲衣花落春惆悵　翠幰香銷夢有無　靈雀箜篌俱寂寞　六朝明月夜來孤

青溪小姑祠　朱僎

九曲青溪夜未央　中宵淒絕賦繁霜　箜篌歌罷秋陰重　環珮歸來曉月涼

古宇煙霞原是夢　小姑居處本無郎　只今碧水潺湲去　樂府猶傳第六章

張麗華祠　汪端

璚樹新聲玉樹詞　擘箋風度憶當時　紅粱尚幻他生夢　璧月空懸異代祠

綺閣歌殘春似水　秣陵花落雨如絲　嬋娟甘爲黃奴殉　終古青溪繞曲墀

張麗華祠　管筠

古來國破娥眉殉　祇有南齊潘玉兒　璚樹空憐結綺閣　青溪誰弔麗華祠

明妝翠羽他生夢　璧月紅綃往事悲　留得景陽胥井在　年年春雨灑燕支

張麗華祠　陳文述

結綺臨春總寂寥　秣陵烟雨亦瀟瀟　有人豔曲題三閣　似爾仙姿冠六朝

舊譜猶能翻玉樹　新詞曾記報紅綃　故宮最是傷心地　井上燕支淚不消

景陽鐘斷夜烏啼　一曲金釵舊夢迷　碎玉祇今憐碧血　埋香何處築春泥
小姑祠近清江北　神女樓空夕照西　自古蛾眉誰殉國　不須惆悵怨青溪
靈旗縹緲碧天霞　古木蕭條送晚鴉　一樣芳魂招貴嬪　六宮遺恨說宣華
可憐桃渡曾軍壘　又見蕪城作帝家　問到迷樓好顏色　紅心滿地玉鈎斜

青溪弔張麗華　朱湯先

結綺繩歌瓊樹詞　青溪俄弔麗華祠　紅梁驚破他生夢　碧血長埋絕代姿
璧月淒涼懷玉貌　悲風慘淡閃靈旗　蛾眉殉國傳佳話　北駕南齊潘玉兒

青溪弔張麗華祠　朱　僕

景陽鐘斷子規啼　六代荒墟古徑迷　顧影有情憐璧月　埋香何處弔青溪
蒼茫祠宇清淮北　縹緲靈旗夕照西　最是故宮寥落甚　空餘眢井草淒淒

第六節　諸葛武侯駐馬坡

諸葛武侯駐馬坡，舊有二說。一說在烏龍潭西，一說在石頭城。上江兩縣志卷三云：

烏龍潭西爲駐馬坡，建康志：諸葛亮嘗駐此以觀形勢。

陳文述秣陵集卷一則云：

諸葛武侯駐馬坡，在石頭城，相傳武侯至吳，駐此以觀形勝，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即此，在今龍蟠里北收兵橋東。

二說各有所本，而烏龍潭西與收兵橋東相差亦不甚遠，惟謂爲石頭城、則相去頗遠。今烏龍潭東南有靈應觀，中有諸葛武侯祠，則駐馬坡當在左近一帶，惟不能確定其處耳。

又鎮淮橋東北軍師巷，亦有武侯祠，甘熙白下瑣言卷二：

諸葛祠在信府河軍師巷，相傳和吳破魏時，武侯駐節於此。近歸生生堂救生局，高樓三楹，南窗夜啓，塔燈在望，頗稱僻靜。辛巳春，予讀書其中，每漏下三鼓，青燈熒熒，後鄰機杼之聲，悠揚相荅，大有幽趣。胡蘭川先生題額曰「丞相祠堂」，自然眞切。後有人於庭中栽樹，掘地六尺，見石版二，下有穴深不可測，遂亟掩之，蓋古井也。

諸葛武侯駐馬坡　　陳文述

石頭城上翠屏顏　虎踞龍蟠在此間　形勝猶傳三國志　風雲長護六朝山
登高感慨誰知已　攬轡澄清亦等閒　天遣艱難定西蜀　峨嵋萬里隔秦關

第七節　六朝以前金石

金陵建都，始自孫吳，六朝以前金石，存者蓋鮮。據史籍所載，其最早者，爲西漢永光五年（三九）茅君別院碑，在朱門鎮牛脊山，有顧起元陳沂題識，見存徵續錄。淸康熙間，鄭簠曾訪得之，今已失傳。甘熙白下瑣言卷一，亦嘗記

之云：

茅君別院，在朱門鄉之牛脊山，一作牛蹟，有西漢永光五年碑，石雖損折，可磨搨者，尙有數十字。江寧金石，此爲最古，在溧水校官碑之前。康熙間鄭汝器先生簠曾親見其迹。明顧遴初陳橫崖皆有題識；距先祖妣墓僅十里，嘗搜訪而終不可得。或云：石如墨玉，晶光照人；守院道士恐人聒噪，已毀而埋之矣。何物野道，惡俗至此，眞一恨事！

此碑今尙存否，以余未至其地，不可得知；甘氏訪而未得，未必竟已失傳也。司保存文物之責者，宜親往調査之。

溧水校官之碑，漢靈帝光和四年（一八一）爲溧陽長潘乾立也。碑今存溧水學宮，高一・四公尺，凡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原文見江寧金石記卷一，茲不俱錄。

此外兩漢金石，見於史籍者尙有新莽大司徒甄邯墓誌，在後湖側，劉宋時出土，見南史何承天傳。（見前第一章第三節後湖一則，茲不復贅。）他若明楊時喬重摹之南岳碑，（篆書，今存，在棲霞山幽居庵後，）及元摹刻之秦嶧山刻石，並非眞蹟，不足躋於金石之林也。

（註一）上江兩縣志卷十。

第四章　六朝城郭宮闕遺址

第一節　吳都建鄴及太初宮

吳黃龍元年，（二二九）大帝自武昌遷都建鄴，因長沙桓王故府爲太初宮居之。金陵建都自吳大帝始。

建康實錄卷二：黃龍元年秋九月，帝遷都於建業……冬十月至自武昌，城建業太初宮居之，宮卽長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西南。……其建業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

赤烏十年，（二四七）改作太初宮；十一年（二四八）三月，太初宮成，周圍五百丈。（一曰方三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車門，東曰昇賢門，左掖門，西曰明揚門，右掖門。正東曰蒼龍門；正西曰白虎門；正北曰玄武門。

建康實錄卷二：赤烏十一年三月，太初宮成，周迴五百丈。正殿曰神龍。南面開五門：正中曰公車門，東門曰昇賢門，左掖門，西曰明揚門，右掖門。正東曰蒼龍門；正西曰白虎門；正北曰玄武門。起臨海等殿。

建康宮殿簿：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

孫皓寶鼎二年，（二六七）起昭明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窮極伎巧，功費萬倍。

建康實錄卷四：寶鼎二年夏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攘諸營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制以奇石：左彎崎，右臨硎。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倍。

同上：十二月新宮成，周五百丈，署曰昭明宮，開臨硎彎碕之門。正殿曰赤烏殿，後主移居之。

太康地記：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曆：顯明在太初之東。

太初宮及昭明宮確定地址今不可考；惟據建康實錄，太初宮在縣（按即昇州，近石頭）東北三里，而昭明宮又在太初之東，則太初當在今焦狀元巷一帶，而昭明則在嚴家橋一枝園間矣。

都城正門曰宣陽門，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即朱雀門。時自宮門而南，夾苑路至朱雀門七八里，廨署櫛比，府寺相屬。

建康實錄卷四注引宮城記：吳時自宮門南出，夾苑路至朱雀門七八里，府寺相屬。

左太沖吳都賦：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淥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

都城皆設籬，曰古籬門。至齊高帝建元二年（四八〇）立六門都牆，規模始備。

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古都城一則）……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至齊高帝建元二年，有發白虎樽言：

「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全，」上□其言，改立都牆。本紀「建元二年，立六門都牆」是也。其後增立爲十二門云。

宮後有苑城，倉城所在，名曰苑倉。赤烏三年，鑿運瀆自秦淮經城西南，北抵倉城，以利漕運。

建康實錄卷二：赤烏三年（二四〇）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郗儉，監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

吳時於石頭城（圖三六三七）置重鎮，於淮南置丹陽郡，以爲犄角之勢焉。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帆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爲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第二節　六朝水道考

吳都宮苑既明，今當更進考其水道。蓋吳據江左，領袖六朝，仲謀雄才偉略，眼光遠大，其廣作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運河，號破岡瀆，上下一十四埭，溝通吳會與金陵，與東南財富之發達，極有關係。謂東吳奠六朝之基礎，開江左之局面，亦無不可也。

建康實錄卷二：赤烏八年（二四五）八月，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屯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通吳會船艦，號破崗瀆，上下一十四埭，通會市，作邸閣。仍於方山南截淮立埭，號曰方山埭，今在縣東南七十里。

注云：案其瀆在句容東南二十五里，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初東郡船不得行京行江也。晉宋齊因之；梁避太子諱改爲破墩瀆，遂廢之而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流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秦淮。後至陳高祖卽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崗。至隋平陳，乃詔並廢此瀆。

此段記載，至爲重要（一）金陵因與吳會通漕，故能雄據江左，民殷物阜，兵食無虞。試觀仲謀去武昌都建鄴，孫皓反其道而行，終因漕運不給，不得不還建鄴，可知其關係之重要。（二）六朝之時，既可由破崗瀆直達吳會，故方山以上，遂成交通要道：謝靈運欲南至甌越，鄰里相送至方山賦詩；齊梁二代，凡至曲阿（今丹陽）謁陵王公大人，輒乘舟發自方山。然自方山東上，崗嶺相屬，故有一十四埭以節水流。余嘗自句容而東，循公路至丹陽，見所經皆山陵之地，然則破崗瀆之工程，亦偉矣哉！

吳於開破崗瀆以外，又嘗鑿運瀆東渠及潮溝，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入宮內，影響於後世水利，至深且鉅。今逐一考之：

（1）運瀆　建康實錄卷二：

吳赤烏三年（二四〇）十二月，使左臺侍御史郗儉，監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

注云：

案建康宮城卽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轉運於倉所。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四考運瀆云

運瀆水在城西北隅，自笪橋西流逕望仙橋至鐵窗櫺出城；又自笪橋東流，至內橋與青谿合，又自笪橋西南流，過南北乾道橋，至斗門橋入於淮。

(2)東渠卽青溪　建康實錄卷二：

吳赤烏四年（二四一）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

(3)潮溝　建康實錄卷二注云：

潮溝亦帝所開，以引江潮。其舊蹟在天寶寺後，長壽寺前。東發青溪，西行經古都承明廣莫大夏等三門外；西極都城牆，對今歸善寺西南角，南出經閶闔西明等二門，接運瀆，在西州之東南，流入秦淮。又開一瀆，在歸善寺東，經栖元寺門。北至後湖，以引湖水，至今俗爲運瀆。其實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名曰潮溝。其溝東頭今已湮塞，纔有處所；西頭則見通運瀆，北轉至後湖。……

(4)開城北渠　引後湖水入宮內。建康實錄卷四：

吳寶鼎二年，（二六七）……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倍。

因諸水往往源流相承，上下相關，故合併考之如左：

運瀆上游所承，當係潮溝水。陳文述秣陵集圖考云：

……蓋潮溝之水分兩派：一由城外入青溪，志所謂鑿東渠通北塹者是也；一由宮中通運瀆，實錄所云開

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齊書所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是也。今其道久湮，計在唐時此水猶在，故實錄以爲現通運瀆，則上游瞭然矣。

其言當近乎實際。蓋今日所存之運瀆，一自笪橋西流至鐵窗櫺出城，一自笪橋東流，至內橋與青溪合，一自笪橋西南流，至斗門橋入秦淮，皆有下游而無上流，故淤泥壅塞，水道垂絕。據同治上江兩縣志（縣城內圖）考之，則當日運瀆猶通北門橋乾河沿之水，由管家橋東南流經塘坊橋至等駕橋，折西南至樣米橋，再折東南流過大香爐經羊市橋合運瀆水。惟屈折過多，必非吳時所鑿運瀆故道。上江兩縣志卷四注云：『邑人孫文川云：自破布營以東，上乘菴馬家橋之南，陂池相接，多至數十；疑卽青谿古蹟。』以余觀之，青溪故道，別有可考，破布營上乘菴一帶之數十陂池偏西，決非青溪所逕，以運瀆故道當之，則北接大石橋蓮花橋南來之水，南連運瀆而通秦淮，與吳時鑿運瀆通轉運之本意，正相契合。且後南唐護龍河之西段，正借運瀆之水。（白下瑣言：羊市橋畔上踞屋舍，下穿溝渠，後爲張府園裕民坊，其地有河身一段，長十餘丈，寬二三丈，兩旁石岸猶存，乃西護龍舊址也。）由此考之：吳所鑿運瀆，蓋發源後湖，由北水關入城，循北極閣前水道，（今猶有遺蹟可尋）繞今中央大學之西，過大石蓮花等五橋，徑廊後街相府營香鋪營破布營金鑾巷（今日猶有遺蹟）等陂池而至笪橋，西流出城，南流入淮，來源去道，彰彰可考者也。

至於潮溝，陳文述考謂『當卽陳之珍珠河，』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七（縣城內圖）則於太平門西注曰：『此城內一帶水溝，乃古潮溝正支也。』實則以地勢高低考之，後湖之水入城，當自北水關，（今水閘）太平門地勢過高，決難引水入城。然則今珍珠河一帶，並中央大學後之水道，其古潮溝之舊蹟乎！

青溪故道，自楊吳引爲城濠，九曲溪流，僅餘一曲。同治上江兩縣志考云：

青谿水發源鍾山，南流入駐防城，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絕。又自內橋東流，與南唐宮壕合。又東南逕四象橋至准青橋，與淮水合。

注云：

自楊吳築城，青谿始塞。……今諸景並廢，故道多湮，惟自昇平橋北流，繞鍾山書院址故，又東流而北至五老壽星諸橋，相傳爲青溪遺蹟；督署前有青谿里巷，此其證矣。

陳文述秣陵集卷四考青溪故道亦云：

蓋古青溪本自浮橋折而南下，經今沐府東門紅花地吉祥街一帶，繞鍾山書院之前，南出昇平橋而下，爲四象橋淮清橋之水，故今大陽溝一帶往往有橋有水，而書院錢廠橋，其水與護龍河別爲兩派，此正青溪之舊跡也。

由此考之，古青溪當發源鍾山西南，瀦爲燕雀湖，西流經竺橋，由太平橋西而南，經青溪里巷五老橋壽星橋常府橋及今南京中學之後，下爲昇平四象淮清諸橋，而入於淮，屈折最多，故曰九曲青溪也。(參看上江兩縣志縣城內圖)自楊吳築城掘濠，青溪南流之水絕；明填前湖，源流亦斷，今日僅餘昇平橋至淮清橋一段，亦成無源之水矣。

茲將考證所得，繪圖如左，以資參考。蓋水道不明，無以論六朝史蹟也。案六朝時江水直逕後湖，想像當年江潮怒漲，洪波蕩漾，樓船甲第，掩映青溪秦淮間，其光景蓋迥非今比也。

抑又有進者，六朝時之水道，與當年戰蹟，更有深切關係。宋元嘉中，嘗於後湖肄舟師；侯景之亂，決湖灌城，而陳宣帝亦嘗於大壯觀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眞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帝親登玄武門宴羣臣以觀，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至於秦淮，舊有二十四浮航，有事撤航爲備，想見當年怒濤澎湃，樓船飛渡之勢，秦淮而外，尤以青溪爲六朝要隘：晉大寧二年，（三二四）王敦將沈充犯建康，劉遐敗之於青溪。成帝咸和元年，（三二六）蘇峻敗卞壼於西陵，進攻青溪柵。齊永元初，始安王遙光擧兵，詔曹虎屯青溪大橋（今淮青橋）以討之。梁太淸三年，（五四九）蕭嗣等將兵渡淮，討侯景軍於青溪之東是也。又齊高祖在東府亦有我以青溪爲鴻溝之語。此外南朝鼎族，多夾青溪，（諸葛恪，孫瑒，豫章王嶷，郄鑒，檀道濟江總等）勝景名蹟，（邀笛步，青溪小姑祠等）尤不可勝計也。

泊秦淮　　杜牧

烟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秦淮泛月宿青溪有寄二首　　王士禎

移船就明月　鼓楫泝淮流　明月雲中出　流光水上浮
三更吹玉笛　銀漢瀉涼秋　長板橋頭柳　誰家倚倚樓
一宿青溪棚　還悲張麗華　黑頭江令宅　亦作段侯家
曍號韓擒虎　商歌玉樹花　都將東郭箏　寫恨寄天涯

秦淮雜詩　　前人

年來腸斷秣陵舟　夢繞秦淮水上樓　十日雨絲風片裏　濃春煙景似殘秋

結綺臨春盡已墟　瓊枝璧月怨何如　惟餘一片青溪水　猶傍南朝江令居

桃葉桃根最有情　瑯琊風調舊知名　即看渡口花空發　更有何人打槳迎

三月秦淮新漲遲　千株楊柳盡垂絲　可憐一樣西川種　不似靈和殿裏時

潮落秦淮春復秋　莫愁好作石城游　年來愁與春潮滿　不信湖名尚莫愁

青溪水木最清華　王謝烏衣六代誇　不奈更尋江總宅　寒煙已失段侯家

朱雀橋　　陳文述

野草溪花媚晚涼　殘基猶說晉咸康　鎮淮橋北無遺址　何處當時廿四航

青溪懷古　　前人

淮水清流玉　鍾山翠拂煙　幾時開九曲　記取赤烏年

卞公扶弱晉　章粲殉衰梁　戰血消磨盡　山河半夕陽

劍血燕支染　春風弔麗華　美人能殉國　不怨後庭花

微雨消芳屧　香泥葬玉釵　傷心無限柳　不獨爲秦淮

第二節　建康

西晉孝武太康元年（二八〇）平吳，乃廢建鄴，復爲秣陵。太康三年，（二八二）分秦淮水北爲建鄴，水南爲秣陵縣，仍在秦邑地而建鄴縣在故都城宣陽門內。及五胡亂華，中原雲擾，瑯琊王睿用王導計，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於太初宮故基置爲府舍。（註一）懷帝既沒，愍帝卽位，以建興元年（三一三）詔改建鄴爲建康。及愍帝蒙塵，西京不守，瑯琊王躬擐甲冑，移檄天下徵兵；建興五年（三一七）二月，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密詔，令王攝萬機，修復陵廟，將雪大恥，又以羣臣勸進，遂於建武二年（三一八）卽皇帝位於建康，是謂東晉。東晉以宰相領揚州牧，築城於青溪東南，臨淮水上，名東府城。別舊治爲西州城，以丹陽守爲尹。於江乘南置瑯琊郡；領臨沂卽丘，陽都懷德四縣，以處從帝之渡江者。宮城仍吳之舊，成帝作新宮，繕苑城，始更規模，詳見後考。都城通說凡十二門，南北各四，東西各二，宋齊梁陳，略有改變，茲依據至正金陵新志，立表如左：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南面四門	清明門	—	—	—	—
	開陽門	津陽	—	—	—
	宣陽門（白門）	—	—	—	—
	陵陽門（尙方門）	廣陽	—	—	—

北面四門	延熹門	—	—	—	—
	—	廣莫門（註）	—	—	北捷
	玄武門	—	宣平	—	玄武
	大夏門	—	—	—	—
東面二門	建春門	—	—	—	建陽
	東陽門	—	—	—	—
西面二門	西明門	—	—	—	—
	—	閶闔門（註）	—	—	—

（註）宋書文帝本紀曰：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夏四月，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按前之閶闔廣莫門係指都城，後之廣莫門則指宮城而言，因都城新作廣莫門，故改宮城之廣莫門爲承明門也。

關於建康都城城門，各家記載不一，上表所載，暫以至正金陵新志『臺城古蹟圖』及史若川六朝故城考爲準。然諸家異說，不可不詳，今擇要列舉如左：

（一）謂都城六門而正北面用宮城無別門者　輿地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爲六，今謂六門也。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門內有右尚方，世謂之尚方門。次正中宣陽門，本吳所開，對苑城，世謂之白門，晉爲宣陽門，門三道，

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楣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東面最南清明門，門三道，對今湘宮巷門，東出清溪港橋。正東面建春門，後改爲建陽門，門三道，尚書下舍在此門內，直東今興業寺後，東度清溪菰首橋。……正西面西明門，門三道，東對建春門，卽宮城大司馬門前橫街也。正北面用宮城無別門。……」又齊書高帝紀，亦云「建元二年（四八〇）夏五月，立六門都牆。」然則自晉歷宋迄齊，皆僅六門而已。

（2）謂都城不止六門而正北面與宮城北面爲二者：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新作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按新作之閶闔廣莫等門，蓋指都城；改先廣莫門爲承明，則指宮城。建康制度，多仿洛陽，都城既有廣莫門，而先廣莫門後改承明門，爲宮城北門無疑。且梁宮城北面有大通門，陳都城北面有玄武門，是宮城與都城爲二重矣。

然十二城門之說，亦非根據直接史料，尤以北面四門之說，頗爲可疑。茲一一根據直接史料，以考察十二城門之信否：

（1）宣陽門　建康實錄卷七「時議欲立石闕於宮門未定，後導隨駕出宣陽門，乃遙指牛頭峯爲天闕，中宗從之。」

（2）開陽門　建康實錄卷十二：「……改開陽曰津陽。」

（3）陵陽門　見輿地志。又建康實錄卷七，咸康元年帝親觀兵於廣陽門。（卽陵陽門）

(4)清明門　見輿地志

(5)延熹門　（不見正史）

(6)廣莫門　建康實錄卷十二：『……新作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

(7)玄武門　陳書南康愍王子方泰傳：『大建十一年（五七九）八月，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高宗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觀之。……』

(8)大夏門　（不見正史）

(9)建春門　見輿地志。又建康實錄卷十四：『宋順帝升平三年，（四七九）地震建陽門，』蓋即指此。

(10)東陽門　（不見正史）

(11)西明門　見輿地志。又建康實錄卷十七『……霸先自領精騎，出西明門以襲齊軍。』

(12)閶闔門　建康實錄卷十二：『……新作閶闔廣莫等門。』

由此可見十二城門中，至少有三門不可考，蓋以訛傳訛，考證者不加深辨耳。

都城周圍二十里十九步，其南面正門曰宣陽門，又南五里出至淮水上，置朱雀門，即吳之大航門也。梁於朱雀門之南渡淮五里，又立國門，在長干東南，以示觀望，陳因而不改。又於淮水上設浮航二十有四，朱雀航即朱雀門處，在今鎮淮橋東北，古長樂渡（近武定橋）蓋據淮為阻，有事撤航為備，即吳柵塘之意也。

建康遺址今已不可考，惟雞鳴寺後所餘古城一段，猶為六朝遺蹟。（圖一、二、三、四）故除北界而外，東西南三面所

至，已不可確定。惟依據古籍，宣陽門距淮五里，假定都城爲正方形，則周圍二十里十九步，每邊當爲五里。然則自古長樂渡（圖二三）（今鎮淮橋東北，古朱雀航所在。）而北五里，當爲建康南界，十里當爲建康北界，宣陽門當在今十街口一帶，其四至亦不難依此推得矣。

天闕（即牛首山。雙峯秀起。晉太興中。議立雙闕。王導弗欲。陪乘出宣陽門。望牛頭山兩峯。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建康實錄注天寶初改名天闕山。）　陳文述

雙闕橫天起　蒼茫接石頭　飛揚龍虎氣　拱翊帝王州
形勢齊中夏　烽煙息上游　大風雲起處　猶作晉時秋

石頭城　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第四節　臺城

南朝都城最難考證者，厥爲臺城。自來說臺城者，言人人殊，列舉如左，以資參證：

（1）謂在鍾山者。宋岳珂桯史卷一「石城堡寨」一則，引陳亮上書云：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於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

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頹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2)謂臺城卽孫吳之苑城，在宮城或都城之後者。陳沂金陵古今圖考：

宮之後有苑城，晉所謂臺城卽此，今西十八衞以南，玄津橋大街以北皆是。

甘熙白下瑣言亦云：

臺城一段，猶建業遺址，俯臨後湖，登眺最勝。城下向東有門堵塞，俗呼爲臺城門，或謂卽古北掖門，爲廣莫門舊跡。(圖四) 按臺城卽吳苑城，晉成帝咸和中修繕爲宮周八里，乃在都城之後，別爲一城。劉宋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而所謂廣莫門者，爲都城北門，在十二門之內，非臺城也。今臺城向東之門，蓋萬春門之故迹，(按如是臺城北半當在今後湖水中！) 明初開拓城基，因舊址而成之，安得指爲北掖，而以廣莫當之乎！……

(3)謂臺城卽宮城，今雞鳴寺東所存臺城卽古北掖門者。(圖一—四) 陳文述秣陵集卷四：

臺城本吳秣陵晉建業故城址，……魏晉謂天子所居禁省爲臺，故遂名爲臺城。當時草創，不備都城之制，所立門闕，用西京宮掖之舊名；遠指牛首，不立雙闕，其意猶以臺城之居爲暫託也。及謝太傅於孝武時改建宮室，制度明備；宋齊以後，遂爲都城。(先是) 晉成帝時，蘇峻之亂，宮闕灰燼，咸和五年，(三三〇) 始繕苑城，作新宮，一曰建康宮，卽吳太初宮址。(按苑城在宮後，非吳之太初宮。) 孝武太元三年，(三七八) 因敝壞更作，梁承宋齊之舊，宮殿皆在臺城。以形勢度之，臺城當北倚山崗，崗外爲苑，苑外爲湖。今北極閣雞鳴寺，正其北城

所掘故雞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城下有門，俗曰臺城門，意此即古北掖門矣。……（圖四）

（4）謂臺城即建康宮，『今胭脂井南至高陽樓基二里，即古臺城之地。』元至正金陵新志卷一，臺城古蹟圖考云。

臺城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世所謂臺城也。在上元縣東北五里，周八里，濠闊五丈，深七尺。今胭脂井南至高陽樓基二里，即古臺城之地，盡為軍營及居民蔬圃。

又注中引建康實錄注云：

臺城南正中大司馬門，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宣陽即苑城門，則臺城在苑城內明矣。

又引宮苑記云：

古臺城即建康宮城，本吳後苑城，晉咸和中，修繕為宮。

又引輿地志云：

同泰寺與臺城隔路，今法寶寺及圓寂寺，即古同泰寺基，故法寶亦名臺城院。以此考之，法寶圓寂寺之南，蓋古臺城也。……此城唐末尚存，至楊吳時改築，而城遂廢矣。

又卷十二考建康宮舊址，引舊志云：

新宮即臺城也，在江寧縣治北五里，周八里，有牆兩重。晉成帝時，蘇峻作亂，盡焚宮室；溫嶠以下，咸議遷都，唯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三三一）使卞彬營治七年新宮成，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孝武

太元三年（三七八）謝安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仰模元象，合體辰極。……不日而成，新宮內外殿宇，大小凡三千五百間。

欲解答此問題，須先分清下列各問題：

(1)臺城是否卽爲都城？

(2)臺城是否卽爲宮城？

(3)如臺城旣非都城，又非宮城，是否別爲一城？

(4)臺城究在何處！其四至若何？城門有幾？

關於第一問題，較易於解答。宋書文帝本紀曰：『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春正月，於臺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按建康都城，據一般通說，凡十二門：南面次西曰宣陽，次東曰津陽，最東曰清明，最西曰廣陽；北面次西曰玄武，次東曰廣莫，最西曰大夏，最東曰延熹；正東面曰建春，次南曰東陽；正西面曰西明，次南曰閶闔。此萬春千秋二門，並不在十二門之列。且侯景旣破臺城，裁抑御膳；梁武帝以餒終於文德殿，則所謂臺城，明指宮城，非建康都城明矣。又據輿地志及元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都城周迴二十里十九步，而臺城周迴不過八里，大小旣縣殊，而臺城之非都城愈明。

關於第二問題，亦不難解答。魏晉謂天子所居禁省曰臺，故天子所居宮城，名曰臺城。後世所謂臺城，都指晉成帝咸和六年（三三一）所造新宮，實則在晉成帝以前，吳之太初宮，晉之舊宮，亦莫不稱爲臺城。至正金陵新志卷

十二引宮室記云：

吳帝遷都建鄴，……有曰臺城，蓋宮省之所在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出都城之內。

晉書成帝本紀亦去：

咸和四年（三二九）春正月，蘇碩攻臺城，焚太極，東堂祕閣皆盡。二月，以建平園爲宮。

及成帝咸和五年，（三三〇）造新宮，始繕苑城，此新宮（建康宮）後世亦稱臺城。試舉證據以明之：

（1）侯景攻臺城，燒大司馬門：按大司馬門爲宮城正門，則臺城即宮城無疑。

（2）梁書王僧辯傳：僧辯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東西堂等。由此可見臺城即宮殿所在。

（3）元以前之史乘皆言古臺城即建康宮城：建康實錄卷七：咸和七年（三三二）冬十一月，新宮城，……即今之所謂臺城也。宮苑記云：古臺城即建康宮城，本吳後苑城；晉咸和中，修繕爲宮。元正至金陵新志云：

臺城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世所謂臺城也。

參考各方面史乘所得，可知所謂臺城，實指天子所居之宮城，即建康宮城，其正門爲大司馬門者是也。

臺城之本質既明，則第三問題，自可迎刃而解。陳沂謂『宮之後有苑城，晉所謂臺城即此，』其所謂『宮』者，係指太初宮而言。惟晉成帝咸和四年，（三二九）舊宮被焚，始作新宮，舊宮既不復存在，則臺城即指新宮，（建康宮）固無所謂在宮後矣。白下瑣言謂『臺城在都城之後，別爲一城，』殊少根據，自來考南都史蹟者，除甘氏外，亦

從無作此說者。且以情理度之，宮殿反在都城之外，亦不合事理之常。再證上文所引元代以前各書，皆云臺城卽古建康宮城，正門爲大司馬門，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足見臺城在都城之內。則甘氏之說，不攻自破，而今雞鳴寺東所存一段古城爲萬春門遺址之說，亦不能成立矣（圖一——四）

今欲進一步考證臺城，解答第四問題，又須分三步考察：先論臺城之地點，卽臺城究在何處之問題。元至正金陵新志卷一，臺城古蹟圖考云：

在上元縣東北五里，周八里，濠闊五丈，深七尺。今胭脂井南至高陽樓基二橋，卽古臺城之地。

又卷二十八摭佚云：

大司馬門今西華門西大街；平昌門在成賢街南口；六朝宮城在漢府珍珠河之間。……（按此說誤，大司馬門旣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而宣陽門又南五里，爲朱雀航（今之長樂渡，在鎮淮橋稍西偏北）則大司馬門當在朱雀航正北七里。若謂大司馬門在西華門西大街，一則過於偏東，方向不合；二則去淮過近，距離不合。依余所考，大司馬門當在今北門橋，而宣陽門則在土街口一帶，方與古籍記載相合。）

陳沂金陵古今圖考亦云：

……今西十八衞以南，玄津橋大街以北皆是。

按胭脂井今猶在雞鳴寺下，高陽樓已不可考；西十八衞在今雞鳴寺前藍家莊一帶，玄津橋卽西華門前之橋（圖五一）（疑臺城南界不及此）以是考之，則今胭脂井雞鳴寺以南二里，中央大學及成賢街西一帶，皆當時宮禁所

在矣。

次論臺城之四至。臺城南北所屆，今猶可考；惟東西所至，已難確定。建康實錄謂臺城南正中大司馬門，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而宣陽門又南五里，爲朱雀航，（今之長樂渡）則大司馬門去淮水凡七里，猶可以六朝時之尺度推得之。又輿地志云，同泰寺與臺城隔路；今雞鳴寺及迤西北極閣一帶，即古同泰寺址，則臺城北界，亦可推得，當在今中央大學北牆及鐵路所經一帶。至於東西所至，雖已不可考，然亦不難間接推得。建康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南面西門爲廣陽門，建康實錄卷七注云：『在今縣城東一里半，』唐昇州治近石頭，則廣陽門當在今雙石鼓一帶。又建康實錄卷七引輿地志，都城正東爲建春門，後改爲建陽門，東度清溪菰首橋；東面最南爲清明門，東出清溪港橋，皆不過青溪。則臺城東西所屆，亦決不能出此範圍。再以大司馬門正南直對朱雀航，相去七里，當在今北門橋衛之，則臺城當南至乾河沿，北至北極閣下雞鳴寺前，西至今中山路西，東盡成賢街，可無疑矣。

復次再考臺城之城門。按建康實錄卷七引圖經云：『臺城周八里，有兩重牆；』又仝上卷十七：『天監十年，（五一一）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可見臺城初不過二重，梁改爲三重。茲根據直接史料（參考下節）立表如左：

	晉	宋	齊	梁	陳
南面	大司馬門	大司馬門	大司馬門	大司馬門	大司馬門
	閶闔門（南掖門）	南掖門	南掖門	南掖門	南掖門

臺城						
第一重宮牆	東面	東掖門	東華門	東華門	東華門	東華門
	西面	西掖門	西華門	西華門	西華門	西華門
	北面	平昌門(冠爵門)	承明門	承明門	北掖門(承明門) 大通門	北掖門
第二重宮牆	東面	雲龍門	萬春門	雲龍門	雲龍門	雲龍門
	西面	神虎門	千秋門	神虎門	神虎門	神虎門
第三重宮牆	東面	—	—	—	萬春門	萬春門
	西面	—	—	—	千秋門	千秋門

結論 由上所考，可見臺城卽建康宮城，周圍八里，南距宣陽門二里，距淮朱雀航七里，北與同泰寺隔路相望。其四至當南至乾河沿，北至北極閣下雞鳴寺前，西至今中山路稍西，東盡成賢街。然則今雞鳴寺後所存一段古城，蓋係建康都城舊蹟，而非臺城明矣。

金陵懷古　許渾

玉樹歌殘王氣終　景陽兵合戍樓空　楸梧遠近千官塚　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　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　惟有青山似洛中

金陵圖　韋莊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臺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隄

臺城懷古　王士禎

覆舟山畔古臺城　故壘參差觸目驚　蔓草縈煙野蕭瑟　寒禽將子水縱橫
紫雲黃鵠符終驗　白馬青絲讖乂成　千載華林宮館路　清明時節野棠生
傳檄風生南雍州　蕭郎三十冠諸侯　蘭陵家國偏多故　荊楚干戈且未休
遺老空聞龍瀆語　荒原都作雉媒秋　可憐代景行師日　水到青塘咽不流

第五節　六朝都城宮城分考

一般言六朝都城者，多以為建康效法西京十二城門之制，一同洛陽，故以為建康亦有都門十二，而門名且多暗合焉。此說上自至正金陵新志（臺城古蹟圖）下至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史若川六朝故城考，莫不宗之。然十二門之說，竊以為與建康實錄晉宋齊梁陳諸書及南史輿地志宮苑記不合，吾儕治考證之學，當根據原始史料，不可因訛傳訛，抄襲陳說。故依據直接史料，復為六朝都城宮城分考如左，凡不見於直接史料者，則抱『寧闕毋濫』之旨，一概略焉。（吳已見前。）

（一）東晉

元帝渡江，立宗廟社稷於建業，所居為吳之太初宮舊址。

建康實錄卷五：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以瑯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用王導計渡江鎮建業，討陳敏餘黨，廓清江表。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太初宮爲府舍。

注云：按太初宮本吳之宮，晉平吳後，石冰作亂，焚燒蕩盡。陳敏平石冰，據揚州，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中宗初渡江，因居此地也。

太初宮卽長沙桓王孫策故府，在晉建康宮城西南。

建康實錄卷二：太初宮卽長沙桓王故府也，因以不改，今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西南。……

蘇峻之亂，宮闕蕩盡，成帝咸和五年，（三三〇）乃作新宮，始繕苑城，修六門。六門者，宣陽陵陽開陽清明建春西明是也。

建康實錄卷七：咸和五年（三三〇）九月，作新宮，始繕苑城，修六門。

輿地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築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爲六，今謂六門也。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門內有右尚方，世謂之尚方門。次正中宣陽門，本吳所開，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晉爲宣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綉桷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東面最南清明門，門三道，對今湘宮巷門東出清溪港橋。正東面建春門，後改爲建陽門，門三道，尚書下舍在此門內，直東今興業寺後，東度青溪菰首橋。……正西南（面）西明門，門三道，東對建春門，卽宮城大司馬門前橫街也。正北面用宮城，無別門。

由此觀之，都城初僅六門，建春門西明門相對爲橫街，宮城在橫街之北。建春門淸明門東臨靑溪，則建康城未越靑溪一步也。

成帝咸和七年（三三二）新宮落成，署曰建康宮，開五門：南面二門，正中大司馬門，近東閶闔門，東爲東掖門，西爲西掖門，北爲平昌門。

建康實錄卷七咸和七年（三三二）冬十一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開五門，南面二門，東西北各一門。……

圖經：卽今之所謂臺城也，今在縣城東北五里，周八里，有兩重牆。

宮苑記：建康宮五門，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名爲闕門。南面近東閶闔門，後改爲南掖門，門三道，世謂之天門；南直蘭宮西大路，出都城開陽門。正東面東掖門。正南（當作北）平昌門，門上有爵絡，世謂之冠爵門，南對南掖門。第三重宮牆南面端門，夾門兩大鼓，在兩塾之南，並三丈八尺圍，用開閉城門；日中晡時及曉，並擊以爲節，夜又擊之持更。……其東西門不見名。其宮城西南角外，本有池名淸游池，通城中，有樂賢堂，並肅宗爲太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毀，惟此堂獨存。其西掖門外南偏突出一丈許，長數十丈地，時百度多闕，但用茅苫，議以除官身各出錢二千充修宮城用。……

孝武帝太元三年（三七八）謝安大修宮室，新宮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又起朱雀門，上築重樓，名朱雀

觀。江左以來，百端草創，宮室規模，至是始宏。

建康實錄卷九太元三年（三七八）春正月，尚書僕射謝安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帝權出居會稽王第。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安與大匠毛安之決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並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政。……又起朱雀門重樓，皆繡栭藻井，門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上門上有兩銅雀，懸楣上刻木爲龍虎左右對。……七月，新宮成，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

苑城記：城外塹內，並種橘樹；其宮牆內則種石榴；其殿庭及三臺三省，悉列種槐樹；其宮南夾路出朱雀門，悉垂楊與槐也。

桓玄纂位，擬修殿宇，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按東掖平昌，已見於前，今不過開爲三道；廣莫係都門，抑宮門，已不可考。

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將修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

桓玄既敗，率親信數千人出南掖門，具船南奔，則宮城閶闔門，晉末已改爲南掖門，又蘇峻之亂，羊曼率文武守雲龍門，則晉時宮城已有雲龍神虎門矣。

建康實錄卷十：謙等軍敗，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具船南奔。

同上卷七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

同上卷九寧康三年（三七五）十二月甲申，神虎門災。

又成帝咸康元年（三三五）石季龍寇歷陽，帝親觀兵於廣陽門，則都城陵陽門成帝時已改爲廣陽門矣。

建康實錄卷七咸康元年（三三五）夏四月，石季龍寇歷陽，詔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親觀兵於廣陽門，令諸將分戍。

注云：案晉書成帝紀，觀兵于廣莫門。按宮苑記，晉時未有廣莫門，據此成帝觀兵是廣陽門，本史誤耳。至宋永初中，始改宮城北平昌門爲廣莫門。廣陽門在今縣東一里半，都城南面西門也。其時石季龍既寇歷陽，兵亦不歷北門出也。

江東草創，都城仍吳之舊，皆設竹籬，卽宮城亦有用茆苫者。故都城不足守，或守淮，或守臺城（卽宮城）耳。

（二）宋

宋初都建康，一仍晉舊。文帝元嘉二十年（四四三）始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

宋書文帝紀：二十年春正月，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

元嘉二十三年，（四四六）興景陽山，置華林園。

建康實錄卷十二：二十三年，北興景陽山於華林園，役及居民，民有怨者。是歲置華林園東五里。

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新作都城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門，開陽門曰津陽門。

建康實錄卷十二：二十五年四月，新作閶闔廣莫等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

又都城正東建春門，宋已改爲建陽門。

建康實錄卷十四：順帝昇平三年（四七九）二月，地震建陽門。

而宮城西掖門亦改爲西華門至東掖門是否改爲東華，史無明文，然可以推得之。

建康實錄卷二十注引宮殿簿云：神虎門是第二重宮牆西面門，晉本名中華門。（？）西出西華門，晉本西掖門，宋改名西華門。東入對第三重宮牆千秋門。

孝武帝大明五年（四六一）初築馳道，自閶闔抵大航，北自承天門（疑爲承明門之誤）抵玄武湖。七年，立雙闕於梁山。

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五年九月丙申，初築馳道，自閶闔抵大航，北自承天門抵玄武湖……七年（四六三）十二月，立雙闕於梁山。

（二）齊

齊高帝建元二年，（四八〇）始立六門都牆，一改晉宋舊觀。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二年夏五月，立六門都牆。

齊臺城承宋舊，惟另有雲龍神虎二門。

建康實錄卷十五：廢帝鬱林王隆昌元年、（四九四）西昌侯鸞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

明帝建武元年，（四九四）因避兄諱，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

南齊書卷四十五宗室傳：（始安貞王道生）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

由此觀之，鳳莊係華林園門，而非臺城門也。

齊國祚不永，僅二十四年，於城闕宮殿，亦少改制焉。

(四)梁

梁武帝天監七年（五〇八）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

梁書卷二：天監七年正月，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

又作國門於越城南，以壯觀瞻。

同上：天監七年二月，新作國門於越城南。

天監十年（五一一）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宮城三重自梁始。

建康實錄卷十七：天監十年，初作宮城門三重及開二道。

梁書卷二：天監十年，初作宮城門三重樓（樓係衍字，否則當作三層樓）及開二道。

大通元年（五二七）造同泰寺，在宮後開大通門，與寺南門相對，以通往還。

建康實錄卷十七：大通元年，帝創同泰寺，寺在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取返語以協同泰爲名。

注云：案輿地志在北掖門外路西，寺南與臺隔，抵廣莫門內路西。……

梁文物最盛，規制亦宏，宮闕莊麗，城池堅固，故侯景攻臺城，至年餘不能拔。茲再總敍其制度如左：

都城九門，南曰宣陽（正中）廣陽（西）津陽，（東）東曰建陽（正東）清明，（南）西曰西明（正西）閶闔，（南）北曰廣莫。

建康實錄卷十七：敬帝紹泰元年（五五五）十一月，……霸先自領精騎出西明門以襲齊軍。

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簡文帝大寶元年（五五〇）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臥內，景黨不能平，故害之。

臺城（卽宮城）第一重牆六門，南面正中曰大司馬門，近東爲南掖門；東爲東華門；西爲西華門；北面與同泰寺對爲大通門，（見前）東爲北掖門，亦稱承明門。此六門皆見正史。

南史卷八十（侯景傳）景遣百道攻城，從火焚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又斫東掖門將入，……。（梁已改東掖爲東華門，見宮殿簿，此東掖門不可考。）

南史卷五十六（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當作虎）門總章觀，入衞尉府；……又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

南史卷七武帝太淸三年（五四九）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於西華門下。

南史卷六十四：（江子一傳）子一乃退還南洲。……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

臺城第二重宮牆，東爲雲龍門，西爲神虎門。雲龍神虎並見南史卷五十六。至第三重宮牆，南爲端門，東爲萬春門，西爲千秋門，亦並見前。此外又有鳳莊門者，則華林園門而非宮門也。

建康實錄卷十七：太淸元年（五四七）帝又捨身；羣臣以億萬奉贖，僧衆默許。百辟詣鳳莊門上表請帝，帝三答皆稱頓首。

（五）陳

陳宣帝太建七年，（五七五）改作雲龍神虎二門。

建康實錄卷二十：太建七年六月乙酉，改作雲龍神虎二門。

注云：按宮殿簿，雲龍是二重宮牆東面門，晉本名東華門。東出東掖門，梁改之。西對第三重牆萬春門。神虎門是第二重宮牆西面門，晉本名中（當作西）華門。西出西華門，晉本西掖門，宋改名西華門。東入對第三重宮牆千秋門。

陳都城九門承梁制，惟於北面廣莫門西增開玄武門。

建康實錄卷二十：陳後主禎明二年，（五八八）建康城自壞；又青龍出建陽門井中。

陳書卷十四（南康愍王子方泰傳）大建十一年（五七九）八月，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高宗

登玄武門親宴羣臣以觀之……

至於臺城諸門，一承梁舊。

建康實錄卷二十：陳後主禎明三年，（五八九）……賀若弼乘勝破魯廣達蕭摩訶等於樂游苑，游騎亥宮城，燒北掖門。……擒虎徑至朱雀航，趨宮城，自南掖門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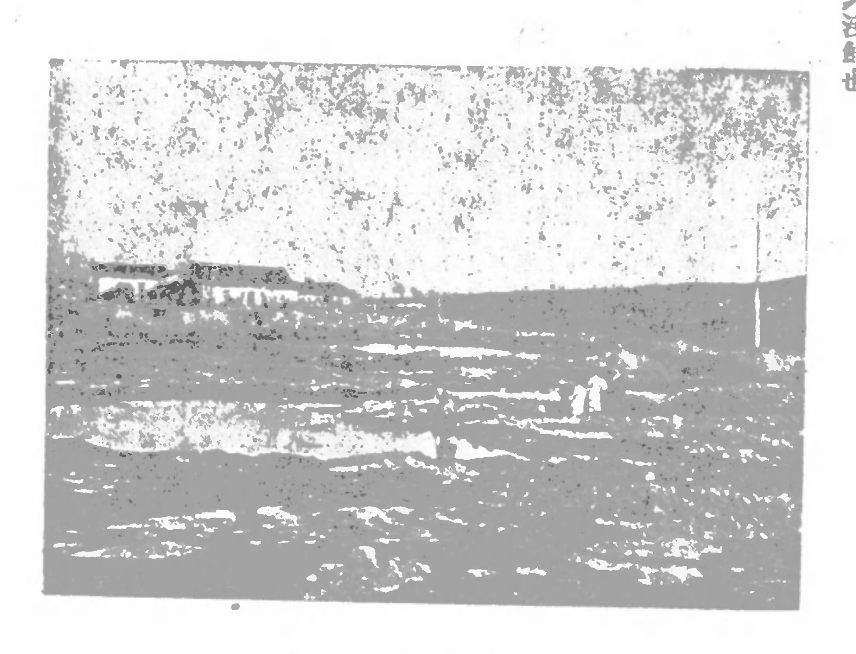
陳後主至德二年（五八四）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等三閣，閣高數丈，飛簷複道，穹窿相屬，然不旋踵，陳已亡矣。

建康實錄卷二十：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等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牕牖戶壁欄檻，皆以沉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帳；其服玩之屬，瓌寶珍麗，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一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果。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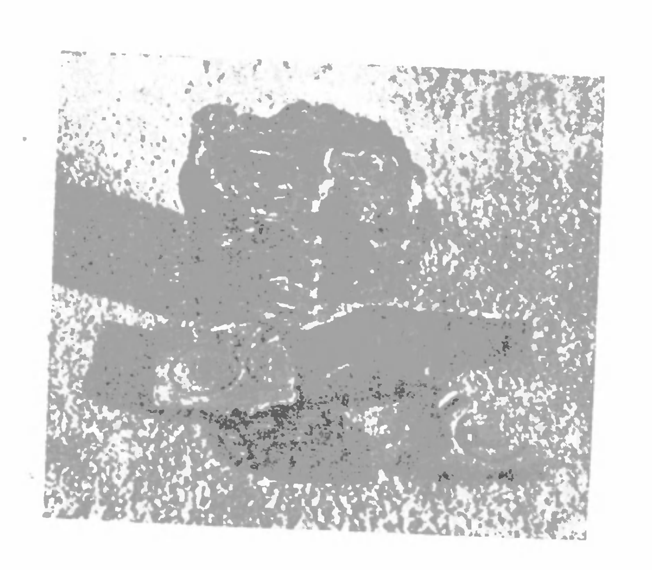
第六節　蕭梁一代之文物

蕭梁一代，於六朝爲最盛；梁武帝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以言文學，則昭明文選，徐陵玉臺新詠，劉勰文心雕龍，並支配中國文學千餘年；而王褒庾信，則又奇才秀出，獨步千古。及庾信北上，王侯將相，周旋款至，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北朝文人，莫有述者。以言宗教，則齊梁遞嬗之際，正佛學昌明之時，三論

新近發現之梁五銖錢範出土處，在光華門外中和橋南草場圩，近因建築江南鐵路，偶得紅色陶製錢範多種。正面作五銖，背面四出；亦有正面作大富五銖，大吉五銖，及大通五銖者，後世未見，不知係鑄而失傳或竟未鑄。上圖示發現之地點，鄉民猶在繼續發掘錢範後面之鐵橋，即江南鐵路秦淮河橋也。下圖係錢範碎片，其橫斷面一種，分七八層，中有一孔，以注金屬，二層相疊，一正一反，錢成，即碎其陶範。頗可示古代鑄錢之方法，關係貨幣史非淺鮮也。



梁五銖錢範出土處



梁五銖錢範

巍峩，梵刹連雲，二百四十尺之瓦官閣，同泰寺之九層浮圖，『盤承雲表，露鈴搖天上風，』並載之史籍，稱耀千古。（圖六七）至於帝王陵寢，將相墓道，由其叢殘者而考之，猶可想見當年之氣概也。以言禮儀，則乘輿衣冠，文質彬彬，梁武帝威儀棣棣，秉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恆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北齊所謂蕭衍衣冠，爲泰山北斗者，可見其所被之廣。以言經濟，則蕭梁一代，商業鼎盛，『淮水以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隋書食貨志）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引金陵記云：

梁都之時，城中二十八萬餘戶，西至石頭，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東西南北，各四十里。自侯景反，元帝都於江陵，冠蓋人物，多南（疑西字之誤）徙。洎陳高祖復王於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

加以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民殷物阜，典章炳煥，誠南朝極盛之時期也。及侯景盜國，金陵瓦解，宮闕灰燼，文物蕩然，此百濟國使臣見城寺荒蕪，所以哭於闕下也。南朝士大夫流離關塞，惓懷宗國，死生契闊，悲不自勝，此庾子山之所以有哀江南之作也。茲錄如左，匪特以其文辭華美，亦取其敘事婉約，千餘年前一代興亡之史蹟，讀之又躍然於紙上焉。

哀江南賦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

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詩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以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飇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

逢三星之東聚彼臨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嘆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贔匿，終不悅於仁人。

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既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弦。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鍾鼓；甲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費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潰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猨鶴。弊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旣而魴魚赬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鴒；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游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値天下之無爲，尙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鬭。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於赤縣。靑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遺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尙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帥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遺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霑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顚覆，長洲

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

余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詶對；逢鄂坂之譏嫌，値彤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靑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勾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靑龍之戰艦，鬬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泊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屆於七澤，濱於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衞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

於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萃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

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窗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負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既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指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飇懍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拚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刻之巫；荊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逵泉之誅；蔑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寃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値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

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游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鷰，闇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遂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

且夫天道回旋，民生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復將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

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弦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註一）太初宮本吳之宮，晉平吳後，石冰作亂，焚燒蕩盡；陳敏平石冰，據揚州，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初渡江，因而居之。

第五章　六朝陵墓

第一節　總說

六朝陵墓，散佈江東，而尤以江寧句容丹陽三處，遺蹟最多。故本書調查所及，亦以江寧句容丹陽三地爲其範圍。計已發現而尚有遺蹟可憑，可斷爲何人之墓者，有下列各處。

朝代	陵墓名稱	地點
晉	領軍將軍卞壼墓	冶城朝天宮西
宋	武帝劉裕初寧陵	麒麟門外麒麟鋪（圖八）
齊	宣帝蕭承之永安陵	丹陽東北獅子灣
	高帝蕭道成泰安陵	丹陽東北趙家灣
	武帝蕭賾景安陵	丹陽正東前艾廟三姑廟
	景帝蕭道生修安陵	丹陽經山鶴仙坳
	明帝蕭鸞興安陵	丹陽正東東城村
梁	文帝蕭順之建陵	丹陽東城村齊明帝興安陵北

	武帝蕭衍修陵	丹陽東城村梁文帝建陵北
	簡文帝蕭綱莊陵（？）	丹陽陵口蕭梁河口
	臨川靖惠王蕭宏墓	麒麟門外張庫（圖一六）
	安成康王蕭秀墓	棲霞山甘家巷（圖一〇、一七）
	鄱陽忠烈王蕭恢墓	棲霞山甘家巷西南
	始興忠武王蕭憺墓	棲霞山甘家巷西南
	吳平忠侯蕭景墓	棲霞山西神巷村西（圖一二）
	南康簡王蕭績墓	句容石獅干（圖一一、一四、一五）
	建安敏侯蕭正立墓	淳化鎮
	新渝寬侯蕭暎墓	棲霞山西北宋家邊
陳	武帝陳霸先萬安陵	上方鎮石馬衝（圖一九）
	文帝陳蒨永寧陵（註一）	棲霞山甘家巷南獅子衝（圖九）

（註一）棲霞山甘家巷南獅子衝，余在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書中本以爲宋文帝長寧陵。繼讀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云：『永明七年，（四八九）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按卽青溪宅，卽所謂北第，南第在東府）。宋長寧陵埏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崗上。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據此，則宋文帝長寧陵當在青溪北部，後徙其麒麟墓闕於東崗棲霞山甘家巷南獅子衝之陵，合於建康實錄所載『縣東北四十里陵山之陽』。姑斷爲陳文帝永寧陵。

晉尚書令假節領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成陽卞公墓

其已發現，有遺蹟而不可考者，有下列各墓：

地名	備考
南京棲霞山張家庫	二辟邪（圖一八）
南京笆斗山徐家村	一華表（或墓闕）
南京淳化鎮宋墅後村北	一華表及圓盖（圖一三）
南京淳化鎮侯村	一墓闕及二辟邪
南京淳化鎮官塘	墓闕已全陷塘中僅有遺蹟可辨
南京江寧鎮方旗廟	二辟邪（一已毀其後部）
丹陽水經山下偏西	二辟邪
丹陽水經山下偏東	二辟邪

此外史乘記載，確有地名可考，或因年久失傳，或遭風霜剝蝕，陵谷變遷，已湮沒不可考者，根據（一）唐許嵩建康實錄；（二）宋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三）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四）清朱孔陽歷代陵寢備考及（五）碑銘墓誌等，列表如左：（必要時並參考（六）府縣志。）

朝代	陵墓名稱	地點
吳	武烈帝孫堅高陵	丹陽孫陵港（丹陽縣志）
	大帝孫權蔣陵	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建康實錄）
	敬懷王皇后敬陵	初葬公安孫休即位改葬敬陵（歷代陵寢備考）
	會稽王孫亮墓	丹陽頓鄉（歷代陵寢備考）
	景帝孫休定陵	江南太平府東（同上）
	諸葛瑾墓	武進
	韋昭墓	丹陽延陵鎮（丹陽縣志）
	甘寧墓	上元直瀆山（上江兩縣志）
	陶基及諸陶氏墓	橫山麓陶墓岡（輿地紀勝）
東晉	元帝司馬睿建平陵	縣北九里雞籠山陽不起墳（建康實錄）
	明帝司馬紹武平陵	縣城北九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建康實錄）
	成帝司馬衍興平陵	縣北七里雞籠山陽與元帝同處（同上）
	康帝司馬岳崇平陵	縣北鍾山之陽（同上）

穆帝司馬聃永平陵	縣城北十九里幕府山之陽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同上)
哀帝司馬丕安平陵	縣北九里雞籠山之陽元帝同處(同上)
廢帝海西公司馬奕墓	吳縣(同上)
簡文帝司馬昱高平陵	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同上)
孝武帝司馬曜隆平陵	縣城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不起墳(同上)
安帝司馬德宗休平陵	鍾山之陽今縣城東北十五里不起墳(同上)
恭帝司馬德文沖平陵	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同上)
王導墓	上元幕府山(上江兩縣志)
桓溫墓	當塗(輿地紀勝)
桓彝墓	宣城縣北八十里焦村(同上)
溫嶠墓(圖二〇)	幕府山之陽(建康實錄)(按嶠實葬豫章)
謝安墓	在石子岡北(元和郡縣志)
顏含墓	幕府山(上江兩縣志)
謝靈運墓	在上元縣東與本業寺相近(景定建康志)(按在麒麟門外去南京四十餘里)
畢卓墓	當塗縣東南龍山(輿地紀勝)
蔡謨墓	丹陽縣南四十里石城鄉(丹陽縣志)
甘卓墓　舊有碑云梁州刺史甘府君墓	江寧東南一百二十里橫山(至正金陵新志)
宋	
武帝章胡皇后熙寧陵	丹徒(歷代陵寢備考)

文帝劉義隆長寧陵	縣東北二十里周圍二十五步高一丈八尺(建康實錄)齊溪北部蕭嶷第前(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
文帝昭路皇后修寧陵	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東南(歷代陵寢備考)
文帝宣沈皇后崇寧陵	建康幕府山(同上)
孝武帝劉駿景寧陵	上元縣南四十里巖山之陽(建康實錄)
孝武殷淑妃墓	龍山未詳處所(歷代陵寢備考)
前廢帝劉子業墓	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龍山(同上)
明帝劉彧高寧陵	臨沂縣幕府山(建康實錄)
後廢帝蒼梧王劉昱墓	丹陽秣陵縣郊壇西(歷代陵寢備考)
順帝劉準遂寧陵	失載
長沙景王劉道鄰墓	臨沂幕府山(宋劉襲墓誌)
臨灃侯劉襲墓	瑯邪秉武岡(同上)
散騎常侍謝濤墓	上元城南崇禮鄉土山東山寺前(上江兩縣志)
齊	
廢帝鬱林王蕭昭業墓	失載
廢帝海陵王蕭昭文墓	失載
廢帝東昏侯蕭寶卷墓	鎮江府丹陽縣東二十一里(歷代陵寢備考)
和帝蕭寶融恭安陵	姑孰(?)
文惠太子蕭長懋墓	夾石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豫章王蕭嶷墓	金牛山(江寧東南銅山)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竟陵王蕭子良墓	祖硎山
	巴東獻武公蕭穎冑墓	上元攝山（上江兩縣志）
梁	武帝穆丁皇后寧陵	失載
	昭明太子蕭統安寧陵	建康縣北三十五里（建康實錄）南京燕雀湖（窮神祕苑）
	元帝蕭繹墓	始葬江陵津陽門外後改葬江寧（歷代陵寢備考）
	永陽昭王蕭敷墓	臨沂縣長干里黃鵠山（梁故永陽敬太妃墓誌銘）
	王僧辯墓	方山（上江兩縣志）
	柳世隆墓	方山五城渡（同上）
	蔡大寶墓	丹陽縣修陵北（丹陽縣志）
陳	武帝昭錢皇后嘉陵	失載
	廢帝臨海王陳伯宗墓	失載
	宣帝陳頊顯寧陵	縣南四十里牛頭山西北（元和郡縣志）

第二節 陵墓體制

六朝陵墓，雖叢殘不全，然根據史籍記載，及實地調查所得，亦可考見其制度大概。茲先述帝王陵寢，再論王侯墳墓。

（一）帝王陵寢

（1）起墳與不起墳　東晉南渡，規模草創，帝王陵寢，類不起墳。建康實錄卷八注云：『按晉十一帝有十陵，元明成哀四陵在雞籠山之陽，陰葬不起墳；康簡文武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亦不起墳；惟孝宗一陵在幕府山起墳也。』嗣後宋齊梁陳諸陵，皆以起墳為常。

（2）陵之大小　陵之起墳者，史或記其周圍及高度，玆據建康實錄，列表如左：

陵名	周圍	高度
晉穆帝永平陵	四十步	一丈六尺
宋武帝初寧陵	三十五步	一丈四尺
宋文帝長寧陵	三十五步	一丈八尺
陳武帝萬安陵	六十步	二丈
陳文帝永寧陵	四十五步	一丈九尺

又北史孝行傳王頒為報父讎，擬發陳武帝陵，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邱隴，斵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讀此亦可見當時陵寢之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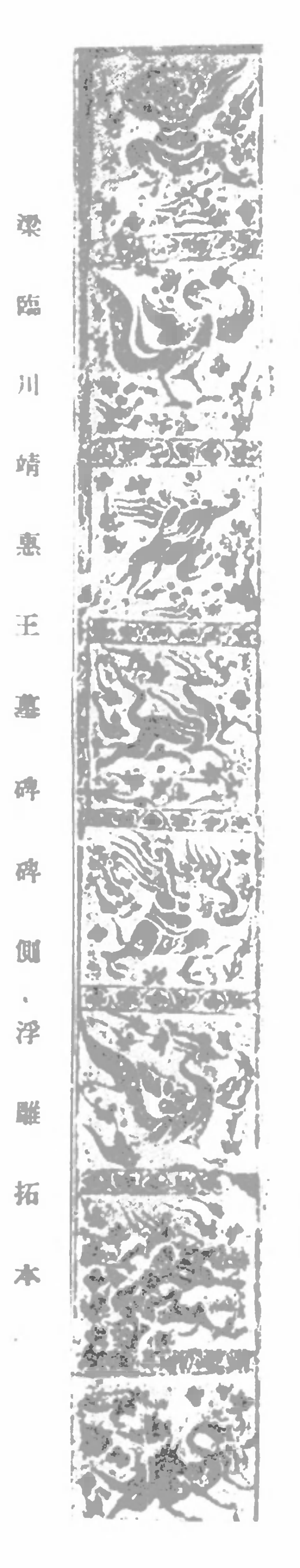
(3)石獸　帝王陵寢其前左右皆列石獸左者雙角蓋爲天祿右者獨角或爲麒麟(註一)如宋武帝初寧陵石獸角已剝落，但視其痕跡，顯係獨角；(圖八)(註二)陳文帝永寧陵右獸尚完好，爲獨角；(圖九)齊宣帝永安陵東北向經山其右亦爲獨角；齊景帝修安陵左獸雙角，右獸獨角；梁武帝修陵僅餘左獸雙角；齊明帝興安陵僅餘右獸，獨角是也。石獸皆有翼，肘髆焰，騰驤欲飛。

(4)墓闕或華表　石獸之後，往往即爲墓闕，一稱華表。墓闕之基，作二蜥蜴環繞相向之形，或曰蝦蟇。(亦具翼)墓闕之上爲神道碑，左右相向，如梁文帝建陵，大書『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作正書，一作反文。神道碑上爲圓蓋，蓋上有小石獸一。其史蹟尙可考見，而今日已亡者，則有宋武帝初寧陵之墓闕(註三)陳武帝萬安陵之華表，(註四)及宋孝武帝殷淑儀墓之石柱。(註五)以此推之，可見每陵皆有華表。

(5)碑及贔屭　華表之後，爲碑及贔屭二，左右相向。例如梁文帝建陵華表之後，尙有贔屭一對，惟碑已亡；然據丹陽縣志記載，則已墜落田野中，雷火焚擊無文字，或今日不可考耳。又袁枚梁武帝疑陵詩(實指陳武帝萬安陵)亦云『旁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蝸書記某吏，』然則帝王陵寢，皆有碑文，今湮沒莫考耳。

(6)隧道　自石獸至陵，行左右華表碑碣之間，是謂隧道。謝莊孝武宣貴妃殷氏誄所謂『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是也。建康實錄卷十七『中大同元年(五四六)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虵鬬隧中，其一被傷奔走；又靑蟲食陵葉俱盡。』所謂隧蓋即指此。

(二)王侯將相墓



梁臨川靖惠王墓碑碑側．浮雕拓本

王侯將相墓，與陵寢大同小異：前列辟邪，左右相向，無角有翼。辟邪之後爲墓闕。（多爲二十四稜，惟蕭宏墓闕獨二十八稜，雕刻亦佳。）神道碑皆前向。（蕭宏，蕭秀，蕭景，蕭績，蕭正立墓皆然，惟梁文帝建陵之神道碑，左右相向耳。）（圖一二——一七）墓闕之後爲碑，東西相向；獨梁安成康王蕭秀墓，有碑凡四。（前爲辟邪一對，次爲碑一對（左右皆僅餘龜趺）次爲墓闕一對，（左僅餘柱礎）最後又爲碑一對。）（圖一六、一七）其墓規模大者，如蕭宏蕭正立墓，前後歷百步，不亞於帝王陵寢也。

六朝陵墓，皆在低隰之地，卻依崗阜，前臨原野，與後世之因山築墓者，迥異其趣。又梁南康簡王蕭績墓，雙闕之間，正對赤山，宛若屏障，足見風鑑之術，在六朝時已開其端矣。（圖一五）

總之此二十八處六朝陵墓，實爲金陵史蹟之瓌寶：論其藝術，則梁安成康王西碑，始興忠武王東碑，皆吳興貝義淵書，莫友芝謂較北魏諸刻，格韻相等，而稍朗潤，蓋南北大同小異處，上承鍾王，下開歐薛，其論甚是。蓋南朝楷書，存於今者甚尠，惟有梁一代，瘞鶴之銘，不亞於陳文公碑也。至於梁吳平忠侯之神道，太祖文皇帝之雙闕，雖北朝亦

逖其宏麗；羲淵之書，皆穹碑巨製，文累數千，尤足見其造詣。世人南帖北碑之論，未見南朝諸鉅製也。他若建陵以及蕭秀蕭績諸墓之石礎，蕭宏蕭景諸墓之石柱，蒐粹以觀，粲然美備；而蕭宏碑側之浮雕八方（圖一六）頗與漢武梁石室同其精美。至若希臘式之石柱（即隱陷之直刳稜紋）assyrian 式之有翼石獸，示東西藝術之交互影響，其藝術史上之意義尤爲重大焉。

晉元帝廟（馮浩編訂玉谿生詩不錄此詩謂其意淺語弱必非本集軼篇） 李商隱

青山遺廟與僧鄰 斷簇殘碑鎖暗塵 紫蓋適符江左運 翠華空憶洛中春
夜臺無月照珠戶 秋殿有風聞玉扆 弓劍神靈定何處 年年春綠上麒麟

石麒麟 地名 曾極

短焚長塹起寒煙 知是何人古墓田 千載石麟相對立 肘騣膊焰故依然

石步道中有石麒麟數十 前人

地悴天荒邱隴平 難從野老問衰興 蒼烟落日低迷處 折足麒麟記壞陵

金陵雜興 蘇洞

龍光寺裏只孤僧 玄武湖如掌樣平 更上雞籠山上望 一間茅屋背諸陵

晉元帝廟 陳文述

夕陽回首舊金墉 雙闕天開作九重 一帝此間曾渡馬 諸臣當日定從龍

江山形勝思京洛　將相功名誓鼎鐘　同是偏安更衰弱　臨安誰祀宋高宗

晉陵　前人

西風吹上最高層　落日青山弔晉陵　出地雙鵝終喪亂　渡江五馬竟飛騰
金墉故國悲多難　玉璽新符卜中興　今日雞籠山畔過　更無窣石照魚鐙
朱雀宮門舊蹟湮　金鳧何處問重泉　一杯自勸長星酒　七寶空留帝子鞭
六代江山都似夢　四朝陵寢總如煙　只餘王謝風流在　墓草荒涼石獸眠
天光分曜史填胸　遺恨南朝百感重　割據三分吳大帝　湖山一角宋高宗
秋生牛首山頭月　夢醒雞鳴寺裏鐘　爭似孝陵無恙在　掖門雲擁萬株松

梁武帝陵　前人

早年八友數雄才　暮齒如君亦可哀　玉輦屢求同泰去　青絲終見壽陽來
英雄成敗關天數　書籍銷沉有劫灰　老向空山留片石　夜深翁仲話梁臺

陳武帝萬安陵　前人

當年偕辯平侯景　太室銘功定不祧　立長有心圖卻敵　背盟何意出同僚
未容方智生南國　終遺蕭莊死北朝　無復萬安陵寢在　空餘石馬勢騰驍

梁武帝疑陵（按係陳武帝萬安陵）　袁枚

古來萬事風輪走　除出虛空無不朽　忽逢攔路兩麒麟　欲訴前朝尚張口
一麟腹陷泥沙深　一麟倔踞山角陰　牙鬚剝落麟爪盡　風雨千年石不禁
旁有穹碑無文字　萬萬蝸書記某吏　獎首有穴當胸穿　分明墜入轀輬器
得毋不識仲山甫　讀詩不辨岐陽鼓　爭怪當年索幼安　三宿碑前手摹撫
有叟爲言梁武陵　語雖未確心怦怦　爾時羯磨難贖身　誰將八綍禮臺城
又聞地名石馬衝　毋乃陳祖萬安宮　當時鬚根和骨掘　規模那得還豐隆
是梁是陳語正譁　東風一陣吹煙沙　黃圖我欲披皇覽　白骨人誰認帝羓
嗚呼君不見　南朝二十餘陵盡建康　冬青無樹烟茫茫．

弔六朝諸陵　朱倓

建康陵墓盡殘叢　石獸蒼涼夕照中　斷碣飄零三國雨　銅駝慘澹六朝風
神州河湖悲喪亂　南部江山苦戰攻　最是西京俱泯滅　不堪回首舊金墉

龍山弔殷淑儀墓　前人

開道當年殷淑妃　龍山賜葬滿珠璣　三章誄筆感天子　七寶宮車辭帝畿
隧路抽陰扃已閟　山庭殺日魄何依　劇憐從石金凫盡　何處荒原弔玉徽

丹陽弔蕭齊諸陵　前人

六朝陵寢滿江東　強半荒烟落照中　華表當年耀皓月　麒麟今日嘶悲風

飄零碑碣思王業　慘澹河山憶戰功　弓劍神靈定何處　興亡陳蹟太匆匆

(註一)參閱朱偰著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

(註二)宋武帝初寧陵在麒麟鋪，右獸立獨角，左獸已傾水際。其右獸頭部已損二十四年五月，好古者於地下得其頭後部，裝於獸項上，數百年剝落之古物，又歸原位因此本文得知其為獨角者。

(註三)建康實錄卷十三：『大明七年夏四月，大風折初寧陵華表。』

(註四)建康實錄卷二十：『太建九年七月，大風雨震萬安陵華表。』

(註五)南史江智深傳：『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

第六章　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此杜樊川詠金陵詩也。所謂四百八十寺，極言寺之多；然或為成數，且不必皆在金陵也。上元孫伯潛嘗蒐集諸書，僅得二百二十有六寺，尚未及半；江寧陳作霖得其遺稿，編為南朝佛寺志二卷（金陵瑣志七種之一）孫君始事之勤，與陳君編纂之謹，惟個中人得以知之。惟是書所本，不外慧皎高僧傳及許嵩建康實錄二書為主，旁及諸史類書名家藝文，有見必錄。然以南朝寺宇之衆，文獻之繁，自不能無所脫漏。如南朝佛寺志卷下有法雲寺，謂在雞籠山旁，齊竟陵王子良之邸內也。惟鍾山亦有法雲寺，（見南史張識傳）輿地志亦云：『一人泉在鍾山絕頂，古法雲寺側。』然則南朝法雲寺有二，而該書則僅錄其一。（註一）又梁諸葛穎有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詩，此亦未錄。又如建陵寺該書惟根據歐陽詢藝文類聚：『梁任孝恭有建陵寺刹下銘，』但『莫詳所在，』竊以為建陵為梁文帝（武帝父）陵，在今丹陽，然則建陵寺或在丹陽，亦猶皇業寺之於修陵，未必在金陵也。然此皆小節，未足為書病也。茲略述南朝寺宇如左：

江左佛教之全盛時代　江左之有象教，始於吳大帝赤烏十年，（二四七）天竺康僧會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大帝為建塔立寺，以金陵始有佛寺，故號建初。自後天竺高僧，相繼東渡，頭陁寺碑文所謂『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佛圖澄）什（鳩摩羅什）結轍於山西，林（支遁）遠（慧遠）肩隨乎江左』是也。晉宋以來，佛寺代有增築，至梁而稱全盛，都下塔

寺，號稱五百餘所。

宗派之創立　於時棲霞有三論宗，達摩北上，又創立禪宗；合以後唐之牛頭宗，明之律宗，並爲江表重要宗派，而皆萃於金陵焉。

帝王之提倡　南朝諸帝，類皆信奉佛教。如吳大帝立建初寺，（今花盝岡之南）晉簡文帝就長干寺造三層塔，並車駕常臨幸瓦官寺，講放光經；晉恭帝復親迎佛像，步從十餘里。宋明帝踐祚，亦捨宅爲湘宮寺。至齊梁以降，佛教益盛，齊武帝傾金寶造禪靈寺，梁武帝捨宅爲寺，（光宅寺）且三捨身大寶於同泰寺，梁簡文帝立天皇寺，陳武帝亦二度捨身大莊嚴寺。（建康實錄卷十九）其他帝王之造寺講經，不可勝計，『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於是梵宇琳宮，遂遍佈江東。

后妃公主之造寺塔　自東晉偏安江左，后妃公主，皆溺情內典，塔寺日盛。如晉康帝褚皇后建延興寺，晉穆帝何皇后造尼寺，即名何皇后寺；晉恭帝思皇后褚氏，立青園寺，（在覆舟山）宋晉陵公主造南林寺（在中興里）臨川公主造竹園寺，路太后造大莊嚴寺，建塔七層，（當今之笪橋西）南昌公主及新蔡公主立禪林寺。梁永慶公主造永慶寺（今五台山）永定公主造浮圖五級於開善寺，（今明孝陵）梁武帝妃阮修容造梁安寺，宣業寺並資助捐造福成定果靈光諸寺。金樓子后妃篇云：

大同九年六月二日，修容薨於江州之內寢，信至京都，梁安宣業福成定果靈光正覺諸寺，同皆號哭，如喪親戚。

此外梁永康公主造幽巖寺，陳文帝章皇太后捨宅爲國勝寺，多不勝枚舉也。

王公大人之造寺　晉丞相王導敬禮西域沙門尸黎密，時人呼爲高座，後人追旌往事，遂名其寺爲高座寺。（今雨花臺）嗣後王公大人，捨宅造寺者，代有所聞，略舉數十例如左：

晉中書令何充　立建福寺

晉鎮西將軍謝尙　捨宅造莊嚴寺，宋改謝鎮西寺。

晉征北將軍蔡謨　立棲禪寺

晉彭城敬王純　立彭城寺

晉侍中中書令王坦之　立臨秦寺安樂寺

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　立治城寺

晉車騎將軍琅邪王邵　立枳園寺

宋平陸令許桑　捨宅造平陸寺

宋司徒何尙之　造司徒寺及法輪寺（覆舟山下）

宋建平王宏　捨宅爲棲元寺

齊竟陵王子良　在邸內造法雲寺；並立齊隆寺。

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遙光　在攝山琢造石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

齊南海王子罕　造勝善寺

梁司空徐度　造佛窟寺（牛首山）

梁穎川刺史劉威　造淨居寺

梁昭明太子　造神山寺

梁南平襄王　造永明寺

梁東陽太守王均　造須陀寺

梁湘州刺史蕭環　造本願尼寺

梁邵陵王綸　造慈恩寺一乘寺（在古丹陽縣東南六里）

梁常侍陳景　造寒林寺

梁太子綱（卽簡文帝）　建天中寺

梁湘東王繹　造飛流寺（在鍾山）

梁尙書令謝舉　捨宅爲山齋寺

梁散騎常侍到溉　捨宅爲到公寺

爲尊者亡者追薦造寺　南朝帝王公卿，常爲尊者追薦，造寺建塔者，此風始於宋而盛於梁，往往莊嚴宏麗，冠於諸寺。略舉數例如左：

報恩寺　宋文帝爲高祖創建

靑園尼寺　宋駙馬王景琛爲母范氏建

禪岡寺　宋蕭惠開爲父思話造

新安寺　宋孝武帝爲寵姬殷貴妃造（在靑溪雞鳴橋北）

集善寺　齊世祖爲豫章王造（在鍾山西）

智度寺　梁武帝爲母獻后造以資冥祐

解脫寺　梁武帝爲德皇后造

大愛敬寺　梁武帝爲太祖文皇帝造（在鍾山絕頂）

慈覺寺　梁昭明太子爲母丁貴嬪造

善覺寺　梁昭明太子爲母丁貴嬪造

諸寺之中，尤以大愛敬寺最爲宏麗，寺普通元年（五二〇）造，越三年建七層靈塔，中大通四年，（五三二）又造一丈八尺旃檀像。寺既成，敕蕭洽爲製碑，晉安王綱作刹下銘。武帝嘗游覽賦詩，昭明太子和之，太子復建讀書臺於山上。江表已多游於此，又集名僧與東魏使李同軌講經寺中。逮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之亂，邵陵王綸率衆入援，駐鍾山大愛敬寺，遂淪爲戰場。然今日登鍾山絕頂，猶可見其遺址也。

南朝寺宇，除上述外，更有西來高僧駐錫久而成寺者，（如瓦官寺閑賓寺道林寺竹林寺迦毗羅寺鐵索羅寺

上定林寺）亦有集衆捐資興建者，（如齊梁衆造寺）佛宇林立，梵刹相望。想像當年，北自幕府山，南迄獻花巖，東起攝山，西止大江，四百八十寺，掩映城闕山水之間，誠江左象教之全盛時代也。

茲根據南朝佛寺志，立表如左，其沿革猶可考者，詳見後寺宇分紀，茲不再贅焉：

六朝	隋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民國	地點
建初寺（大市寺）……	……	法性寺	石佛院 前法性 後法性				
以上吳建							
*長干寺（阿育王寺）……	……	天禧寺慈恩旌忠寺	……	大報恩寺……	……	報恩寺……	中華門外
*高座寺（尸黎密寺／甘露寺）……	……	永寧寺……	……	高座寺…… 永寧寺……	……	高座寺 永寧庵	雨花臺
白馬寺							
延興寺……	（廢）						
建福寺……	（廢）						
莊嚴寺（謝鎮西寺／興嚴寺）……	……	（紹興中徙於眞武廟北）					
棲禪寺							
何皇后寺							
建興寺							

中安寺			
祇洹寺（白塔寺）……長慶寺……保寧寺……	（廢爲驍騎倉）		
瓦官寺　圖　四四・四五……吳興寺／昇元寺……崇勝戒壇院……	瓦官寺（下瓦官寺）／集慶庵……下瓦官寺	……鳳游寺／……下瓦官寺	鳳凰臺
波提寺……（廢）			
臨桑寺			
安樂寺……（廢）			
新亭寺　中興寺／大安寺			
中寺			
冶城寺……			
太后寺			
法王寺……大碕寺下院……	……	三藏殿	雨化臺北
白塔寺			
枳園寺			
越城寺			
開福寺　[illegible]福尼寺……小〃尼寺			
歸善寺……………（猶存）			

鬥場寺　道場寺　明安寺					
崇明寺					
延賢寺					
青園寺(龍光寺)……	……月燈禪院				
禪衆寺					
護身寺					
普闡寺……	……	……	……普緣寺		
招提寺					
簡靖寺					
天寶寺……	天保寺……	……均慶院			
長壽寺					
以上晉建					
*祈澤寺……	……	祈澤治平寺……	……	祈澤寺	高橋門外
平陸寺(奉誠寺)					
高座寺					
[illegible]資寺					
道林寺(蔣山寺)					
竹林寺					

迦毗羅寺	眞際寺	寶戒寺			
定林寺		定林庵			
嚴林寺					
宋興寺（興教寺）					
*報恩寺	奉先寺 報慈院	能仁寺		能仁寺址	在天界寺側
青園尼寺					
南岡寺					
龍華寺					
南林寺	（廢）				
永豐寺（長安寺）					
崇福寺					
宋熙寺		太平興國寺			
善居寺（下雲居院）					
竹閣寺					
*鐵索羅寺　翠羅寺　妙果寺		瑞相院		碧峯寺	天界寺對面
*上定林寺（在鍾山）		上定林寺（方山）		上定林寺	方山
鷄鷲寺					

王國寺

延壽寺 …… 延熙寺

烏衣寺

齊福寺

天竺寺

禪間寺

司徒寺

法輪寺

南澗寺

大莊嚴寺 ……（重修）

*幽棲寺 …… 祖堂寺　延壽院 …… 幽棲寺　祖堂山

何園寺

靈曜寺

多寶寺

北多寶寺

長樂寺 ……（廢）

幽王寺

棲元寺

新安寺

外國寺

禪林寺……惠日寺……（徙寺清化市）

湘宮寺

興業寺

永安寺……歸寂塔院

天保寺

正勝寺

興皇寺

羅根寺

帶基寺

延祚寺……正覺寺（鐵塔寺）……（羅寺）（爲雷震所壞）　羅寺轉灣

閑心寺

正覺寺（在新亭）

龍淵寺

靈味寺

天王寺……奉先禪院…普光寺……寶光寺

曠野寺（在新亭）……禪居院…崇果院…崇因寺……邸廠寺

隱靜寺……………………

以上宋建

建元寺

毗耶離寺

正觀寺

齊衆造寺

崇聖寺

孔子寺

大仁寺

興福寺

洞玄寺

山茨寺

大昌寺

隱靈寺

齊安寺……………………妙淨寺

禪靈寺

普宏寺

集善寺…………（毀）……法雲寺……（建炎毀）

法雲寺 圖九

石室寺					
*棲霞寺	功德寺 妙因寺	普雲寺 嚴因崇報寺 虎穴寺	棲霞寺	棲霞寺	棲霞山
草堂寺	（廢）	寶乘寺	（爲常遇春宅）		
齊隆寺（宣武寺）					
齊熙寺					
齊古寺		樂林院			
勝善寺（上雲居寺）			白雲寺 鍾山之陰		
法音寺					
慧眼寺					
以上齊建					
智度寺					
新林法王寺					
永建寺	隱靜院				
无垢寺（无垢院）					
*佛窟寺		崇教寺	宏覺寺	普覺寺	牛首山
仙窟寺					

虎窟寺					
常樂寺……	[illegible]善院……福昌院				
敬業寺					
淨居寺					
小莊嚴寺					
光宅寺					
•蕭帝寺……	……法光寺……	鹿苑寺……	……	石觀音庵	城東南隅
明慶寺					
涅槃寺					
聚徽寺					
皇宅寺					
•本業寺……	……	……	……	本業寺	京滬道上麒麟門外
解脫寺……	……(寂樂院)(百福院)……	功德寺			
淨名寺……	……	……	東山翼善寺		
•幕府寺(秀巖院)……	……	……	……	達摩洞	幕府山
•同行寺(聖游寺)……	……秀眾院……	寶林寺……	……	(遺址猶存)	幕府山
法清寺……	……	昭文精舍			

*永慶寺(白塔寺)(圖一七四)				永慶寺	五台山
勸善寺					
*開善寺	寶公院	太興國寺(蔣山寺)	靈谷寺	靈谷寺	鍾山
慶雲寺					
*杜桂寺		香林寺		香林寺	赤山西
觀音寺		(廢)			
資聖寺		白都院			
佛壇寺(佛龕院慈相院)					
永泰寺	淨果院				
天光寺					
建陵寺(?)(疑在丹陽)					
棲隱寺					
惠日寺					
*大愛敬寺	愛敬禪院	齋寧寺(移入城)			
神山寺					
永明寺					
果願尼寺					
須陀寺					

頭陀寺	……	天王院			
猛信尼寺	（重建）				
福靜寺	了緣塔院				
靜福寺	延福禪院				
梁衆造寺					
建業寺					
慈覺寺					
善覺寺					
同泰寺	（圓寂寺）淨居寺	法寶寺	雞鳴寺	雞鳴寺	臺城
北寺					
清玄寺	清眞寺				
圓居尼寺					
禪巖寺					
法苑寺（廣化寺）					
大心寺					
華嚴寺					
方樂寺	……	常樂院			

東林寺

蔣山頭陀寺……………………普濟寺

本願尼寺

萬福尼寺

平等寺

普光寺

化成寺

慈恩寺

善業尼寺

寒林寺

金口寺……………靈鷲院…隆教院

福興寺……………福興塔院…殊勝寺……………（燬）

天中寺

一乘寺（凹凸寺）

歸來寺

飛流寺

甘露鼓寺

梁安寺

宣業寺

福成寺

定果寺

靈光寺

履道寺

渴寒寺

山齋寺

到公寺

景公寺

幽巖寺

青山幽巖寺

儀香尼寺

靈隱寺

宣明寺

天皇寺

以上建梁

懷安寺

慧福尼寺

國勝寺					
楊都寺					
棲靈寺					
大皇寺					
寶田寺					
證聖寺……	……	木平寺			
寶城寺……	衡陽寺……	……	……	衡陽寺……	棲霞寺 西南
義和寺					
四无畏寺					
以上陳建及不可考者					

*今日遺址猶存或較重要較宏麗之寺字。

（註一一）南朝佛寺志卷下集善寺一則，謂『唐初毀後復置爲章義院，改法雲寺，』註云：『此非六朝之法雲寺也。』故該書所錄法雲寺僅一而已。

第七章　隋唐之遺蹟

第一節　隋

隋文帝開皇九年（五八九）平陳，詔建康城邑宮闕，並蕩平耕墾，於是六朝文物，強半湮沒，宮殿苑囿，蕩然無存，實爲文化史上之一大損失也。又廢丹陽郡，平其城以爲田；乃於石頭城置蔣州，依漢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析溧陽丹陽之地，置溧水縣。開皇十八年（五九八）廢溧陽，并入溧水，與江寧當塗三縣屬蔣州。煬帝大業初，改蔣州復名丹陽郡，省建康秣陵同夏三縣，入江寧；又廢臨沂丹陽湖熟三縣，亦入江寧，與溧水二縣，仍爲丹陽郡所統。初揚州治徙蔣州城內，廢東府城；末年以江都爲揚州，置總管府，自後揚州之名（除唐初短時期外）專於江都矣。

按西晉平吳未嘗蕩平建業，終得保全江東，開東晉百餘年之基業。隋既平陳，詔建康城邑，蕩平耕墾，六朝舊蹟，蕩然盡矣。至大業十三年（六一七）煬帝幸江都，中原雲擾，阻塞無歸，將起丹陽宮遜於江左，而已無及。平陳功業，僅換雷塘數畝田，『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可慨也已！

隋代遺蹟，強半無存，惟棲霞寺舍利塔，係隋文帝仁壽元年（六〇一）所建，上鐫陁羅尼經，今猶巋然獨存，詳後梵刹一章，茲不多贅。（圖二一二——二一八）

隋宮　　李商隱

紫泉宮殿鎖煙霞　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　豈宜重問後庭花

第二節　唐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東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六二〇）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析置丹陽安業溧陽三縣。更江寧曰歸化。六年（六二三）揚州東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國號宋，修陳故宮而居焉。是歲省安業入歸化。七年，（六二四）李靖討平公祏，更揚州爲蔣州。八年（六二五）又改蔣州爲揚州，廢行臺置大都督府，更歸化縣曰金陵縣。冬十二月，檢校揚州大都督襄邑王神符始自丹陽徙州府於江都，自是揚州之名，始專歸江北，蓋自汴河開通，江都爲轉運樞紐，終唐之世，金陵衰而江都盛，徒供詩人之憑弔而已。

有唐一代，金陵之名凡數變，由上所述已經四變；（江寧析置丹陽，更曰歸化，又改金陵）此後所更名稱，列表如下：

（1）潤州白下縣　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徙金陵縣於白下邨，曰白下縣。以白下延陵句容隸潤州，以溧水溧陽丹陽隸宣州。

（2）江寧縣　太宗貞觀七年（六三三）移白下縣於冶城東；九年（六三五）改白下縣曰江寧縣。

(3)丹陽郡　元宗天寶元年(七四二)置丹陽郡於潤州，領句容江寧等六縣。

(4)江寧郡　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七)以江寧縣置江寧郡，領江寧句容溧水當塗四縣。

(5)昇州　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改江寧郡爲昇州，(割潤州之句容江寧宣州之二溧丹陽，)置浙江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領昇潤宣歙等十州，治昇州。

(6)上元縣　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廢江寧置上元縣。寶應元年(七六二)廢昇州，上元復隸潤州，昭宗大順元年(八九〇)復置昇州於上元。

綜觀有唐一代，金陵郡縣名稱，變更最多：郡則丹陽江寧，州則揚州蔣州潤州昇州，縣則江寧丹陽歸化金陵白下上元。就中以昇州之名，較爲著稱，後世遂以昇州爲唐關於金陵之代表名稱也。

* * * *

唐代詩人對於六朝遺蹟之憑弔　六代既逝，文物飄零，然過其地者，未嘗不起盛衰興亡之感。此唐代詩人所以獨多憑弔遺蹟之作也。金陵詩人，如王昌齡殷遙冷朝陽皇甫冉輩(丹陽人)間有享盛名者；然弔古之作，則未多見。金陵覽古，始自太白，其鳳凰臺一首，固已獨步千古，卽宣城謝公亭牛渚諸首，亦有關南朝史蹟，其詩云：

江城如畫裏　山曉望晴空　兩水夾明鏡　雙橋落彩虹
人煙寒橘柚　秋色老梧桐　誰念北樓上　臨風懷謝公　(秋登宣城謝朓北樓)

謝公離別處　風景每生愁　客散靑天月　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月　窗竹夜鳴秋　今古一相接　長歌懷舊游　（謝公亭）

牛渚西江夜　青天無片雲　登舟望秋月　空憶謝將軍

余亦能高詠　斯人不可聞　明朝挂帆去　楓葉落紛紛　（牛渚）

天下傷心處　勞勞送客亭　春風知別苦　不遣柳條青　（勞勞亭）

繼太白之後，司空曙劉禹錫杜牧之李義山許渾韋莊輩，代有吟詠，錄其尤者，以供憑弔焉：

金陵懷古　司空曙

輦路江楓暗　宮庭野草春　傷心庾開府　老作北朝臣

經檀道濟故壘　劉禹錫

萬里長城壞　荒營野草秋　秣陵多士女　猶唱白符鳩（當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鳩枉殺檀江州見南史）

石頭城　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旛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爲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南朝　李商隱

玄武湖中玉漏催　雞鳴埭口繡襦迴　誰言瓊樹朝朝見　不及金蓮步步來
敵國軍營漂水柹　前朝神廟鎖煙煤　滿宮學士皆顏色　江令當年只費才

陳後宮　李商隱

茂苑城如畫　閶門瓦欲流　還依水光殿　更起月華樓
侵夜鸞開鏡　迎冬雉獻裘　從臣皆半醉　天子正無愁

齊宮詞　前人

永壽兵來夜不扃　金蓮無復印中庭　梁臺歌管三更罷　猶自風搖九子鈴

潤州　杜牧之

向吳亭東千里秋　放歌曾作昔年游　青苔寺裏無馬跡　綠水橋邊多酒樓
大抵南朝皆曠達　可憐東晉最風流　月明更想桓伊在　一笛聞吹出塞愁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杜牧之

六朝文物草連空　天淡雲閒今古同　鳥去鳥來山色裏　人歌人哭水聲中
深秋簾幕千家雨　落日樓臺一笛風　惆悵無因見范蠡　參差煙樹五湖東

江南春　杜牧之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烟雨中

泊秦淮　杜牧之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金陵懷古　許渾

玉樹歌殘王氣終　景陽兵合戍樓空　楸梧遠近千官塚　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　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　惟有青山似洛中

金陵圖　韋莊

江雨霏霏江草齊　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臺城柳　依舊煙籠十里隄

* * * * *

顏魯公放生池　唐肅宗至德元年（七五六）封顏眞卿爲丹陽縣子。乾元二年（七五九）詔天下臨江帶郭各置放生池，始江州迄昇州，凡八十一所；時顏眞卿爲浙西道節度使，治昇州，其所置放生池，在秦淮太平橋側。按放生池有三說：

（1）建康志：放生池舊以府治東東接青溪北通運瀆者爲之；淳熙中史正志移於青溪，建閣其上。待徵錄謂當在今舊王府地，此一放生池也。今廢。

（2）金陵梵刹志：鷲峯寺後有青溪閣，閣下為放生池，石上鐫擘窠字曰『魚極樂國。』本屬內監，以教坊隙地易之，構一椽祀魯公有碑記，此明人之放生池，仍托古於魯公者也。

（3）陳文述秣陵集，以為在烏龍潭『玆潭在淸涼山，今之城內，昔為城外，當秦淮西北沿石頭將入江處，所謂臨江帶郭相合也。』淸陳大受亦以烏龍潭當之；方望溪有記。此又一放生池也。

按以上三說，第二說本係起於淳熙以後，可置不論。所當考證者，惟第一說與第三說耳。今舊王府之放生池久廢，惟烏龍潭獨存。〔圖二八一〕潭上舊有放生庵，為祀魯公處，今廢。

太白酒樓　謫仙至金陵，嘗登孫楚酒樓，有詩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於是樓亦以太白酒樓見稱於世。舊在秦淮上，當今西水關一帶，南唐以來，其蹟久廢。按陸龜蒙懷宛陵舊游詩云：

陵陽佳地昔年游　謝朓青山李白樓　唯有日斜溪上思　酒旗風影落春流

則李白樓已著於晚唐矣。陳文述嘗議於鳳凰臺建太白樓不果，後人築懷白樓於愚園，何允恕有懷白樓記，陳詒紱有懷白樓賦，（見金陵園墅志卷中）不數年而遂廢。今惟采石磯有太白樓，高出雲表，遠望謝朓青山，近臨天門石，實得山川之勝。〔圖二六三、二六四、二六五〕太白遺蹟在東南者，僅此而已。

王昌齡隱居處　王昌齡字少白，江寧人，盛唐詩人也。昌齡宅近青溪，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云：

淸溪深不測　隱處惟孤雲　松際露微月　淸光猶為君

茆亭宿花影　藥院滋苔紋　余亦謝時去　西山鸞鶴羣

王昌齡故居今已無存；自青溪湮塞，其遺址且不可考。然談金陵古蹟者，莫不知有其處，流連憑弔，景仰不止也。

青溪訪王龍標故居　　陳文述

盛唐詩格壓南朝　少伯風流久寂寥　我向青溪宮畔過　楊花明月憶龍標

紫裘換酒興翩翩　花月春江醉欲眠　一樣才人工樂府　當時祇有李青蓮

青溪訪王昌齡故居　　朱偰

青溪秋水綠沄沄　隱處孤雲不見君　藥院茅亭寥落久　松風微月仰清芬

冷朝陽故居　朝陽為大歷十子之一。韓翃有送冷朝陽還金陵舊宅詩云：「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今亦不能實指其處。

杜牧之沽酒處　牧之詩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寰宇記謂杏花村是杜牧之沽酒處，地在城南新橋西鳳凰臺下，今日猶存。按當年城垣未築，江流逼近鳳凰臺，北連冶城，西接石頭，則水村山郭之句，固有所指也。

杏花村　　陳文述

江南春雨夢無痕　沽酒旗亭白下門　一自樊川題句後　至今人說杏花村

何處秦淮問酒家　青溪門巷夕陽斜　春明舊事關心在　宮體銷魂為杏花

唐時金陵之素描　六代既逝，文物蕩然，然因歷史關係，金陵猶爲東南重鎮。且臺城雖已蕩平，然寺宇猶存，『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可想見其錯落之緻。故秦淮兩岸，寺刹相望，旗亭酒家，遺風宛在，水村山郭，尤多逸景。太白少陵，皆嘗至金陵游瓦官寺，太白詩云：『寥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閶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吳京。』以瓦官閣比之靈光殿，重其建築也。少陵詩云：『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渺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此寫顧長康維摩圖，重其藝術也。即此瓦官一寺，已足爲金陵增身價，況更有四百八十寺哉！(註一)

(註一)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勅還俗。金陵古刹，多毀於此時；後雖有修復者，然不及六朝遠甚矣。

第八章　南唐遺蹟

第一節　南唐都城

楊吳天祚二年，（即石晉天福元年，九三六）徐知誥篡吳，以金陵爲西都，改金陵府爲江寧府，遂以府治爲宮，以城爲都，國號唐，復姓李，更名昪。城周二十五里，比六朝都城近南，貫秦淮於城中。西據石頭，即今漢西水西二門；南接長干，即今中華門東門以白下橋爲限，即今大中橋，北門以玄武橋爲限，即今北門橋。橋所跨水，皆昔所鑿城濠也。

青溪故道自鍾山西南流，至今太平橋西故青溪里巷，復南流經石板橋吉祥街（今花牌樓）紅花地南京中學，下爲昇平四象淮青諸橋，南入於淮；淮青橋者，秦淮青溪合流之所也。（註一）及南唐城金陵，青溪遂分爲二：其一自竺橋而南，至白下橋入淮，引爲城壕。其一自青溪里巷而南，其流中絕，復經今五老橋，誌星橋，常府橋，太平橋，校尉橋，史橋，鏤廠橋，明爲護龍河。出昇平橋，經今四象淮青二橋，南入於淮，此正青溪之故道也。所謂九曲青溪，一曲僅存，則今四象橋淮清橋之間是也。故上江兩縣志考云：「青溪水發源鍾山，南流入駐防城，又西出竹橋入濠而絕。又自內橋東流，與南唐宮壕合；又東南逕四象橋至淮青橋，與淮水合。」南都水道，自南唐而後，遂失舊觀，陳文述詩所謂「八流都失舊，一曲見南朝，」慨乎言之矣。

南唐都城，形勝不及六朝，攻守之勢，不可同日而語。宋岳珂桯史卷一「石城堡寨」一則，引陳亮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嘗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蓋有險而不守，舍鍾山玄武湖之阻而營卑隰之地，此南唐之所以遜於六朝歟！

雖然，南唐都城，實爲今日南京之基礎。蓋繁華之區，人烟稠密之地，皆在於此。余嘗由五台山北行詣鼓樓，中經大壑，丘陵升降，形勝天然，想必爲前代之城壕。又由太平橋而北，至小營地，一望荒涼。由是知南唐北城而外，除北門橋一帶，皆故荒僻之地也。

南唐都城，實爲宋元府城之基礎，至正金陵新志嘗總述之云：

城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其南接長干山勢；又有伏龜樓在城上東南隅。宋開寶以來，城皆因舊，凡八門：由尊賢坊東出曰東門，由鎮淮橋南出曰南門，由武衞橋西出曰西門，由清化市而北曰北門。由武定橋泝秦淮而東曰上水門；由飲虹橋沿秦淮而西出折柳亭之前曰下水門；由斗門橋西出曰龍光門；由崇道橋西出曰柵寨門。城內之北有舊子城，宋初爲府治，後改爲行宮，亦始築於南唐也。

第二節　南唐宮城考

南唐李知誥篡吳，以金陵爲西都，改金陵府爲江寧府，遂以府治爲宮，以城爲都。同治上江兩縣志卷四云：

南唐宮城南濠東曰昇平橋，中曰虹橋，西曰西虹橋。宮城東濠曰護龍河，有青平橋，日華橋；其西曰飛虹橋，月華橋，北爲廣富橋。（今皇甫橋。）

又卷五城廂云：

楊吳時跨淮立城，周回二十里，內爲子城，蓋稍遷近南矣。李氏立國，宋室南渡，或曰宮城，或曰皇城，並沿舊制，無所損益。

其子城之下，引方輿紀要注云：

周四里有奇，亦曰牙城，有東西南三門而無北門。

陳沂金陵古今圖考，則謂：

內橋之北，東盡昇平橋，西盡大市橋；北至小虹橋，此宮城之限。內橋南直抵聚寶門大街，卽當時御街也。

由上引諸書比較觀之，則南唐宮城四至，可得而考者如左：

（1）南至虹橋，卽今內橋。

（2）東至東虹橋，卽今昇平橋，橋北猶有溝渠遺蹟，

（3）西至西虹橋，卽大市橋，亦曰羊市橋。白下瑣言卷一：

今羊市橋畔，上踞屋舍，下穿溝渠，後爲張府園裕民坊，皆係菜圃，其地有河身一段，長十餘丈，寬二三丈，瀦水一泓，資以灌溉，兩旁石岸猶存，乃西護龍舊址也。客座贅語載西虹在盧妃巷之西，穿入家屋而北達園地，有

石嵌河蹟，正指此。

今以修築馬路，張府園正當中正路由南而東轉灣處，面目盡改，舊蹟更不可考矣。

（4）北至小虹橋，今盧妃巷北口，近戶部街處，猶有石橋一道，半沒淤泥中，一溝自西而東，可五六丈，遺蹟猶存；然蕪草叢生，溝亦垂垂乾矣。（圖二四）以地望考之，南向正對內橋，土人稱曰虹橋，蓋正南唐北護龍河之遺址也。此橋風景一無足取，然由此可推得南唐宮城北界，其關係殊非淺鮮，故攝影保存之，以質諸海內考古者。

（5）宮殿所在為盧妃巷，今改洪武路。上江兩縣志卷二十八云：

南唐宮城在內橋北昇平橋羊市橋之間。注云：『娃娃橋及盧妃巷，皆有石刻古河遺蹟字，此護龍河也。』

白下瑣言卷三亦云：

盧妃巷為南唐宮址，南宋為行宮，中有老王府，皆成菜圃。巷名盧妃，其稱名必有所自，特為南唐為南宋，無從考矣。

按上江兩縣志卷五，城廂，盧妃巷注云：『金陵詩匯明世宗妃盧氏所居，故名；一名美人巷，見應天府志。』其命名自有由來，特甘熙未及見耳。

南唐宮廷體制，不易考見，據五代史十國春秋南唐書諸史籍，宮殿之可考者，列舉如左：

（一）南唐宮　五代史：『清泰元年（九三四）徐知誥治私第於金陵。』南唐書：『先主建號，即金陵府為宮，惟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南唐後主於宋開寶五年（九七二）始下令貶儀制；先是金陵殿閣，皆用

鴟吻自乾德以後，宋使至則去之，使返復設；至是始去不復用。可見南唐雖割據偏安，亦儼然天子之制也。

（二）崇德宮　十國春秋南唐烈祖紀「昇元四年（九四〇）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舊第也。」

（三）避暑宮　宮在石頭山清涼寺南，堂榜曰德慶，國主撮襟書也，亭曰暑風，卽後世之翠微亭也。宋陳無已清涼寺詩，「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自注山有暑風亭，井闌刻保大三年（九四五）字，亭址三年前尙在，後因築自來水池，遂蕩然無存矣。

（四）德昌宮　方輿紀要：「內府庫藏之所。」

（五）延英殿
（六）昇元殿
（七）雍和殿
（八）昭德殿
（九）穆清殿

南唐書：「昇元四年，（九四〇）改崇英殿爲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爲雍和殿。興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淸殿。」

（十）光政殿　釣磯立談：「後主天性喜學問，常命諸臣分夕於光政殿與相劇談，至夜分而罷。」

（十一）瑤光殿　十國春秋周后傳「后工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後殂於瑤光殿之西室。」

（十二）玉燭殿　在南唐宮內，宋爲昇州治。慶曆八年，（一〇四八）江寧大火，延燒殆盡；惟玉燭殿存。

（十三）柔儀殿　清異錄：「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梔子，蓮垂雲，鳳折腰，師子，小三神山，……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

（十四）移風殿　清異錄：「廬山僧舍有麝蘭花一叢，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十五）澄暉殿　金陵詩匯：「刁衎仕南唐，爲集賢校理，直澄暉殿。」後主於宋乾德五年（九六七）又置澄心堂於內苑澄暉殿後，引文士居之，中書密旨，皆由以出。

（十六）百尺樓　南唐書蕭儼傳：「元宗於宮中作百尺樓，羣臣歎其宏麗；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後主怒，貶儼舒州。木平和尚知人禍福，後主常召見於百尺樓，木平指樓曰：此宜望火；及淮甸交兵，龍安山置烽燧，應江北，後主常登樓以望，其言始驗。」

（十七）紅羅亭　十國春秋，繼國后周氏傳：「後主嘗於羣花中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觴詠其間。」

綜觀南唐一代，詞藻綺靡，文彩風流，由於宮殿體制，器物名色，亦可見其一斑。蓋南都文化，由質而文，由素而華，由偉大而纖巧；觀於柔儀殿焚香之鼎，多至數十種；紅羅亭雕鏤華麗，香艷絕代，而極迫小，僅容二人。蓋文勝於質，而元氣斲喪矣。

第三節　南唐陵墓

南唐陵墓，多不可考，今據故籍所載，列表如左，以待後之考古者：

- 烈祖高帝昪、元敬宋皇后 —— 永陵
- 元宗孝帝璟、光穆鍾皇后 —— 順陵
- 後主煜 —— 葬洛陽北邙山
- 昭惠國后周氏 —— 懿陵

此外石頭山有南唐張懿公墓，（建康志在金陵石頭城後，去城一十里）李順公墓；（建康志在金陵鄉，去城十二里）有保大六年（九四八）張懿公居詠神道碑，殷崇義撰，朱銑正書；及贈侍中李順公金全神道碑，高越書。又侍郎高越墓表在棲霞北麓，下有攝湖，建康志周迴二十里，因在攝山之側，故曰攝湖。

後主挽詞　　徐鉉

倏忽千齡盡　冥茫萬事空　青松洛陽陌　芳草建康宮
道德遺文在　興衰自古同　受恩無補報　反袂泣途窮

士德承餘烈　江南廣舊恩　一朝人事變　千古信書存
哀挽周原道　銘旌鄭國門　此生雖未死　寂寞已消魂

南唐後主祠（自注在圓通寺）　王士禎

彷彿終何事　秦淮舊恨長　空山遺甃在　猶自說南唐
廢苑蒼葵紫　名同夢綠華　可憐山寺裏　猶有鄰叢花

（註一）民國十九年未築太平路以前，尙有設敬橋，沙塘之水，由此過太平街經娃娃橋以入於昇平橋。築路而後，僅以一水泥管通東西之水，舊日故道遂湮。及二十年大水，左右泛濫，始知千年水道，非一朝所可塞絕也。

第九章　宋元之遺蹟

第一節　宋

宋開寶八年，（九七五）宋師陷江寧，滅南唐；吳越兵燒昇元閣，（今鳳游寺地）避難其上者，焚死殆數百人。於是以江寧府爲昇州，以宮爲州治，隸江南東路。天禧二年，（一〇一八）改昇州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治上元江寧二縣，封皇子壽春郡王爲昇王，後即位，是爲仁宗，以昇爲大國，不以封諸皇子，其守臣皆以宰執近臣爲之。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五月，帝幸江寧，駐蹕神霄宮，改江寧府爲建康府，六月，入居建康府行宮。紹興七年，（一一三七）帝幸建康，八年（一一三八）還浙，定都臨安，詔建康府兼留守。此宋代金陵史事之大略也。今再分述故蹟如左：

（一）半山報寧寺即王安石故宅　六朝事蹟編類，謂半山寺王荊公故宅也。按宋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神宗熙寧九年，（一〇七六）罷判府事，尋爲集禧觀使；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安石請以所居宅捨爲寺，賜額報寧，故集中有謝賜額表。宋時其地在城東七里，距鍾山亦七里，此爲半道，故名半山，從其實也。寺前爲半山園，王安石示蔡天啓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即此。寺東里許，有石阜隆起，相傳爲謝公墩（案

冶城北亦有謝公墩，李白詩「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公墩」是也。）荊公詩所謂我屋公墩者是也。安石墓相傳亦在半山寺，宋曾極有王荊公墓詩云：

一丈荒墳上　悠悠落日斜　子孫來祭後　守墓掃松花
野老從予話　文公在半山　蹇驢追不及　落日寺深關
年少坐談玄　鍾山道北邊　春風吹夢過　淚浥舊貂蟬
守法曾丞相　能文陸左丞　風流如未泯　應作寺中僧

（二）南宋行宮　南宋以府治地爲行宮，設留守命守臣兼之；安撫，制置，總領，轉運，提領，御前馬步軍諸司，皆治於此。行宮卽南唐宮地；前虹橋，改名天津橋，其下水引青溪，由東虹橋（今昇平橋）周繞大內東西北三隅，經西虹橋（今大市橋）復合青溪，曰護龍河。（景定建康志作伏龍河。）

（三）建康府通判楊邦乂殉難處　宋史金人渡江，留守杜充降，建康府判楊邦乂罵賊不屈，金人剖其心。甘熙白下瑣言卷四云：

楊忠襄公墓，在聚寶門外海公祠旁，山名士門岡。公諱邦乂，吉水人，爲溧陽尹。江寧府禁卒周德叛，溧陽縣卒應之，公悉擒治，進本府通判。寇犯建康，城降，公不屈，大罵就縛，剖心而死。今墓道有坊表，刻剖心處三字。墓前有石碣，刻「願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二語。岡上有二忠祠，與文信國合祀。其裔居溧陽甚蕃衍，每春秋二祭，必至祠墓皆修整如新，信忠烈有後云。

祠今廢墓亦荒落民國二十三年南京市長石瑛鳩工重修表其墓道砌以水泥乃煥然一新

（四）少保王德墓　墓在神策門外下廟有碑一石馬二（其一已傾雕刻頗佳）石虎二（僅存其一）石馬作風極佳有宋人畫意碑文甚為清晰德嘗為清遠軍節度使封隴西郡開國公諡威定卒紹興末年此為金陵僅存之宋墓。（圖二五二、二六）

（五）南宋對於建康之建設　南宋偏安，跼處錢塘，惟建康仍為重鎮，駐親兵，建府學，起祠祀，修橋梁，自建炎四年（一一三〇）金人焚掠建康以來，至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元兵陷建康時為止，百餘年間，未嘗被兵。故商業繁盛，民殷物阜，都市建設蒸蒸日上。尤以馬光祖知建康府時代，最為發達，可謂金陵近古之黃金時代也。茲分述之如左：

（1）立行宮築太廟　紹興三年（一一三三）高宗駐蹕建康；明年徙府治於東錦繡坊，以府治地為行宮。七年（一一三七）築太廟於建康。

（2）建祠祀　金陵祠祀，以南宋時所建為最多。紹興九年（一一三九）重建晉卞壼祠。乾道四年（一一六八）史正志移放生池於青溪，立顏魯公祠。淳熙三年（一一七六）立明道先生祠。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建忠孝堂於卞墓側；又作晉元帝廟，祀王導以下三十六人。十四年（一二二一）商碩立鄭介公祠於清涼寺側。景定元年（一二六〇）馬光祖建青溪先賢祠，祀吳太伯范蠡嚴光以下四十一人。三年（一二六二）姚希德創建蜀三神祠於青溪側；明年，又修社稷府學，明道書院及諸廟祠官廨；又建洞神宮於三神祠左。咸淳三

年（一二六七）修南軒祠，（祀張栻）撥田爲修葺費。蓋祠祀之興，於南宋已臻極盛；而馬光祖之青溪先賢祠，尤於金陵文獻有重大之關係焉。

（3）修復古蹟名勝　淳祐十二年（一二五二）淮西總領陳綺建翠微亭於石頭山，即南唐署風亭址也。寶祐四年（一二五六）馬光祖建東南佳麗樓，（舊名賞心樓）在宋銀行街，即內橋西街也今廢。景定元年（一二六〇）馬光祖濬青溪，建先賢祠及諸亭館於谿上，有百花洲放船亭四望亭天開圖畫玲瓏池玻璃頃金碧堆錦繡段鏡中橋青溪莊瀞如堂萬柳隄谿光山色撑綠亭添竹亭香遠亭香世界花神仙衆芳亭愛青亭望花隨柳制青亭一川煙月諸勝；復築飛橋，以便往來。今諸景久廢，故道世湮，昔年風亭月榭，化爲人家閭巷。居者居其處，游者過其地，殊不知七百年前，有一代之名勝在焉。

（4）興學校立貢院　紹興九年（一一三九）重修建康府學，因舊址，面秦淮，即今夫子廟地。乾道四年（一一六八）史正志以蔡寬夫宅創立貢院。淳熙三年（一一七六）重修府學。紹熙三年（一一九二）知府事余端禮修廣貢院。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建府學御書閣議道堂，奉高宗御書石經。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於漕司創漕司貢院，當青溪西。淳祐六年（一二四六）知府事趙以夫修府學明德堂，闢大成殿兩廊，以祭從祀。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又修府學明道書院，江寧始建學。咸淳三年（一二六七）重建貢院於青溪南。再九年而南宋亡矣。總之趙宋一代，金陵雖非國都，然地方文化至爲發達，觀於學校貢院增建可知也。

（5）濬河道橋修梁　南宋一代，於金陵水利，亦頗爲注意。隆興元年（一一六三）江東大水，張孝祥奏通

青溪水口入江。汪澈繼成其志，於乾道元年（一一六五）開西園河道（即今運瀆西道）通柵寨門令水入江。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重修鎮淮飲虹二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運使眞德秀開東門外新河。十年（一二一七）李玨開行宮後古珍珠河，見水底有板乃止。景定元年（一二六〇）馬光祖濬城壕四千七百六十五丈，創柵寨門，甃城，濬青溪，修內外諸橋，皆自書榜。秦淮運瀆諸橋，（斗門橋，內橋，笪橋鼎新橋景定橋，今鴿子橋，）皆當時重修或重建也。

總之南宋一代，建康至爲繁盛，既當南北軍事之衝，又占東南佳麗之地，而知府事者，又能因勢利導，力事建設，此金陵文物之所以盛極一時也。

第二節　元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元兵陷建康，即府治開省，設建康路宣撫司，江寧上元二縣，皆設達魯花赤縣尹主簿縣尉等官，受行中書省劄付句當。次年，行中書省徙治揚州。十四年（一二七七）設江東道提刑按察司宣慰司，皆治建康；罷建康宣撫司，改立總管府管錄事司江寧上元句容溧水四縣。十六年，徙治於西錦繡坊大軍庫內，即後府治處也。又設東西織染局於建康，江寧織造之前身也。城仍宋舊，呼西門曰大西，龍光門曰水西。

元統治之初，東南政治中心，遷徙不定。行中書省初設建康，後徙揚州，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立江淮行樞密院，治建康，二月徙於杭州；次年又徙歸建康。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又徙杭州行御史臺於建康。二十六年

（一二八九）行御史臺移治揚州，二十九年再移建康。文宗天曆二年（一三二九）詔卽潛邸建大龍翔集慶寺，改建康路爲集慶路，城中置錄事司，管治城內，徙江寧縣於南門外越臺側，陞溧水溧陽爲州，領三縣二州一司，比京畿例，與陝西奉天路，逕隸行御史臺。自此以後，東南政治中心，定於金陵，揚州杭州，皆非其匹矣。

元代史蹟，可述者凡二：（一）爲文宗潛邸龍翔寺，在王府巷，卽朝天宮東下街口舊閃駕橋（鴿子橋）北，今廢。文宗既卽位，改集慶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以平江官田五十頃賜大龍翔集慶寺及大崇禧萬壽寺。明洪武時龍翔寺災，勅徙城南閒寂處，卽後之天界寺也。明初修元史於此，蓋亦有歷史上關係存焉。（二）衞國忠肅公廟，祀元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順帝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太平兵取集慶路，御史大夫福壽，坐鳳凰臺下督兵拒戰，百司奔潰，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尙安往哉！』遂死於兵。祠舊在城南土門岡；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改建於欽天山陽，今廢。惟考試院後，猶有祠廟碑，爲僅存之遺蹟耳！

衞國忠肅公廟弔元殉難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　　陳文述

一代興亡日　封疆最可哀　敵軍天塹渡　殘卒板橋回

慷慨明臣節　艱難惜將才　當年有祠廟　長傍鳳凰臺

第十章　明代之遺蹟

第一節　城郭及宮闕

元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朱元璋入集慶路，改爲應天府，初居富民王綵帛家，尋移元御史臺。二十六年（一三六六）秋八月，改築應天城，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城周九十六里，東盡鍾山之南岡，北據山控湖，西阻石頭，南臨聚寶，貫秦淮於內外。考其疆域，蓋混一六朝之建康，與南唐之江寧，西併石頭城，東合宮城，北闢地至獅子山；歸有光所謂「僭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模，迥別如此」是也。明太祖閱江樓記嘗云：「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蓋其規模之大，遠過六朝，自非偏安之局所可比擬也。

內城門凡十三，自東南而西北，曰：

朝陽　東面正門，今改中山門。（圖三三A）

正陽　南面東頭第一門，今改光華門。

通濟　南面第二門，今仍舊名。（圖三三）

聚寶　南面正門，即舊南門，今改中華門。（圖三〇、三一、三二）

三山　西面南頭第一門，即舊水西門，今改水西門。

石城　西面第二門，即舊大西門，今改漢西門。（俗名旱西門）

清涼　西面第三門，一稱清江門，今閉。

定淮　西面第四門，今閉。

儀鳳　西面北頭第一門，今稱興中門。

鍾阜　北面西頭第一門，東向，今俗稱小東門。

金川　北面第二門，北向，今仍舊名，燕靖難之師所由入也。（圖三四）

神策　北面第三門，北向，今改和平門。（圖三五）

太平　北面東頭第一門，在龍廣山麓，北向，今仍舊名。

十三門中，三山通濟而外，以聚寶最爲崇宏。其門檻高二尺許，長一二丈，色黝如鐵，相傳爲子午石，外國貢物。城墉高，凡二層，各有七洞，（今上層尚有七洞）與東西水關相埒。此外三山正陽通濟等門，亦各有門洞三四重不等，（圖三三）門內有敵樓，壯麗雖不如北京，然堅固實過之。清嘉慶間，聚寶門城樓倒塌，十餘年無人問，傅壇瀧任籌款重修之，一時詩爲盛事。城闕石路，損壞亦久，傅亦修之，自城外長干橋抵城內鎮淮橋百餘丈，皆甃以麻石，堅厚耐久，昔年齒嶇之徑，一變而爲坦途，行者稱快。太平之役，諸門飽經烽鏑，譙樓多罹兵燹，今日所存，已非明代舊觀矣。

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原控野，闢十有六門。東五，曰：

姚坊（今稱堯化） 仙鶴 麒麟 滄波 高橋

南七，曰：

上方 夾岡（或添入雙橋） 鳳臺 大馴象 小馴象 大安德 小安德

西一，曰：

江東（或添入柵欄門）

北三，曰：

佛寧 上元 觀音（或添入外金川）

外郭周一百八十里，利用天然土埂，未起城垣；然外郭城門，（如高橋門）尚有存者，而關屹立，形勢巍峨，惜今日因交通關係，漸次拆毀，（如觀音門，三年前尚存）亦可歎已。

明皇城偏於東隅，係填築燕雀湖而成者。白下瑣言卷四，謂「金陵城東北，舊有燕雀湖，一名前湖，明祖填為大內，」即指此也。其地形前高而後低，明太祖晚年嘗論之，其祀竈文（見一統志）曰：「宮城之地，首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老倦勤，廢有命，惟有聽天。」今日登洪武門遺址而望；則午門一帶，確係低陷，填湖而築之說，非無稽也。

皇城凡二重，外重六門，正門曰洪武門，與都城正陽門直對；東南曰長安左門，西南曰長安右門，外為長安街，直

達大中橋，爲皇城通都市要道。西爲西華門，（今存）東爲東華門，北爲玄武門。

皇城之內爲宮城，相當與北京之紫禁城，有護城河繞其四周。南面三門，曰午門，（一門五道，氣象崇宏，今存）曰左掖門，曰右掖門。（圖三九、三九A、四〇）西面三門，曰西安門，（今存）（圖四一）曰西上南門，曰西上北門。東面三門，曰東安門，（今存）曰東上南門，曰東上北門。北面三門，曰北安門，曰北上東門，曰北上西門。

在皇城與宮城之間，正中猶有門二道。由外而內，曰承天門，外五龍橋在焉；（圖四二）曰端門，再進卽爲午門。午門之外西南（卽端門之右）爲社稷壇，（圖四四、四五）東南爲太廟。社稷壇有門二，南曰社街門，西爲社右門。太廟正殿基址柱礎尙存；亦有門二，南曰廟街門，東曰廟左門。

或以社稷壇爲大祀壇，實誤。按明史紀事本末，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右。可見在午門之西南者，實爲社稷壇而非大祀壇。證以北京故宮之社稷壇，地位正屬相當。今其地尙存石坊東西北各一，闕其向南一面，觀其體制，全然與北京社稷壇無異。至大祀壇則在正陽門外城東南角，今其地猶多琉璃瓦礫，與社稷壇固截然二事也。

再洪武京城圖志，當爲研究明代城郭宮闕最可靠之材料，亦云：「天地壇（卽大祀壇）在正陽門外山川壇東……天地合壇而祭……嚴以殿宇，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岳鎭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及有城隍之神從祀，禮意極殷，定爲萬世之制。每歲率以正月中旬親祀，至爲簡當……」至於社稷壇，則謂「在端門之右，舊嘗分祭，有乖禮意者多；皇上歷考古制，互有不同，以爲五土生五穀，所以養人民者也；分

而祭之，生物之意，若無所施；於是合祭于一，春祈秋報，歲率二祀。」

正殿曰奉天殿，中爲華蓋殿，後者謹身殿，亦猶北京之太和中和保和三殿；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址正當今日中山東路之北，遺址尚存；然而禾黍離離，令人不勝盛衰之感。奉天殿東爲武英殿，有門曰武英門，西爲文華殿，門名如之。正殿之後，正宮曰乾淸宮，曰坤寧宮，亦猶北京故宮之後三殿，惟無交泰殿，是其異耳。乾淸宮東爲奉先殿（洪武三年建）柔儀殿，西爲春和殿，前爲春和門，此外洪武京城圖志，尚有文樓，武樓，文淵閣，東角門樓，西角門樓，今並不可考其處所矣。

洪武京城圖志而外，陳沂金陵世紀，紀載明朝宮闕，亦足徵一代之制。惟兩申埜錄載南都災異，有興慶左房永福永壽二宮，則洪武京城圖志及金陵世紀，皆未詳也。至上江兩縣志卷二十七上圖說之明宮城圖，則錯誤頗多；內五龍橋在午門之內，（圖四〇）外五龍橋當在承天門前，洪武門內，（據洪武京城圖志）今上江兩縣志繪內五龍橋於承天門外，外五龍橋於洪武門外，其誤一也。（按北京宮城多仿照南都，亦有五龍橋二，北在午門之內，太和門之外，南在天安門之外，中華門之內，與此內外五龍橋相當。）又社稷壇在午門外西南，端門之右；太廟在午門外東南，端門之左，今日遺址尚在，可資考證者，乃上江兩縣志繪社稷壇太廟於宮城之外側，遂不得不誤社右門爲社左門，而廟左門遂闕而不載矣。

明故宮遺阯今爲將軍駐節處　陳文述

雲裏分明舊鳳城　雨中春樹久無聲　當年帝子宮槐陌　今日將軍細柳營

儘有銅駝悲晉代　久看玉馬會周京　六朝往事都如此　江水東流無限情

金陵懷古　　　朱　偰

幾度興亡淚未收　南朝舊蹟駐貔貅　長江日夜東流水　不盡寒潮咽石頭

過明大內感媚蘭仙子事　　　陳文述

媚蘭仙子題詩處　家國滄桑故苑荒　何處夜鐘聲不定　更無寒月下斜廊

想見嬋娟絕代姝　流傳一字一明珠　闌干影裏秋如水　誰寫深宮夜怨圖

第二節　孝陵

明祖定鼎，於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營孝陵於鍾山，十六年（一三八三）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禮致祭。陵在鍾山陽獨龍阜玩珠峯下，故蔣山寺寶公塔址也。登陵而望，遠近羣山，環繞拱衛，鬱葱巍煥，雄勝大開。其雲氣山色，朝夕百變；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蓋氣象之偉麗，自古已然矣。其陵制之可考者，參以古籍紀載，證以實地測驗，可得而述者如左：

陵前有下馬坊，鐫『諸司官員下馬』六字。坊當京湯路上，柱高二丈；東爲神烈山碑亭，亭已圮，柱礎尙存，屈大均恭謁孝陵記謂『燾皇帝之所封樹，以與天壽山並稱二嶽，而爲萬年之形勝者也。』亭左有臥碑，刻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禁約。

由下馬坊西北里許，爲大金門，（圖五二、五三、五四）黃屋重簷，朱扉三道。門西爲王門，又西爲西紅門；今皆廢，遺址不可尋。大金門內，爲神功聖德碑，（圖五五A）成祖所立，碑亭已廢，四周閉城，形如堡壘，俗所謂四方城是也。（圖五五）碑北爲神道，有大石梁，橋下之水涌霹靂溝，曲水流波，潺湲斜注於東澗，是曰御河。橋西有石獸六種：首爲獅子，（圖五六A）次獬豸，（圖五六B）次橐駝，（圖五七）次象，（圖五八）次麒麟，（圖五九）次馬，（圖六〇）每種有四，皆兩立兩蹲，東西相向，森然若鹵簿焉。石獸每列相距一十六丈二尺，每對相距八尺五寸，以象及橐駝，最爲高大。石獸盡，神道折而北，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縷雲龍文。（圖六一）石人凡八，四將軍介冑執金吾，高可丈三；（圖六二）四文臣，朝冠秉笏，高略次之，若祗肅而候靈輅者。（圖六三）神道盡，爲欞星門三道，今廢，僅餘石礎。過欞星門，道折而東北，有石橋五，橋下之水，西注於前湖，其流稍微，亦御河也。

逾橋百步，有文武方門五，三大而二小，今毀，僅餘一門。又北爲大殿中門，左右方門亦五，門內神帛爐二，左右廡三十；門外御廚亦二，其左爲宰牲亭，右曰具服殿，皇帝所駐以具服者也。今皆毀，後世改建碑亭，中陳康熙所題「治隆唐宋」及滿清諸帝詩蹟。又北爲孝陵享殿，有金榜曰孝陵殿，凡九楹，中宮奉高帝及后神主。殿始毀於清初，屈大均謁孝陵，嘗親見「有牧馬蕃兒，方斫殿柱，柱上金龍鱗爪，半欲摧殘。臣大均輿以多錢，拜之而求免。」魏世傚孝陵恭謁記亦曰：「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許，皆爲刀斫傷，或折柱木三分之二；殿兩旁多貯馬糧，殿前有□□致祭牌二。」及洪楊之役，享殿盡燬，牆垣圮傾，樵牧靡禁，合抱之木，皆變爲濯濯。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亂後，命疆吏修復，然石人石馬，已殘缺不全矣。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復行修理，建守陵房屋三間，當昔日享殿之中，並安置柵欄，

巳無復舊觀；然故殿柱礎六十猶存，尚可想見當年規模。殿北門三道，繚以周垣，同治修復，僅存一門。（圖六四）又北大石橋一，雕欄石檻，半沒橋下叢蕪中。（圖六五）踰橋爲寶城，中有甬道，（圖六七）拾級而登，分左右而上，南登爲明樓，據寶城城闉上，如迎敵麗譙之樓；今宇已毀，僅餘四壁，南面三門，東西北各一門。（圖六六）北上爲崇丘，周遭完固，梓宮實葬其中，封之，崇三四丈，其上佳木龍葱，猶有昔日氣象焉。陳文述秣陵集云：「孝陵之建，有松十萬株，長生鹿千；今則林木僅有存者，鹿亦杳不可見，陵戶間有收得銀牌者耳。」

櫺星門之東有小山特起，爲吳王山，舊有鍾山亭，西下爲明懿文太子東陵，相傳思宗南渡，初謁孝陵，告奠甫畢，即祭謁焉。

終明之世，孝陵祭祀不替，專署職司，蒸嘗惟謹。明亡，遺民系心故國，無所放其意，則謁陵憑弔，欲以創鉅痛深之蘊，訴之九淵，既以自悲，且喻其心於後人焉。若顧炎武之七謁，屈大均之三拜，尤志士所深悲云。

重謁孝陵有述　　李東陽

龍虎諸山會　車書萬國同　星躔環斗極　王氣繞江東
地湧神宮出　橋分御水通　丹爐晨隱霧　石馬夜嘶風
日月無私照　乾坤仰聖功　十年瞻望地　雲樹鬱葱葱

謁鍾山孝陵　　閻爾梅

石像摧殘綴野藤　鹿狐蛇蟒跡崚嶒　樵夫見我徘徊久　放擔前來痛不勝

麥飯誰司寢殿燈　中官一個老爲僧　窺余行禮丹墀下　訝道多年自未曾

咄咄江山一旦崩　朝天宮穴亦難憑　孤臣二十餘年淚　忍到今秋灑孝陵

元旦陵下作　顧炎武

十載逢元旦　朝陵有一臣　山川通御氣　節物到王春　闕下樵蘇盡

江東戰伐新　相看園殿切　鵠立幾簪紳　是日稱三始　何時見國初

風雲終有日　兵火十年餘　甲子軒庭曆　春秋孔壁書　幸來京兆里

得近帝后居

重謁孝陵　前人

舊識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來曾　問君何事三千里　春謁長陵秋孝陵

恭謁孝陵　高奕宣

誰將夜雨泣冬青　火烈依然照野汀　手落旄頭迴正氣　躬開沉陸奠生靈

張皇玉步懷江國　黯淡金鍾去寢庭　最是空山啼望帝　聲聲思蜀總難聽

掃穴犂庭振醜魔　凌今轢古竟如何　大風不斷橫汾曲　有夏空懷斟灌戈

別殿爐烟歸冥漠　虛壇草色淨婆娑　卽今太白親藏處　腥血千年氣尙多

四百年來爲漢思　一坏猶自出江湄　周廬虎旅瞻天日　萬國雜彝降地時

楚戶依然歸義帝　蜀鵑猶自叫南枝　苾芬王氣氤氳處　長祝神明護寢園

明太祖孝陵　陳文述

泗陵沉沒鳳陵荒　此地明樓傍夕陽　金粟銘功無石馬　醴泉陪葬有名王
六師威略清沙漠　一統規模接漢唐　自是眞人出天授　空同雲氣說軒皇
亭亭紫氣湧朝霞　來訪留都賦夢華　秦代已傳天子氣　吳都原是帝王家
六朝花月無孤塚　萬樹松楸有暮鴉　太息長陵一抔土　野人相約種秋瓜
冠古雄圖此宅京　千秋餘恨亦難平　一篇黃鳥朝天戶　百戰金川靖難兵
破帽秋衫空有淚　玉魚金盌豈無情　巍巍御製穹碑在　聖德神功舊有名

鍾山行　朱偰

大江西來日夜流　山勢奔與江東浮　鍾山天矯獨西上　崢嶸桀傲勝蛟虬
朝吞朔氣自東海　夜挹星辰瀉斗牛　蒼翠雲影青蒼遠　叱咤風雷千里展
喧豗瀑布奔幽壑　縱橫崖石假絕巘　變化莫測疑鬼神　龍爭虎門撼乾坤
高皇開基自江左　隻手擎天為義旗　六百年來消霸氣　江山依舊恨沉淪
君不見　孝陵弓劍今還在　石馬嘶風日又曛　今日中原正多難　瞻徊無
奈涕沾襟

夜過孝陵　　前　人

無言翁仲影憧憧　殘月朦朧一夜風　惟有悲秋蟲唧唧　興亡如話漢時功

廢沼依然落月中　金鳧飛去泣西風　荒陵石馬今猶在　何處當年萬本松

第三節　初明功臣諸墓

明初功臣，賜葬多在南京，出郭門而望，王侯將相，墳墓羅列；豐碑喬木，陂陀相接。然至今日，類多頹廢，甚有不復知爲何人之墓者；其間翁仲沐雨，石馬嘶風，徘徊憑弔，令人不勝興亡盛衰之感。計功臣墳墓，在鍾山之陰者凡十有六，在鄧府山者一，在幕府山觀音門者二，在雨花台戚家山者三，其他永樂洪熙而後，更不可勝計焉。茲分別述之如左：

（1）鍾山之陰

出太平門，遍覽鍾山之陰，東盡天保城，西達後湖，北至將王廟，凡得古墓九，皆有翁仲石獸，斷碣殘碑，可斷定爲明初功臣墓者。其猶可考者凡五；

（甲）明中山王徐達墓。（圖七二——七六）出太平門而北，可三里許，道左豐碑高聳，林木深邃，中山王墓在焉。入門渡石橋，垂柳掩映，白楊參天，有碑規制極宏，洋洋萬餘言，係高帝親製。碑後數十武，列石獸翁仲，計石馬（馬首已毀係後世以三合土重修者，極陋）石羊，石虎；武將，文臣各二，再進有土邱隆然，即中山王埋骨

處也。回首而望，鍾山及天保城，左右對峙，儼如雙闕，青障似屏，形勝極佳。(圖七三)中山功業，照耀青史，太祖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至其撻伐胡元，恢復中原，則豐功偉業，又不止一代開國元勳而已也。有傳，見明史卷一百二十五。

（乙）開平王常遇春墓(圖七九)墓在天保城之麓，去太平門東北郭最近，舊有宋濂撰神道碑，今已無存。石馬已倒，邱墓亦不可考，僅餘石羊翁仲，錯落衰草間，松柏蕭蕭，不勝荒寂之感。按開平功業，與中山並稱，一代名將，首推徐常，有傳，見明史卷一百二十五。

（丙）岐陽王李文忠墓(圖七七、七八)墓在太平門東北四里餘，有董倫撰神道碑，矗立道右，規制作風，全同中山王碑，惟似略小，舊有碑亭，柱礎尚存。再進道旁列石獸翁仲，左爲石馬，右闕，惟稍後有巨石一，已具輪廓，想未竣而遺置道旁者。再前爲石羊石虎，武將文吏，最後則墓在焉。是墓保存尚完好，然翁仲已欹，垂垂將倒矣。按文忠揚兵朔漠，作殊死戰，摧鋒陷堅，以少制衆，有古名將之風。傳見明史卷一百二十六。

（丁）江國公吳良及海國公吳楨墓(圖八〇、八〇A、八〇B)出太平門一里，道右石獸錯落，翁仲雜陳，吳良及吳楨墓在焉。良嘗討平辰澧諸蠻，楨則出征琉球，屢摧倭寇，並以武功，賜葬鍾山之陰。二墓碑俱無存，僅南墓餘殘碣一；翁仲石獸，半沒叢蕪之中。二人皆有傳，見明史一百三十及一百三十一。

此外猶有四墓，已不可考。一在常遇春墓與吳楨吳良墓之間，石馬猶存，翁仲僅餘武將，欹立叢陰中。(圖八一)一在吳楨吳良墓之北，中山王墓之南，尚有翁仲對立，亦居道右，斷碑殘碣，半沒土中。鄉人築室其上，據云碣首在牆內基下。

一在中山王墓與李文忠墓之間，皆居道右，相去頗近，其一翁仲石獸，傾作一堆；其一僅餘石羊，及碑碣而已。據同治上江兩縣志考之，則鍾山之陰，功臣之墓凡十有二，除上述五墓外，尚有七墓：

東甌王湯和墓（謚襄武，有傳見明史一百二十六。）

滕國公顧時墓（謚襄靖，有傳見仝上一百三十一。）

許國公王志墓（謚襄簡，有傳見仝上卷一百三十一。）

芮國公楊璟墓（有傳見仝上卷一百二十九。）

燕山侯孫興祖墓（有傳見仝上卷一百三十三。）

安陸侯吳復墓（謚威毅，有傳見仝上卷一百三十。）

汝南侯梅思祖墓（有傳見仝上卷一百三十一。）

今並不可考，上述四墓，必屬此無疑。惟何者爲誰，有何證據？其他三墓究在何處？皆非倉卒所可解答。且太平門外，沿陵路以東，皆屬要塞區，出入既有稽察，測量攝影，尤所禁止。然則考查之而保存之，有待於司古物之職者矣。

鍾山弔明開國王侯諸墓　　朱偰

開國盛勳曠代無　功臣賜葬樹宏模　王侯墓道連邱壑　將相豐碑夾路衢

一代風雲曾際會　千年龍虎尚盤紆　只今石獸荒涼盡　烟雨飄蕭牛牧芻

觀陪葬諸臣墓有感　　閻爾梅

翊運功高鐵券分　山河帶礪胙元勳　王侯十六皆陪葬　穎國何緣不賜墳（自徐武寧以下凡一十六墓皆陪葬鍾山穎國公傅友德也功最大以暴卒終）

(2)鄧府山

鄧府山在大安德門內，去中華門可五六里，明寧河王鄧愈葬此，因以名也。墓碑高聳，矗立道左，其龜趺及碑額雕刻，與徐達墓碑及孝陵神功聖德碑不同，已漸現宣德以後之作風矣。（圖八六）由神道碑而東，可百餘步，松柏蓊鬱，翁仲森列，皆東西相對，由北而南，初爲華表一對，繼爲石馬，石卒，石羊，石虎，文臣，武將各一對，雕工頗粗，不及太平門外諸墓之精細。（圖八五、八七）南爲石橋一道，（圖八八）過此卽登高岡，上頗平暢，五墓平列，正中墓前有祭棹，寧河王埋骨處也。（圖八九）地有守墓十餘戶，尙係鄧愈後裔，墓頗完整，亦係後裔重修。白下瑣言卷二謂墓道有門，兩旁刻磚聯云：『高密前勳傳鐵券，寧河烋績著金書，』今已無存。

(3)其他諸墓

明代功臣及將相墓，除上述二處外，爲數尙多，茲就調查所及，列舉如左：

(一)蘄國公康茂材墓（圖八二——八四）在神策門外二里康家墳。碑已毀，華表亦折，有石馬，石羊，石虎各一對，文臣武將各一。登墓而望，長垣迢遞，神策門後湖，皆隱隱在望。（圖八三）

(二)渾國公朱晟墓　在中華門外天界寺西，石人石馬已亡，有碑二，制殊樸質，碑文多漶漫難讀。（圖九〇、九一）

(三)虢國公俞通海墓（圖九四）　在中華門外雨花台北，碑亡，有華表，石馬，石羊，石虎各一對，文臣武將各一。

墓尚存，前立石刻字如左：

明故中書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諡號國公俞公通海字碧泉

南安侯　通源

於太夫人之墓

越雋侯　通淵

墓前有俞氏宗祠，今尚有俞姓居焉。

（四）鎮國將軍李傑墓（圖九三）　在中華門外雨花台東道北，有豐碑一，題爲『宣武將軍僉廣武衛指揮使司事贈驃騎將軍僉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銘，』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夏立。李女爲洪武妃，故規制頗宏。石羊石虎二，皆已傾倒，石馬二，武將二。神道屈曲而入，諸石獸尚成一直線，而碑及武將，則在線外。墓亡。

（五）蔡國公徐忠墓　在中華門外八里許天隆寺西南王家牌坊，有碑凡二，皆已殘破，僅餘贔屭。道側有石坊殘石，額曰蔡國公墓道。

（六）南寧侯毛元墓（圖一〇三）　在中華門外嚴山靜明寺前，有碑一，在道左。墓南向，前爲石馬，石虎石羊各一對，後爲石坊，再後爲石人，僅餘武將一。

（七）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鎮遠侯顧公墓（圖九五）　在中華門外京蕪公路小行，有碑一，文文漶漫難讀。石羊石虎石馬翁仲，盡已傾倒。墓年前尚在，今因經濟委員會築屋適當其地，遂遭發掘，今已無存。

（八）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鄭強墓（圖一〇〇——一〇二）　在中華門外牛首山北高家庫，一稱御碑亭，當京秣公

路旁。墓有石坊一，華表一對，左爲御碑亭，碑尚存；右另一碑，今亡，僅餘龜趺。墓在碑亭後山坡上，築有圍墻，今存。

（九）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周瑄墓（圖九七） 在中華門外徐家油坊，有碑二（一存一亡）石虎石羊石馬各一對，翁仲二，一立一傾，墓尚完好。（按周瑄爲正統時人）

（十）副都御史宋公墓（圖九八） 在高橋門外上方鎮西道北，有碑二，一存一亡。（按宋係景泰時人）

（十一）榮祿大夫少保吏部尚書諡文毅公倪岳墓（圖一〇五、一〇六） 在嚴山北麓，有石坊石馬翁仲，墓猶存。

按明史七卿年表，弘治十三年六月，倪岳爲吏部尚書；十四年十月卒。明史卷一百八十三有傳。

（十二）禮部侍郎諡文僖公倪謙墓（圖一〇四） 在嚴山北麓，有華表石獅，其他翁仲石獸，多已傾倒，碑亡。按浙江書目，景泰元年，禮部侍郎倪謙奉使朝鮮，故士人亦稱倪天使墓。

（十三）兵部尚書王以旂墓（圖一〇七、一〇八） 在祖堂山西南麓，有碑二，一立一倒，額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碑。後有石獅二，武將文臣各一對。墓尚在，惟已遭發掘。（按王係嘉靖時人，在西邊屢建軍功。）

（十四）右御史臺澤□墓 在京蕪公路右側，江寧鎮北。墓有翁仲石獸，並御祭文碑，上書正德年號。

此外尚有失名之墓五：一在鄧愈墓東里許，石獸翁仲皆已傾倒，係王某墓，官至都督府都督同知，子鑑及鏡早亡；其他碑文漶漫難讀。（圖九二）一在天隆寺東南，碑已毀，有石馬石羊（石虎已亡）武將各一對。（圖九六）一在牛首山北馬家店，有石坊，額書尚書晨公墓，後爲石虎石馬文臣，左右相對。（圖九九）一在天隆寺西南里餘，有石羊石虎

石馬文臣各一對，更有石坊，或謂爲顧與祖（？）墓。（圖一一一）一在龍潭，爲李闇老墓，石坊前列二獅，裝璜富麗，石馬一對，獨頸竚立，別具作風。（圖一〇九、一一〇）此外天隆寺更有古林第一代古心如馨大和尚塔，大書『大明詔啓皇壇傳戒賜珠衣中興律祖賜號慧雲古心如馨公大和尚之塔，』側書『傳南山正宗第十三世，古林堂上開山第一代。』塔基三層，繞以欄杆，規制頗宏。更有明宏治行覺禪師塔，在麒麟鋪東北三四里許，並列凡三塔，北塔已圮，古樹杈枒，盤曲如鹿，亦奇觀也。（圖一一二）（註一）

以上爲明代陵墓大概。志書記載所及，尚有太監鄭和墓，（在牛首山麓）黔寧王沐英墓，（在直瀆山）累訪不得。綜上所得明代墓凡三十二處，有碑文者凡十三處：（徐達，李文忠，鄧愈，宋晟，李傑，毛元，鎮遠侯顧公，鄭強，周瑄，副都御史宋公壬以旂，右御史臺澤□王某等。）此十三碑文，並明太祖神功聖德碑，亟宜拓取，墓誌碑銘，往往可以正史籍之謬，補正史之不足，是由六朝陵墓所存之墓碑，可以知之。然則此十四碑文，將來有裨於明史研究，必匪淺鮮也。

第四節　舊院及十六樓

明初奠都金陵，爲繁榮都市計，建妓樓十六，並設教坊司，以統官妓。於是舊院及秦淮河一帶，遂爲佳麗之中心，想像當年，金吾不禁，風月無邊，聲色歌舞，極一時之盛。余懷板橋雜記序云：

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粉輕煙，重

譯來賓，稱一時之盛。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

當時『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可想見其盛。尤以秦淮燈火，艷稱於世，板橋雜記嘗稱之曰：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日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

蓋當時東南物力鼎盛，金陵號稱富庶，故秦淮笙歌，歷明清五六百年而不歇，尤以明季及乾嘉之間爲盛，徵諸桃花扇及儒林外史可知也。茲根據古籍，考舊院及十六樓址如左：

舊院之所以著稱，非特因其爲繁華中心，亦以其爲詞人所歌詠也。洪武京城圖志，將舊院列入构欄，卽武定橋東构欄是也。余澹心板橋雜誌云：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鷲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繞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月清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

又云：

遊魚出聽，洵太平景事也。

後人因此記載，未加深考，往往誤長板橋即武定橋。實則舊院「前門對武定橋，」而長板橋則「在院牆外數十步，迴光鷲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繞其後，」蓋今小石壩街地，與武定橋截然爲二。陳文述秣陵集卷六，亦考：

舊院遺址在東花園之右，一河爲界，建長板橋以通行人。後橋廢，築石埂，名曰石壩園，亦曰石壩街；今與東園皆成菜圃，士人猶稱東花園。明初爲曲中女郎所居，統於教坊司，街東南有樂王廟，後人誤爲藥王廟也。

又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五，「院門口」注云：

舊院門口也。長橋煙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爲歌舞勝處。今廢。

由此考之：舊院故址，逶迤頗廣，西至院門口，北至鈔庫街，東與中山東花園一河爲界，建長板橋以通行人。其地水煙凝碧，楊柳翳青，爲歌舞勝地。即在今日，小石壩街一帶，猶多湖沼，惟荒涼蕪穢，令人不勝今昔之感耳。（圖二九〇）

舊院風物，桃花扇誌之最詳，摘錄一二，以見昔日情況。當其全盛之時——

深畫眉不把紅樓閉；
長板橋頭垂楊細。
絲絲牽惹游人騎；
將箏絃緊繫，

把笙簫巧製。

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兩岸邊。
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第二齣）

……隔春波，碧烟染窗，
倚晴天，紅杏窺牆。
一帶板橋長，閑指點茶寮酒舫。
聽聲聲賣花，忙穿過了條條巷。
黑漆雙雙門兒下，插一枝帶露柳嬌黄。（第五齣）

及南明覆亡，舊院繁華，盡付瓦礫，蘇崑生與柳敬亭傷感之餘，製北曲一套，名爲哀江南，其詞云：

問秦淮舊日娼寮，
破紙迎風，壞檻當潮，
目斷魂消；
當年粉黛，何處笙簫？
罷燈船端陽不鬧，
收酒旗重九無聊。

白鳥飄飄，
綠水滔滔。
嫩黃花有些蝶飛，
新紅葉無個人瞧。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
舊紅板沒一條，
秋水長天人過少；
冷清清的落照，
剩一樹柳彎腰……（餘韻）

其所記板橋殘照，楊柳彎腰，蒼涼淒感，令人低迴不已。雖文辭足取，要亦事之盛衰興亡，有令人可歌可泣者耳。

至於十六樓遺址，久廢不可考，據洪武京城圖志樓館，列舉其地址如左：

江東樓　在江東門，西對江東渡。

鶴鳴樓　在三山門外，西關中街北。

醉仙樓　在三山門外，西關中街南。

集賢樓　在瓦屑壩西，樂民樓南。

樂民樓　在集賢樓北。

南市樓　在三山街皮作坊西。

北市樓　在南乾道橋東。

輕煙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與淡粉樓相對。

翠柳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梅妍樓相對。（一作柳翠）

梅妍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翠柳樓相對。

澹粉樓　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與輕煙樓相對。

謳歌樓　在石城門外，與鼓腹樓並。

鼓腹樓　在石城門外，與謳歌樓並。

來賓樓　在聚寶門外來賓街，與重譯樓相對。

重譯樓　在聚寶門外，與來賓樓相對。

叫佛樓　在三山街北，卽陳朝進奏院故址，宋改報恩光孝觀，今卽其地爲叫佛樓。

（按秣陵集無江東叫佛二樓，而別列淸江石城，所指地望亦不同。）

十六樓中除南市北市叫佛而外，皆在東南城外，且強半在三山門與江東門之間。蓋當時交通，都由水道，晉京者都自秦淮上溯，入三山門，故三山門一帶，客商雲集，舟車輻湊，而館舍妓樓，遂亦麕集於是。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

有「花月春風十四樓」句，可想見其全盛。

秦淮雜詩　　王士禎

舊院風流數頓楊(註二)　梨園往事淚沾腸　樽前白髮談天寶　零落人間脫十孃(註三)

傅壽清歌沙嫩簫(註四)　紅牙紫玉夜相邀　而今明月空如水　不見青溪長板橋

新月高高夜漏分　棗花簾子水沈薰　石橋巷口諸年少　解唱當年白練裙

玉窗清曉拂多羅　處處憑欄更踏歌　盡日凝妝明鏡裏　水晶簾影映橫波

北里新詞那易聞　欲乘秋水問湘君　傳來好句紅鸚鵡　今日清溪有范雲(註五)

十里清淮水蔚藍　板橋斜日柳毿毿　棲鴉流水空蕭瑟　不見題詩紀阿男(註六)

尋舊院遺址同方爾止　　前人

香豔消沈盡　空尋舊板橋　人稀春寂寂　事去雨瀟瀟

黃蝶飄寒圃　青溪咽暮潮　鷲峰寺前柳　搖落亦魂銷

秦淮燈船曲　　余懷

遙指鍾山樹色開　六朝芳草向瓊臺　一園燈火從天降　萬片珊瑚駕海來

夢裏春紅十丈長　隔簾偸襲海南香　西霞飛出銅龍館　幾隊蛾眉一樣粧

神弦仙管玻璃杯　火龍蜿蜒波崔嵬　雲連金闕天門迥　鶴舞銀城雪窖開

訪十六樓遺址　陳文述

三百餘年逝水流　惟留南市舊名樓　輕煙淡粉銷沉盡　何處春風十四樓

大明佳麗柳垂絲　一角青溪照畫眉　開國規模太涼薄　浣衣局與教坊司

舊院故址　朱倬

板橋幾照跨青溪　十里垂楊掃畫隄　歌激濤聲風激樂　愁人終古水潺潺

秦淮水月照人寒　舊院荒涼不忍看　想像南朝佳麗日　歌聲猶繞玉闌干

白門柳色爲誰忙　燕子雙雙棲畫梁　借問妝樓何處去　輕煙淡粉兩茫茫

舊院　孫偉

板橋流水日初斜　踏遍秦淮舊酒家　舊院沉埋春寂寂　更無人與拍紅牙

第五節　秦淮四美人詩

如皋冒伯麐，嘗集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鄭無美之作，爲秦淮四美人詩，錢牧齋採其詩以入閏集。而葉衍蘭亦有秦淮八豔圖詠行世。蓋舊院曲中，故多才女，如馬湘蘭顧眉生董小宛無論已；他如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門鄭無美輩，莫不文采風流，才藝雙絕。此余澹心回首當年，「名士青山，美人黃土，」所以有板橋雜記之作也。茲選錄當代名士歌詠，列之於後，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南朝之金粉焉。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　　吳偉業

射雉山頭一笑年　相思千里草芊芊　偸將樂府窺名姓　親擘雲璈第幾仙

珍珠無價玉無瑕　小字貪看問妾家　尋到白隄呼出見　月明殘雪映梅花

鈿轂春郊鬬畫裙　捲簾都道不如君　白門移得絲絲柳　黃海歸來步步雲

念家山破定風波　郎按新詞妾唱歌　恨殺南朝阮司馬　累儂夫壻病愁多

亂梳雲髻下妝樓　盡室倉皇過渡頭　鈿合金釵渾拋卻　高家兵馬在揚州

江城細雨碧桃村　寒食東風杜宇魂　欲弔薛濤憐夢斷　墓門深更阻侯門

青溪訪顧眉生眉樓遺址　　陳文述

蘭棹青溪水閣頭　居人猶說舊眉樓　春山何處窺明鏡　新月依然上玉鉤

身世滄桑悲永逝　閨房福慧悔雙修　含光同被虛聲誤　皖水廬山一樣愁

李香君　　余懷

生小傾城是李香　懷中婀娜袖中藏　何緣十二巫峯女　夢裏偏來見楚王

寇白門　　錢謙益

寇家姊妹總芳菲　十八年來花信違　今日秦淮恐相値　防他紅淚一沾衣

叢殘紅粉念君恩　女俠誰知寇白門　黃土蓋棺心未死　香丸一縷是芳魂

贈寇白門　吳偉業

南內無人吹洞簫　莫愁湖畔馬蹄驕　殿前伐盡靈和柳　誰與蕭娘鬭舞腰

同時姊妹入奚官　捐酒黃羊去住難　細馬馱來紗罩眼　鱸魚時節到長干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摘錄）　前人

昨夜城頭吹篳篥　教坊也被傳呼急　碧玉班中怕點留　樂營門外盧家泣

私更裝束出江邊　恰遇丹陽下渚船　翦就黃絁貪入道　攜來綠綺訴嬋娟

此地繇來盛歌舞　子弟三班十番鼓　月明弦索冷無聲　山塘寂寞遭兵苦

十年同伴兩三人　沙董朱顏盡黃土　貴戚深閨陌上塵　我輩漂零何足數

金陵雜題　錢謙益

舊曲新詩壓教坊　縷衣垂白感湖湘　閒開閏集教孫女　身是前朝鄭妥娘

秦淮感鄭妥娘事　陳文述

傳世詩篇總擅名　當年誰似鄭如英　流傳閨集今猶在　何處青溪繞石城

羅袂春寒絕妙詞　桃花紅濕雨絲絲　詞人月旦眞無定　雪嶺纔登又墨池

回首鶯花舊院春　板橋流水碧粼粼　秖應水繪園中客　解說秦淮四美人

孔雀荒庵易夕曛　消愁何處酒微醺　雙趺何與詞人事　也唱當年白練裙

（註一）雨花台更有明方正學墓，惟係後人所建，故不列入。

（註二）余懷板橋雜記云：『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意不屑，不肯竟學，學鼓琴，故又字曰琴心。』潘之恒曲中志云：『金陵楊玉香，色藝絕群，讀書不與俗人偶，獨居一室，賈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顏。』

（註三）王士禎池北偶談云：『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順治末予在江寧，聞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曆中北里之尤也。』

（註四）傅壽字靈修，舊院妓，沙名宛在，字嫩兒，善吹簫度曲。

（註五）漁洋自注云：『雲字雙玉，有紅鸚鵡詩最佳。』徐釚本事詩注：『范雲，秦淮女子；文舍人啓有「相逢恨少琛千斛，問字云從玉一雙」之句。』

（註六）漁洋自注云：『阿男秋柳句云：「棲鴉流水點秋光，」詩人伯紫之妹也。』按紀女詩云：『棲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疏樹幾行；不與行人綰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

第十一章　滿清及太平天國遺蹟

第一節　滿清

滿清一代，去今未遠，凡所建置，分見玄觀祠宇梵剎園林第宅各節。茲之所述，不故略敍其駐防城及地方行政制度耳。

明福王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滿洲兵入南京，設駐防軍，駐明舊內。據陳文述秣陵集圖考，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築滿城於青溪之東，起太平門，沿舊皇城牆基至通濟門止，開二門以通出入（按上江兩縣志，即西華門及西長安門）爲滿兵屯駐之地。駐防將軍開府於明故宮之西北，即今軍官學校地也。太平之役，滿城灰燼，又經辛亥革命，遂蕩然無存。然今光華門內大光路東一帶，猶有黃旗街藍旗街等名，即滿旗之遺蹤也。

滿兵既下江南，改南京爲江南省，以應天府爲江寧府，領縣如故。設江南布政使司，及提刑按察使司，都使司，督糧驛傳等衙門於江寧府治中。而總督江南江西部院衙門，亦駐節於此。太平天國既平，改建各司衙署，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仍就舊基建總督衙署，十一年四月工竣，共一千一百八十九間，署前有二坊曰『兩江保障』『三省鈞衡』，兩江指江南江西，三省指蘇皖贛也。署今爲國民政府，西花園即今參謀本部，坊已無存矣。

陝楊既平。又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建萬壽宮於中正街，上江兩縣志所謂「立黃屋法紫極，以申慶賀，以盡邦國」是也。（圖一二九、一三〇）宮凡朝房三十間，廊四十六號，寶座繖扇等百七十餘件，牌坊角門方亭月臺皆具。今淪爲殘兵病院，已蕭落不堪矣。

第二節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起自粵西，以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自江寧鎮板橋攻陷南京，繞城西南築壘二十四，踞報恩寺浮圖俯瞰城中，且藉以施砲。金陵既陷，遂以爲天京，於鍾山西峯築天保城，以爲犄角之勢。以明故宮迫近朝陽門，係炮火所及，遂就總督署建天王府。『毀明西華門一面城，自西長安門至北安門南北十餘里，毀磚石，築宮垣九重。毀祠廟，壞衙署，夷壇壝，擾倉庫，圮橋梁，斫竹木，塹窪峻高埤；上下數百里宮室陵墓坊表柱礎，作僞宮殿苑囿，餘建僞王府宮廨大小百餘所，如是者十三年，工作弗息。』（上江兩縣志卷十一）今考太平天國宮城，當北至楊吳城濠（太平橋西一帶）西至西箭道，南至利濟巷科巷，東至黃家塘，今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謀本部中央飯店一帶，皆其所屆。今該地尚有大隍城巷小隍城巷，（在國府西街）上江兩縣志遂作皇城巷，（卷二十七上二縣城內圖中段）實當年宮城遺蹟也。又參謀本部有石舫，亦太平天國遺蹟，相傳洪秀全於軍務之暇，常憩息於此。（圖二九四、二九五）蕩平髮逆圖記卷二十一，嘗記太平天國在金陵之建置，摘錄如左：

賊至金陵，毀總督署爲僞宮；復占大陽溝一帶民房，以擴其址，役夫萬餘人，興築幾一年，窮極侈僭。工甫竣

火起，燔爲焦土，復築如初。克城後逆子積薪以焚，存僞大殿及垣牆數處。其僞殿雕鏤工巧，所盤螭龍，以赤金爲之，爲土人挖去。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各建僞府，馮雲山蕭朝貴早授首，其子亦襲稱僞王建府後凡授僞王者無不建府，皆併數家大宅而營造之。我軍入金陵時，焚拆略盡，存者五六耳。……

各賊僞署皆拆大廟宇樑棟修葺之，木植狼藉，一床之費，可值千金。……

今日太平天國各王府之僅存者，惟明瓦廊之李秀成忠王府，今爲中國日報社，規模頗宏。一代遺蹟，祇石船及此而已。

洪楊之役，實爲金陵大劫，十三年之戰亂，使東南文物，盡付劫灰。如報恩寺之浮圖，靑溪先賢祠，明故宮，朝天宮，孝陵，以及近郊古代諸名刹，如幽棲佛窟高座永寧棲霞等六朝寺宇，以及天界普德諸寺，無不毀於此時。及湘軍入城，則又作巷戰，太平軍領袖，縱火焚天王府及諸王府，城內火光燭天，烟燄蔽空，詳見蕩平髮逆圖記卷十八。及金陵克復，已瘡痍滿目，而歷代書籍古物珍藏，又隨湘軍而轉輾流至湖南，宋元明以來金陵精華，散亡殆盡。此歷代都會，所謂六朝佳麗之地，人文薈萃之處，所以呈今日荒涼寥廓之景象也。太平軍之破壞，除侯景之亂及隋文帝蕩平六代宮闕以外，金陵史上莫與倫比矣。

第十二章　近代之玄觀祠宇及梵刹

第一節　玄觀

金陵之有玄觀，始於漢之仙鶴觀；魏晉以來，葛元葛洪倡於前，陶宏景繼於後，一時玄觀林立，其盛僅亞於佛寺。其在史籍著名者，則方山有洞玄觀（圖二六〇）（見下方山寺觀一則）茅山有華陽洞，冶城山有朝天宮；其他若永樂觀（景定志在城東北七十里，舊經云漢劉謙光捨宅爲觀，南唐昇元中重修）崇元觀，（景定志云齊建元中立，唐天寶七年（七四八）重修，本朝大中祥符七年（一〇一四）改崇元觀。）玉清觀，（梁大同三年（五三七）立，西北去縣五十八里，南康令嚴哲造，見建康實錄。）洞靈觀（梁大同四年（五三八）立，在縣西南四十里，陳宣遠造，見同上。）玄眞觀（陳宣帝建）鴻禧院（唐寶曆二年（八二六）建）玉虛觀（南唐保大間建，在方山。）寶華宮（南唐昇元中建，耿先生遺蹟，亦在方山，淳熙七年（一一八〇）移南門外。）亦並見方志。兵燹以來，半付劫灰，今之存者什不及一。茲將近代玄觀，猶有遺蹟或地址可考者，略述如左：

（一）洞玄觀　附下方山寺宇一則。

（二）朝天宮　楊吳爲紫極宮，有鍾阜軒，見黃履金陵雜詠。宋立文宣王廟，後改爲天慶觀。大中祥符間，賜額

爲祥符宮，有太乙殿，卽郭文擧書臺也；前有泉，亦曰太乙。元爲玄妙觀，又昇爲永壽宮，有鍾英亭。明爲朝天宮，有習儀亭，百司庶府，有大朝賀習儀於此。又有東簸亭，見余孟麟集。同治亂後，移建府學文廟於此，一改舊觀。甘熙白下瑣言卷二：

名山諸勝。僧占居多；惟雨花臺呂祖閣，朝天宮飛霞閣二處，高踞峯巔，萬家烟火，一覽而盡，最爲勝境。羽士主之。虎踞關之隱仙庵。丹桂蔭庭；乾河沿之不二庵，白蓮盈沼；以及靈應觀小桃源諸處，皆可游覽者也。……

（三）劍池山房　在朝天宮後，僅餘數楹，院落雖小，然錯落有緻。羽士主之，曰正一教宗。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二十六：

今劍池山房（故朝天宮）道家曰正一教宗，張道陵寇謙之呂用之林靈素陶仲文妄誕之尤者也。

（四）洞神宮　宋理宗景定四年（一二六三）建洞神宮於三神祠左，在今淮淸橋西，宮淸同治間猶存，上江兩縣志卷二十六云：

洞神宮道家（全眞堂崇胥道院闕今此二院已燬）曰全眞，其始創於金咸陽王嘉，嘉傳邱長春，長春傳十八弟子，以淸靜爲學，無醮禬巫祝之習，督教嚴，擇斥正，省身克己，禪宗之臨濟也。元遺山辛敬之亟稱之。

又甘熙白下瑣言卷五，亦嘗稱之：

洞神宮道士安合璧住持以來，闢堂接衆，儼有叢林規模，此羽士中之僅見者。合璧字普月，河南人，善琴並善針灸，年逾周甲，精明健爽，於修煉中大有功力。

自建都以來，洞神宮居商業區中心，改變最劇，已蕩然無存矣。

（五）靈應觀　在漢西門內蛇山，西臨烏龍潭，院落數進，景至幽邃，石城山志云：

……本宋降恩祠，祈雨最驗，故曰靈應。近拓西偏爲淡靜山房，以奉諸葛武侯，而附陶靖節於側，別築精舍三楹。其北叢篁蔽虧，時見高下樓台與烟水搖曳；門前松檜雜植，雉堞圍之，如欄檻狀。

今改爲學校，舊蹟垂廢矣。

（六）崇霄道院　今廢，舊在蛇山北峨嵋嶺吉祥寺側，石城山志云：

過叢霄道院，內有關帝呂祖，道士殷壇扶鸞於此。門外修竹萬竿，綠陰成幄，春時款客，輒出筍以供，謂之玉版筵。……

（七）茅山華陽洞（圖二七五）　茅山在句容之東南，係金陵各山來脈。古曰句曲，梁隱士陶弘景居處也。齊高帝作相，引陶弘景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四九二）脫朝服掛神武門，止於句曲，云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有山中宰相之目。山爲道教聖地，瑰珣崔巍，風光亦佳。

黃注陶貞白集序：　弘景秣陵人，圓通謙謹，雖位望隆重，而方外之志，終身不忘，是故其言有足取者。弘景又有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題壁云：『南夷任傲誕，平林半空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皆可取。

金陵玄觀，近代爲數尙夥，或係新創，或罹劫遺，玆本調查所及，立表如左，以便省覽：

（一）西北諸觀

靈應觀　漢西門內蛇山，今存。（見上）

叢霄道院　峨眉嶺，今廢，（見上）

隱仙庵　虎踞關，今廢。（見白下瑣言）

全貞堂　隱仙庵東，今廢。（見上江兩縣志卷二十六）

小桃源　小倉山，今廢。（見白下瑣言）

不二庵　乾河沿，今廢。（見白下瑣言）

東嶽廟　乾河沿北，今廢。（乾隆年建，見白下瑣言）

劍池山房　朝天宮後，今存。（見前）

朝天宮　冶城山，今廢。（見前）

（二）東北諸觀

帝王廟　雞籠山陽，今廢。（白下瑣言卷六，謂改祀先醫）

東嶽廟　雞籠山北極閣下，今存。

二郎廟　在二郎廟，今改小學。（灌口二郎始祀於宋）（圖一三三）

定湘王行宮　在二郎廟側，今亦改小學。（湖南人行軍時奉之）（圖一三四、一三五）

關帝廟　在二郎廟北，今存。

文昌宮　在三條巷，殿閣宏莊，今存。

火神廟　在中正街，今存。

八蜡廟　在火神廟側，今廢。（祀劉猛將軍，見上江兩縣志卷十。）

火星廟　在大中橋驢頭尖，今廢，

龍王廟　舊在錢廠橋西北，今廢。

斗姆宮　在廣藝街，爲道士禮星之所，今存。

（三）東南諸觀

洞神宮　在奇望街，今廢。（見前）

青溪小姑祠　在淮清橋東，今廢。（見第三章）

鐵老鸛觀　在信府河，白下瑣言作眞武廟，見卷一，今廢。

都天廟　在門東三條營。

（四）西南諸觀

都城隍廟　在府東街舊江寧府門前，今存，惟西半已改學校。

萬壽宮　在評事街，今江西會館。〔圖一四〇〕

都天廟　在五福街，規模頗大，即瓜蔬小志所謂普司廟，今爲施粥處。

炳靈宮　在胭脂巷，祀東嶽第三子，南都察院志謂建於南唐昇元，白下瑣言謂建於明天順七年。（一四六三）今存。

都土地廟及伏魔庵（祀關帝）　在金沙井，今存。

古財神廟　在八角井北小門口，今爲救火分會。

（五）城外諸觀

仙鶴觀　在仙鶴門西土阜上，南都察院志謂爲漢時所立，明萬曆間重修。

洞玄觀　在方山之陽，祀葛玄。（見後第八節）〔圖二六〇〕

方山大廟　在方山東麓，祀祠山大帝張渤。（見後第八節）〔圖二六一、二六二〕

張王廟　在夾岡門，亦祀祠山大帝張渤，見白下瑣言卷四。

茅山華陽洞　在茅山，見前。

茅君別院　在朱門鄉之牛脊山，見第三章。

南嶽行宮　在中華門外城東南隅。〔圖一三六〕

東嶽廟　在中華門外城東南隅。

大王廟　在中華門外城西南隅賽虹橋北，今存，所祀神不可考。

都天大帝廟　在和平門外蟠龍山，亦祀蔣王。

龍江天妃宮　明永樂間建，在儀鳳門外盧龍山下。（圖一一二A、一一二B）今尚存永樂十四年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龜趺首已毀，碑尚可讀。（參閱第一章第二節山脈盧龍山一則。）（註二）

湖神廟　同治十一年四月工竣，在太平門外玄武湖。今廢。

以上所列金陵玄觀，凡四十三所，現存者凡二十七所，皆著者所親歷。惟城內外關帝廟特多，一龕半庵，不勝列舉，姑引白下瑣言卷三一則，以爲殿焉：

關帝廟制以城北十廟之末，規模最爲壯麗，俗呼武夫子廟，與府學文廟相配，總督以下，皆致祭於此。其餘如小教場廟，城守致祭；駐防城廟，八旗致祭；督署箭道廟，亦總督致祭，小倉山廟綠營致祭；府西大街廟，府學官致祭；江寧縣署廟，本縣致祭：凡此皆屬於官。又如城西南吳家園內橋北大街，安品街，普利寺之西，致和街河沿，今名佑國庵，鷲峯寺之西，聚寶門外雨花臺旁，及五聖巷內安德門，今爲浙東會館，鳳臺門上方門孝陵衛觀音門燕子磯等處，皆有廟，甚矣威靈之廣播也。

第二節　祠宇

祠祀之興，起源甚古，金陵人文所會，尤爲繁多。上江兩縣志卷十，以釋道雜祠與歷史人物之祠，混而爲一，以故

淫祠紛繁，不一而足。本書所指祠宇，概指歷史上人物之祠，與神話及宗教上之祠，劃而爲二。蓋一則爲人，一則爲神，一則實有其事，一則憑諸傳說，二者界限雖或不易完全分清，但理論上應分別清楚者也。今秉此義以研究金陵祠宇。

（一）文廟及府縣學

祠祀之興，以孔廟爲最早：西漢京師，惟有辟雍；郡國有學，自景帝時文翁始。東漢明帝永平二年（西五九）始祀孔子。而丹陽一郡，則建武六年（西三〇）李忠已爲起學校，習禮容矣。金陵之有學官，始於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二五八）詔置五經博士一人，助教三人。（建康實錄卷三）東晉成帝咸康三年（三三七）立太學，在秦淮之南，其後荒廢，謝尚移太廟南。（孝武帝太和十年，三八五。）太和十一年，（三八六）詔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立宣尼廟在故丹陽郡城前隔路東南。金陵之有孔廟，蓋自此始。

齊高帝建元四年，（四八二）始立國學。梁武帝天監四年（五〇五）立孔子廟；五年，親釋奠於先聖先師。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漸重儒學。隋唐以來，地爲支郡。南唐建國子監於鎮淮橋北。宋太宗雍熙中，於治城故基立文宣王廟。天聖七年（一〇二九）張士遜奏徙浮橋東北；景祐（一〇三四——一〇三七）中陳執中又徙府治之東南，即今夫子廟。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修建康府學，因舊址，面秦淮。其後淳熙三年，慶元元年，景定四年，屢修葺之。元因舊府學，置集慶路學；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儒學災，惟存尊經閣及東西二教授廳。

明太祖當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以集慶路學爲國子學。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始改建國子監

於雞鳴山下以舊國學爲應天府學，並省上元江寧二縣學入之。南雍志云，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四月乙未，詔改建國學于雞鳴山之陽，上親往視，乃定制度，令工部尚書陳恭選材鳩工，金吾前衞指揮譚格督之。十五年（一三八二）正月甲午，作先師孔子廟，三月丙辰，改國子學爲國子監。是年五月國子監落成。

監東至小教場，西至英靈坊，北至雞鳴山，南至珍珠橋，左爲覆舟山，右爲欽天山。南雍志敍其規制云：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欽定太學之制，爲正堂一，支堂六，明年六月落成。正堂一十五間，每間闊一丈九尺，深五丈四尺二寸，高三丈三尺四寸。扁彝倫，太祖高皇帝制也。

堂有門二十，獨與府部諸司異。中定御正位，次間列祭酒司業公座。左列鼓樂，右建鐘樓；堂前石晷甚鉅。東堂爲齋宿所，西堂爲考課所，祭酒廂房在東，凡七間；其連廊北向者，爲司業南廂房，凡九間；西廂房爲監丞繩愆廳，博士恆居考課所，亦呼爲博士廳。

六堂在正堂之後，乃支堂也：一曰率性，二曰修道，三曰誠心，四曰正義，五曰崇志，六曰廣業。每堂各一十五間，中五間，設師座；左右各五間設大櫈桌，爲弟子肄業所。每間各高二丈六尺三寸，深三丈三尺，闊一丈八尺八寸；東西廂房各三間，庭前各樹以杉檜。……

前爲儀門三間，下有進士題名碑四，東有勅建太學碑亭，西有勅修太學碑亭。又前爲太學門三間，左有小門，下有進士題名碑二，左側有紀事碑一，前有東西井亭二，東西書庫各七間，各爲樓，上高一丈三尺，下高一丈

四尺，中間闊一丈五尺，左右四（？）間，每間闊一丈三尺二寸，餘俱三丈。前樹以松柏。

又前爲集賢門，門外街南國子監牌坊一座，三間，中高三丈三尺六寸，兩旁高三丈六尺。東西成賢街牌坊二座，各三間，中高二丈四尺六寸，兩旁高二丈二尺六寸。南成賢街牌坊一座，與珍珠橋相連，中高三丈三尺六寸，兩旁高三丈六寸。

國子監之東爲文廟，卽今考試院地，南雍志記其規制云：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欽定文廟之制：大成殿三間，兩掖臺高一丈二尺九寸，闊一十丈一尺六寸；東西斜廊各五間。前露臺高九尺四寸七分，闊七丈一尺二寸，上有石欄杆，前有石階級。兩廡東西分列，連計六十二間，每間闊一丈四尺五寸，高一丈六尺九寸，臺高一尺三分。前爲大成門三間，東西列戟，兩廡有路。東有神廚七間，西有神庫七間，門之東西各有廂五間，北向，其東石刻孔子及四配像在焉。內墀樹四十三株，爲杉檜桂柏；外墀樹八十一株，爲松柏棕櫚。又前爲櫺星門三座，中座高二丈三尺五寸，闊一丈五尺；東西二座各高一丈九尺五寸五分，闊一丈二尺。初用木爲之，景泰四年（一四五三）祭酒吳節奏請改用石造，加雲管火珠朵雲石抱柱，八字紅牆。

當時學生號房多至千餘間；復有光哲堂王子書房，以居日本高麗琉球暹羅國學生。至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定都北京，始稱南京國子監。清改爲府學，改彝倫堂爲明倫堂，設四齋（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門坊殿廡，悉仍明舊。太平之役，半付劫灰，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遂改建府學於故朝天宮遺址。綜觀明代國子監，規模至爲宏大，其占地

之所造屋之多東漢太學以降蓋未或能先也

今日所餘文廟，凡有二處：一為府學，在朝天宮；一為縣學，在秦淮北，即今夫子廟。茲分述之如左：

（1）朝天宮府學〔圖一一三——一二五〕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八月，署兩江總督李鴻章，命知府涂宗瀛改卜府學，建於明朝天宮遺址，即宋雍熙中文宣王廟地也。背冶城，面運瀆，高明爽塏，形勝獨美。〔圖一一三〕於是采海外之大木，陶琉璃筩瓦於景德鎮。周為宮牆，臨街東西為二坊，曰德參天地，道冠古今，內為泮池，作半圓形，有涵洞二，南通運瀆，故歷旱不涸。今石欄多遭拆毀，已無復當年景象矣。其北為櫺星門，〔圖一一五〕門內東為文吏齋，司神庫；西為武官齋，司牲亭。神廚前特鑿一井。近南為左右持敬門，其北曰大成門；〔圖一一六〕曰左門，曰右門；其東西有門較狹，曰金聲，曰玉振。其內長廊四周，有東西配殿。其北為石階，周以石闌，中三層，東西二層，因山為殿，故不循級之等也。上曰大成殿，殿黃屋獸吻，重簷七楹，外為露臺，石闌環匝。〔圖一一七、一一八、一二一、一二二〕殿舊懸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頒『萬世師表』額，雍正三年（一七二五）頒『生民未有』額，乾隆三年（一七三八）頒『與天地參』額，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頒『聖集大成』額，道光三年（一八二三）頒『聖協時中』額，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咸豐帝頒『德齊幬載』額，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同治帝頒『聖神天縱』額，今已殘闕不全。又北為崇聖殿，殿廣七楹，石闌二層。〔圖一一九、一二〇〕殿後山椒有亭。

廟東為學，有門有塾。庭之東西有堂，其北南向正堂曰明倫。後有閣曰尊經，高二層，廣五楹。〔圖一二四、一二五〕堂廡四合，庭東西各有門。東門外有苑甚宏敞，有巨碑一，明立也。今尊經閣一帶，改建故宮博物院古物庫，舊建築盡拆

毀無餘矣。

廟學之間，有門，拾級而上，甬道深廣。有西門（即東持敬門）東門（達明倫堂）訓導署，署之東達教授署。甬道又北，東上山坡，爲名宦鄉賢及各先賢總祠。其後山顛曰飛霞閣，（宋之鍾阜軒）閣外之西有御碑亭，（乾隆詩）旁雜花竹。亭之西北有飛雲閣，山之最高處矣。

綜觀朝天宮府學，崇閎壯麗，爲南都鉅構。然近十年來，或駐憲兵，（朝天宮）或作軍醫，（明倫堂）或竟遭拆毀，（尊經閣）零落失修，蹂躪殆盡。一代辛苦經營，良非易易，奈當道不思保存，專事駐兵，無怪古蹟之日趨荒廢也！

（2）夫子廟縣學。夫子廟縣學，本爲宋元舊學。明初日國子學，後建國子監，以是爲應天府學，幷省上元江寧二縣學入之。其後再燬〔永樂六年（一四〇八），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再建。〔宣德七年，（一四三二）重建大成殿，楊榮記之；成化中倪崇志成之，嚴詮重建，即尊經閣爲後堂。〕其櫺星門則建於成化十六年，（一四八〇）而以秦淮爲泮池。〔宏治間秦崇浩石隄以障水。正德九年（一五一四）白圻繚以石檻，王守仁記之；萬曆三年（一五七五）濬月池，以石甃岸，易學前戶部地爲屏牆，今照壁也〕。〔圖一三二〕池北有石闌，闌北爲通衢，其中曰天下文樞坊，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建，清初王澍重書之，毀於太平之役，同治中重修，以坊木太薄，邑人易以柏木，而倣舊式重書之。此坊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尙存，今易以水泥坊，惡俗不堪。西六角亭曰聚星，今存；又西方亭曰思樂亭，今廢，西與宮牆接矣。坊北櫺星門，石闕也。門內院東西有持敬門，入廟之途也。又北大成門，俗曰戟門，左右有三碑：東爲元至順二年（一三三一）封至聖夫人碑，西爲至順二年封四氏碑，又西爲康熙中修學宮碑，皆正書。大成

門內兩廡，其北正中大成殿，無須鋪敘。坊但個備也，殿後北上為明德堂，右為敬修堂，堂後可建堂五楹，有東西廡，堂前院頗廣，闢以木欄，近南為門，坊曰東南第一學，今廢。欄內左右，為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齋只一楹，具文而已。堂後為尊經閣，閣上下各五楹。自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閣燬於火，各書版及吳大猷紀功碑（俗曰天發神讖碑。又曰三段碑）燼焉，亂後新造，是否為舊址，不可知矣。閣後有苑，有土山曰衛山，故尊經閣燼餘三段碑碎石及聖賢舊像所藏也。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古物保管委員會擬開掘不果。上有敬一亭，雜蒔梅竹，亭今廢，僅餘舊基。今明德堂後至尊經閣一帶，皆為小學，無復舊觀。

白下瑣言有關於夫子廟三則，一記魁星閣（今存）（圖一三二）一記青雲樓，一記敬一亭，頗可見太平之役以前之情形，錄之於左：

縣學魁星閣，建自乾隆乙未（一七七五）是後科甲日盛。形家所謂巽方文峯特秀也。閣屋椽牖闔，初用朱色；因附近民居，屢遭火患，遂易以黑；其頂原取自寶塔倉風磨銅，督工者不慎，為奸人易去，風雨剝蝕，其光黯然。道光丁亥（一八二七）易之以寶藍琉璃，下狹上廣，形如朝頂。其座數層湊合而成，通高一丈有奇，乃何雨人尚書汝霖監督工部琉璃廠時，捐造於京師者。晴晝仰視，晶光射目，洵巨觀也。奈近來屢被水患，閣身向河邊欹側，甎頂本凹，又為積水凍裂，其勢甚危。丁酉（一八三七）六月諏吉重修，將閣身升過六尺有餘，末層五方牆通身拆砌，澆以糯漿，頂之裂縫，用油灰補平，庶免滲漏，於閣旁沿河處添造廊屋，為朔望灑掃會憩息之所。外門一道，平時扃閉，以免滋擾。時予董其役也（卷七）

今魁星閣巍然尚存，六角三層，聳臨河上（圖一三二）今爲歌女麕集處，亦南都有數之建築也。同書卷七又云：

縣學青雲樓，明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攝尹事周繼建；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教諭章玉樹重修。上祀文昌帝君，朔望始開，平時局閉。後爲訓導假借樓上下皆爲棲宿之所，非直學宮重地，火患堪虞，且鄰近貢院，登高瞭望，更屬未便。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灑掃會紳士將學廨添造屋宇數楹，較前寬展；另開署門，以通出入。而樓遂隔而爲二，誠兩得之舉也。

青雲樓刼後已毀，今難確指其地點。又白下瑣言卷一云：

六朝石刻之見於世者，以吳天璽紀功碑爲最古，石裂爲三，舊在縣學尊經閣下。乾隆間梅二如先生搨本甚多；嘉慶乙丑（一八〇五）閣燬於火，遂不可多得。予家所藏，完整可觀，猶是明搨舊本。丙子（一八一六）太守余公重勒於府學明倫堂，卽據此本摹之。後又得倪氏藏本大卷，乃整裱而未梭開者，原神尤完，俱可寶也。又閣上舊藏明南雍書版十三經二十一史通典通志玉海諸大部，亦一炬而盡。……

（二）武廟　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建漢壽亭侯廟於雞鳴山陽。嗣後官民增建關帝廟，日漸繁多。白下瑣言卷三總記城內外官民所建關帝廟，已見玄觀一節。清末武廟，卽故文廟之基而改建者，今爲考試院，實已無所謂武廟矣。

（三）諸葛武侯祠　在軍師巷，參閱第三章。

（四）卞忠貞公祠　在朝天宮西，卞公墓前：蘇峻之亂，卞壼巷戰死難，實葬於此，二子從焉。寰宇記晉安帝末，

盜開卞壺墓剖棺掠之尸殭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拳爪甲透出手背勅給錢十萬營之歷代更修今尙巋然獨存墓東北舊有忠孝亭亭本名忠貞亭宋慶曆三年（一〇四三）葉清臣取其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之言，改曰忠孝，幷以目泉焉。（亭今廢）宋高宗紹興九年，（一一三九）重建晉卞壺祠。寧宗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建治城忠孝堂於卞墓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徙建歷代忠臣漢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等廟於雞鳴山陽。今朝天宮西卞公祠數楹猶存，然已零落不堪矣。

訪卞忠貞公墓　　顧槐三

王祥疵於忠　稽紹劣於孝　惟公忠孝成一家　遺墓千年肅祠廟
天風凜烈吹長松　想見巖巖峙孤峭　雅量空聞說謝安　勤王已自先溫嶠
爾時祖述尙風流　揮麈清談競玄妙　嶷然正色立朝端　司隸清風雅能邵
茂宏勳德冠江東　一卷彈文見風操　專心委任獨蒙遇　涕泣床前受遺詔
失機頗怪白頭公　祇解南樓發清嘯　歷陽凶豎徵入朝　豕突狼奔太阿倒
大桁東頭鼓聲死　般天殺氣烽烟照　裹瘡督戰氣彌厲　救死扶傷獨騰踔
一曲虞歌送國殤　千秋鍾雅知同調　身先沒陣盱眕隨　臨難依然見談笑
當時戮力盡如公　豈致神州資寇盜　安東假節竟何事　懊恨石頭生遺誚
我今展拜過故邱　拂拭豐碑慟嗟悼　勁草森森瓦石寒　斜陽黯黯蛄螻弔

周身散髮爪透　生氣猶堪想姿貌　留都宮觀鬱岧嶢　石馬荒寒冷丹竈
剩有忠魂萬古存　祠官歲歲溪芹芼　孝侯臺亦當南城　高義雲天同焜燿

（五）三忠祠　在中華門外路西，祀宋楊邦乂文天祥及明李邦華，（南京兵部尚書　）江西官紳修，今存。（三公皆吉水人）

（六）方正學祠　在雨花臺，層累而上，中祀方正學，兩旁附祀同難者，有匾曰東南大儒。

（七）向張二公祠　在金沙井，祀向榮張國樑，今改爲中央圖書館印刷所。

（八）曾文正公祠　在南京凡二：一在盧妃巷五條巷，兼祠曾忠襄國荃，今爲蒙藏委員會，祠宇軒敞，脊柱雕刻極佳。一在盋山，在國學圖書館旁，院宇深廣，今爲學校。

（九）沈文肅公葆楨馬端敏公新貽祠，亦在盋山，今垂廢。

（十）劉忠誠公坤一祠，在四象橋傍，民國二十四年拆毀。

（十一）左文襄公宗棠祠，在珍珠橋，祠宇宏麗，今存。

（十二）李文忠公鴻章祠，在四條巷口，今爲小學。

（十三）陶文毅澍林文忠則徐二公祠，在國府東街，今存。

（十四）劉勇介連捷祠，在盧妃巷五條巷曾公祠東，劉亦湘軍健將。

此外南京祠祀尚多，私人家祠尤衆，多至不可勝舉，間亦有不可考者。（如雨花臺高座寺側有李忠壯公祠，不知何

許人也）至於古代祠祀舉其著者列表如左

(1)伍相廟　廟興於漢，熾於六朝，留於唐，盛於元，（封王）至明始衰。

(2)菩提王廟　祀楚靳尙，創於齊，至元而衰，（舊在棲霞山，今廢。）

(3)吳大帝廟　唐建。

(4)晉元帝廟　唐天祐二年（九〇五）立，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別作新廟，兩廡列祀王導以下三十六人，見景定志。李商隱有晉元帝廟詩。

(5)陳後主廟　見方輿勝覽。

(6)唐顏魯公祠　在烏龍潭，同治重修，今廢。

(7)南唐中主廟　見曾極金陵百詠。

(8)明道先生祠　宋淳熙三年（一一七六）重修，嘉定八年（一二一五）重建。

(9)范忠宣祠　宋嘉定十年，（一二一七）立范忠宣（純仁）祠於漕司。

(10)一拂清忠祠　在清涼寺東，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商碩立鄭介公祠於清涼寺是也。今垂廢矣。

(11)靑溪先賢祠　宋景定元年（一二六〇）馬光祖立，祀吳太伯以下四十一人，如下:

吳太伯　范蠡(少伯)　嚴光(子陵)　諸葛亮(孔明)　張昭(子布)　周瑜(公瑾)　是公儀(子羽)　王祥(休徵)

周處(子隱)　王導(茂宏)　陶侃(士行)　卞壼(望之)　謝安(安石)　謝玄(幼度)　王羲之(逸少)　吳隱之(處默)

雷次宗仲倫　劉瓛子珪　陶宏景　蕭統德施　顏眞卿清臣　李白太白　孟郊東野　李建勳致堯

潘佑　曹彬國華　張詠復之　李及幼幾　包拯希仁　范純仁堯夫　程顥伯淳　鄭俠介夫

楊時中立　李光泰發　張浚德遠　楊邦乂希稷　虞允文彬父　朱熹元晦　張栻敬夫　吳柔勝勝之

眞德秀希元

明嘉靖中，增祀蘇軾，合爲四十二人。待徵錄云，明凡祀五十四人。淸定位次，凡六十一，後增六十七。藍志先賢祠傳，於四十二人外，又增十三人，合爲五十五人，所增如左：

伍員　溫嶠　明僧紹　阮孝緒　李靖　李綱　韓世忠　岳飛

文天祥　馬光祖　薛瑄　陳獻章　王守仁

袁志則又增爲六十七人。先賢祠毀於太平之役，嗣後迄未修復，後雖移祠於府學忠義祠之側，然今併忠義祠亦廢。文獻沒落，良可慨歎者也！

(12)明初功臣廟及漢將子文廟，晉卞壼廟，南唐劉仁贍廟，宋曹彬廟，元福壽廟，並見第一章第二節雞籠山一則。

(13)明汪文毅公偉祠　在舊惜陰書院（今國學圖書館）右，公與妻耿氏皆殉崇禎甲申之難。同治重修。

(14)雞籠山下舊有賢良祠，南朝三賢祠，昭忠祠，祥公祠，劉公祠，今皆廢。

(1[illegible])聚寶門(中華門)外諸祠(據白下瑣言卷六)

二忠祠　文天祥，楊邦乂。

傅公祠　傅臘塔。(清總督)

曹公祠　曹寅。(清江寧織造)

海公祠　海瑞(明南京都御史)

王公祠　王爌(明應天府尹)

陳公祠　陳鵬年(清河道總督)

景公祠　景清(明御史大夫)

先賢祠　祀吳泰伯以下諸人。

于公祠　于成龍(清總督)

其他如上元節孝祠(漢西門龍蟠里南妙意庵故址)楚軍水師昭忠祠楚軍陸師昭忠之祠金陵官紳昭忠之祠金陵婦女貞烈之祠(在西倉橋，曰水軍陸軍金陵官紳三昭忠祠貞烈祠，同治七年工竣。)多至不可勝數，既難免掛一而漏萬，又無關於重要文獻，概從略焉。

第三節　西北諸剎

本書所分西北，西南，東北，東南四部，概以下列界限爲標準：中央路中山路以西，內橋運瀆鐵窗櫺以北，爲西北區。中央路中山路以東，內橋青溪秦淮東水關以北，爲東北區。中華門大街以西，內橋運瀆鐵窗櫺以南，爲西南區。中華門大街以東，內橋青溪及秦淮東水關以南，爲東南區。近人陳作霖父子，有金陵瑣志五種，續金陵瑣志二種，亦採分區敍述之法：以鳳麓爲一區，東城爲二區，運瀆爲三區，石城山爲四區，鍾南淮北爲五區。所分範圍，大小失其均，如鍾南淮北未免過大，其失在過略；東城鳳麓未免過小，其失在過於瑣碎。以故本書另立界限，庶得其均云爾。

一　古林寺（圖一六一——一六九）

古林寺，在定淮門內馬鞍山，舊名古林庵，於明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由古心律祖化庵爲寺；三年告成，賜額振古香林。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改賜古林寺。因爲律寺之祖，故在佛教史上頗占重要地位。

律祖門庭彙誌：南京江寧古林寺，天下第一戒臺，開基建築時，佛光曾照耀三晝夜。北京順天西山戒臺寺，天然戒臺，二晝夜。浙江杭州昭慶寺，第一戒臺，一晝夜。俗說天下三個半戒臺，惟寶華山放光一夜，故稱半也。古心名如馨，賜號慧雲律師，族姓楊氏，江寧溧水人也。生於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篤信三寶，弱冠即厭俗出塵，投攝山棲霞寺，眞節法師出家，開創古林，故從如字起，爲第一代，至今律門猶沿祖派，以明道統之所自出。凡四十八字，是爲古林正派：

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眞如1性2海3　寂4照5普6通7　心8源9廣10續11　本12覺13昌14隆15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證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紀祖宗

自終南山澄照道宣律師，爲律門第一世十三世傳至金陵古林庵慧雲如馨律師；馨傳寶華山三昧寂光律師，迨至文海福聚律師，另立千華一派，詳見後第八節寶華山隆昌寺一則。古林千華一脈相傳，同宗古心，而屬於所謂南山宗，玆將其譜系列表如後，以明派別淵源焉。

南山宗譜系

(1)終南山澄照道宣—(2)崇聖文綱—(3)光州道岸—(4)崇福滿意—(5)觀音大亮—(6)會稽曇一—(7)開元辯秀—(8)章信道澄

—(9)相國澄楚—(10)開元允堪—(11)靈芝元照—(12)普慶光教

(1)古心如馨(古林第一代)

- 蓮宗性相(塔院天隆寺)
- 大會性海(北京法源寺)
- 中堂性正(金陵吉祥寺)
- 漢月性藏(武林靈隱寺寧波天童寺)
- 三昧寂光(寶華山隆昌寺)—千華派
- 澄芳性清(五臺山永明寺)
- 茂林性祇(蘇州報國寺)
- 金剛性福(廣陵福田院)
- 蘊空性馨(三茅寺)
- 大圓性曇(雲鳳山香水寺)
- (2)闡微性理(命受古林)
- (3)印含性璞(遙受古林)—傳至於今凡十八世
  (第十七世仁友編律門祖庭彙誌)

寺在洪楊亂前，頗爲宏麗。甘熙白下瑣言卷一云：

古林庵距定淮門二里許，峯巒環抱，地極幽邃。薄暮鷺鷥自城外歸宿山後，上下翩翩，一望如雪。相傳山形如鳳，此則百鳥朝鳳也。殿後院鑿山爲壁，高數丈，徧植秋海棠，八月間濃豔繁開，嫣然滿目，名曰海棠屏。舊有鷺鷥廳臨流而築（見陳詒紱石城山志）洪楊亂後，半遭劫灰，而江上白鷺亦不再來，似已去古林而棲城南天隆寺矣。（著者嘗於薄暮游天隆寺，訪古心塔院，見樹木蓊蔚，白鷺羣集，風吭雪羽，屏絕塵俗。）寺今日院宇，多爲光緒間重建，門前甬道長可半里許，兩旁古木成行，極爲幽邃。〔圖一六二圖〕山門已圮，牆基猶在，〔圖一六三〕今日寺門東向，蓋爲當年之二門。進戟門，爲大雄寶殿，殿後供白衣大士像，高可丈餘，像慈悲莊嚴，頗具風格。〔圖一一六〕殿後兩旁拾級而上，爲藏經閣，高凡二層，聳臨山上。登此而望，江光一線，煙樹萬家，頗饒遠景。閣西僧舍尚多，近時駐軍旅，已非昔觀矣。

二　金陵寺

古林寺之北，據馬鞍山之陰大悲嶺，曰金陵寺。寺爲五代詩僧貫休所建，今亦屬律宗。舊有鐘，刻天策衞指揮吳瑀及弟吳璘鑄，其地即明天策衞故址。殿上金剛騎白狻猊，亦曰白澤，俗呼爲金剛騎水牛。山門無彌勒而塑眞武，與他寺異。相地者謂寺正對鍾山開面，特朝成火星體，故取尅制之義，亦形家一說也。寺院落數進，整肅清淨，〔圖一七〇〕翠竹萬竿，掩映生趣。

三、永慶寺及其他諸寺

永慶寺在五台山（小倉山之東支）深入嶺中永慶公主所造也因舊有磚塔五級又名白塔寺寺右數十武有謝公墩，極登眺之勝。洪楊亂後，塔燬寺存。有銅佛，作風古樸，非近代物。（圖一七四）

西北各刹，除上列三寺外，爲數尙多，或無關重要，或今已荒廢，列表如左：

（1）寶林寺　在馬鞍山，爲唐之舊刹，後倚山椒，土極沃衍；寺僧種牡丹芍藥諸卉，暮春擔以入市，陳設者多取資焉。今廢。

（2）聽潮庵　庵由寶林拾級而上，果園蔬圃，方罫相錯；佛殿居其巔，隔城江帆往來，如近在几席間，風光殊勝。今廢。

（3）大佛寺　寺在大方巷，有佛長丈六，故名大佛。今廢。

（4）羅寺　在鐧銀巷羅寺轉灣，今天主堂南，係劉宋泰始中建，本名延祚寺。至正金陵新志云：

正覺禪寺一名鐵塔寺，在城內西北冶城後岡上，宋泰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南唐始改今額。南史侯景傳，王僧辯入討，景使其黨宋長貴守延祚寺是也。唐時有僧靈智，生無目，號羅睺和尙，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爲大眼，爲建塔寺內，故一稱羅寺。今廢。

（5）淨界寺　在城北三鋪兩橋，亦屬律宗。該寺不見舊籍，或爲近代所建。（圖一七八）

（6）祖燈庵　在定淮門內街，小庵一楹，無足述者。

（7）極樂禪林　在石鼓路北鐵管營，係近年新建者。

（8）金川門內新建一寺，在門東土坡之上，係民國二十三年建，尚無定名。

四　清涼寺　小九華寺　善慶寺　駐馬庵

清涼寺舊在幕府山；南唐建清涼道場，始徙石頭。明初改今額，以寺故遂易石頭爲清涼矣。寺本南唐避暑宮，堂榜曰德慶，國主撮襟書也。宋陳無己清涼寺詩云：

惟應駐馬坡頭月
曾見金輿納晚涼

自注山有後主暑風亭井闌刻保大三年（九四五）字，蓋即後之翠微亭也。亭燬於洪楊之役，亂後重建，數年前遺址尚在，自建自來水池以來，遺蹟蕩然無存矣。寺在山陽，強半荒落，然就其遺基觀之，猶可想見當年之規模。寺後有井，相傳爲六朝古井，然不可考矣。

小九華寺居山半正中，院落二進，正中爲大雄寶殿（圖一五六）前爲天王殿，右爲傑閣二層。登樓而望，江光一線，風帆如畫，江北諸山，拱若屏障，昔設有茶肆，駐兵以來，荒廢不堪矣。

善慶寺在掃葉樓後，卻負清涼山，近經修飾，煥然一新。駐馬庵係尼寺，亦屬近建，在烏龍潭側，卻負蛇山，小院數楹，無足多述者。

金陵寺是五代僧貫休所建　陳文述

一錫東南任意投　李花世界未全收　禪心自照三千界　詩纖曾題十四州

錦樹蒼涼雲外見　金輿寂寞月中游　應眞遺像今猶在　誰識當年老貫休貫休畫羅漢其中一幀即已像也

翠微亭　　前人

淸涼山色幾芙蓉　舊是南唐避暑宮　玉輦夜游明月好　娥皇舞罷彩雲空

六朝城郭啼烏外　一枕江流鐵篴中　留得翠微亭子在　水天閒話夕陽紅

第四節　東北諸刹

一　雞鳴寺（圖一四六——一四八）

雞鳴寺本梁同泰寺故址，在吳爲後苑，晉爲廷尉署。普通八年，梁武帝以其地爲寺，建康實錄卷十七：

大通元年，（五二七）帝創同泰寺，寺在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取返語以協同泰爲名。帝晨夕講議，多由此門。寺在縣東六里，帝初幸寺捨身，改普通八年爲大通元年。

又引輿地志云：

寺在北掖門外路西，寺南與臺隔，抵廣莫門內路西。梁武帝普通中起，是吳之後苑，晉廷尉之地，遷於六門外，以其地爲寺，兼開左右，營署四周池塹。浮圖九層，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餘所，宮各像日月之形；禪窟禪房山林之內，東西般若臺各三層，築山構隴，亘在西北，柏殿在其中，東南有璇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爲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起寺十餘年，一日震火焚寺，惟餘瑞儀柏殿，其餘略盡。卽更構造，而作十二層塔，未就而侯景作亂，

帝爲賊幽餒而崩。

此爲關於同泰寺較詳之紀載，想像當年，浮圖耀日，佛宇連雲，洵爲南都鉅觀。所鑄十方金像，十方銀像，皆極莊麗。武帝屢幸寺講經設會，捨身奉贖，不可勝紀。晉安王綱，有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志銘，又與諸文士庾肩吾王臺卿庾信等登望賦詩；而寺碑刹銘，則蕭治虞荔爲之，文皆遒勁。梁簡文帝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其警句云：

日起光芒散　風吹宮徵殊　露落盤恆滿　桐生鳳不雛

庾肩吾有詠同泰寺浮圖詩，其警句云：

盤承雲表露　鈴搖天上風

又云：

周星疑更落　漢夢似今通

王臺卿有和望同泰寺浮圖詩，其警句云：

刻削生千變　丹靑圖萬象　烟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庾信亦有詩，其警句云：

露晚盤猶滴　珠朝光更明　雖連博望苑　還接銀河城

由上引諸詩，可略見當年同泰寺之景象。及侯景作亂，其黨范桃棒據同泰寺，則其寺邱墟矣。楊吳順義中，起千佛院；南唐即其址爲淨居寺，又改圓寂寺；宋分其半爲法寶寺。

明洪武二十年，於梁同泰寺故址，建雞鳴寺，遷靈谷寶公函瘞於此山，建塔五級，（亦稱誌公塔）賜門額曰「祕密關覩。」前有施食臺，石表高揭，爲宋文憲公書。相傳地爲古戰場，元時刑人於此，嘗有鬼魅祟人。洪武初勅迎西番僧結壇施食，以度幽冥。寺後有閣，即南唐涵虛閣也，（見徐鉉集）面山枕城，下臨桑泊，湖中鳧雁，倚窗歷歷可數。每當秋夏之交，登高矚遠，荷花萬頃，紅碧傾壓，如漢宮晚妝，尤爲佳絕。塔今廢，寺同治間重修。山門東向，左爲誌公臺，即施食臺也。

登雞鳴寺　　王士禛

雞籠山上雞鳴寺　紺宇淩霞鳥路長　古埭尙傳齊武帝　風流空憶竟陵王
白門柳色殘秋雨　玄武湖波澹夕陽　下界銷沉陵谷異　楓林十廟晚蒼蒼

雞鳴寺眺後湖二首　　前人

禁地傳清切　依依白下城　恩波連太液　別苑起昆明
野水鳧鷗遠　斜陽菡萏生　不須搖落日　陵谷已含情
魚鳥華林路　渟泓復此湖　三秋人易怨　八代感何殊
蕭寺寒聲急　鍾陵返照孤　塘蒲今已晚　憔悴庾肩吾

二　香林寺

香林寺在明故宮北安門外，舊爲金陵三大刹（古林，香林，毘盧）之一，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重修，自建

軍官學校以來，強半駐軍，寺宇荒涼，無復當年氣象矣。甘熙白下瑣言卷一云：

香林寺或云半山園故址，然志載半山寺在北安門內東北隅，爲安石故宅；今駐防固山王益之都督家正當其處。若香林寺在北安門外，相距甚遠，非昔之半山園也。寺有四足銅方鼎，高二尺餘，其色黝然如鐵，呼爲喫灰鑪，百年來灰末出亦不滿，殆神其說耳。又有木椅高三尺餘，可坐數人，盤列而成，捫之有異香，相傳爲沉香木。大悲樓有雕漆九龍供案，乃明代內用故物。又有吳道子大士畫像，金碧璨然，自非贋本。若佛牙高約五寸，闊如之，其色黃，覆以香楠小塔。予意佛生中印度，亦與人同耳，牙焉有若是其大者，殆附會之談歟！

鍾南淮北區域志云：

西北有香林寺，在厚載門後，明時所建。梁慶雲寺佛牙流傳在此，又有大籐，結成自然椅，容坐數人。咸豐亂後佛牙失而椅尙存，蓋明宮中舊物也。

今則椅猶存，而諸寶多失，寺宇大半駐軍，殆零落盡矣。

三　半山寺　毘盧寺　吉祥寺　大悲禪林　上乘庵

半山寺在中山門內迤北，宋元豐七年（一〇八四）王安石請以所居宅捨爲宅，賜額報寧，故其集中有謝賜額表。宋時其地在城東七里，距鍾山亦七里，此爲半道，故名半山寺。洪楊亂後，於同治九年（一八七〇）重修，今又垂廢。寺東有謝公墩，與冶城北永慶寺傍之謝公墩，遙遙相望，金陵勝蹟之一也。

毘盧寺（圖一八〇——一九一）在大悲巷，舊爲毘盧庵。光緒中湖南僧海峯募湘軍諸將貲重修之，遂成大剎。山門

內爲天王殿，再進爲大雄殿，(圖一八一)殿後爲藏經樓，樓東爲萬佛樓，供萬佛塔，(圖一八八——一九一)塔高五層，繞以八角闌屏，上列二十四諸天，雕鏤極精，爲南都所僅有。樓西北有三聖殿，供接引佛。(圖一八六)寺東臨楊吳城壕，據河東岸而望，崇樓傑閣，梵宇連雲，洵城內第一大剎也。

吉祥寺在盧妃巷北首路西，係一尼寺；上乘庵在士街口北；大悲禪林在大悲巷北口，皆不過寺宇數楹，無足多述。

第五節　東南諸剎

一　石觀音寺（鹿苑寺）

石觀音寺在城東南隅蟒蛇倉，當周孝侯處讀書臺下。梁爲蕭帝寺，武帝所立也。寺額爲蕭子雲書；至南唐改名法光寺，宋曰鹿苑寺。正殿依巖而築，石壁有宋管仲姬畫大士石刻；後又就山鑿像，法相莊嚴，故謂之石觀音寺。(圖一七五)今殿宇荒落，不過數楹矣。

蘇鶚杜陽雜編：梁武帝好佛造浮圖，命蕭子雲飛白大書曰蕭寺；及寺廢，唐李約得一蕭字，載歸以名齋。

景定建康志：鹿苑寺舊名法光寺，即梁蕭帝寺也，在今城東南隅；寺有子隱臺，周處築臺讀書處也。佛殿前有郗氏窟，傳德皇后化蟒，武帝册爲龍天王祠祀之即此。

寺側舊有古柏庵西蓮庵接引庵，今並無存。近有佛教居士林，(圖一七六)結屋數間，與石觀音鄰，聊資點綴而已。

二　其他諸寺

(1)迴光寺　余懷板橋雜記，記長板橋一則，謂「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鷲峯兩寺夾之，……」今鷲峯寺尚在，而迴光寺則屢訪不得。繼讀白下瑣言卷四：

> 回光寺，永樂中僧回光所建，本在白塔巷內，萬曆間以近舊院，淨穢雜處，仍移置今所。嘉慶間爲恤頤堂。今巷中白塔倘存，即回光舊塔，俗謂爲瘞老尼處非也。又下街口有白塔巷，乃元龍翔寺故基，是城內白塔巷有二矣。

始知迴光寺萬曆間已遷回白塔巷，余懷所記，蓋從其未遷前之故址耳。今二址並已不可考。

(2)鷲峯寺　在白鷺洲東北，接近城垣，明英宗天順中宦官進祖定所建也。白下瑣言卷一云：

> 鷲峯寺輪藏殿之右飯堂，老僧明徹主之，有花癖，庭砌徧蒔牡丹，異種甚多。初夏時以竹筩盛貯水，插以芍藥，安放綠叢中，高下鮮妍，恍如眞本。……自壬午後連遭大水，其花無存矣。

今日寺宇荒落，淪爲貧民之窟，蕪穢雜沓，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3)極樂庵　在石觀音寺西，不見於舊籍，蓋係後建，今亦已破落不堪。

(4)正覺寺　在新關武定門內，初名水月庵，嘉慶中僧鏡澄獲妖人方榮昇，奉勅改建，亂後重修，規模仍宏。有玉佛，係來自緬甸，亦金陵所僅有也。(圖一七七)

(5)千佛庵　在長樂路南磊功巷。附祀石將軍。

(6)壽佛寺　在倉門口。

(7)翔鸞寺　在膺福街北翔鸞坊，舊稱翔鸞廟，南唐盧絳嘗居此，有廟祀盧大王，重其忠節也。今改爲佛寺。

(8)大乘庵　在邊營南，倚城垣，爲尼寺中之大者，民國初年，江蘇省議員王某之姊氏捐造，今猶爲住持，已五十餘歲矣。（圖一七九）

(9)承恩寺　在王府門闕之內，明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內官王瑾奏改爲寺，賜額承恩卽此。利瑪竇於一五九九年（萬曆二十七年）嘗駐此寺。今已荒落，僅餘數楹東向而已。

以上各寺，皆著者親自涉歷者。東城志略更有所謂古柏庵西蓮庵阿彌陀佛庵，（三條營）韋馱殿，今皆無存矣。

第六節　西南諸剎

一　瓦官寺（鳳游寺）　下瓦官寺

瓦官寺本河內山玩墓也，在小長干，地名三井岡，（當今之花盝岡）張昭陸機諸宅，皆環繞其側。晉元帝時，王導以爲陶處。建康實錄：

> 晉哀帝興寧二年，（三六四）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窰處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

此瓦官寺之緣起也。寺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師子國（今錫蘭）所貢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潤潔，形制殊特）顧

長康所畫維摩圖，謂之三絕，而戴顒所治丈六金像及張僧繇畫壁不與焉。（註二）晉簡文帝敬禮釋法汰，於寺講放光般若經，車駕臨幸，遂拓房宇。汝南世子綜，欲侵寺基，尋自感悟。至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三九六）塔燬於火，旋修復之。晉恭帝步迎佛像，從十餘里。宋元嘉十六年，（四三九）有三鳥翔集，乃置鳳臺里，起臺於山，號鳳臺山，此鳳凰臺之緣起也。齊東昏侯毀師子國所貢玉像，爲潘妃釵釧，寺初歷劫。梁時出寺塔舍利，勅市數百家宅地，造諸臺殿並瑞像，就建瓦官閣，高三百四十尺。（一作二百四十尺）陳宣帝太建九年，（五七七）雷震瓦官寺重門。後瓦官閣西南漸欹，至唐開元九年，（七二一）因風自正。平日時影落江水，暮則返照入郭。唐仁傑詩：「雲散便凝千里望，日斜常占半城陰，」其形勝可想見也。

六朝既逝，建康蕩爲平地，獨鳳凰臺瓦官閣，仍爲江南名勝。唐代詩人時來憑弔，李白鳳凰臺詩云：

鳳凰臺上鳳凰游　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邱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爲浮雲能蔽日　長安不見使人愁

蓋當年大江前環，平疇遠映，形勝既異，登眺自殊，而「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登臨憑弔，亦非無所指也。（註三）太白橫江詞，更有「白浪高於瓦官閣」之句，想像當年風雲動盪，江流激越，今日而登臨其地，得毋怪今昔形勢之不侔耶！

鳳凰臺圖

楊吳改寺爲吳興，南唐改寺爲昇元，閣名皆隨之而變。宋師下江南，士大夫豪民富商之家，婦女數千人，避難閣上，吳越兵舉火焚之，一旦而燼，千年古蹟，遂付劫灰。宋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復建爲崇勝戒壇院，築盧舍那佛閣。亦高七丈，俗猶呼爲昇元閣。明初奪寺基爲驍騎倉，半入魏公園。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僧圓梓募贖其地，復

創刹焉。寺有老桂，古幹槎枒，因名叢桂。焦竑因殿左有鳳凰臺，更名曰鳳游寺。寺南有集慶庵，焦氏筆乘：嘉靖時詔毀私庵，集慶僧妄以瓦官名其處得幸免，然實非瓦官故址。故金陵梵刹志謂瓦官有二：山上爲上瓦官寺，平地爲下瓦官寺云。

咸豐兵燹之後，六朝名刹，蕩然無存。今日而訪古瓦官寺，僅餘破屋數椽，庭中列石爐及燭檠二，爐基石刻，作雙獅戲球之狀，頗類古物保存所所存之六朝獅鳳柱礎，或言東晉時物，未可盡信。（圖一四四、一四五）門內有碑已傾，額作「重建瓦官寺祝釐聖壽碑」，可確定爲瓦官寺故址。更有昇元閣石刻圖，不記年月，蓋南唐時物，實僅存之遺蹟也。至於下瓦官寺，則破屋半椽，荒涼滿目，更無足述矣。

橫江詞　　李白

入道橫江好　儂道橫江惡　一風三日吹倒山　白浪高於瓦官閣

登瓦官閣詩　　前人

晨登瓦官閣　極眺金陵城　鍾山對北戶　淮水入南榮
漫漫雨花落　嘈嘈天樂鳴　兩廊振法鼓　四角吟風箏
杳出霄漢上　仰攀日月行　山空霸氣滅　地古寒陰生
寥廓雲海晚　蒼茫宮觀平　門餘閶闔字　樓識鳳凰名
雷作百山動　神扶萬栱傾　靈光何足貴　長此鎮吳京

瓦官閣　曇噩

下盤雲跡上雲浮　偶逐僧行步步愁　暫憩已知須用意　漸來爭忍不回頭
煙鐘樹老重江晚　林鐸風輕四境秋　懶指臺城更東望　鵠飛龍門盡荒邱

登昇元閣　李建勳

登高始覺太虛寬　白雪須知唱和難　雲度琑窗金牓濕　月移珠箔水精寒
九天星象簾前見　六代城池直下觀　惟有上層人未到　金烏展翅拂闌干

昇元閣弔古　曾極

摩挲石柱蘚痕斑　亡國如鴻去不還　無復切雲三百尺　祇傳風鐸在人間

鳳凰臺晚眺　劉克莊

絕月疏行臺上路　秣陵城郭忽秋風　馬嘶衛霍空營裏　螢起齊梁廢苑中
野寺舊曾開玉帳　翠華人不幸離宮　小儒記得隆興事　閒對山僧說魏公

瓦官寺　王士禎

江色斜陽下　來過古瓦官　勇如驟騎少　癡似虎頭難
梵響流空寂　松聲復殿寒　逍遙能解否　試問道林看

二　其他諸寺

城內西南諸寺，除上下瓦官寺外，尚有下列各刹，總敍如左：

（1）封崇寺　在水西門內牙檢巷，屬於律宗（傳南山宗千華第八世皓清分支于此。）爲城南大刹。趙宋時因舊報慈解院，而建斯寺；以樓奉佛疲津梁像，故俗謂之臥佛寺。舊有佛經全藏，洪楊之亂，主僧炳炎焚庵以殉；同治年間德誠重修。寺有木製戒壇（圖一七一）雕鏤極精，戒壇兩旁，有木塔二，九級八面，極玲瓏剔透之緻（圖一七二）牆上遍塑佛像，盡係磁製。（圖一七二）山門外照牆有磚刻大佛字，寺僧根如，指爲六朝時物（圖一七三）故寺門有聯云：「古寺猶存明季石，照牆尚有建康磚。」據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謂「壁多建康府倉磚，蓋鐵塔寺之故物，趙宋遺甓，於此僅存。」然則此所謂建康，蓋指南宋之建康府，而非六朝時之建康明矣。

（2）妙悟律院　在花盝岡北，係清季所建，院落數進，殿宇頗宏。有南海觀音及文殊普賢三大士塑像，高俱丈餘，頗具作風；就中尤以文殊造像，最有精神。

（3）慧月居　在大沙井，舊爲華嚴僧庵，光緒初年，改爲慧月居尼刹，頗爲清淨。

（4）淸佛寺　亦在大沙井，佛宇三楹，南向面城牆，寺僧謂係明代以前古寺，餘無足多述。

（5）彌勒庵　一名恆善堂，在陳家牌坊，卻負城牆。

（6）從容禪林　在八角井。

（7）永祥寺　在倉坡，至爲湫隘。（不見於鳳麓小志。）

（8）古蕭公廟　在倉坡，地近柏家苑。蕭公有二說：重修西坡蕭公廟碑記云「寺東連鳳凰臺，其南則低窪，實

大江之濱岸;蕭公官水務,必有捍禦興革,造福地方,可紀述者。或謂蕭公卽梁武帝,崇佛道,臺城之難,不宜祀城北,奉佛皈依者隱諱之,移祀於此。」有長者皓鬚白髮,卽蕭公也。殿外兩廡塑有十殿閻王像,猙獰可畏。

(9)護國寺　在五福街驍騎營,地勢甚高,蓋明時設倉之所。舊有斗姆閣,開窗遠眺,雨花鍾山諸景盡在目前。舊時禪房花木,曲徑通幽;今已荒落不堪。道光元年,掘得朱子游仙詩碑於此,一觴一詠,遂爲名流之所重也。(參閱白下瑣言卷二)其傍卽都天廟,詳見玄觀一節。

(10)海會禪林　在貓魚市,靜海寺之下院也。

(11)金粟庵　在聚寶門口迤西,近貓魚市。昔杜少陵詠顧長康所畫瓦官寺維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庵近瓦官,故取金粟以爲名也。

以上爲著者親歷訪得者。至於鳳麓小志所記,尚有鐵牌庵(在大沙井)慈月閣(慧月居比鄰)神州尼庵(高崗里)亳州福勝二尼庵(五府園今譌爲五福街)禹王庵(磨盤街南)圓通庵(釣魚臺)大悲庵(九層坡)六度庵興善庵(皆在財神古道)準提庵(貓魚市)一葦庵,(柳葉街)則或變爲民房,或已消滅,並不可考矣。

第七節　城南諸剎

一　報恩寺　三藏殿

報恩寺係金陵第一大刹，相傳吳赤烏間，天竺國人康僧會東游至建業，言阿育王役鬼神起塔事，禮請三七日得舍利，吳大帝爲建阿育王塔，號建初寺，言江南建塔之始也。梁爲阿育王寺，一曰長干寺，宋名天禧寺，元改慈恩旌忠寺。明初洪武京城圖志，尚稱天禧寺。永樂十年（一四一二）敕工部重建，至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始成，賜報恩寺額，朱孔陽書。有琉璃塔，宋聖感塔也，凡九級八面，文石雕瓦，千奇萬麗，金輪聳雲，華燈耀月，爲南都巨觀，十八世紀西人游記中所謂『南京之表徵』(Wahrzeichen von Nanking)是也。萬曆間，南內日給油錢，寺僧分匿殆盡，惟於面城一隅，設燈三數級，以愚中貴而已。（見吳均詩注）清順治戊戌（一六五八）塔爲雷壞一角，有田氏兄弟，登最上層，繫橫木於塔門，豎梯木端，緣之而上；其徒魚貫運材，因勢掇葺，如燕雀營壘，移其木以次上下，三月迄工。田氏解衣跣足，持長帚踞巔掃除，謂之洗塔。復仰天坦臥，袒日盪胸，安如平地，觀者震駭，田氏循檐斗折，冉冉而下，人目爲肉飛仙焉。（見施愚山雜著）太平天國之役，塔燬於火，一代豪華，盡委劫灰。寺舊有華嚴樓，下有井，題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字；又有竹浪徑松竹堂諸勝，今並無存。考其遺址，蓋今中華門外南山門寶塔山一帶地，西至大街，東至馬家山（今兵工廠）北至掃帚巷，南至三藏殿。（舊屬三藏塔院）今之報恩寺，蓋不過臨街之一小部耳。寺後有橋，橋東北數十步有巨碑嵯峨，高出諸屋三丈許，古色斑斕，龜趺已損其首，然氣象隆崇，浮現市巷湫隘之中，如奇蹟也。（圖一五〇、一五一）碑文漶漫難讀，額大書『□□大報恩寺志』尾記宣德年月，體制之崇，僅中山王墓碑，可與頡頏。東下寶塔山，瀕池有報恩寺琉璃塔頂，係鐵製，雕鏤花文，分十二方位，九層浮圖，僅餘一頂，滋可貴也。（圖一五二）此外古物保存所及中央大學，各藏有琉璃塔磚少許，然未能窺其全豹矣。

茲據古人記載所及，摘錄一二，以見當年琉璃塔之氣象：

明王世貞游牛首諸山記：

余耳建業牛首之勝者久矣。……既出，候諸公於聚寶門之報恩寺，皆不至。時寺之二山門前後殿周廡，久委劫火，獨一塔在。塔故文皇下京師募大寶傾天下之財力爲高帝及后營福者也。其雄麗冠於浮圖，金輪聳出雲表，與日競麗。余劇欲一登之，而僧頗尼余以不仔；余乃易便服行滕，憑小吏肩而上。甫三級，則已下視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兩股踸踔者久之，強自蹐盡九級。宮殿樛轕，萬棟櫛歷，與平疇相映。長江如白龍蜿蜒而來，惟鍾山紫氣，與天闕方山不相伏，餘無所不靡。塔四周鐫四天王金剛護法神，中鐫如來像，俱用白石，精細巧緻若鬼工。余摩挲久之，欣然而笑，謂足且訓吾眼矣。……

按報恩寺及琉璃塔凡數毀數修。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春二月，大風雨震報恩寺殿宇皆盡。（見金陵瑣事）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修報恩寺塔。（同上）清順治戊戌（一六五八）塔爲雷壞一角，旋即修復。至太平之役，則廟宇灰燼，蕩然無存矣。

甘熙白下瑣言卷四：

報恩寺琉璃塔高出天表，數十里外可望見；而寺之金剛殿後，有香水河一道，石橋跨焉；過橋有碑亭，立橋之正中，自石望之，塔全不見，稍爲卻步，而頂現矣。佈置之妙，何巧絕乃爾！

按橋今猶在，（圖一四九）碑亭已杳，金剛殿蓋當今報恩寺處，以此推之，則塔當在橋之正西，適當今寶塔山，蓋無疑義。

淸康熙帝登報恩寺浮圖：

湧地千尋起　摩霄九級懸　琉璃垂法相　翡翠結香煙

締造人功巧　流傳世代遷　曠然彌遠望　萬象拱諸天

陳文述登報恩寺浮圖：

靖難師來孰閉門　孝陵雲樹黯消魂　忠臣已盡神孫死　卻建浮圖說報恩

兒女英雄各有人　舊都遺事說紛紛　六朝祇在斜陽裏　半是靑山半白雲

三藏殿（圖一五三）在報恩寺南舊塔寺內殿後土阜上有石塔，遺址尚存。金陵梵刹志謂藏玄奘爪髮處。或曰：宋天禧寺僧可政往陝西紫閣寺得唐三藏頂骨，歸瘞於此，未知孰是也。（白下瑣言卷四）

二　普德寺（圖一五五）

普德寺明正統間建，在京蕪公路之南。當公路與雨花臺路之交，爲劉園，臺榭荒廢，盡餘池沼斷橋而已。西南登坡，爲觀音庵；再南踰土坡，深藏山塢中，爲普德寺。寺門前有大龜趺二，碑已無存。入門爲天王殿，再進爲大雄寶殿，供金身如來，周圍列鐵佛五百。殿後爲無量壽佛殿，供鐵佛一尊，高可丈許。寺前岡巒起伏，登此北望，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盡在一覽中。

甘熙白下瑣言卷二：聚寶門外普德寺，明內監劉瑾嘗修之，寺內有瑾像，僧諱言之，指爲伽藍神。兩廊有五百羅漢象，奇形變態，無一同者。創造之工，不在杭州淨慈之下。

三　天界寺（圖一五四）

天界寺本元大龍翔集慶寺，舊在城西朝天宮東；明洪武時災，敕徙城南闃寂處，始改今額。寺在京蕪公路南，昔德寺之東北，鄧府庵（中供明寧河王鄧愈神位）之東，與碧峰寺隔道相望。明初修元史於此，高啓詩『萬履隨鐘集，千鐙人鏡流，』紀其盛也。又有律局禮局語局，亦明初所設，見梁寅石門集；更有毘盧閣半峰亭萬松庵，今皆無存。大殿新修，尚未竣工，殿左右焚餘柱礎極鉅，想見當日體制之宏。殿右廡供鐵佛頭，大可數圍，嘉慶中於菜圃掘出者。案梵刹志云：『天界寺之右有鐵佛寺，』此其鐵佛寺之遺蹟歟！（參閱白下瑣言卷一天界寺一則）

四　碧峯寺

碧峯寺在天界寺北，本晉尼寺也。宋元嘉時，西域尼鐵索羅等至建康止此，故號鐵索羅寺；齊梁以來，或爲翠靈寺，或爲妙果寺；宋曰瑞相院。明洪武初重建，以居碧峯禪師，因名。額爲黃諫書，有宋濂撰碑，今亡。

五　能仁寺

能仁寺舊在古臺城西，宋元嘉建名報恩寺。南唐改爲興慈院，宋改爲能仁寺，明洪武始移聚寶門外，當鄧愈墓北，京蕪公路之東。院宇湫隘，淪爲厝室。寺舊有梅一株，虬枝盤鐵，古葩鬱香，疏影清流，名曰覆水，蓋六朝物也今亡。寺南里許爲安德門，有浙東會館及城隍廟，無足述者。

六　高座寺　永寧寺

高座寺在中華門外雨花臺南，晉咸和中造，本名尸黎密寺；以其地有甘露井（蓋即今之永寧泉）故亦名甘

露寺。當晉永嘉之末，有西域沙門尸黎密者，渡江而南，止建初寺，不通漢語，爲丞相王導所敬，時人呼爲高座。咸康中卒，春秋八十餘；密常在石子岡東行頭陀，既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素，於冢樹刹，後有關右沙門來游建康，就刹起寺；陳郡謝混追旌往事，遂名其寺爲高座。齊釋慧進，梁釋僧成，遞相住持；寶誌復與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師坐山巔說法，天花飛墜，因名其處爲雨花臺。寺舊有銅鐘碑。（至正金陵新志）張僧繇畫（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誌公二印，雲光手植松，（宋陳軒金陵集）今皆無存。唐李白族子中孚，披緇止此，造塔名中孚塔，今亦久廢。宋改爲永寧寺，泉即以永寧名。明分寺爲二，西曰高座，東曰永寧。今二寺猶並存，皆荒落不堪，白下瑣言所載娑羅樹，亦杳如黃鶴矣。

七　安隱寺及其他諸寺

安隱寺在高座寺東上，乾道志蔣山舊有安隱院久廢，宋紹興間徙此，正統間重創，賜今額。寺洪楊亂後重修，院宇頗宏；民國初年遭兵毀，今日僅供百餘柩厝而已。前爲第二泉，今係茶肆。

此外雨花臺東更有數寺，因無關重要，列舉如左：

（一）寶光寺，舊名天王寺，劉宋大明中建，明洪武賜今額，今廢。（註四）

（二）寶林禪寺，在雨花臺東道左，院宇數楹，無足多述。

（三）會因寺，在雨花臺東南里餘，無足多述。

第八節　其他諸刹

一　牛首山普覺寺

牛首雙峯高插雲漢，正對宣陽門。王導嘗指之爲天闕山；牛頭禪發祥於此，佛書所謂「江表牛頭」是也。梁天監二年，（五〇三）司空徐度造寺，因以佛窟爲名，實僧明慶之禪房也，建康實錄：

天監二年，置佛窟寺，北去城三十里，僧明慶造。

景定建康志亦云：

佛窟寺，一名崇教寺，在牛頭山，去城三十里。舊傳牛頭山下有辟支佛窟，宋大明中，移郊壇於山之東峯，執事者導從百餘人游西峯石窟，見一僧趺坐，執事者問之，忽無所有，但遺錫杖香爐瓶盂而已。梁天監二年，司空徐度造寺因名佛窟寺。唐大曆九年，（七七四）代宗修峯頂七級浮圖。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賜今額。

又金陵梵刹志云：

佛窟寺，天監間司空徐度建；宋太平興國中，改崇教寺。洪武初，仍名佛窟，後改宏覺。……

咸豐兵燹以來，舊蹟蕩然，今名普覺寺，荒落已非昔比。（圖二四一）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以後，改爲要塞區，禁人游覽，此名山勝地，遂長與游客絕緣矣。玆錄明王世貞游牛首諸山記及著者游牛首山記，以相參照，並見盛衰遞

墱之迹焉：

……自是古樹流泉，迤邐不斷，仰望茲山蒼翠，迴絕諸嶺；獨所謂牛首者，轉近轉不似。……抵山門，日已下舂矣。緣坡而上至金剛殿，殿後有石階，數之正得百級，曰白雲梯，梯盡則爲四天王殿。殿後級如前而殺其半，梯盡爲大雄殿，殿後復有毘盧殿，毘盧者，釋迦千丈報身也。大雄之左方室曰觀音，右曰輪藏，中爲平除，下俯天王殿，除之左，文杏樹高可數十仞，圍稱是，百年前劫火不能燼，非僧臘可擬已。……循東廊度峻嶒而上，得文殊洞，自然石龕，文殊像極猥小，而外爲重屋幕之，不足當金剛窟萬之一。又東爲辟支巖，有塔附焉，曰藏辟支佛舍利處也，頗現光怪。余讀盛仲交記，爲一哂，辟支獨覺也，劫前迦葉佛有之，安得留舍利於支那，殆是菩薩或高僧舍利耳。又東爲捨身臺，余以足疲不得上，……。循松林而下，觀所謂昭明太子飲馬池者，一坎窞耳，水赤而濁。僧云，亦時涸。三吳諸蹟，多附之昭明，亦妄也。……

著者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寒食往游，繼又於次年偕二三子前往，則已劃爲要塞區；惟登山路口並無禁牌，亦無步哨，攝影而後始來阻難，經再三交涉，始將所攝之影並片匣沒收，軍人之不可理喩如此，良可慨歎。余考南都古蹟，厄於憲兵者屢矣，凡史蹟名勝，經若輩駐劄，則蕩然無遺，而猶以要塞區爲名，禁人游覽。古者守在四裔，今者專株守京畿彈丸地耳！茲摘錄游記如左：

……久之，牛首在望，轉近轉不似；惟蒼翠嶙峋，與諸嶺不同耳。漸近，仰見琳宮雁塔，列嵌巖際，下者若墜，上者若綴，修棟飛甍，掩映崖間，洵爲奇觀。拾級而上，右折至玉梅庵，即清道人祠，卻負懸崖，面對獻花巖，青山繡壤

脊，間以梵文，作風古樸，爲明以前物無疑。（圖二四二）出祠傍懸崖而上，及半山，入古寺，爲文殊洞，係自然石龕，梵字三楹，將及圮傾。由文殊洞而東，附巖而行，得觀音洞，寺依崖懸空而築，飛閣透迤，下臨無地。因品茗小憩，遙望羣山環列，蒼蒼欲滴，下則碧草平蕪，原壤似繡。後爲觀音洞，亦一石龕，壁上多古人題字，復有崇禎十年（一六三七）禮部告示碑，均漶漫難讀。左上爲六祖拾身臺，有鐵板道人塔，下臨絕壑，松濤砯㕮，與天際鷹唳相激，超然有出塵之感。再上登兜率巖，（圖二四九）又高據拾身臺之上，懸崖千仞，鵠立其巔，風飄欲墜，絕頂有磚浮圖，額書『天闕山六也亭，』左下爲牛鼻尖，其後怪石嶙峋，參差萬狀，遙望長江一線，勢欲浮天，而京口三山，盡在雲海蒼茫間矣。西下過昭明太子飲馬池，（圖二四八）介東西二峯之間，再前出沒松影中，長風迎面吹來，萬壑響應。由西峯而下，訪古浮圖，凡七層，塔影撐空，高聳雲霄。（圖二四三——二四五）入其中，圮不可攀，鴿翎蝠糞，斑爛滿地。（側有碑刻崇禎年號，係明以前物無疑。）因西南下入普覺古寺，僅餘大雄寶殿，佛龕塵封，荊榛塞途，寺右有杏花數十株，花事已闌，古寺無人，紛紛自開自落，按寺爲牛首大刹，即梁佛窟寺址，今已荒落不堪，然臨正殿而望，則殿基重重，山門遠在半里外，其規模可以相見。大殿後爲毘盧殿，殿後依巖而上，爲辟支佛塔，（圖二四六）塔作方形，高凡五層，門左右嵌以壁碑，左題『聖宋江寧府江寧縣牛首山崇教寺辟支佛塔記，』係宋皇佑二年（一〇五〇）長干圓照大師普莊所記，右嵌二碑，一爲淳佑年號，一係明嘉靖時碑。塔後爲辟支洞，石龕大成，古樹掩映，幽寂絕俗（圖二四七）按景定建康志『舊傳牛頭山下有辟支佛窟，宋大明中，移郊壇於山之東峯，執

事者導從百餘人游西峯石窟，見一僧趺坐，執事者問之，忽無所有，但遺錫杖香爐瓶盂而已。梁天監二年（五〇三）司空徐度造寺，因名佛窟寺。唐大曆九年（七七四）代宗修峯頂七級浮圖。宋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賜今額。」然則辟支洞蓋牛首山最古之遺蹟矣。

出普覺寺，由昔之『白雲梯』而下，（圖二五〇）過天王殿故址，可數百尋，道側有豐碑二，一書宣德年號。尚稱佛窟寺；一書正統，碑亭已圮。出寺門，至獅子山，回首梵宮，迴出樹杪，雙闕並峙，浮圖高聳，而蒼翠磷砌，迥異他山，所謂『江表牛頭』之勝，盡收眼底矣。（圖二四〇）蓋牛首之奇，盡於西南，不至白雲梯，無以知寺宇之莊，不至獅子山，無以攬雙闕之勝也。歸途成七律一首，錄之以爲殿焉：

清明羈客滯東南　放馬高岡飲草庵　雙塔撑空臨絕壑　北風吹雨過寒潭
長江一線浮天遠、京口三山倒影涵　花自闌珊茵自綠　不堪春色柳毿毿

二　祖堂山幽棲寺　花巖寺

牛首之南，峯巒削如芙蓉，曰祖堂山。（圖二五二）宋大明三年（四五九）建幽棲寺於山南，因名幽棲山。唐貞觀初，法融禪師得道於此，因爲南宗第一祖師，始改爲祖堂山。至正金陵新志云：

融禪師，姓韋氏，年十九，落髮出家，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修道。唐貞觀中，四祖信禪師傳達摩心印，知融可以傳道，遂來山中授以法要。後融卒，葬雞籠山，號一代祖師。其寺與山，遂號祖堂云。

唐末光啓四年，（八八八）寺廢；楊吳太和二年（九三〇）重置，改名延壽院，今仍稱幽棲寺焉。（圖二五三—二五五）

寺背依天闕，面臨雲臺，虬松脩篁，古勁蒼潤，王後邨詩『路迴披雲入，松高帶雪看，』即指此也，寺當洪楊亂前，有僧宇四百餘間，太平之役，悉付一炬，今之所存，蓋同光時所建者也。前為無量殿，（圖二五五）度橋拾級而上，為天王殿，凡高二層，以迴廊與大雄殿相通。（圖二五四）天王殿後再拾級上，為大雄殿，正中供三世佛，後供觀音，旁列十八羅漢，殿宇軒敞，堪稱巨剎。殿後再拾級而上，有殿墟一，折而西，為地藏殿，頗富雕刻。由正殿而東，自成院落，蓋為方丈，樓上供千手觀音，頗古樸，登樓而望，目極吉山。寺東下為祖師洞，有石窟若堂宇，寰宇記法融禪師入定於此，有猿鳥獻花之異（劉禹錫所稱晴雪逆生，巨蛇摧伏，翠鹿馴聽，即指是處。）故名獻花巖云。此外更有伏虎洞神蛇洞象鼻洞諸勝，一在寺西，二在山後；更有飛來石，在寺東里許，後有石，上印巨人跡。土著相傳，仙人從吉山來，一足跨此，越祖堂山而去，蓋齊東野語之流耳。寺後脩篁密茂，取徑而上，至古拜經臺，中供三尊接引佛，四壁峭然，寂無人語，境殆幽絕。（圖二五六）

又寺東下里許有碑，隱叢木中，述鄭和下西洋及烏斯藏取經事，蓋花巖寺碑也。按陳沂獻花巖志略云：明成化間，僧古道居此，黔國宰何公為建寺，奉勅賜額曰花巖，自是名大勝於牛首山。舊有芙蓉閣，小星樓，歸雲亭，翠微房，浴江臺，大觀堂，酒翠軒諸勝，今並無存。

三　方山上定林寺游慧寺東霞寺寶積庵（附洞玄觀及方山大廟）

方山在金陵東南四十五里，高二百二十五公尺又六寸，建康志：周迴二十七里；丹陽記：形如方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圖二五七）輿地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硊是其所斷之處，淮水之流經其下焉。晉元帝時，張闓自至方山迎賀循；宋元嘉末，何尚之請致仕退居方山；又隱逸傳周詔居湖孰之方山；謝靈運東出，鄰里相送至方山賦詩；明初敗元將於方山，並是此處。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祗役出皇邑　相期憩甌越　解纜及流潮　懷舊不能發

析析就衰林　皎皎明秋月　含情易為盈　遇物難可歇

積痾謝生慮　寡欲罕所闕　資此永幽棲　豈伊年歲別

各勉日新志　音塵慰寂蔑

山北有上定林寺，半付劫灰，所餘僅天王殿，東廡，方丈，及寺西七級磚浮圖，古色蒼然，欹斜欲傾，儼然 Pisa 之斜塔也。（圖二五八、二五九）寺卻依懸巖，前臨平原，青龍牛首諸山，環拱左右，洵為勝地。寺門之右，有明弘治定林寺碑；天王殿後牆東西，嵌宋嘉定庚辰（一二二〇）方山上定林寺之記（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記）及元至正五年（一三四五）方山重脩上定林寺記（虞集撰）二碑。由碑文考之，寺蓋建於乾道末年，秦高僧善鑑，始來是山，結廬行道，因鍾山定林既廢，遂請上定林之故名而名焉。其七級浮圖，詢之寺僧，猶曰宋時所造云。諸寺奇物記云：『方山定林寺有乳鐘一百八乳，乳乳異聲，相傳景陽鐘也。』今已無存。

山巔爲海慧寺舊名老石龍池，係近年新建，据平曠之勝，四望蒼茫，如在大海孤島間也

山東麓爲東霞寺，卻負雞籠頂，石林清翠，杳然幽深，爲山之佳勝處。寺下爲方山大廟，（圖二六一、二六二）祀南宮祠山廣惠大帝，山門大書天印山，後爲大殿，兩廡供十殿閻王，有嘉慶七年（一八〇二）重修方山大廟碑記，謂「宋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始建於山麓，乾隆年移建於山腰，自茲廟貌巍峩，神靈赫濯。」大帝神名渤，本前漢烏程橫山人，嘗役陰兵開鑿河瀆，有身化豕之異，見能改齋漫錄，故今祀之者不用豬肉。（白下瑣言卷四）至今每逢舊曆三月十八日，鄉民進香作社，演劇敬神，猶奉行不替。

山南爲洞玄觀（圖二六〇）吳大帝爲仙者葛玄立也。有洗藥池鍊丹井，並玄舊蹟。觀祀葛玄，後爲三清殿，釋道雜陳；東爲小園，饒奇卉異草，海棠含苞，嫣紅欲滴，黃楊牡丹，錯落庭除，惟觀宇殘破，令人不勝蒼涼之感。

由洞玄觀緣坡而上，繞至山西，爲寶積庵，亦建於宋，寺宇已廢，僅餘一屋，正殿殘基，猶可辨認。後有和尚墳，作風古樸，殆亦宋元高僧塔也。

據同治上江兩縣志，方山尚有靈巖寺，梁諸葛潁有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詩，「傍有東霞寺，」則或在東麓；又有寶華宮，南唐耿先生遺蹟也，見陸游南唐書。此外更有梁柳世隆墓，王僧辯墓，明黃得功墓，今並無可考矣。

四　寶華山隆昌寺　一　藥庵（圖二六八——二七四）

寶華山在句容北六十里，距棲霞三十里而遠，距南京八十里而近。山勢崛起而中凹，羣峯環繞其下，若華之含

尊；寓藏寺宇，如蓮之有房也。（圖二六八）曰寶華，蓋取般若經云：『南海北有寶華山，古佛所居。』或曰，緣僧寶誌結庵，故曰寶華；又曰盛夏黃花滿山，故名，而俗第呼爲華山云。相傳梁武帝嘗登此，問華山何如將山；高辟對曰：華山高九里，似與蔣山等。（據近人 Richthofen 測量，此山且高於鍾山。）明慈聖太后嘗夢至一山，皆蓮，下部遍訪名山，有蓮花其名者，禮部以此山對。

山東雙峯浮青聳翠，踰出雲表，爲大華山，登此而望，大江南北山川形勝，一覽而盡。大華山下爲小華山，其形圓秀，亦猶太華之有少華也。大華東巑岏突出，上銳下束，其勢迴旋而西顧者，爲東華山。寶華之西，勢亦嶙峋而東顧者，曰西華山。西上爲拜經臺，上有巨石，位置如臺，一名曬經，坐此俯瞰，大江前橫，諸峯後拱，遠則金焦，近若棲霞，牛首鍾樹，若隱若現，而大華山高出雲表，巍然獨峙，誠東南一偉觀也。拜經臺已圮，有今人戴季陶與弟亭及戴母書孝經碑，實不相稱。茲將紀游錄左，以寫實地所得印象。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四月二十日，驅車出朝陽門，直駛湯山。由此乘蹇驢至寶華山，凡十八里。沿途松柏蓊鬱，山光明媚，而流水潺湲，景色宜人。繞出雁門山（一名孔山，亦作空山）後，始望見寶華山雙峯高聳，長嶺迴環，而滿山林木蒼潤，殊與他山不侔。至一葉庵，（圖二七四）已抵山麓，康熙四年（一六六五）釋見月建，舊時大殿韋馱殿齋堂左右廂寮房，共計四十楹，今已垂圮。庵祀律門南山宗千華第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各世高僧，塑像頗佳，奕奕如生。按千華一派系統如左：

古心如馨

- 性相（皆說天竺寺）
- 性海（金泉法雲寺）
- 性正（金陵古林寺）
- 性敏（武林靈隱寺崇波大竜寺）
- (1)三昧寂光（寶華山隆昌寺）——(2)·見月讀體——(3)·定庵德基——(4)·松隱真義——(5)·閱峯實詮——(6)·文海福聚——(7)·音海福聚（另立
  千華一派爲第七代今已傳至十五六代）
- 性詮（寶華山鼓山寺）
- 性玉（黃州延壽寺）
- 性融（蒼陵蓮田庵）
- 性慧（天溪寺）
- 性堅（當湖昭化寺）
- 性淳（南京古林）
- 性現（幾度古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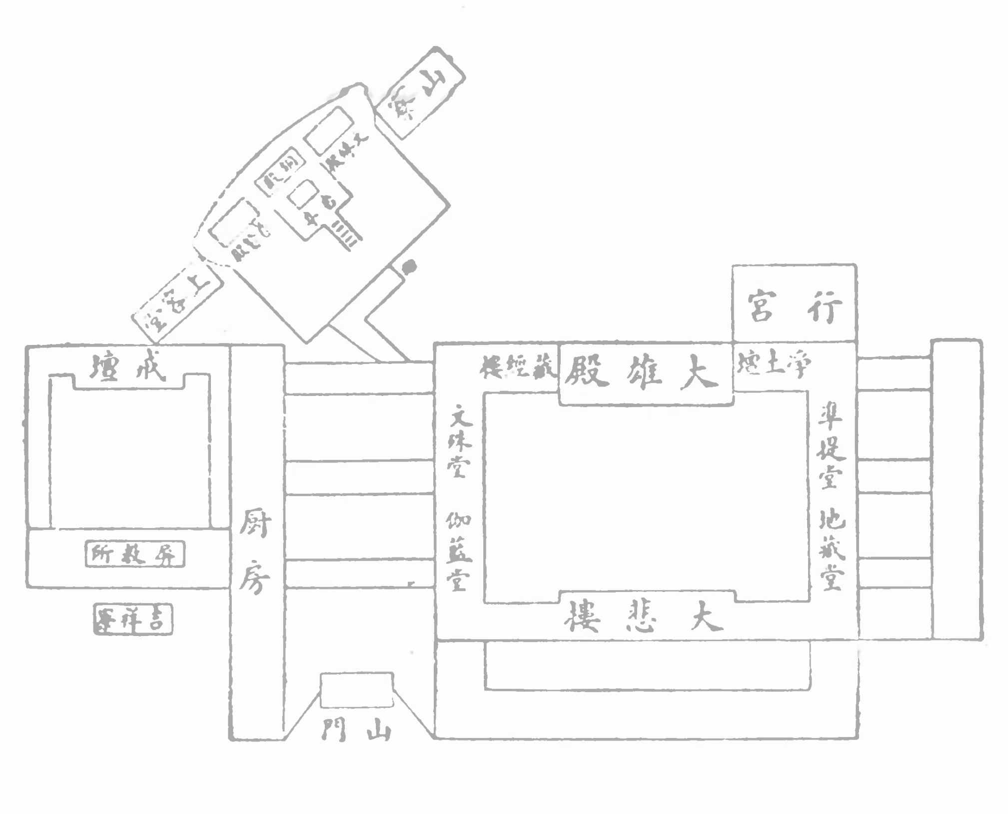
第十章 一派從如馨和尚派五十六字，性因排字爲第一代，此律門畫廣續法（古林十七世仁友編）所說傳一派之法中，有此五十六字如次：

如馨寂德照常寶　隨性圓明定慧昌

海印發光融戒月　優曇現瑞續天香

[illegible]

[illegible]



由一葉庵登山，石徑縈迴，竹樹蒙密，與方山之濯濯，適成對照。至隆昌寺，山門在寺東北隅，爲三昧改建，明萬曆間敕賜護國聖化隆昌寺額；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釋見月重建，四十二年（一七〇三）賜慧居寺額；今仍名隆昌寺。入山門左折，爲正院，大雄殿五楹，居山之中，重簷複宇，氣象崇宏，（圖二六九）康熙十年（一六七一）見月重建。相對爲大悲樓，下爲布薩堂。大雄殿左爲淨土壇，下爲方丈；（後改設行宮）右爲藏經閣，內設龍文朱櫝，奉清賜藏經。左廂翼樓十八楹，崇禎間三昧重建，上爲羯磨寮五楹，準提堂三楹，地藏堂三楹，淨業堂五楹，下爲鐘板堂書記寮觀音堂如意堂。右廂翼樓亦十八楹，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重建，上爲文殊堂伽藍堂知衆巡照寮教授寮監院寮莊主寮，下爲誌公堂客堂知客寮米庫房；其副寺寮及茗果寮，則通上下。院周圍各有重軒，長廊相屬。由山門右進爲戒壇，凡五楹，前設照壁，兩旁翼以走廊。壇始以木爲之，見月易以石，

週以層欄，承以蓮座，上下花紋鏤刻，極其工麗，皆見月手繪。（圖二七三）按見月自幼喜畫，好登陟，遇佳山水輒不忍去，或言嘗從龔半千學畫，此戒壇雕刻之足珍貴也。

由大雄殿右上爲銅殿，（圖二七〇）明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釋妙峯奏請創建，上與太后各賜金錢，以助其成。當年梁棟櫨栱牕瓦屏楹悉範銅爲之，今毀，僅觀音像後壁上猶嵌銅一方，存故蹟耳。殿前爲香亭，額曰『普陀別峰』，（圖二七一）左爲文殊無梁殿，（圖二七二）右爲普賢無梁殿，皆萬曆三十三年釋妙峯建，作風古樸，頗類北京北海無梁殿也。銅殿前拾級而下，道旁有碑凡二，一爲萬曆乙卯（一六一五）敕建寶華山護國聖化隆昌寺觀音菩薩銅殿碑，焦竑所撰；一爲重修寺碑，康熙年間立。讀此可見銅殿左右之文殊普賢無梁殿，實爲寶華山最古之遺蹟矣。

再上爲玉佛樓，舊有太后行宮，去冬燬於火。去寺門而西，爲拜經臺，舊蹟蕩然，僅近人所築哭弟亭，危踞山巔，實爲不倫。登臨而望，大江前橫，諸峯後拱，隔江諸山，隱現煙雲中，而大華高出雲表，巍然獨峙，洵爲偉觀。下山行林壑間，以黃昏歸湯山，始驅車言旋，斯行倉猝，未窮所觀，異日更擬登大華山，以一覽江山萬里圖也。

五　攝山棲霞寺（圖二〇三——二二〇）

棲霞寺在金陵東北攝山，因山多藥草，可以攝生，因以爲名；又以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山在六朝以前，知者甚鮮。宋泰始中，處士明僧紹始抗迹來游，刊木結茅，二十餘年，不交俗士，惟與釋智度往還，待以師友之敬。齊永明七年，

(四八九)遂捨宅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度駐錫，羣患皆息。於此有一段神話，有關棲霞寺掌故，齊瑯琊攝山釋法度傳嘗記之，節錄如左：

……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尙；度前之，尙形甚都雅，羽衞亦嚴，致敬已，乃言「主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敢干，前諸棲託，或非眞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幷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尙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尙奉供。正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尙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祀，薦止菜脯而已。

按六朝事跡編類，菩提王廟(同治時猶存)即楚大夫靳尙也；引攝山記云，楚靳尙以讒殺屈原，天譴作蟒，穴茲山後，後人爲之立廟。由此各段記載，可見攝山初闢於靳尙廟之勢力，佛教傳入之初，與道教爭，不得不編爲此種神話，以動聽聞。以上棲霞寺之緣起也。

齊梁之增建　江總棲霞寺碑云：

僧紹之子仲璋，爲臨沂令，於西峯石壁，與度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二尺五寸，通座四丈；幷二菩薩侍，高三丈三寸。大同六年(五四〇)龕頂放光。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遙光，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造石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

齊梁二代所琢佛像，大部尙存，即後世所謂千佛巖也(圖二一九)。仲璋所鐫造大佛，今供三聖殿(圖二〇九)依巖而築，

衣褶作風，頗似大同雲岡石窟；惜爲寺僧以水泥修補，全失精神。惟殿前左右有二立佛，高可丈許，像慈悲和藹，神氣充足，表現江南秀美典雅之作風，與北魏造像略有不同。(圖二一〇——二一一) 按其年代，與洛陽龍門石佛同時，吾國藝術之黃金時代也。

其他六朝遺蹟 梁時寺僧僧朗，去鄉遊學，聞道京華，梁武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詣山諮受三論大義，此三論宗之起源也。又南齊隱士遁世攝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據江總集棲霞寺詩「丹青獨不渝」注，寺有朗詮二師，居士明僧紹，治中[illegible]羅塑像圖，久已失傳。元帝爲湘東王時，撰棲霞寺碑文，極爲典麗；江總持碑（註五）則敍事詳備過之。又寺側有齊巴東獻武公蕭穎胄墓，今已無存；惟棲霞寺西北三里許張家庫有失名之六朝古墓一，或即此墓歟。(圖一八)

隋之舍利塔 (圖二一二——二一八) 隋文帝仁壽元年，（六〇一）勑建舍利塔於棲霞寺。關於建塔緣由，向有二說，大同而小異：帝京景物略云：

> 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裹，與法師曇遷數之，莫定多少；乃以七寶函致雍岐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大寧寺塔其一也。

上江兩縣志卷三云：

> 相傳文帝遇異尼，得舍利數百粒，分八十三州，各樹塔，蔣州其一也。

塔南面重修，五級八面，鐫四天王像，（兩旁面並飾普賢像）(圖二一九——二二八) 塔基浮雕釋迦八相圖，人物鬚眉，

蓬勃若生。（圖二一四）八相圖次序，與後世塔上所鐫（如北京黃寺五岳浮圖）略異，記之如左：

西北　託胎
北　誕生
東北　出游
東　踰城
西南　降魔
東南　成道
南　說法
西　入滅

四天王之上，更鐫飛佛游空之像，亦極生動。塔旁舊有導引佛二，各高丈許，今已移置大佛閣前矣。

攝山志：隋文帝時詔送舍利天下，凡八十三州，分造石塔，蔣州棲霞寺其一也。塔以白石爲之，高數丈，凡五級，錐琢天然，種種奇絕。前設導引二佛，各高丈許，亦以白石爲之。像貌衣縷，謂有顧愷之筆法。

唐宋以後之沿革　唐高祖改棲霞寺爲功德寺，增置梵宇四十九所，樓閣崇閎，宮室壯麗，與山東靈巖，荊州玉泉，天台國淸，並稱四大叢林。高宗御製明徵君碑，（今在山門外左側）改爲隱君棲霞寺，御書寺額於碑陰。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一）重建。降及南唐，寺又隆盛：高越等既修建石塔，徐鉉徐鍇復題名石壁，筆勢有古

人螺篆之法今日猶存。鉉又書額曰妙因寺，今亡。又寺西有徐鉉宅，又有南唐高越墓，今並已不可考矣。

棲霞小志　嘉靖中予與雲谷嵩山二師，散步於千佛巖上下，歎昔人題名，近多磨滅，每以沈傳師與二徐之筆蹟不可復見爲憾。一日忽於蘿根下隱隱見畫如徐字者，及剔蘚視之，則徐鉉徐鍇二名並列，筆勢有古人螺篆之法，非鼎臣楚金不能書也。因偏歷而尋，多得宋人題名，手搨以歸，裝爲小册。後諸縉紳莊嚴巖佛匠者往往以赭堊圬之。予每以此爲山中俗客，敗人佳興，而所幸者此四字猶在也。然人不知尋者多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改爲普雲寺；眞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又改爲棲霞禪寺。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改爲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亦稱虎穴寺。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仍勅爲棲霞寺。

清代之行宮　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二次南巡，大吏在中峯之左，建行宮以供駐蹕，有春雨山房，太古堂，武夷一曲精廬，話山亭，有凌雲意白下卷阿夕佳樓石梁精舍諸勝，皆乾隆錫名。當時南巡盛典，載有棲霞山棲霞行宮，玲峯池，紫峯閣，萬松山房，天開巖，疊浪岩，珍珠泉，彩虹明鏡，德雲庵幽居庵等景，稱一時之盛。太平之役，通付劫灰。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棲霞寺僧宗仰修葺，始漸復舊觀也。

今日之情狀　寺由棲霞街東行數百步，過舊時所謂『彩虹明鏡』（卽寺右之塘）經半月形之白蓮池，始抵山門。門右碑亭，卽唐高宗明徵君碑也。門內爲天王殿，拾級而上，爲毘盧寶殿（圖二〇五、二〇六）再上爲藏經樓，各依山勢層累而上。毘盧殿之左，走曲廊而下，出別院，卽舍利塔及大佛閣，一稱三聖殿，再上卽千佛巖（圖二一九）中道爲

徐鍇徐鉉題名處。上爲玉冠峯，本名紗帽，四旁睨之其狀酷肖，乾隆賜改今名。石壁偏鑿佛像，據實地調查所得，爲龕二百九十四，造像五百十五尊。上有默坐軒，今廢。舊時其前立石曰明月臺，每當月夜，可以眺江，見煙波浩浩，自寒影中來，若長虹，若環玦；臺前爲玲峯池，下爲中峯澗，有巨石空靈奇變，杜于皇目爲石髓，以在中峯，世謂之中峯石。今舊蹟久湮，名勝多廢，類不能指實其處矣。

由千佛巖渡澗而上，抵棲霞行宮故址，今日僅餘殿基，茅屋一椽，爲山人賣茶之所。從此循山徑而行，過白雲庵故址，上爲白乳泉，有石壁大篆書試茶亭白乳泉六字。逶迤而上，可一小時，始達絕頂，所謂鳳翔峯是也。登高而望，千巒起伏，盡出足下，遙見遠山橫黛，秀出雲表者，鍾山也。峯下臨長江，風帆隱現，港灣紛歧，兩岸良田千頃，如錦繡鋪。回首中峯龍虎諸山，則鬱鬱蒼蒼，參差起伏，每當秋後，滿山紅葉絢爛，點綴松柏叢翠之間。山頂方圓可半畝，有三茅宮一座，山後有徑，通龍潭江岸。峯下迤西，疊石凌空，兩巖削立，其直如截，即天開巖也。(圖二一〇)巖中徑仄且陡，又無石磴，欲登之者，必攀緣而上，偶一不愼，失足成千古恨矣。巖上有樹生石罅中，其盤根深入巖底，樹枝凌霄欲墜。巖旁更有石屏，禹碑在其陰，碑舊在南嶽，明侍郎楊時喬摹刻茲山，并記緣起。前爲疊浪巖，伏石萬疊，狀如波濤，舊有德雲庵般若臺諸勝，今不可考矣。更前行，經桃花澗一線天，又達寺後。舊有古佛庵，同治上江兩縣志云：

> 嘉靖中寺僧掘地得銅像於地，高二尺許，制度精古，不知爲何代所鑄，因以名庵。有明祖馬后遺像。

今並亡。按寺後殘基廢址，觸目皆是，石基雕刻，精妙異常，蓋明代物也。(圖二〇八)抵珍珠泉。又達寺左，一路澗流縈迴，谿徑窈窕，亂石硌确，風光勝絕。寺爲南都惟一古刹，所謂千佛名藍，六朝勝蹟，與雲岡石窟，南北相映。

棲霞寺東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　劉長卿

山人今不見　山鳥自相從　長嘯思齊主　終身臥此峯
泉源通石徑　澗戶掩塵容　古墓依寒草　前朝寄老松
片雲生半壁　萬壑徧疏鐘　惆悵長空去　猶疑林下逢

雨夜宿德雲庵　王士禎

精舍千峯上　禪關掩白雲　下方羣動息　風雨夜深聞
瀑布遙爭落　松聲濕不分　卻愁屐齒滑　絕頂閉氤氳

雨中將往華山同尉止坐紫峯閣　前人

寂歷山中雨　僧房晝掩門　還來紫峯閣　解帶共清言
危溜千巖落　中峯一澗喧　誰知江令宅　今是給孤園

十一月五日雨中重游棲霞　朱偰

棲霞秋雨苦連綿　紅樹青山入望妍　古徑不付緣客掃　丹楓依舊傲霜鮮
行宮殿址盡荒草　居士樓頭鎖暮煙　悵望天涯何所見　江聲暝色白雲邊

六　巖山宏濟寺及十二洞

巖山一名直瀆山，在觀音門外，北濱大江，西連幕府，東望烏龍臨沂衡陽諸山，燕子磯其大險也。（註六）磯東有宏濟寺，南畿志云：

弘濟寺在石灰山北，臨大江，洪武中卽山建觀音閣，正統初因閣建寺。

上江兩縣志云（卷三）

……其側有宏濟寺，有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嵌絕壁上。洪武初卽山建觀音閣，正德初就閣建寺，危石半空，勢若俯墜，以鐵鎖穿石繫柱，下瞰大江，動魄驚骨，眞天下之偉觀也。寺今廢，惟觀音像尚存，然兵火摧殘，風雨剝落，今片片碎矣。

寺今荒廢，吳道子石刻觀音像則移置三台洞，頗爲完好，且無筆力，疑爲贋鼎。觀音閣尚存，（圖二三六）危石半空，搖搖欲墜，懸壁有鐵練，云是當年鎖舟處，下瞰大江，雲濤洶湧，驚心盪魄，今江面已去壁里許，無復當年偉觀矣。

明喬宇金陵游記：

……觀音山下臨大江，麓有一徑，石甃而上，入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數十文，翕阿峻起，復繫鐵索于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淨練，可以坐閱，夜當明月橫江，尤可愛也。

宿弘濟寺晚登觀音巖眺望　王士禎

擊楫凌滄洲　投宿招提境　入門優曇香　聞鐘夜方永
高枕聽濤聲　層軒抱江影　曉來微雨過　紅葉滿高嶺

憑闌見萬里　雲物殊淸逈　長山去蜿蜒　上流壓江郢
海門控金焦　蒼煙翳朝景　信美睇山川　霸圖遞煙冷
何如學無生　抗跡雲峯頂

巖山十二洞，惟頭台二台（圖二二七）三台洞爲著。由宏濟寺而西，沿山巖石磷砌，林洞窅深，尤以三台洞爲大觀（圖二二八）中有穹窿，玲瓏剔透，蓋受江流洗刷，故窈窕空靈。有梯層累而上，達一線天（圖二二九）凡又數百級而達其頂，分爲三台，故以爲名。昔阮宗瑗游燕子磯沿山諸洞記，嘗記各洞之名，得十有二，皆有名可考；（仙源，上台，鰲魚，中台，石牀，蓮臺，水簾，三台，天台——其別室曰真武洞——王箭，達摩，猴兒）而幕府山後，復有仙鶴洞，皆在直瀆山幕府山臨江一帶。總之巖山石壁谽谺，洞壑幽深，皆昔年江流淘擊所成，則其數正不止此十二洞也。

十　幕府山幕府寺　寶林寺　嘉善寺　觀音庵

幕府山在神策門外，晉丞相王導開幕府於此，故名。（註七）山上有幕府寺，梁時所建，今因爲要塞區，禁人登覽。

金陵梵刹志：　幕府寺，晉元帝渡江，王丞相建幕駐軍於此，後改秀巖院。有達摩洞，前可瞰江。寺旁有蘆數千枝，相傳達摩折以渡江之餘。

幕府山之東，接寶林山，（今日汽車路穿山而過，可直達燕子磯）有寶林寺，本梁同行寺，今廢。惟深山叢薪中，殿基重重，階礎尚在，猶可見其殘址焉。

至正金陵新志：寶林寺在城西北二十五里，舊圖經云：本同行寺。梁天監中，武帝與誌公同游此山，見林巒殊勝，命建寺，因名同行，亦名聖游寺。事迹類編：唐會昌中廢；吳太和中復建，後改為秀峯院。至嘉佑中改賜今額。

南接鐵石岡，有石佛閣，嘉善寺在焉。有蒼雲崖，最為幽勝，明焦竑題字摩壁上，亂石撐空，谽谺欲墜，兩崖間舊有屋，石上鐫觀音（面部毀）及善財童子，（頗為生動）（圖二三四）有碑，刻「萬曆丁未（一六〇七）秋建，明年二月成。」又有雲竅石，竦立如人，衆竅紛如，山雨欲來，雲縷縷出，洵奇觀也。

石佛閣旁有崇化寺，古高峯院也，今廢。

幕府山之西，俗稱老虎山，半山面江有觀音庵，僅三楹，巖石縱橫，林壑幽深，前望大江，風光尤勝。

八　其他城外諸剎

金陵四百八十寺，散處城外者頗多，今雖大半湮滅，然間亦有遺蹟可尋者，如：

（1）本業寺　在京湯路南近陽山一帶。（樸子山與陶家山間）今雖荒廢，然遺蹟數年前猶可見，且其下猶有和尚墳，碑記宣德年號，並重修本業寺事，可證其地為本業寺遺址也。

建康實錄卷十七：天監九年，（五一〇）置本業寺，西去縣五十里，比丘淨潔造，在蔣山里。

金陵梵剎志：本業寺在麒麟門外東城地，梁天監中釋淨上捨宅為之。

明胡廣游陽山記……日午下山，回至小村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沿澗上，兩旁皆松柏，有古寺甚牢落，梁本業寺也。創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桂二株，其本枯朽，其旁枝復拱抱，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地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叩僧不知其處。……

(2)衡陽寺〔圖一九八——二〇二〕　衡陽寺在棲霞山西南清風鄉衡陽山，卽六朝時寶城寺，今存。院宇二進，有石刻及石造像，不類近代物也。

至正金陵新志：衡陽寺在上元清風鄉。乾道志云：衡陽資福禪院，去城東北四十五里，卽古寶城寺基。唐天祐三年（九〇六）徐温重建，改今額。

白下瑣言卷八：衡陽寺在太平門外三十里清風鄉，予赴北鄉覓地，嘗假宿其中。南朝朗法師結茅於此，有衡陽神女聽經，因名；相傳爲誌公出家之所。大殿有聯云：『六朝鍾秀，運啓齊梁，朗禪師披草萊，占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威龍女獻泉，涓涓派流不息。五葉流芳，光乔吳越，寶誌公剃鬚髮，開西域三千七百年之燈；遇梁皇問道，赫赫聲價彌高。』棲霞慈中印道人題。然誌公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見高僧傳。又寶公林爲誌公出家地，見寶華山志，〔俊按，不可信。〕而衡陽寺獨無明文可證，則其說亦未可盡信也。

(3)祈澤寺　在高橋門外，與陳武帝萬安陵相去不遠。寺今日僅餘十數楹，並無六朝遺物。因常爲祈禱雨澤之所，故名。

張敦頤六朝事蹟編類：祈澤寺，宋少帝景平元年（四二三）建，去府城二十里。梁朝置龍堂，有初法師

者，結茅山下，誦法華經，有東海龍女來聽。師曰：「此山乏水，爲我開一泉可乎？」後數日風雷良久，有清泉涌座下。

金陵梵刹志：祈澤寺在郭城高橋門外祈澤山，宋景平元年建；唐會昌中廢；南唐昇元間復。宋治平間，改名祈澤治平寺。至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常爲祈禱雨澤之所。

（4）靈谷寺（圖一五七——一六〇）靈谷寺在鍾山東麓，於古爲開善精舍。梁天監十三年（五一四）冬，葬寶誌於鍾山獨龍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冢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永定公主又以湯沐之資，造五級浮圖於其上，塔名玩珠，取龍玩珠之義。又賜玻瓈珠，以爲塔表。（六朝事蹟編類）寺有張僧繇畫誌公像（貞觀公私畫史）及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五二二）蕭挹書也。（至正金陵新志）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折松枝以代麈尾，其逸致可想已。（南史張譏傳）梁昭明及元帝，皆有開善寺法會詩，元帝警句云：（古詩記）

牽蘿下石磴　攀桂陟松梁　澗斜日欲隱　烟生樓半藏

又陳陰鏗徐伯陽釋洪偃皆有游鍾山開善寺詩，鏗警句云：

棟裏歸雲白　窗外落暉紅　古石何年臥　枯樹幾春空

唐爲寶公院；南唐爲開善道場；宋爲太平興國寺，又爲蔣山寺，皆爲東南巨刹。明太祖因卜建孝陵，乃移寺於東麓，賜名靈谷寺。同治上江兩縣志，記寺未改制以前之景頗詳，堪引以供參考也：

靈谷禪林，本太平興國寺，舊在獨龍阜前，孝陵既建，移改今額，寺蔥蔚深秀，中宏外拱，勝甲一邑，山門書第一禪林，入門行萬松中，蒼髯翠甲，挐攫夭矯，如虬如蛟；杳靄間時復叟叟作海濤響。如此五里，方達梵舍，世所稱靈谷深松是也。有放生池，植荷其內，或曰萬工池也；相傳鑿池時曾役萬夫，故名。中有一殿，累甓空構，自基及巔都無寸木，名曰無量；俗以其宗桷弗施，呼爲無梁矣。右爲鐘樓，左爲說法臺；臺前有街，俗名琵琶，拍掌相應，有聲如奏弦。臺後有八功德水，以竹爲筧，引水入寺，名曰竹遞泉。（見吳寔靈谷志）寺之東有梅花塢，靈芬艷雪，當春競融。寺後有寶公塔，高五級，爲誌公藏骨地。（保按寶公函明初曾移置雞鳴寺，此說待考。）壁有三絕碑，……又有鐵剪，吳寔志以爲隱天吳鏟之半是也。（剪上有天吳金三字）亂後塔燬，覆以亭。其東麓龍神祠，以禱雨有驗，故曾文正公重建焉。……

今靈谷深松，已無舊觀，洪楊亂後，僅無量殿巋然獨存。自國府建都金陵，就靈谷寺殿址，改建陣亡將士墓，就無量殿改建祭堂，（圖一五九）又造七層水泥鋼骨塔於寺後，爲陣亡將士紀念塔。（圖一六〇）於是寺半折入將士墓，半折入譚延闓墓，一代名刹，遂盡改舊觀矣。

* * * *

此外南都梵刹，散處四郊，而爲六朝以後所建立者，爲數尚夥，略舉如左，以爲殿焉：

(1)天隆寺　在中華門南七里，京建道上，居四山之中，森林蔽日，自蹬攀棲，頗饒勝景。寺相傳爲梁極樂禪寺，（不見南朝佛寺志）明爲古心塔院，律祖葬骨之所也。其墳尚在，規模頗宏，墓前石刻，大書『大明詔啓皇壇傳戒

賜珠衣中興律祖賜號慧雲古心馨公大和尚之塔』，右書『傳南山正宗第十三世』，左書『古林堂上開山第一代。』寺有泉，大旱不竭。

（2）巖山龍泉寺（圖二三七）山在牛首之東，寰宇記謂其山巖險，故曰巖山。明韓憲王葬此，又謂之韓府山。龍泉寺建於明，有谿峭岸之勝，今垂圮矣。

（3）巖山靜明寺（圖二三八）寺在山西谷，昔多古木，景絕幽邃，明閹人羅志遠建也。（羅墓即在寺傍）寺西有明南寧侯毛元墓，見第十章。

（4）廣惠寺　寺在土山至方山道上駱村，係明代大刹，今僅餘正統十三年（一四四八）廣惠寺碑，欹傾欲倒。（圖二三九）

（5）吉山永泰寺　在祖堂山之南，五峯聯峙，側看成峯，橫看似屏，宋征虜將軍建城侯吉翰葬此，因名。有永泰寺，梁建；南唐葬淨果禪師，改名淨果院。後復舊名，今猶有梵宇數楹。

（6）石佛庵（圖二三五二三六）庵在湯山之北二十里，古爲拈花禪院；有石佛洞，就山琢成佛像數十，略如千佛巖。有碑二，一爲永樂，一爲天啓六年（一六二六）。按建康志引石邁古蹟編，武岡山有石佛十餘軀，舊傳唐武后造，俗呼爲石佛子廟，或即此歟？

（7）長生禪林　在京蕪公路左側方家巷，鐫刻五顯禪林，而爐則刻淨土禪林。寺有一正殿四偏殿，係近年新修，蓋釋道混合之寺宇也。

（8）芙蓉禪林眼香廟　在京無公路之右高崗上，去城西南角不甚遠，昔爲大刹，今已荒落不堪，琉璃瓦礫，觸目皆是。按宋高宗劉妃以治目疾祀，始有眼香之廟，（見牛首山志）然在牛首山而不在此，意者其後世所轉輾增建者歟？

（9）觀音庵　在北岡山（一稱白骨山）頂，四望寥闊，遠景極佳。庵已荒落，僅餘數楹，然牆多古磚，蓋由舊刹改建者也。

（10）鄧府庵　在京無公路之左，天界寺之東，鄧氏家庵也，猶奉明寧河王鄧愈之位。（其西南即鄧愈墓）

（11）英臺寺　明太監金英字子華，永樂時人，卒後所造，今在西善橋南。

（12）尙師庵　在鍾山之東青馬，已甚荒廢。

（13）地藏庵　同上，在尙師庵之側。

（14）珠峯寺　在湖熟，無足多述。

（15）大山寺　在牛頭山西大山東麓，今僅餘一楹。（參閱白下瑣言卷二）

（16）觀音洞　在巖山北麓，前臨平野，遠景頗佳。

（17）三山寺　在三山下，臨大江，怒濤舂石，疎鐘度雲，境極清幽。

（註一）永樂十四年建立天妃宮，今殿惟碑獨存。法人 Gaillard 著 Nankin D'alors et D'aujourd'Hui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23)（一九〇三年上海版）嘗攝影並抄錄碑文，時碑尙完整，民國二十三年著者前往調査，則龜趺之首已損，棄

置碑旁，四周復建築新屋，遺蹟不久將泯滅矣。該碑雕刻極佳，且天妃宮之建，有關鄭和出使西洋史乘，亟爲抄錄碑文如左：

御製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篆額）

仰維

皇考太祖高皇帝奄域四海幅員之廣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咸入版章中外懷柔幽明循職各得其序朕丕承鴻基勉紹先志罔敢或怠撫輯內外悉俾生遂夙夜兢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於海外諸番國導以禮義變其夷習其初使者涉海洋經浩渺颶風黑雨晦冥黯慘雷電交作洪濤巨浪摧山倒嶽龍魚變怪詭形異狀紛雜出沒驚心駭目莫不錯愕乃有神人飄飄雲際隱顯揮霍上下左右乍有忽無以妥以佑旋有紅光如日煜煜流動飛來舟中凝輝騰耀偏燭諸舟熇熇有聲已而煙消霾霽風浪帖息海波澄鏡萬里一碧龍魚遁藏百怪潛屏張帆遠邁悠然順適倏忽千里雲駛星疾咸曰此天妃神顯示靈應默加佑相歸日以聞朕嘉乃績特加封號曰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廟於都城之外龍江之上祀神報貺自是以來神益顯休應視前有加凡使者及諸番國朝貢重譯而來者海舶往還既是風馭飛帆犇數萬里若履平地略無波濤覆險之虞歌吟恬嬉咸獲安濟或膠於淺冒入險阻則陸徙谷移略無岨閡奇瓌異效莫可殫紀今大江湖之間以環海視之如池沼之多猛風急浪尚有傾檣破楫之患者況於臨無涯不測之巨浸也哉然則神之功於是爲大矣雖然君國子民其任在朕而衛國庇民必賴於神陰陽表裏自然之道滄溟渤澥神之攸司凡風霆雨露寒暑燥濕調燮惟宜易沴爲祥奠危爲安剗險爲夷皆神之能其可無文以著其蹟發舒其事建碑於宮並系以詩曰

湄州神人靈厥遐　朝游玄圃暮蓬瀛　扶危濟弱俾屯亨　呼之即應禱即聆

上帝有命司滄溟　驅役百怪降魔精　飆括風雨雷電霆　時其發泄執其衡

洪濤巨浪帖不驚　淩空若履平地行　雕題卉服皆天氓　梯航萬國悉來庭

神庇佑之功溥弘　陰翊默衛向昭明　巍宮奕奕高以閎　報祀孔潔藹苾馨

神之來兮佩琚玲　駕飈颸兮旌霓旌　雲爲展兮霧爲屏　環繽繽兮倏而升

祺下土兮福蒼生　民安樂兮神攸寧　海波不興天下平　於千萬世揚休聲

永樂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按重增搜神記，天妃林氏，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濱海湄州林氏之女，著者在澳門亦嘗見有天妃宮，蓋福建人航海所崇拜之女神也。

(註二)見晉京師瓦官寺釋慧力傳及南史師子國傳。

(註三)寺前山下有晉阮嗣宗衣冠塚，近年重修。

(註四)參閱白下瑣言卷一寶光寺一則。

(註五)明王世貞遊攝山棲霞寺記，尚見江總持碑臥於地，拂而讀之。

(註六)參閱第一章第二節直瀆山。

(註七)參閱第一章第三節幕府山。

第十三章　園林及第宅

第一節　園墅

金陵爲山水之窟，六朝名蹟無論已；即唐宋以來，園林第宅，亦都不能實指其處。明興，以陪京之繁盛，士大夫麗都閒雅，潤色昇平，選勝探幽，園墅林立。如徐錦衣之東園（今白鷺洲）西園，（今愚園）三錦衣之鳳臺園，四錦衣之萬竹園，徐元超公子之大隱園；焦潤生之隨園，（註一）尤其著者。及清，園林易主；太平之役，古蹟如洗，僅胡氏之愚園，徐錦衣之東花園，秦學士（礪泉）之瞻園，猶可想見當年之遺蹟焉。茲分城內外爲數區，述略如左：

（1）城內西南隅

金陵園墅林立，其西南隅尤佳。六朝以來之名蹟，如晉孫楚酒樓，（志云在城西南）劉宋南苑，（梁改名建興苑，志云在瓦官寺東北）南唐宋齊邱南園，（志云在城西南）宋繡春園，（圖在淮水西南）賞心亭及張詠折柳亭，（志云在上下二浮橋之間）皆不能實指其處矣。明興，鳳臺左右，園林相望。王侯子弟，紗帽隱囊，招集賓朋，風流跌宕，則有：

（甲）徐申之錦衣之西園，實爲其冠。顧文莊杏村諸園詩序，謂其水木森秀，山谷窈窕，惜堂宇鉅麗，差指

山澤開儀。中有古栝及石，皆宋時物也。武倫西園詩注，謂宋仁宗爲昇王時手裁松以賜陶道士即此。今松已無存，而胡氏悉園（即西園）尙有劉秀高題名石焉。

（乙）三錦衣之鳳臺園。王弇州名園記所謂奇峯峻嶺，參差岩嶂，怪木素藤，樛互映帶者也。後廢，地屬鳳游寺。

（丙）四錦衣之萬竹園。王弇州謂其地大多種竹，今名尙存。

（丁）徐元超公子大隱園。在仙鶴街，經營於嘉靖中，明亡後猶屬徐姓，後張稼蘭居之。

至於名公巨德，開宦退居，點綴林泉，從容游讌，則有：

（甲）張莊簡公海石園，在蕭公廟，海石高二丈許，徑三尺有咫，具四面相，玲瓏透漏，海氣所蒸，五色爛然。幽房曲室，最爲雅靚。有淸繡堂，見白雲私乘。

（乙）何公露鳳嬉園。西北枕鳳臺山，亭館池樹，參差多致。

（丙）許長卿新售二園。舊園在驍騎倉西北，爲九大衕，內繡毬花絕大而茂，可與鳳臺西園紫薇競秀。新園在張氏佚園之北，本萬竹園地也。

（丁）張孚之佚園
（戊）王爾祝太守園
} 皆分萬竹園地，顧文莊謂其古樹深篁，杳然異境。

（己）吳本如中丞園，即徐氏西園，有保光堂滄懷堂海鷗亭木末亭茶蘗軒桃花塢梅嶺菊畦荻岸桐舫

亦亭南軒雲深處諸勝。

（庚）湯熙臺太守園。在杏花村口，地不甚廣，而多嘉樹，亭外老杏數株，花時紅霞映地。

（辛）許無射園。在蕭公廟東，入門曲房宛折，至迷出路，轉入廟後，地忽宏敞，頗以竹樹綴之。

（壬）張保御園。在許園北，淸寂可人。

（癸）顧太初遯園。高處爲小石山，爲橫秀閣，爲郊曠樓；種梅者爲月鱗館，爲快雪堂；又有花徑高臥室𠷈花舫，主之以懶眞草堂。松竹陰翳，最饒勝致。

此外文人墨客，各占勝區，月夕花晨，觴詠間作，則多不可勝舉。明社雖墟，未遭兵火，苔紋草色，履迹可尋；踵事增華，則又有鄧氏靑嶰堂，（卽萬竹園址）陶氏冰雪窩，（卽阮氏石巢園，老樹小池，盎然古趣）吳岐祥怡園，（在護國庵）割靑依綠，猶不甚荒涼也。逮至洪楊之亂，古蹟如洗，辛亥以還，舊家蕩然，今日而訪問昔時園林，半已化爲荒煙蔓草，盛衰之感，豈獨洛陽名園記已哉！其尙有規模可尋者，惟胡氏愚園及蔡家花園（圖三〇〇、三〇一）而已。

胡氏愚園者，（圖二九六——二九九）煦齋太守之所築也。前臨鳴陽街，後倚花盝岡。明爲西園，後爲吳中丞園；兵燹以來，瓦礫縱橫，煦齋樂其幽曠，貨而有之。由屋西入園，曲折繞廊行，過雙桂軒，出淸遠堂後，甃石爲池，荇藻漾碧，松柏翳靑；有小閣居累石中，兩旁皆假山，巉岈欲墜，嶔崎萬狀。（圖二九六——二九八）循假山而西，磴道縈迴，而躋於巓，孤亭聳峙，（圖二九七）若飛鳥之將翔。讀鄧熙之愚園記，昔嘗以機引池水爲瀑布，返瀉於池，錚錚然若琴筑；今已久廢，池水亦乖竭矣。其東仿倪高士師子林，疊石空洞，曲徑宛轉，忽升以高，忽降以下，而達於東亭，亭南爲棲雲閣，與雙桂軒相連；

回首西望，亭榭掩映，林壑幽窅。非胸有邱壑者，曷克臻此！池北為春暉堂，（圖二九六）右庭植桂四五株，雜蓺雞冠老少年之屬，馥烈從風，陸離渲雨，每當深秋送涼，香色四溢；今則貧民雜處，花木蕩然盡矣。出假山而南，為清遠堂，軒豁洞敞，為一園之勝；其右為水石居，前臨清塘，大可數畝，芙蕖作花，疏密相間；紅房墜粉，翠蓋滴露；長夏南窗畢啟，薰風徐來，荷香暗襲，倚檻披襟，溽暑頓失。由清遠堂循東岸南行，曲廊繚繞，竹樹蒙密，至舊課耕草堂，不斲茨，不丹漆，規製儉樸，略如農家。今有孝子坊，相傳胡煦齋性至孝，園居不離母側，母沒投園池以殉，家人覺而救，後以孝子被旌，建坊園中。草堂之後臨池，為秋水蒹葭之館，舊時水木明瑟，湛然清華，今則濁水一灣，景無足取。沿塘渡橋而南，登高阜，舊時梅花幾三百本，枝幹虬曲如鐵。更有高閣蘧然，踞岡阜之嶺，登閣而眺，東北諸山，烟雲出沒，如接几席，因名閣曰延青。坡陀東下，度石橋，北與清遠堂正對，為胡氏家祠，年久失修，古色黯然。緣塘西北行，多海棠桃李梅杏枇杷櫻桃，花時嫣紅欲滴，今多為人侵佔，盡餘沿塘一徑矣。隄傍臨水有榭，署曰柳岸波光，今圮；基後拾級而上，為月洞門，隔岸望課耕草堂，風景似在村落間。（圖二九九）北度曲橋，繞水石居之後，過儒慕亭，轉假山石，又達回廊，復與清遠堂接矣。凡斯園之中，各據勝概，而隱有內外之限：自迴廊以西南至清遠堂水石居，為內園，擅山石之勝；自清遠堂以南，循長堤至延青閣，為外園，饒曠遠之緻。今胡氏久衰，園林亦呈消沉零落之象，讀鄧熙之愚園記，誠有不勝今昔之感者矣。

（2）城內西部

城西諸園，以隨園為最著，掃葉樓盋山園烏龍潭次之。茲擇要敍述如左：

隨園在小倉山，舊為隋織造園；袁枚官江寧縣令，亦築園於此，易隋為隨。袁以詩名盛於時，搜奇挹勝，吐納煙景，

園所蓄蘊，皆洩于詩，一時士大夫多從之游，園遂盛稱於世。嗣雲鑫山志謂天下所稱名園者也。園外數武，有小橋名曰紅土橋，江寧諸達官訪隨園者，儀仗不過此橋，以示雅慕之意。今舊蹟蕩然，僅有『清袁隨園先生墓』碑，當乾河沿南山坡上；袁子才先生祠，破椽一楹，當乾河沿北，今又築為馬路；隨園舊蹟，掃地盡矣。

袁枚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山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嶺，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荻千畝，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臺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直，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翦闔，易室改塗，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峯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為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異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

袁枚隨園二十四詠（選錄）

小人有老母　倉山多白雲　奉母居山中　板輿常欣欣
看花與山共　采藥與山分（倉山雲舍）
聚書如聚穀　倉儲苦不足　爲藏萬古人　多造三間屋
爲問藏書者　幾時君盡讀（書倉）
秋齋號小眠　空廊無響蹀　讀倦偶枕書　書痕印滿頰
不知窗外花　飛過幾蝴蝶（小眠齋）
梅花雜玉蘭　排列西南峯　素女三千人　亂笑含春風
我記相別時　瑤臺雪萬重（羣玉山頭）
我取西子湖　移在金陵看　時將雙鏡白　寫出羣花寒
前湖饒荷葉　後湖多釣竿（雙湖）
山頭峯百層　山下泉一尺　葉落水面清　月落水光白
此水淡無言　泠泠終日碧（澄碧泉）
萬事不嫌小　但問能成家　我有一間屋　公然類棲霞
絕壁屋前山　天香屋後花（小棲霞）
辟暑如辟客　一室陰悄悄　高梧拒日多　曲澗引風早

熱中人偶來　也覺此間好涼室

掃葉樓（圖二七九、二八〇）在清涼山南麓，卽半畝園也。上元龔半千賢隱居處，嘗繪一僧持帚作掃葉狀，因以名樓。有聯云：「四面雲山朝古刹，一天風雨送殘秋。」憑欄靜坐，城外帆檣過石頭城下，影掠窗前；而莫愁湖雨花臺，皆迢迢在望。今屬善慶寺，品茗之勝地也。蓋龔半千爲名畫家，所選園林果不虛也。

龔賢半畝園詩

噓嗟少年日　識事苦不深　自知非通才　奚足承華簪
一邱養吾志　天空鳴素琴　攝生調茗藥　戶外多幽尋
希壽七十年　而正黔婁衾　私謂此薄分　蒼公必鑒臨
孰知彼蒼者　大笑如不任　笑我疲足馬　敢具冥鴻心
英雄求神仙　尙謂思荒淫　責我太狂瞽　罰我走崎嶔
覓食不毛地　冰霜壞衣襟　皮寬止裹骨　聲焦喉亦喑
壯歲始有家　兒童已森森　辟賊還辟兵　奔騰如驚禽
因而賦歸來　莫辨家山岑　瓦屋四五間　購之將百金
餘地纔半畝　新竹乍成陰　晨興復偃仰　頗畏人事侵

饑死不再出　回首皆湯燖　今年旱已甚　旅游思甘霖
穀價不及騰　豈憂虛釜鬵　荷鋤咨成功　戮力補高吟
寄謝交游人　與子別升沉　知己越天末　歲時遺好音

登山園在龍蟠里，安化陶文毅澍所築也。園兼惜陰書院四松庵址，金陵印心石屋在其中。倚山麓爲石臺，冠屋於上；山巔有亭曰聽秋，魁松檜而立，陶公所謂金陵山水，盤互映帶，儼如圖畫者，亭實有焉。今惜陰書院爲國學圖書館，南京藏書最富之所也。

烏龍潭在小倉山麓，舊說晉時有烏龍見，故名。唐顏魯公置爲放生池，潭上舊有放生庵，爲祀公處。按唐書乾元二年，（七五九）詔天下臨江帶郭，各置放生池八十一所，公所置在秦淮太平橋側。茲潭在清涼山，今之城內。昔爲城外，當秦淮西北沿石頭將入江處，所謂臨江帶郭相合也。後邵陽魏刺史源居金陵，築爲別墅，曰小卷阿，有宛在亭，在其中央，嵐影波光，風景勝絕。今亭垂圮，潭亦漸淤，然山光水色，固猶昔日也。（圖二八一）

陳文述烏龍潭訪顏魯公放生池詩

神龍潛伏處　池爲放生開　游女施釵去　殘僧洗缽來
魯公應有記　江令本無才　留得空王宅　殘碑掩綠苔

（3）城內東南隅

城東諸園，大半荒廢，今就史籍之可考者，列舉如左：

市隱園　在大油坊巷，明姚元白瀨園，瀨園居待養，與顧東橋顧淸甫等爲友。其子之裔，建海月樓於中。孫履素拓南面而大之，以北半歸何侍御淳之，命曰足園。淳之字仲雅，巡按福建有政聲。明亡後，龔尙書鼎孳挈顧眉娘寓此，值其初度，張燈讌客，而園名益振。今皆無存。

丁繼之水亭　秦淮兩岸，試館如林，率築臺榭。傍南岸者，以合肥劉氏河廳爲冠，蓋在丁字簾前遺址左右。（對河水港歧出如丁字形，所謂簾前丁字水也。）或曰卽丁繼之水亭，復社會文處也。桃花扇嘗紀其事，常張燈曰「復社會文，閒人免進。」

長吟閣　在桃葉渡旁，明吳子充築閣河上，嘯咏其中。朱元律詩所謂「秦淮別派小成湖」是也。今亦無存。

隨園　在汝南灣，晉汝南王南渡家此，旁卽東冶亭，六朝士大夫餞別之所也。明焦太守潤生之隨園在焉。今無存。

東花園　在苑家橋，今白鷺洲，徐錦衣之東園也。中有世恩樓，徐霖所篆額也。弇州名園記云「東園一曰太傅園，初入門雜植榆柳，餘皆麥隴，轉而右，爲心遠堂，爲月臺，爲小蓬山，有峯巒洞壑亭榭之屬。左有一鑑堂，枕大池，丹橋迤邐，凡五六折，橋盡有亭宛在水中央，一水之外，皆平疇老樹。」東園莊麗，爲諸園冠，有園丁苑姓居橋旁，故橋以苑名矣。今園已泯，僅餘茶肆草亭，今改爲白鷺洲公園。（圖二八九）

韓氏園　在翰子巷有名周處街巷內有明韓通政國瀦園石山中峯高可二丈朱賢題跋甚衆從徐氏東園購得者也。今亦無存。

快園　在箍桶巷，江寧徐霖園也。明武宗南巡時，嘗幸其園，於晚靜閣下釣魚失足，落水中。園內有宸幸堂浴龍池，皆紀實也。後園數易主，至清爲淩書所得。今雖廢爲邱墟，而春水鴨欄，夾以桃柳，士人猶呼爲小西湖焉。

瞻園　在武定橋東，清嘉慶時，秦磵泉學士歸老後居之。取歐陽永叔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意，名其園曰瞻園。有東山樓，又樹柏梓桐椐四本於庭，曰百子同居之堂。相傳園址本明桐城何文端公如寵賜第，今名爲大夫第，從秦磵泉官名也。

（4）城中部（以淮北及楊吳城濠之南爲界）

城中第宅相望，官署林立，其園墅之大者，列舉如左：

瞻園　徐中山王達園，在大功坊。（今改中華路）　園以石勝，有最高峯，極其峭拔；其餘石坡，梅花塢，平臺，抱石軒，老樹齋，翼然亭，竹深處諸勝，皆名實相稱。石之下多邃洞，宵曲盤紆，頗稱屈折。清改爲藩署園，悉仍其舊。咸豐中毀，亂後重建，非復前規矣。今爲內政部，園大部爲某學校所佔。

半畝園　在金沙井，江寧楊竹村觀察筠園，饒山石之勝，有合歡花二株，與石峯高出屋簷。（圖二八三）

西園　在國府西參謀本部，有石船，係太平天國遺蹟，更有水榭漪瀾閣夕佳樓諸勝，山石點綴頗佳。（圖二九二—二九四）

楝亭　在八府塘舊江寧織造署也。（今爲國貨展覽會）淸雍正時，曹寅在署築亭課子，樹楝其側，名曰楝亭。或曰，曹雪芹寫紅樓夢之所也。

立法院花園　舊爲李鴻章宅園，窅曲深邃，饒山石林泉之緻。

絜漪園　在羊皮巷，溧水濮靑士太守文暹園。大小塘五，多白菡萏，樹木皆果實，後接菜畦，自成村落，游者忘其身在園中也。今廢，其一部折入國防設計委員會。

第一公園　在復成倉，民國初爲李純所建，名曰秀山公園。十二年齊燮元督蘇，追念李純，增建英威閣。十八年更名第一公園，改英威閣爲烈士祠。

（5）城東及北部

竹園　在竹橋西漢府之後，明武定侯園也。今廢，地屬毘盧寺。

庸園　在大悲巷，上元羅叔重上舍鼎亭園。雜植果木，有古方井，水極淸澈。今改雍園。

半野園　在雙龍巷東東倉巷，爲詩人劉必暉之孫夢芳所築。園中有秋水堂，靑松白石山房，梅花書屋，積翠軒，因山樓，愛夕亭諸勝，今廢。

晚香山莊　在雞鳴寺北胥家大塘，蔡友石觀察購爲屋舍，名曰晚香山莊。今廢。案顧文莊云：「雞籠山後沿水徑而上，蘿木蒙翳，初若無有，豁然開朗，別一世間，池數十畝，旁植楊柳，中種荷芰，水田邨舍，仿彿桃源」，卽此。余嘗由隔岸攝臺城，柳陰深垂，頗有「依舊煙籠十里隄」之概。

（6）城外

漆園桐園椶園，在鍾山之陽，洪武初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油漆椶纜，用繁費重，乃立三園，植漆桐椶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今廢，樹亦皆盡。

劉園在聚寶門（中華門）外，上元劉舒亭文陶園，一曰又來園，有劉公墩菡萏居虛明室築青閣擁翠堂豆花棚訪林橋罷釣灣綠尖閣多竹居小桃源諸勝。占地無多，而隨隄布置，疏落有致。今諸景盡廢，園牆亦圮，惟疏柳數株，掩映小橋之上，猶有昔日風味也。（圖二八二）

楊長年劉園詩

寂寞荒郊久不春　故園今日煥然新　一丘一壑歸同姓　還喜名山得主人（劉公墩懷古）

虛明必待月來初　月未明時室但虛　須識莊周能化蝶　白生又可變蟾蜍（虛明室臥月）

要從高處建樓臺　眼界才能放得開　南北諸山皆有寺　螺青都自佛頭來（築青閣看山）

化工畫筆最離奇　一白能令萬綠披　底事玉堂行禁體　不教獺祭便無詩（擁翠堂對雪）

莫愁湖（圖二八四——二八八）在水西門外，相傳南齊時盧莫愁（圖二八七）居此，故名。莫愁舊有數說，析述於左：

（1）莫愁洛陽女說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

河中之水向東流　洛陽女兒名莫愁　莫愁十三能織綺　十四採桑南陌頭

十五嫁爲盧家婦　十六生兒字阿侯　盧家蘭室桂爲梁　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　足下絲履五文章　珊瑚掛鏡爛生光　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　恨不早嫁東家王

又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洛陽女，』此蓋最初之傳說也。

(2)莫愁石城女說　唐書樂志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後有忘愁聲，因有此歌。』古今樂錄曰：『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唐張籍詩云：

莫愁家住石城西　月墜星沉客到迷　一院無人春寂寂　九原何處草萋萋

香魂未散煙籠水　舞袖休翻柳拂隄　蘭槳一移風雨急　流鶯千萬莫長啼

按張籍和州人，此所謂石城，蓋即金陵之石頭城。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從其說，始有莫愁湖之名。

(3)莫愁係竟陵之石城女而非金陵之石城女說　洪邁容齋隨筆云：莫愁郢州石城人。梅鼎祚曰：『金陵莫愁湖以石城誤名耳，非誤始周也。』(周美成西湖一闋，專詠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語。)又樂府淸商曲西曲莫愁樂云：

莫愁在何處　莫愁石城西　艇子打兩槳　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　相送楚山頭　探手抱腰看　江水斷不流

此所謂莫愁，亦指楚之莫愁。馬士圖莫愁湖志，亦嘗列舉是說，謂石城在竟陵，非金陵之石頭也。

按文學上之傳說，本飄忽靡定，如游絲悠揚，渾無定着。乃馬士圖欲折衷(一)(二)兩說，謂『梁武此詩，乃

指劉宋時洛陽美女名莫愁者，遠嫁江東之盧家，借河水東流不返，譬其獨離鄉土；歌末謂雖處富貴，歡會實稀，何如早嫁故鄉東家之爲得也。」定欲指實莫愁爲金陵石城女，而創爲莫愁非妓之說，適足以見其陋矣。

至於莫愁湖之名，始載於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嗣後吟誦者日多，湖名日著。明初築樓其側，相傳爲明祖與徐中山弈棋之所。中山棋勝，明祖以湖輸之，遂爲徐氏湯沐邑。明社既屋，日就荒涼，及李堯棟出典江寧郡事，（乾隆癸丑，一七九三）公餘之暇，往來莫愁湖上，輒稱爲金陵第一名勝。惜其傾頹，捐俸爲建鬱金堂三楹，又於堂西補築湖心亭，雜植花柳，以仍其舊。李有櫂歌二十首，傳誦一時。及洪楊兵起，鞠爲茂草。金陵既平，曾國藩督兩江，以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修復莫愁湖勝棋樓，並收買姚姓別墅荒基，點綴亭榭。曾常往來其間，有「江天小閣坐人豪」之句，後人名其閣曰曾公閣，（圖二八四、二八五）雋有肖像，今移置勝棋樓。此莫愁湖之沿革也。

勝棋樓（圖二八八）在莫愁湖東岸，即鬱金堂故址。舊屬華嚴庵，今改爲莫愁湖公園，入門，垂柳依依，一院寂寂，登樓而望，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遙眺江北諸峯，遠山橫黛，秀出雲外。晚景蒼茫，尤饒勝景，而湖名莫愁，樓祀中山，六朝金粉，開國元勳，尤令人憑弔不止也。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香　海燕雙棲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葉　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　丹鳳城南秋夜長　誰爲含愁獨不見　空教明月照流黃

秦淮雜詩　王士禎

潮落秦淮春復秋　莫愁好作石城游　年來愁與春潮滿　不信湖名尙莫愁

莫愁湖　陳文述

樂府淸商舊有名　美人家在石頭城　從今莫唱襄陽曲　湖雨湖煙過一生
烟柳絲絲白下門　湖波風澹不生鱗　石城一角青山影　憶煞煙波打槳人
芙蓉香澹蓼花秋　彷彿嬋娟載月游　兩字莫愁空記取　六朝山色向人愁
澹煙疎雨似瀟湘　燕子飛飛話夕陽　何處紅樓遙問訊　盧家少婦鬱金堂
花外紅闌一曲橫　淸涼山對小樓靑　江山功業湖山樂　第一英雄是武寧
何處埋香弔綠蕪　行人猶說莫愁湖　秦淮河上如花女　問有眉痕似爾無

鬱金堂後題影　朱僎

繫艇垂楊映綠潯　鬱金堂上畫簾深　一從環佩聲初歇　忍見雕梁燕再臨
烟雨滿湖澄水碧　樓臺半郭夕陽沉　江山自是鍾靈秀　依舊寒流繞石岑

莫愁湖　前人

芳湖西望接城陬　十里芰荷號莫愁　蘭室桂梁今宛在　鬱金堂外水空流
莫愁風雨自多愁　金粉飄零楚水頭　征戍遼陽秋月夜　那堪長望隔沙鷗
絲絲煙柳石城門　樓外斜陽水外邨　金粉六朝零落後　鶯花猶是美人魂

第二節 第宅

金陵於明爲陪都，王侯第宅，夾道相望，六百年來，陳迹未盡泯滅，猶可指實其處者，立爲一表。至於亭館臺榭，早已湮沒，年來變革之鉅，幾於無蹤跡可尋，則概付略諸。明以前各代，則年代較遠，如晉之王謝，齊之西邸（竟陵王子良宅）東田，（文惠太子所建）梁之郊園，（沈約）陳之江令宅，以及唐青溪王昌齡故居，皆湮沒而莫考，且掛一難免漏萬，故盡付闕如。

(1)徐中山王府　在大功坊，今內政部，猶存楠木大殿，今爲禮堂。

(2)常開平王府　在常府街，府門建雕花牌樓甚莊麗，此花牌樓之所以得名也。門樓外有橋，名門樓橋。

(3)李岐陽王府　在馬路街李府巷，今遺宅不可考。

(4)鄧寧河王府　在中山東路北鄧府巷。

(5)沐黔寧王府　在沐府西街，爲明黔寧王沐英府第故址。

(6)信國公湯和宅　在信府河街。

(7)漢府　在西華門外，洪武初封陳友諒子理爲漢王，建府西華門外，後徙高麗。永樂中，封子高煦爲漢王，亦居之，旋以反誅。淸初改爲織局，今猶存漢府西街。

(8)馬士英宅　在雞鵝巷。

(9)阮大鋮宅　卽石巢園，在庫司坊，世人穢其名曰袴子襠，此外街道名稱，以人得名者，略舉如左，聊當南都坊巷志也：

(1)顧樓街　晉顧愷之以善畫名，而有癡疾，時人以所官虎頭將軍謂之虎頭癡，宅中有樓，故以名其街。

(2)狀元境　宋秦檜父子居此，皆舉狀元，以醜其人，故沒其姓氏。

(3)馬府街　明馬三寶太監所居，卽下西洋之鄭和也。

(4)盧妃巷　一名美人巷，今名洪武路，盧妃（明世宗妃）居此，故名。

(5)宗老爺巷　崇禎時學政宗敦一居此。

(6)程閣老巷　明閣老程國祥居此。

(7)三元巷　明尹鳳中武試三元，故以名巷。鳳後與倭寇戰，屢有功。

(8)許家巷　明尚寶寺卿許會元穀居宅在此，故名。

(9)張都堂巷　明都御史張琮故居。

(10)沈舉人巷　明舉人沈九思居此，九思有學行，生徒敬之，名其里曰沈舉人巷。

(11)焦狀元巷　焦澹園居此，萬曆乙丑，大魁天下。

(12)黃狀元巷　爲清黃殿撰思永故宅。

(13)秦狀元巷　秦澗泉，未達時故居，舊在江寧縣左。

(14)張家衙　舊名張家園，即張莊節公可大宅在此。

(15)方家苑　舊名方家巷，明世宗孝烈皇后家居此。

(16)朱狀元巷　因明朱侍郎之蕃居此得名。

(註一)非袁枚之隨園，園址當在東冶亭左右。

第十四章 結論

金陵歷代史蹟，已爲圖爲考，詳述如上。自今而後，實已入於一新的階段，新式之建築，近代之工業，已隨所謂「西化」而俱來；重以街道改築，地名改命，房屋改建，今日之南京，實已盡失其本來之面目，而全然趨於歐化矣。試登清涼山北望新住宅區，或登北極閣，南望城中，則見洋樓櫛比，紅屋相映，有不駭然而驚於變化之速者乎！新都之氣象，固日新月異，然而古蹟之淪亡，文物之消滅者，乃不知凡幾矣！於是古物之珍存，文獻之保管，乃爲當前之亟務。

政府於此，亦未嘗無相當之機關也。如古物保管委員會也，古物保存所也，然機關止於機關，保管保存，亦徒然成爲具文而已。嘗親見明故宮之建築新館，地下發掘所得石闌柱頭雕龍刻鳳，以及瓦當石刻之類，俱爲外人或古玩商人，盜買以去。嘗親見著名古墓，次第被掘，或平其墓以爲建築之地，或利其寶以爲牟利之資。又嘗親見六朝陵墓，日就殘破，如棲霞山西北張家庫之古墓，初至頭部已有裂痕，再至剝落更甚，三至則併下顎亦已不存矣。又嘗親見寺觀祠宇，因駐軍關係，荒廢零落，日甚一日。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長此而往，非至歷史遺蹟，盡歸消滅淪亡不止。余於三四年來，見歷代古蹟，日趨湮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以四千年聲教文物之邦，而古蹟淪亡若是，無人保管，無人注意，余有深哀焉。竊以爲蘇俄共產之邦，猶珍重歷史古蹟，至若意法德英等國，則保藏古物，搜存遺蹟，惟恐不逮。我國文化古邦，今竟若何！余有慨於斯，故竭三載之力，四出調查，寫爲此編，冀以及時攝影測量調查之工作，保存古物

於萬一。三載以來，所攝之影或已原物不存（圖二四、一二五等）或已日趨損壞（如寧河王鄧愈墓碑）則此種工作。未嘗不無重要意義在內也。設余之著述及圖版，能引起社會注意，進而督促政府，注意古物之保存，弗徒設機關，而不事工作，使金陵古蹟應修復者修復，應保管者保管，應登記者登記，應發掘者發掘，使先民文物得以保存而不墜，則固民族文化之大幸。設不然者，南京竟變爲完全歐化之都市，虛有物質文明之外表，則吾之圖考，將永成爲歷史的記載，此固民族文化之不幸，然而是則無可奈何，亦惟有聽之耳。余個人之責任，盡於此而已。

二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全書脫稿於金陵青溪。